

美赫主

卷二

宝·喀邱瑞 著

版权 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益信托

作	者：	宝·喀邱瑞
翻	译：	美赫思盈 美赫燕
校	对：	石灰 田心
美	工：	炬池
网	站：	www.meherbaba.cn
开	本：	850 x 1168 1/32
字	数：	192 千字
张	数：	239 页
版	次：	2024 年 09 月 16 日

目 录

大师圈子的构成	1
徒步“朝圣”之旅	13
大师之家	29
阿美纳伽和阿冉岗	108
旅行训练	119
首旅波斯	148
伽美拉瑜伽	167
全印度旅行	194
定居美拉巴德	218

大师圈子的构成

美赫巴巴在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萨考利埃舍半年期间，一直未洗浴，身上的衣服破旧不堪，长满虱子。他乘火车到孟买查尼路 91 号穆希吉家。见到巴巴，穆西吉很高兴，但为巴巴的状况所震惊。恳请巴巴洗澡。在穆西吉协助下，巴巴洗了浴。用过饭，巴巴给普纳的萨达希乌·帕特尔写信，要他安排速建一座茅草屋，供他个人使用。他在信中明确表示，他一回普纳，就打算在这间小屋里过夜，不去父母家。

之后，在穆西吉的陪同下，巴巴到访伽尼医生的诊所，问询他的近况。伽尼诉苦说诊所毫无进展，病人稀少，他已厌倦了行医。巴巴建议说：“你要是亲自打扫诊所六个月，不让仆人做，你就会物质和灵性双丰收。”从那天起伽尼开始自己清扫诊所。如此打扫数月后，情况确实有了好转，尽管不像他预期的那样。

巴巴希望造访曼德瓦，叫穆西吉发电报邀请普纳和罗纳乌拉的一些人同行。1922 年 1 月 23 日，穆西吉、达尔维、拉提夫（巴巴的穆斯林校友）、古斯塔吉、贝利、伽尼、阿卜度拉·哈隆·伽斐尔和一名专业歌手，陪同巴巴乘轮船前往曼德瓦。起航前，两位穆斯林，S·M·乌斯曼和拉姆玖·阿卜度拉，也赶来。乌斯曼也在受邀之列，他感到应邀上好友拉姆玖。拉姆玖之前见过巴巴几次，但一直没机会和他多待。

一行人带着装满甜食、水果、酸辣酱和面包的篮子。随着轮船驶出港口，巴巴开始发点心，他容光焕发，大家吃得开心。望着渐渐远去的城市，其中一人开始赞叹孟买——宏伟壮丽的建筑、里程碑、美丽的海岸线——巴巴也赞孟买伟岸大气，但接着提问：“是景色伟大，还是看者伟大？”

大家辩论起来。巴巴从灵性观点的各个角度开示，在他们心中激发新洞见。

一小时后登陆曼德瓦，步行至达尔维订好的客栈。安顿后，一些人到镇里游逛。作为典型的穆斯林，拉姆玖找了个安静处祷告。回到客栈，发现巴巴情绪不快。巴巴生气地说：“有人出去散步，有人忙着祈祷，

把我独自留下等人回来！”

拉姆玖听了深感敬服，因为他在一个隐僻处，谁都不可能看见，而巴巴整个时间一直待在客栈。这句出乎意料的话，让拉姆玖体验到美赫巴巴的无所不知。〔另一天上午在穆西吉家，他们也体验到巴巴的无所不知。当时巴巴在接见来客，远处几个亲近弟子说起成人笑话——他们从不在巴巴面前做的事情。忽然，有人跑过来，带来巴巴的口信：“立刻停止这种荒唐谈话，这样说话也不知羞耻。你们若没更好的话题，就立刻离开此地，别再来见我！”这对早期门徒是个经验教训——时刻觉知自己的言行，即使不在巴巴跟前。〕

午餐之后，一位知名的西塔琴手开始演奏。效果震撼，同是穆斯林的阿卜度拉·伽斐尔失控哭泣起来。拉提夫更是情不自禁，狂喜中缓缓起舞，之后越跳越高越快，直到全身颤抖不止！喊道：“叫来丛林中的蛇，随天乐旋律起舞！”

经历狂喜体验的拉提夫似乎失去控制。巴巴仔细看了看他，叫西塔琴手继续演奏，不然会毁了拉提夫。老人继续，逐渐地减慢节奏。拉提夫也渐渐停下跳跃。之后巴巴解释说：“拉提夫的体验并非入定。他是情不自禁，体验由音乐的震动引起。他不得不跳！能制造这种振动，对一个歌手是个罕见的天赋。声音必须恰到好处——音能造成死亡也能起死回生！”

正是在曼德瓦逗留期间，美赫巴巴表示自己是成道的大师、赛古鲁或库特博，并首次谈到其满德里——门徒圈子：

从最开始，我就有一个圈子，由固定的男女数目组成。不久的将来，这些人将获得真知与终极体验。

数百万灵魂中，只有一人达到完美。完美意味着难以想象的艰辛痛苦。完人能在眨眼之间将神圣意识——对无限的体验——赐予任何人。他会在适当时间，将有意识神性赐予那些与他有着久远联系者。

为说明这一点，假设有人一夜致富。富有之后，他无论多么慷慨乐施，也不会将财产分给世上每个穷人。只会给特选的几个与他关系密切者。

再假设这位富人坐着自己的车，经过路边躺着一个穷人。他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停车给他些钱。但假如他遇到一个穷人，发现

他竟是失散多年的兄弟，会作何反应？不管有何要事在身，什么身份，他都会停车，不用穷人要求，就会把他带上车开回家，尽量让他舒适。

这也适合灵性道路。一个人要获得神圣知识礼物，必须同一位至师有密切联系。正因我自己与巴巴简的这种灵性关系，她——未经我要求、争取或渴望——便赐予我现在拥有的上帝体验。也是这种亲密的灵性联系，将使我在不久的将来，与我首批 12 名弟子分享无限珍宝。

听完上面的话，男子们都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大师圈子的幸运一员。美赫巴巴向他们表明他的确是有上帝意识的古鲁之后，出于最高的崇敬，大家开始尊称他大师或巴巴。

在曼德瓦度过愉快而有意义的三天后，一行人于 1 月 26 日返回孟买，住穆西吉家。巴巴告诉穆西吉，他很快会回普纳，在一个茅庵里住几个月，而后将活动中心移至孟买。穆西吉表示渴望在他身边。巴巴叫他耐心，留在孟买。

是夜，逛查尼路公园，男子们围在巴巴身边。巴巴当众问询每个人的困难，并相应给予指示。拉姆玖·阿卜度拉一直期望向大师倾诉心声，但他被巴巴的话深深打动，缄默不语，不想用个人烦恼干扰他。令他惊奇的是，他是巴巴唯一没问者。乌斯曼提醒说还没问拉姆玖，巴巴答道：“明天他随我去普纳，到时再说。”

次日上午，巴巴和古斯塔吉、伽尼、贝利和拉姆玖乘火车前往普纳。拉姆玖陪同至罗纳乌拉家。途中，圈子话题再度提起，巴巴进一步解释：

至师的圈子有 12 名男成员，加上 2 名女子，共 14 位，他们每人又有一个影子。所以圈子的总数是 28——14 名成员，外加作为影子的 14 名成员。

前 14 人将无一例外像至师一样——与神合一。14 个影子将会见神。见神也不是小事。成千上万强烈渴望见真光的瑜伽士、圣雄和瓦隶中，只有极少数人不靠至师帮助，靠自力到达实际见神之圣人状态。但要与神合一，没有完人的帮助则是不可能的。

做完解释，巴巴看着拉姆玖，问道：“你愿意跟随我吗？”拉姆玖点头称是。“果真如此，你就得照我说的做。”拉姆玖点头表示明白。“成为我的跟随者，你就不能再考虑物质和世俗问题。好好考虑考虑，再决定告诉我。”至此，拉姆玖已对美赫巴巴感服至深，心甘情愿舍弃物

质跟随他。巴巴进一步询问了其布商生意和社会活动。得知拉姆玖参与反对英国统治的印度民族独立政治运动，且是各独立运动的活跃分子，巴巴说：“这是我给你的第一道命令：我禁止你再参加这类政治活动。至于你的其他世俗活动，今后我也会照看。”拉姆玖保证服从，在罗纳乌拉车站下了火车，巴巴和其余三名男子继续前往普纳。

火车上，巴巴坐在三等车厢硬木座位，谈起未来的工作。详细解释他们各自的任务性质。巴巴说，他不会留在从前的状态。从早到晚，成百上千来自不同社区、各个阶层的男女，都会到他的茅庵达善。“我将一刻不会得闲。”他说。又解释了一些灵性问题，他的灵性地位，他未来需要履行的神圣职责，以及随后必须经受的痛苦困难。

萨达希乌帕特尔按照巴巴的来信，已在一片荒地上建了一座茅草庵。茅庵位于查图辛格吉区附近的弗格森学院路，四周是芒果和释迦果树。1922年1月27日，巴巴一到普纳火车站，就被萨达希乌接送到茅庵。巴巴微笑，拍拍他的背，说：“夏巴希（做得好）！”并开始在小屋居住。地产主原来是巴巴的校友，他发现使用者是谁后，拒收任何费用。

现在，作为美赫巴巴的正式住处，这片荒芜之地很快呈现欢庆气象——对于当地居民和路人，乃伊朗尼圣人的寓所。简陋的茅庵由竹席、茅草搭建，帐篷形状，泥土地面；长十英尺，宽约五英尺。大师仅夜间在里面休息。白天在外面树荫下席地而坐；人们聚在他身边，多数时间唱诵印度教巴赞或伊斯兰教格扎尔。有时候做吉利-旦达和阿塔-帕塔游戏，其余时间巴巴就道路和成道等灵性主题讲解开示。茅庵有个可门的茅草门。谁都不得入内。只有贝利作为守夜人陪伴巴巴，一段时间后阿君·苏辟卡也开始守夜。

清早“紧张”给巴巴送来茶和早餐。其他卡斯巴佩斯男子9点来，唱歌娱乐大师，阿君领唱。上午10点半，巴巴同跟随者步行几公里，到卡斯巴佩斯棕榈酒店取邮件。之后巴巴步行到布特街765号父母家午餐。同父母、兄弟和小妹玛妮佳消遣一会儿，再回茅庵读报，向贝利口授简短回信。下午，跟随者来，在茅庵边唱歌、奏乐、做游戏。巴巴也唱歌，用多拉克鼓为自己伴奏。之后是茶、甜食和水果帕萨德。访客晚间7点半散去，满德里多待一小时。巴巴用姨父马萨吉送来的晚餐（通常是豆糊和薄饼）。〔注：马萨吉当时在一座大型火庙做厨师。〕晚上9点，除了贝利或阿君，遣其余人回家。巴巴和贝利进入茅庵，从里面

门上门。巴巴在一只薄褥垫上躺下，身上盖一条被单。贝利借着煤油灯光，写作几个小时。〔注：贝利回忆说当时他在撰写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古吉拉特语传记《萨考利的赛古鲁》。〕

每个周四（传统古鲁日），巴巴都会到卡斯巴佩斯，跟随者聚集在从前的庙屋内，参加由巴巴带领的阿提。巴巴会讲解开示，问询在场者的安康，个人或生意事务、问题和义务等。这间他在开棕榈酒店期间，跟萨达希乌·帕特尔租来的小屋，彻底改了样。像座神庙，供有不同古鲁和圣人的画像，正中央是赛古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在这里一早一晚举行阿提，巴巴总会发甜食或水果帕萨德。巴巴在弗格森学院附近的茅庵居住期间，频繁到访这间庙屋，会见有兴趣追随他者。这也是他召集早期满德里成员之处。

每个周日，很多人会来茅庵达善；喜气洋洋，在路人眼里仿佛在举办集市或狂欢会。参加达善者，有孟买来的伽尼、赛义德·萨赫伯和拉提夫；罗纳乌拉来的拉姆玖。还有卡斯巴佩斯的萨达希乌、阿君、古斯塔吉、韦希奴·德奥如卡、肯迪拉姆、赛义德·贾玛达（前警察）、马尔亚、维塔、乔达瑞、马都、巴布·赛克瓦拉、巴拉·塔姆巴特等。

顾麦也在被召到普纳的亲密者之列。一次她到时，印度教满德里正坐在茅庵外唱巴赞，巴巴弹埃克塔拉（一种单弦乐器）伴奏。巴巴含笑打招呼，牵着她的手，走到大伙儿坐处。还问她旅途是否顺利，累不累，并拿过自己的外衣，铺在地上让她坐，说：“母亲，你要早到一会儿，就能听到巴吉们（清洁工）唱的巴赞了。他们唱得很好。其中一个是我的朋友，叫巴哈度，很爱我。他是歌手也是诗人；为我写诗谱曲。今天他带朋友们来为我唱巴赞，你会喜欢听他们唱的。”

巴巴接过阿君递来的一把坦布拉琴（一种弦乐器），加入大家唱巴赞。唱罢，他把坦布拉琴递给顾麦，叫她演奏；但顾麦不会弹，巴巴向她示范。

巴赞后，大师将顾麦领进茅草庵，让她坐在木箱上，他则在她身边席地而坐。顾麦感到窘迫，也要坐地上。巴巴制止她，又握着她的手，说：“我想让你知道，你是我母亲，我是你儿子。我们从最初就有联系，往世我曾通过你出生。未来我有很多工作需要你做。我提升你的一天将会到来。”然后将头倚在她肩上，二人一起静静坐了一会儿。

中午，法里敦马萨给大家带来妻子朵拉玛西做的豆糊和薄饼。巴巴向在场的男子介绍顾麦，并讲解大师圈子的含义。完毕递给顾麦坦布拉

琴，他们又合唱了一曲。

顾麦之子阿迪晚上来到，巴巴叫人从寇度家拿来西塔琴。让大阿迪弹奏，顾麦唱。顾麦唱不高，巴巴告诉她：“别介意，你的音声中含有痛楚，甚至名歌手都未必拥有。此乃天生秉赋。”

顾麦次日离开前，巴巴叫她再来普纳参加他的生日庆祝。顾麦于生日庆典前一两天返回普纳，巴巴叫她晚间和男满德里同去拜见巴巴简。这是顾麦与这位库特博老妪首次见面。她听说巴巴简在普纳深受很多人尊崇。正要顶礼，却被巴巴简拦住，叫道：“你在把我拖向罪孽！”

顾麦大惊。巴巴简接着抚摩顾麦的头，拥抱她，并柔声说：“你也是我母亲。”

1922年2月18日，（按琐罗亚斯德历法）庆贺美赫巴巴28岁生日，萨达希乌将自家顶楼装饰一新，邀请了大师所有的跟随者。巴巴晚间来到。丰盛的餐宴之后，来自孟买的一名音乐大师演奏西塔琴，歌声优美。音乐会持续至深夜，庆典在全体唱诵巴巴写给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阿提中结束。巴巴出人意料没回茅庵，而在萨达希乌家过夜。

巴巴的母亲希芮茵也来参加庆祝，之后巴巴指示顾麦到父母家过夜。希芮茵挽着顾麦的手，正要离去，巴巴说：“这两位女士都是我母亲——一个世间的，一个灵性的。”顾麦向巴巴赠送一些衣物和一条带有琐罗亚斯德像坠的细金链。次日巴巴到火车站为她和其他阿美纳伽人送行。

巴巴虽从父母家搬了出来，每天仍同他们共进午餐。出于敬意，巴巴一进家就顶礼并亲吻父母的双足。灵性上，希瑞亚吉知道儿子发生了什么和他的身份，但希芮茵依旧把他视作她最爱的宠儿。对他不回家，却住那种不像样的茅草屋，母亲自然不开心。她仍无法接受儿子的变化，继续以泪洗面。

不过，据贝利回忆，巴巴生日那天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希芮茵麦的观点。一大早大家都聚集在小屋唱巴赞。穆西吉和赛义德·萨赫伯也从孟买赶来。巴巴用过马萨吉做的拉瓦甜食帕萨德，到父母家。家里地上画了传统粉笔画，门上都装点着鲜花。巴巴洗浴并穿上母亲为他买的新衣后，按照琐罗亚斯德教传统，站在一只木凳上。希芮茵给他额头涂上红粉和大米，念诵祈祷文，为他戴花环。几位客人建议把新帽子也给巴巴，希芮茵说他只会拿来送人——而她为此花了三个卢比！女士们坚持，希芮茵只得打开衣橱，取出新帽。却震惊地发现帽子里放着三枚银卢比，

她明白是“默劳戈”干的（虽然巴巴声称根本不知此事）。从那时起，希芮茵内心知道儿子确非常人。她向希瑞亚讲起此事，希瑞亚道：“起码现在你知道，通过你出生的是谁了。”

卡斯巴佩斯住着一位叫巴普·甘特的婆罗门。巴普极其天真单纯，渐渐地他也开始信爱巴巴，时而为他做饭。巴普不懂英语，巴巴想教他，于是教巴普唱一首英文歌，其中几句是：

“你叫啥名？上下升！

你住哪里？伦敦城！”

听见巴普唱这几句，巴巴觉得有趣，叫他唱了一遍又一遍。

巴巴曾命令巴普勿跟妻子发生性关系。一天夜里当妻子格外柔情蜜意时，他叫她等一下，自己去请示巴巴。巴普摸黑从卡斯巴佩斯家里走了两英里，来到巴巴的茅庵。对巴普的郑重其事，巴巴非常满意，给了许可。其一派天真令大师开心。

朵拉特麦的姊妹芙芮妮玛西很忠爱赫兹拉·巴巴简，日日拜访。朵拉特麦与巴巴建立联系后，芙芮妮也开始深深信爱大师。她 21 岁的儿子法里敦，从最要好的朋友佳尔处听说巴巴。佳尔常劝法里敦去见他兄长；法里敦却没兴趣见什么古鲁。芙芮妮经常拜访巴巴，试图哄儿子同去，但他固执不从。1922 年 2 月间，刚见过巴巴不久的芙芮妮（法里敦并不清楚母亲的行踪），对儿子说：“明天你可否去问下美赫巴巴，我何时能去达善？”法里敦不想惹母亲不悦，顺从母愿，次日由佳尔陪伴来见巴巴。

到了茅庵，法里敦做了自我介绍，并转达了母亲的请求。巴巴似乎惊讶地答道：“你母亲昨天才来过，为何今天还要来呢？”法里敦听了大吃一惊，心里却不愿离开。巴巴的容貌令他心生景仰，暗自希望大师叫他多待一会儿。巴巴知其意，告诉他：“你若喜欢，可多坐一会儿。”法里敦欣然坐下。晚饭送到，大师也给在场者分了一份。法里敦也得到一份帕萨德，饭后巴巴叫他回去。

法里敦已着实被巴巴吸引，心情沉重地起身。正要离去，大师对他说：“能来随时来。我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从那天起，在汽修厂工作的法里敦，晚上下班后就到小屋去，这期间对巴巴产生强烈信爱。

2 月 25 日星期六，伽尼医生到普纳做每周一次的拜访。巴巴曾指示他，每次到普纳都要先去向巴巴简致意，达善后再去做别的事。然而

这天，伽尼却迟迟不去见巴巴简，直到深夜才去。伽尼一到，巴巴简抓着他，当众摇晃他，斥道：“你这个恶棍！你早晨就该来，这会儿才到！你还有脸来这儿！”伽尼彻底懵了。

次日上午，伽尼到茅庵见巴巴，拎着一篮特意从孟买带来作帕萨德的鲜美水果。见他走近，巴巴把脸转开，少刻厉声道：“把那篮水果扔井里，立刻回孟买去。你为何不经我允许来这儿？”伽尼试图让巴巴平复下来，但巴巴要他服从。伽尼只得离去，籍此懂得不遵守巴巴的命令，在他的达巴（神圣朝廷）是不受欢迎的。这是伽尼首次受到冷遇，此事向他揭示了两个完人——赫兹拉·巴巴简和美赫巴巴——之间的内在沟通。

1922年3月间，顾麦从阿美纳伽来达善巴巴。茅庵外，巴巴将自己的一张相片赠她，当众宣布：“顾麦与我的联系非常古老。她是我的灵性母亲。”顾麦眼中盈满喜悦的泪水，巴巴问她：“今天我想要你一个承诺。你可愿给？”

顾麦回答：“我愿把我的整个生命献给您。”

巴巴听了很满意，说：“把你儿子阿迪、女儿朵丽给我。我为自身理由希望他们自由。尽快为你另一个儿子鲁斯特姆安排婚事，履行为人父母的职责。之后安排你女儿琵罗佳的亲事。”顾麦接受巴巴的意愿，未征询丈夫凯库希如的意见，就作出承诺——阿迪和朵丽属于巴巴。她无法拒绝他的要求。因不许阿迪和朵丽成亲，亲属们后来没少骚扰她，但她对巴巴的信心始终坚定不移。临行前，顾麦送给巴巴一双凉鞋，是由阿美纳伽制鞋匠堪霍巴·劳·伽德卡特特意缝制的。巴巴十分赞赏地接受，当即穿上。自那天起好几年没换过凉鞋。

另一次，顾麦和儿子阿迪一道到普纳，去维塔家见巴巴。正与人交谈的巴巴，注意到她的痛苦状态，把她叫到楼上。顾麦手疼，又累又乏，且头疼得厉害。巴巴询问缘故，顾麦面带痛苦表情，说只是头疼而已。

巴巴回答：“你怎么表情如此痛苦？这只是跟随我的开始！我会让你吃葛姆！”〔古吉拉特语方言，意指顾麦未来会遇到难以忍受的艰辛。〕

随后巴巴又以神秘口吻说道：“我该怎么办？游戏还未开始，你就厌倦了？”

次日晚，顾麦和阿迪在茅庵跟巴巴坐。谈到他为何选择弗格森路的这个位置，巴巴透露，很久以前，这个地区还是一片丛林时，有位大萨度曾在此栖居，巴巴的茅庵恰好位于圣人祝福之处。

不多时，顾麦的外甥萨若希·凯库希如·伊朗尼来到。萨若希在盘奇伽尼读书，听亲属们谈起过美赫巴巴，但他不信也没有见巴巴的意愿。萨若希没走近茅庵，远远站在马车旁，同舅母说话。告诉顾麦，他已离开盘奇伽尼学校，因为老师不准他参加大学入学考试。顾麦生气地说：“你在阿美纳伽就表现不好，让你母亲和老师们操心，所以才送你去盘奇伽尼。你在那儿一定也是行为不端，你的老师才会不准你参加考试。”

萨若希坚称事情不是这样。“我没有行为不端！”他说，“有事儿我提醒校长注意，他批评我的老师。那个老师出于报复不给我考表——我才离开的。”

萨若希说他打算在普纳过夜，第二天回阿美纳伽。顾麦叫他离开后再来见她。他走后，巴巴问那个年轻人是谁。顾麦解释说是（外甥）萨若希。巴巴表示希望见见他。

次日萨若希来时，巴巴叫他。他勉强走进茅庵。一见巴巴，萨若希产生惊人转变，拜倒在大师脚前忏悔。巴巴抚摸他的头和背。他向巴巴诉说自己给父母惹的麻烦，以及此刻之前他对巴巴作为古鲁的质疑。巴巴说：“你照我说的做，我将让你成王！”萨若希大受震撼。

之后巴巴指示萨若希在普纳学电工。后来亲自安排了他的入学事宜，乃至他和也在普纳读书的表兄阿迪在寇度家的食宿。萨若希通知父母说他现在普纳学习。他父亲接到消息很满意。这个激烈反对巴巴者，若知儿子入学新校由巴巴安排，定然不依。萨若希被大师的关心爱护深深感动，从此成为他最亲近的圈子成员之一。

1922年3月11日，庆祝印度胡里节。阿塔-帕塔游戏，又在土坑内燃火。巴巴亲自将木片投入火中，节日开始。他解释道：“火象征著神爱之火，木片代表必须在火中烧毁的低我。”

在场的一群卡斯巴佩斯渔民，用巴赞娱乐大师直到午夜。时间已晚，巴巴叫顾麦和阿迪在他茅庵里过夜。

次日一早，巴巴突然将一把西塔琴，一把坦布拉琴及一柄手鼓扔进将熄的火中，说：“此乃献祭。”后来又将火灰掩埋，在这些乐器的“坟墓”上竖起它们的小型泥塑。此后胡里节变成大师的度内日，让土坑内的火保持多日不熄。

拉提夫给巴巴送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巴巴绕院骑过一次）。提议抽奖决定把自行车给谁。票全都卖给了跟随者，定于在钦瓦德村野餐时

抽奖。

3月25日，巴巴在那里与跟随者会面，晚间举行抽奖。“紧张”中奖。大师接着给了个奇怪的命令，要“紧张”用旧自行车交换。巴巴下令将旧车拆散，部件全部扔进附近一口井里。完毕，巴巴问“紧张”自行车被毁扔弃，心中有否不安。“紧张”表示没有遗憾；但其余男子对这项命令迷惑不解，因为“紧张”的自行车状况依然良好。

巴巴从钦瓦德回到普纳，贝利告诉他，巴巴离开后他不慎落入茅庵附近的井里，但奇迹般被一个陌生人救起。男子们询问贝利事故发生的时间，发现与“紧张”的自行车部件入井时间完全吻合！这才明白大师下此奇怪命令的用意，后来巴巴解释道：“为了不让贝利溺亡，我将自行车沉井。只是一种浊媒介交换而已。”

1922年4月间，美赫巴巴提起迁往孟买的话题，并警告那些希望伴随他者，当割断一切家庭联系。拉姆玖有意参加，巴巴令他处理掉布店。对他说：“你什么都无须担心。连同你的灵性进步，我会确保你和你家人物质上不受苦。记住，整个世界都是想象！其价值微不足道。连场梦都算不上！”

拉姆玖试图卖掉店铺，但没成功。大师告诉他：“无论碰到谁，开口先说你的店还没卖掉。”

拉姆玖近来中断了一切政治和社会活动，也没做解释。因此当他遇见亲戚熟人，用奇怪的“我的店还没卖”打招呼时，人们以为他疯了。对拉姆玖这样的体面商人，这个奇特命令相当令人羞辱；结果他不再出门。但对上门看他者，他还得说这种话；因此回避不了巴巴的命令。

这期间，拉姆玖的一个亲属去世了。为避免当众尴尬，他决定不参加葬礼。然而，那天有急事他必须外出，所以特意晚走，绕道而行，自信送葬队已经过。途中却震惊地看见殡葬队迎面走来。他已无法回避，站在路旁，让棺材通过，谦恭地向每一个人行礼：“我的店还没卖。”为这种滑稽话，自感愚蠢透顶。送葬的穆斯林们面面相觑，彼此心领神会：拉姆玖真疯了。

绝望之下，拉姆玖求巴巴批准，安排一次抽奖，出售布店，巴巴同意。这取消了第一道命令，拉姆玖又面临另一困境：票半数卖给大师的弟子，半数卖给亲戚熟人。拉姆玖不愿接近罗纳乌拉家乡人。自从遭遇送葬队那件尴尬事后，他有很多天一直躲避熟人。不过，他咽下骄傲，求人购票。

以此方式，凭借大师的纳扎（青睐），他得以出售店铺，伴随巴巴赴孟买。

这个时期，美赫巴巴开始让所有亲近男弟子向古斯塔吉致敬。他还把古斯塔吉的照片贴在他茅庵墙上。有一次给照片戴花环，说：“给古斯塔吉戴花环，即是给我戴花环。”

还有一次，巴巴将灵性道路比作火车旅行：不同类型的人在不同车厢，道路不同阶段为不同车站和地点。他还谈及自己和一些满德里的职能：“我是司机，古斯塔吉是发动机。萨达希乌是将车厢与发动机相连的挂钩。贝拉姆吉是警卫，贝利是铁路。其余圈子成员，根据各人与我的往世联系，分属不同等级的车厢。”

巴巴的这些自发评论增强了这些年轻人的热忱，帮助他们下决心离开家人，和他一起生活。

在茅庵周围洋溢的神圣喜悦气氛中，巴巴逐渐地激励其特选圈子成员，为求道而舍离尘世生活。每次活动，他都不失时机向身边人阐释真理，传播灵性光束和知识。

一次巴巴同男子们打牌，问他们：“你们有谁知道不同牌的灵性意义？”无人回答，大师解释道：

牌数从 2 到 10 代表灵魂必须经历的低级进化阶段，沿途积累体验、意识和力量。J 象征人体及其充分发展的意识，在此阶段代表巴克提（信爱）阶段。Q 象征羯磨和珞珈瑜伽阶段，或者说塔里卡特——灵魂的内在道路旅程。K 表示真知。A 超越所有这些预备阶段，表示独一无二，终极实在——神、无限意识、帕若玛特玛。

吉利 - 旦达游戏的玩法是：用一个两英尺长的木棍，挥击地上一个小木条的尖端，使木条飞起在空中打旋。应当在其落地之前，用棍击尽量打远。一天巴巴解释了这个游戏的灵性含意：

至师选择弟子，培养他获得成道资格时，总是击打弟子本性的低级部分——受限我或我心。这相当于用木棍打木条，使之飞到空中。在弟子的受限或低级我心粉碎后，二次挥击即驱使他飞向成道目标。这个考验解释了第二击，也就是将悬空的木条送到与击打冲力成正比的距离。

阿塔 - 帕塔游戏在一个大矩形场进行，有很多平行线和一条等分垂线。一次，阿塔 - 帕塔游戏正玩得火热，巴巴停下游戏，将男子们叫到附近一棵树荫下，解释了该游戏的灵性含义：

这些水平线是障碍，代表骄、嗔、贪、妒、恨和自我主义；行道者抵达成道目标之前，必须战胜它们。等分垂线代表淫欲，它坚持到底，甚至在上述不良品质被削弱与战胜之后很久。目标一旦实现，这些缺点本身则被提升至神圣属性层面，被表现时只会给人带来好处。尚在行道者能够也确实会帮助别人，但最多只能达到他们自身所处位置或层面。然而，那些已证悟上帝终极状态并抵达神圣意识目标者，则能帮助在内在旅程任一阶段的搁浅者。

美赫巴巴用这种简单的讲解，吸引并激励男女弟子。他的在所散发的神圣光芒，所授语录的深刻有力，令听者字字铭记，终生向人讲述。随着早期弟子逐渐发现巴巴真正是谁，有关大师的很多事情让他们钦敬感服，特别是如下三类常发事件：他知晓身边人的心，并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表达出来，让他们感到巴巴知道他们所想的一切；其次，未经提问，大师就对困扰他们的问题自动给予答复；最后，巴巴经常预言某时某人会来，或者某时会发生某事。这些预言都无一例外应验。

不过数月，他以玩笑、游戏、歌唱和音乐赢得人们的心。在普纳，除陌生人之外，他不再被称作默文希瑞亚伊朗尼，而是被尊崇为美赫巴巴。迄今为止，巴巴对待男女弟子的方式充满同情、关爱和亲密友谊。

徒步“朝圣”之旅

1921年，民族英雄希瓦吉的雕像在普纳的一个主要广场落成。一天，美赫巴巴在城中漫步时解释说，为了某些灵性工作，在有些时代出现两类阿瓦塔化身——大型与小型。又透漏了他作为这位德干高原伟大战士的一次小型化身：“在过去有一生，我是希瓦吉。直到最近，英国人不遗余力从历史上贬低希瓦吉。然而，我这个身体在世期间，他们去年在沙尼瓦瓦达宫，由威尔士王子为希瓦吉的塑像揭幕。”

巴巴扫视一周在场的男子，说：“在希瓦吉时代，你们都和我一起。贝拉姆吉是阿弗柴尔汗——莫卧儿将军，为希瓦吉所杀。萨达希乌·帕特尔是塔纳吉·玛索里，为救希瓦吉献出生命。”

希瓦吉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备受崇敬和爱戴。巴巴的话进一步巩固了早期弟子对他的信心。男子们还对此热议多日。后来，巴巴私下对大阿迪说，他曾是希瓦吉之妻。

17世纪在德干高原建立马拉地帝国（后成为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活动中，希瓦吉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生于1627年，是位多面领袖人物——政治家、社会改革家、战略军事家（游击战术家）和宗教宽容倡导者。他被称为“大叛逆”，投身于印度宗教自由，反抗莫卧儿统治者奥朗则布挑起的穆斯林对印度教徒的压迫与迫害。希瓦吉的灵性导师是赛古鲁斯瓦米·罗姆达斯。虽然蒙着面纱不知自己的真实身份，但希瓦吉重建了印度，使人们尤其是德干高原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意识上为阿瓦塔的降临做好准备。

有位穆斯林王子听说巴巴，到弗格森路的茅庵来拜见。王子十分痛苦，对巴巴说他本是父亲王国的合法继承人，但王位被小王子篡夺。王子恳求巴巴助他恢复继承权。巴巴同意帮助，条件是他在继承王位之后，只要在经济上资助大师的一个信徒。

王子承诺。他不知道巴巴怎么能帮助他，解释说小王子有政府撑腰。巴巴要他耐心静观事态发展。

几天后，篡位王子突然去世，穆斯林王子向巴巴传达了消息。他很

快重新继位；却没有守诺援助大师的任何贫困信徒。满德里提醒巴巴，巴巴叫他们忘掉此事，也别向穆斯林王子提及。

这期间，拉姆玖的妹夫阿卜度拉哈隆伽斐尔向巴巴汇报了一桩官司。伽斐尔说，他父亲死后，家产被兄长不正当地占有。他已在当地法院起诉，争取合法权益。但其兄是个有影响力的商人，在政府圈子里人脉甚广，因此他胜诉的希望渺茫。

巴巴微笑，保证伽斐尔会打赢官司，还说他会获得3万卢比的财产赔偿，但这笔钱非由其兄赔付。

这场官司拖了十年之久，最终上了高级法院，伽斐尔最后胜诉。果如巴巴所言，伽斐尔的财产补偿恰好是3万卢比，却由侄子偿付，因为其兄已过世。伽斐尔对结果很满意，为表示感激之情，对大师1937年纳西科生日庆祝慷慨捐助，使生日庆祝得以大规模举行。

朵拉特麦和姊妹芙芮妮玛西也到弗格森路的茅庵拜访巴巴。朵拉特麦的丈夫杰汗吉尔，曾是政府的森林官，因工足迹遍历印度。几年前杰汗吉尔因严重耳部及乳突感染英年早逝。朵拉特麦和两个女儿美娒和琵罗佳回到普纳定居。两个女儿同巴巴尚未正式会面。〔美娒曾在萨考利在巴巴离开那天看见过他。〕

朵拉特麦的女儿美娒注定将成为大师的首席女弟子。那时她15岁，还在上学。美娒还很爱马，这方面父亲教给她很多知识。但自从父亲过世，她一直没机会骑马兜风。

一天，有位校友带美娒去见巴巴简，说老妪会让她心想事成。巴巴简问美娒：“我的女儿，你想要什么？”

美娒脱口而出：“我想要一匹马！”

巴巴简抬头望着天空，喃喃道：“一匹美丽的马……全世界都将仰望他……全世界都将爱他。”巴巴简的话常常神秘莫测，美娒不明白她的意思。回家后，惊喜地发现母亲就在当天给她买了匹白色骏马。

这期间，顾麦之子阿迪入读普纳德干学院，和表兄弟萨若希在寇度家寄宿。一天阿迪遇见贝利，被后者拉去见美赫巴巴。阿迪到弗格森路附近的茅庵后，巴巴叫他每晚来见，还指示他和巴巴共度每个星期天。

一天，巴巴告诉阿迪：“要让行动从属义务。你的责任是在大学学习的同时，将头脑和心灵献给我。但要始终牢记，你生命的首要职责是想念我。”

大阿迪问：“我在学习时也要想您吗？”

巴巴建议：“学习时不要想我；但在有空时，把注意力全部转向我，就像你自然地想你爱的人那样想我。关键是内在联系。”

到父母家或到卡斯巴佩斯，巴巴不乘马车，总是选择步行。在一群男门徒伴随下，漫步普纳街头，一边随意交谈，有时给一些简明的灵性阐释。

有一次，经过一排厚厚的仙人掌树篱时，巴巴突然转向阿迪，问：“你准备好在任何时间，服从我的任何指示吗？”阿迪答是，大师命令道：“摘下帽子，扔进篱笆。”阿迪穿戴讲究，这是他最爱的遮阳帽。这么贵的帽子他怀疑父亲还会不会给他钱再买一顶。但他战胜犹豫，将帽子扔到篱笆上，巴巴对阿迪的服从表示满意。过了些日子发生类似事件，令阿迪扔掉他最爱的短笛。阿迪的服从再次取悦了大师。

漫步普纳的这些时刻，有时候巴巴会突然止步，盯着地面，仿佛在细究什么。弟子们什么都看不见，默立一旁，不明白他在做啥。一天，大师在父母房后的巷子停步，目不转睛盯着地面。少刻直起身问道：“你们有谁知道我在做什么？”无人回答。“每一分钟都有肉体死去又回来，每一秒钟这个过程都在进行。我在观看并指挥所有这一切！”

阿迪听后思忖：“这景象巴巴要让我瞥一眼该多好！他时时刻刻看见不可见的世界，让我们哪一个看看不行吗？”

不可避免地，满德里的家庭成员会与大师进行一些接触。这个时期，贝拉姆吉的舅父嘉姆希德·R·伊朗尼也时而到弗格森路的茅庵拜见巴巴。他心地善良，风趣慷慨，笑口常开。年轻人都亲昵地称他嘉姆布玛玛（舅舅）。

目前为止，在茅庵的一些早期行为规则虽已放宽，但晚上九点过后任何人不得逗留这项规定仍严格实施。一天夜里，嘉姆布玛玛和两个喝得烂醉的好友决心一探究竟——美赫巴巴夜里在茅屋到底做啥名堂。

为满足好奇心，他们离开家，朝弗格森路的方向走。可怎么努力，就是找不到茅庵！嘉姆布玛玛百思不解，因为他在普纳生活多年，对此地了如指掌。三人万分沮丧回了家，纳闷咋会好好地迷了路。看见天已透亮，更难以置信，因为感觉出门也不过几个小时。

第二天嘉姆布去见巴巴，巴巴问他睡得可好。嘉姆布玛玛回答说没睡好。巴巴佯装惊讶，询问何故。虽再三追问，嘉姆布就是不肯承认所

发生的事情。

稍后，同弟子们交谈中，巴巴严厉说道：“倘若有人犯了错或骗了我，如果此刻公开认错，就会得到宽恕。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嘉姆布依然不语。

两天后，嘉姆布出生仅一个半月的独子，突然夭折。葬礼上，嘉姆布明白了巴巴的警告，为欺骗他而诚心忏悔。后来，他当面向巴巴和满德里承认此事。看到嘉姆布悲痛欲绝，大家自然也为他难过。想起事情经过，有人不解嘉姆布只是天真好奇，却招致如此残酷的命运。这似乎与巴巴平常示现的大慈悲形成鲜明对照。但没人敢问。

几天后，和一群弟子在茅庵外谈话时，巴巴讲了下面印度教至师的故事：

有位赛古鲁一次率门徒外出乞讨。来到一家富商门前。富商不但不施舍，反而污言秽语大骂。大师却祝福他说：“你的利润会翻倍。”

赛古鲁接着又到一个更富有的商人处，后者更加嚣张无礼。大师却祝福他道：“你的利润将翻四倍！”

而后赛古鲁和门徒来到一家贫穷老人的店前。老人恭敬地接待他们，店铺寒薄，但他尽其所有贡献出来。老店主仅有一子，珍爱无比。赛古鲁走前诅咒道：“愿神力让你儿子早死！”次日这家儿子死去。

赛古鲁的门徒得知后，对大师的行为茫然不解：唯一谦恭接待他们者不受祝福却横遭诅咒！

后来赛古鲁解释道：“两个商人都深陷世俗泥潭，不想解脱。为此原因，我只得用祝福使他们陷得更深，以便有一天他们会哀求被拉出来！”

“贫穷的店主有灵性倾向，但他对儿子的爱太过来缚。这对老人道路上的进步是个障碍。儿子无意中成为父亲身上的刺，因此我排除其子，打开道路之门。

“现在告诉我，谁得福，谁被咒？”

听了故事，在场者对嘉姆布失子真相恍然大悟。不幸实乃祝福！后来嘉姆布战胜悲痛，从此跟巴巴更近，臣服大师至终。

夜间继续在茅庵里写作的贝利，常被奇怪的声音和甚至更奇怪的事干扰。例如，一天夜里他正要把笔放进墨水瓶吸墨水，墨水瓶自行升空四五英寸，忽左忽右忽上忽下舞蹈一般。持续几秒钟又落回原处。有时候，

贝利会听见重重的敲门声，仿佛有人想进茅庵，企图破门而入。这持续几秒钟后，平息下来。有时候，会听到门外有人窃窃低语；或者听到脚步声由远而近，之后声音停息。贝利还说有时他会听到“痛苦哭号和大声尖叫”，好似有人不小心掉进茅庵后的沟里。有时好像“有人在茅庵里，就坐在我背后，为死人哭泣哀嚎……或者背后有女子的轻笑，回头看时，却没有……（有一次我听到）两条狗在茅庵里打斗，然后什么都没有。”

贝利还讲了下面的一次奇怪经历：

一天夜里，我在规定的时间九点从里面锁上茅庵门之后，巴巴和我谈了一会儿，接着他像平常在褥子上躺下，用一条白单盖身。过了大约两个小时，我完成了当天的写作，在自己的垫子上躺下，随即睡去。再次醒来时大约凌晨1点，我向巴巴躺的垫子瞅了一眼，他竟不在。被单胡乱丢在一旁。我爬起来，发现门还照旧从里锁着。这怎么可能？我以为巴巴到庵外解手，或有别的事，但他不动门门怎么出去？难道驾风而去？真叫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心砰砰跳着，手颤抖着打开门。站在黑暗中，四下张望。不见巴巴的身影。我鼓起勇气，轻唤他的名。无人应，我略抬高嗓门“巴巴，巴巴”叫着，但回应我的，仍然只是无边的寂静。突然我想起我们第一次到茅庵来，巴巴说过的话。他说：“有时你可能会半夜醒来，见我不在床上。这种时候不要担心，不要离开小屋出去找我。只管躺在床上，安静睡觉，或者坐起来写作。别忘了这个。”

眼前的情况正应了他的话，于是我关上庵门，从里锁上，回到床上。此刻我不再担心巴巴，倒担心起自己来。开始感到惧怕。在这种状态，我无法再次入睡，也无法坐起来写作。越来越紧张，不知该怎么办。我开始念巴巴的名。一时打盹睡着，凌晨4点又惊醒，目光落在巴巴的垫子上，见他像往常那样，头蒙被单静静地躺着。喜悦的泪水夺眶而出。当时我的情感状态就像同母亲分离几个小时后再次见到她一样。

早晨我前前后后向巴巴细讲了此事，他表示根本不知情，很快转换了话题。

当阿君·苏辟卡开始在茅庵守夜时，巴巴对他说：“要保持清醒，什么都别怕。”一天夜里，阿君听到树叶沙沙作响，吃了一惊。透过黑暗，他看见两个巨人，突然越变越大和可怕，将近20英尺高！阿君吓得一句话说不出口。就在这时巴巴从茅庵出来，生气问道：“怎么回事儿？”

阿君指了指暗处，却什么都没有。巴巴责备道：“我没告诉你，我在这儿你不要害怕吗？”

又解释说：“那是为再生来求我的鬼魂。这些自杀者几百年不能出生。每夜都有这种鬼魂来找我；不要害怕，他们不会伤你。”然而遭遇两个鬼魂后，阿君的健康开始恶化，很长时间才复原。

这个时期，贝利的兄长、从小与默文为敌的霍米，到茅庵质问巴巴。默文已接受贝利为徒，考虑到弟弟的放纵行为，霍米感到费解。他发现，自从他最后一次在棕榈酒店看见做工的默文以来，后者外貌已发生巨大变化。霍米凝视着他，心因爱而疼痛。巴巴热情地拥抱他，二人共忆往日时光。从那天起，霍米也开始敬爱大师。

顾麦又收到巴巴的来信，叫她来普纳。她带鲁斯特姆前往，对丈夫和亲戚说他们去看阿迪。巴巴曾令她为鲁斯特姆安排婚事，因此另一个借口是为鲁斯特姆物色新娘。

在普纳，顾麦由娜佳·贝拉姆吉·伊朗尼陪同，到符合条件的琐罗亚斯德教女孩家登门相亲，晚上回来向巴巴汇报。没一个女孩儿得到首肯。巴巴告诉她：“继续寻找，将会按我的安排进行。”但没透露具体怎样安排。

那天夜里，巴巴让顾麦和鲁斯特姆睡茅庵里，而他和其余男子睡外面。他们临行前，巴巴指示顾麦照阿迪的尺寸，为他缝制八条白布睡裤，下次召她时带来。

一天，鲁斯特姆骑摩托车发生事故。过后，为感激未受重伤，他大老远从阿美纳伽步行到萨考利拜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

这个时期，果如美赫巴巴所预言，凯库希如被授予“堪萨赫伯”头衔。鲁斯特姆向马哈拉吉报告这个消息，马哈拉吉妙语道：“你父成堪萨赫伯，你却栽了跟头。一个上，一个下。是好事。”此后，鲁斯特姆常带妹妹琵罗佳拜访萨考利。马哈拉吉亲切地称他“罗摩”，称他弟弟阿迪“拉克希曼”（罗摩之弟）。

与此同时，阿迪迷上了娜佳·贝拉姆吉·伊朗尼之女芙芮妮。女孩也爱阿迪，希望嫁给他。被顾麦很快发现，立即通报巴巴。不久，巴巴在普纳萨达希乌·帕特儿家召见芙芮妮、她母亲、阿迪和顾麦。他温和地对年轻女子说：“忘掉阿迪，他属于我，甚至不为他母亲所有。跟他结婚对你不好，你不会幸福。但有我的纳扎（青睐），你会嫁个富人，非常幸福。”芙芮妮哭了，但接受了大师的决定。阿迪也不可再想婚姻之事。

顾麦已对娜佳·B·伊朗尼讲过巴巴，敦促她向大师敞开心扉。她持怀疑态度，说：“我有一两件事想同他谈谈。他若能给我满意答复，我就信他，为他打扫屋子都成。”娜佳很富有，其承诺因而更具分量，因为像她这样的人，是从不做这种卑微活儿的。

一天在茅庵，娜佳与顾麦告别，走过去对巴巴说：“我想去伊朗行一些琐罗亚斯德教仪式。还想让女儿在那儿成亲。如能实现，我就服侍您，每天为您清扫茅庵。”

巴巴笑道：“好吧。你的愿望会实现。”接着严肃地补充道：“但不要忘了回来为我清扫茅庵！”

娜佳说：“我希望服侍您——只要给我机会。”

“服务我最难，”巴巴回答，“继续想念我，就足够了。”

女士执意要求，巴巴说：“在伊朗安排好你女儿的婚姻后，就来我这里，我会给你服务我的机会。”

巴巴的话让娜佳大喜过望，但她丈夫却强烈反对她去伊朗。她没听丈夫的，去伊朗履行了宗教仪式，还成功地为女儿配了如意郎君。但她从伊朗返回后，碍于社会地位，没去见巴巴。后来神经失常，精神抑郁不稳，持续半年之久。医生百般医治，皆无效验。

巴巴当时在孟买。娜佳的女儿芙芮妮记起母亲为巴巴清扫茅庵的承诺，想带她去见巴巴。母亲也想去，但受到亲属们的阻拦。遗憾的是，因无力战胜家族禁锢，或对巴巴建议的疏忽，她精神紊乱断断续续持续了数年。

默文从上帝状态下降期间，据说不止一次到纳西科郊外宝伽德山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山洞闭关，但未留下可查证的记录。在普纳茅庵他确立为至师期间，据说美赫巴巴还带赛义德·萨赫伯再次前往此山洞，闭关禁食 40 昼夜，这也未留下文字记录。

1922 年 5 月，巴巴安排在萨考利为乌帕斯尼·马哈拉吉 52 岁生日举行盛大庆典。他吩咐满德里：“大家都准备好 5 月 9 日跟我去萨考利。我们在那儿庆祝马哈拉吉的生日，之后徒步到孟买。”

之前满德里已被告知徒步到孟买逗留一年的计划。巴巴明确表示在加入他之前，人人都须摆脱一切世俗责任。并警告他们跟随他可能存在的危险，强调被逮捕入狱的危险。〔其时印度政局不稳动乱频仍，他们有可能被误作骚乱分子。圣雄甘地 1921 年因非暴力不合作被判六年监禁。

英国当局决定，凡有革命嫌疑者都要抓捕，以防范无政府主义。〕

很多男子愿加入美赫巴巴；甚至那些不被大师鼓励者也决意加入。因此决定从萨考利返回后，每人签署一份向美赫巴巴的臣服协议，使其伴随和服从大师的承诺正式化。

这期间，有位移民印度的伊朗农夫，鲁斯特姆·贝拉姆·伽法巴迪，在美赫巴巴的圈子获得一席之地。伽法巴迪在查宝地对面的一家店做工。巴巴简每日都来茶店，一杯接一杯喝茶。果敢无畏的伽法巴迪几年前从伊朗来到印度寻找古鲁和圣人。

一天，贝拉姆吉在茶店遇见这位波斯老乡，对他讲起巴巴。贝拉姆吉的评述引起伽法巴迪的莫大兴趣，之后不久到萨达希乌家拜见伊朗尼大师。伽法巴迪没做自我介绍，就向阿迪 .K. 伊朗尼致敬，误把他当成了大师。阿迪吓了一跳，在场男子哄堂大笑。少刻巴巴走进房间，听了也忍俊不禁。他使伽法巴迪平静下来，稍后又与他详谈。

巴巴对伽法巴迪说：“我很快要动身去孟买。你若跟我走，我会让你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并照管你的灵性进步。”令众人吃惊的是，伽法巴迪即刻同意卖掉财产，加入大师。给他看了到孟买后须遵守的所有条件，他当场同意签字。就这样，大师以物质利益和灵性进步诱饵，将这个求道者捕入网中。后来伽法巴迪被昵称“拜度”。

5月9日下午喜气洋溢，兴奋的男子们聚集在萨达希乌·帕特尔家，准备同巴巴一起前往萨考利。巴巴唱了几首歌，击多拉克鼓，人人欢喜雀跃。

不过，拉姆玖却发高烧，有些神志不清。尽管如此，巴巴仍叫他来了，令他躺下，给他盖上毯子。出发前，巴巴扶拉姆玖坐起，给他一杯水喝。然后遣贝利护送他乘马车到火车站。巴巴和其余男子步行。

这批背景不同的男女弟子——伊朗尼、帕西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下午4点半，乘火车前往萨考利。乘坐同列火车的还有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孟买信徒；有的在萨考利见过美赫巴巴，有的则是第一次见他。

有几个深深被他吸引，后来成为他最重要和忠诚的门徒。其中为首的是琐罗亚斯德教徒、珠宝商凯库希如·玛萨·贝拉姆·伊朗尼，妻子苏娜玛西和他们12岁的女儿蔻诗德。凯库希如·玛萨是萨考利的常客，正是他最初对妻子和妹妹顾麦讲起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在顾麦及全家与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后与美赫巴巴的联系中，他发挥了重要作用。凯库希如玛

萨曾在萨考利见过巴巴。但这次在火车上是他妻子和女儿与巴巴首次见面，很快她们也把一生献给巴巴。

火车上还有一对琐罗亚斯德教夫妇，31岁的纳沃·科谢德·塔拉提和18岁的未婚妻迪娜·卡拉尼。纳沃1914年首次在舍地见到赛巴巴，并常到萨考利拜访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在萨考利他多次见到默文，但把他当作疯子，叫他“那个疯伊朗尼”，因为他曾在马哈拉吉的小屋前看见默文就地打滚。

与巴巴同行的还有母亲希芮茵、嘉姆希德之妻蔻诗德、古斯塔吉和阿君。〔注：嘉姆希德和大蔻诗德有过一子，但婴儿出生两小时就夭折。是巴巴将此讯告诉医院中的蔻诗德的。医生诊断蔻诗德再不能生育。〕同车厢的这些孟买人，有机会就想瞅他一眼——用他们的话说“瞧瞧他的可爱。”每到一站，巴巴都信步走下火车。同一些男子来回传递皮球。在火车开时敏捷跳上车。

到达奇塔里村，巴巴让拉姆玖和凯库希如·玛萨乘马车去萨考利，他和其余人步行。顾麦和儿子阿迪、外甥萨若希已到，伊朗尼姐妹朵拉特麦和芙芮妮玛西等很多人也来了。为期四天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生日庆祝将大规模举行，数百人将被宴请。

到后不久，巴巴的弟子都来达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一一给赛古鲁献上花环，大师给每人一朵小木兰花帕萨德。

生日庆祝活动持续4天，主要庆祝日为5月14日星期天晚间6点。在乌帕斯尼小屋门前搭好台子，请他入座。马哈拉吉拒绝，叫道：“不行啊！我不是那种坐丝绸垫子的人！”

不过，巴巴和阿迪之父堪萨赫伯劝他就坐。经过好一番阻力，将他的麻布袋脱去，换上新衣，并给他裹上粉色头巾和白腰布。巴巴又劝向来光脚的马哈拉吉穿上新凉鞋。乌帕斯尼额头被涂上檀香膏和朱砂，戴满花环。之后，其印度教信徒做普佳和阿提，琐罗亚斯德教徒也全部参加。巴巴指示顾麦在马哈拉吉面前摇阿提托盘。随后是奉爱音乐和巴赞。接着，在巴赞和乐队伴随下，盛大游行队伍抬着摆有马哈拉吉大幅照片的轿子，走过萨考利村。

顾麦未加入游行队伍。巴巴常向她强调：“在这儿只照我说的做！完全照我说的做！”这令她苦恼，感到巴巴这么说，意在让她脱离深爱的马哈拉吉。游行队伍离开后，她坐在树下独自落泪，困惑沮丧，误认

为这是古鲁达巴（朝廷）之争。

不多时马哈拉吉过来坐在她旁边。顾麦对他讲了巴巴的话，马哈拉吉解释道：“每一个高尚行为都要面对困难。神有二妻：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一个妻子面对困难，勇往直前；另一个制造困难，抱怨不停。我们必须一往无前，面对一切反对。困难总会有。我们必须耐心承受痛苦，毫不顾虑地履行职责。”

游行轿子返回，人们用鲜花和椰子迎接，将马哈拉吉的照片置于长椅上。椅子是顾麦从阿美纳伽带来的，盖着垫子和丝布。马哈拉吉亲自为所有宾客盛饭。之后给众多穷人施食。

4天期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和巴巴坐在一起，讨论未来工作计划，包括一座新庙的建设。一天，乌帕斯尼来到巴巴的房间。巴巴不在。大阿迪的西塔琴搁在那里，乌帕斯尼拿起，试图演奏。像个孩子，上下缓缓拨弦。巴巴和大阿迪等进屋，看他弹琴。马哈拉吉问：“这是啥东西？你们怎么弹？”随即将西塔琴递给大阿迪，说：“拿去。我对这种事一窍不通。”

大阿迪弹起西塔琴，巴巴对马哈拉吉唱道：

圣人用一滴水造出海洋！

这次活动期间，乌帕斯尼用很多时间陪伴美赫巴巴的弟子，就灵性问题向他们开示。谈话中，提到巴巴的灵性地位：“对我的话你们都认真听着。默文是阿瓦塔。但凡我拥有的，我已把钥匙交与默文。你们要抓住他的双足，不是用一只手，要用双手！这就是我对你们的建议，你们最好遵循。

“默文将让全世界在他小指上舞蹈！你们将亲眼看到，甚至西方人都会找他达善祝福。凭借神恩，你们若遵从我的建议，定然抵达目标。”

在众人离开前，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为纳沃·塔拉提和迪娜主持订婚仪式。订婚戒指被放在乌帕斯尼面前，因无纳沃家人在场，马哈拉吉叫顾麦为迪娜戴戒指。顾麦正要戴，迪娜的母亲茹帕麦·卡拉尼打断，请求马哈拉吉亲为女儿戴戒指。马哈拉吉笑着默许。

随后纳沃向马哈拉吉征询婚期，被告知：“请教默文，完全照他指示的做。”因马哈拉吉的断然命令和对默文的评论，纳沃疑虑打消，拜倒在默文脚前，寻求他作为慈悲者美赫巴巴的祝福。“疯伊朗尼”成为纳沃的古鲁，他余生事事谨从美赫巴巴至终。

苏娜玛西和女儿蔻诗德在回孟买前，私下见巴巴。巴巴问苏娜玛西在萨考利感觉如何，她回答说很喜欢。“你会来和我一起生活吗？”他问。

“何时？”苏娜玛西问。

“不是现在，等我安排好地方之后。我只想知道你愿不愿意。”

“当然愿意！”

“向我保证。”巴巴说。苏娜玛西伸出手承诺。

蔻诗德对他们的谈话兴趣盎然，暗忖：“美赫巴巴为什么只问我母亲？他也得叫我来和他一起生活！”

巴巴却只对蔻诗德说：“要听话。想着我，我们会再见面的。”巴巴故意忽视她以增加其渴望。

庆典之后，巴巴和古斯塔吉留在萨考利，余者于5月15日回普纳。经过四天的私下会晤，巴巴和古斯塔吉当着赛古鲁全部门徒的面，向乌帕斯尼顶礼。目送他们乘马车去火车站，有人问默文多久再来。马哈拉吉流泪无语。

5月19日当晚到达普纳，巴巴住萨达希乌·帕特尔家。他急于落实临近的旅行计划。距徒步赴孟买旅行仅有两天时间。巴巴复查男子们的承诺，让同行者在臣服协议上签名。同时穆西吉在孟买郊区安德里寻找合适房子租赁。

在弗格森路的茅庵和卡斯巴佩斯的活动紧张进行着。贝拉姆吉忙于出售其酒铺和棕榈酒店（包括他与默文合作经营的店铺），以便筹足钱支持巴巴一行在孟买的活动。每一个男子都在以自身方式解开家庭或生意纠葛，以脱开身跟大师在孟买开始新生活。

5月21日星期天晚10点半，巴巴最后一次走进茅庵。这间泥土地面的简陋茅草庵已成为神圣。是将飞蛾引向巴巴火焰的第一盏灯。茅庵已成普纳城的朝圣地，众多人曾来接受慈悲者的指引和慈悲。它是美赫巴巴早期神圣工作的摇篮。

男子们一一走进茅庵，对古斯塔吉的照片最后一次顶礼。之后照片取下，茅庵拆掉。完毕，巴巴领路到卡斯巴佩斯的萨达希乌家。这里出发赴孟买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大家的铺盖卷和个人物品都装上一辆牛车。世界在沉睡，美赫巴巴的这些年轻弟子却完全清醒——热切地渴望开始旅程。

目前为止，美赫巴巴尚未强调对他严格服从。慈悲者在吸引这些“未

经雕琢”的稚嫩弟子，将他们拉近他的火焰。

神大慈大悲，成神之路却无情残酷！

大师尚未展示烈火之道！

他即将无情残酷以施真礼。

弟子不知自我将面临焚烧——那过程并不温柔！

证悟即燃烧过程，代价是我灭。

离开大师恩典，没人付得起。

从当晚发生的一件事开始，巴巴不得不强调同他生活中的这个严格服从方面，让男满德里警觉到对自己大师的责任。第一堂课发生在他们离开普纳前夕。

巴巴决定为大家弄些茶点，遣伽尼、大阿迪和斯拉姆森到附近餐馆买茶、面包和奶油。点好订单，阿迪腹中饥饿，不知能否当场吃掉自己的那份。征询年长的伽尼，伽尼说没问题，可以吃。可这一吃造成晚归。问及原因，阿迪承认在餐馆吃了东西，巴巴极为不悦。阿迪解释说他突然饥肠辘辘，问伽尼可不可以吃。巴巴转向伽尼，问是否属实。伽尼矢口否认！巴巴对这种撒谎大怒，打了阿迪耳光！

巴巴对三人大光其火，叫他们滚开，再别回来！他们震惊，开始往外走。巴巴叫他们回来，警告：“千万别再不顾我的希望。留心我要什么，不要什么！”

其余男子对这种情绪突转十分惊诧。巴巴严厉告诫所有在场者：“从现在起，你们与我一起生活，必须时刻留心取悦我。虽然我没说不能在外吃东西，但大阿迪应当明白，在我等他们回来的时候，这不是满足自己的适当时间和地点。”这种严格态度给所有男子造成新的紧张感，因为认真对待并忠实履行美赫巴巴每一言的日子开始了。

凌晨2点，在大师带领下，全体离开卡斯巴佩斯，走到查宝地见赫兹拉·巴巴简。巴巴首先为巴巴简搓一会儿背。然后巴巴和贝利站开，其余男子上前顶礼神圣的老妪。巴巴简用食指做个画圈的动作，柔声说道：“我儿子要走了。你们会看到他将怎样让世界在他指尖舞蹈。”巴巴点头告别。

巴巴觉得带两盏防风灯不够，令贝利从家里借一盏。贝利跑回家取灯，众人在火庙旁等候。之前贝利曾告诉巴巴，他母亲想最后达善他一次，但巴巴说没有时间。承诺：“我一定会见她一次的。相信我。别再坚持。

我们在浪费时间。”

贝利的母亲已起床，急切地问巴巴在哪儿。贝利传达巴巴的话，但他母亲坚持陪他到巴巴等的地方。巴巴快速走过去，紧紧拥抱着她，问：“你何必半夜跑出来？将来有一天我们定会相见的。”

贝利的母亲哽咽道：“从这一刻，我把儿子贝利交给您。我知道活不了多久了。只有一件事放心不下，那就是我死后谁照顾他。他性格这么暴躁，又倔强，脾气坏，老跟人打架。除了您，谁能容忍这样一个人？接受他做您的儿子，像父母亲那样照料他。请宽恕他的弱点，别在意他的坏脾气，怜悯他。从今天起，我放弃做母亲的权利，把他交给您了。您若能接受我这个请求，我死也安心了；活着也能睡得踏实。”

巴巴异常温柔和耐心地告诉她：“从现在开始，你无须再为贝利担心。甚至在你向我要求之前，我已完全接管了对他的责任。贝利自己已答应彻底服从我。我也向你承诺，我会永远照看他，让他幸福。现在你可以放心去了，我们要在天亮前赶到钦奇瓦德。这种天气你不宜在外面待久，所以请回吧。库达哈菲兹（神与你同在）。”巴巴以煤油灯不够为由，给贝利母亲提供了这次达善机会。

随后上路，开始徒步长旅。伴随美赫巴巴徒步到孟买者共有 45 人：22 名印度教徒，12 名穆斯林，11 名琐罗亚斯德教徒。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特意派遣耶希万特·劳从萨考利来加入他们称之为“朝圣”的旅行。

[名单：大阿迪 19 岁，阿卜度·瑞曼，卡克·萨赫伯 29 岁，阿萨尔·萨赫伯，阿君·苏辟卡 27 岁，巴布·赛克瓦拉（又名巴布·劳）22 岁，贝利 28 岁，巴拉·塔姆巴特，贝拉姆吉 30 岁，乔达瑞，法里敦（帕雅）19 岁，甘伽拉姆，伽尼·穆斯夫 28 岁，古斯塔吉 32 岁，伽达乌，佳尔 20 岁，马萨吉 55 岁，肯迪拉姆，马都，“紧张”，拉姆坎 24 岁，鲁斯特姆·K·伊朗尼 23 岁，鲁斯特姆·伽法巴迪（拜度）32 岁，萨达希乌·帕特尔 33 岁，萨若希·K·伊朗尼 19 岁，赛义德·贾玛达，赛义德·萨赫伯，雍塔，斯拉姆森 22 岁，耶希万特·劳]

他们四人一排并肩行走。巴巴命令古斯塔吉保证人人跟上队。古斯塔吉跑前跑后叫大家跟上，结果累得更快。贝拉姆吉连日超负荷工作，累得走着走着睡着了；携带的西塔琴不时滑落掉地。古斯塔吉批评他，但他很快又被疲倦征服。

4 小时后到达钦奇瓦德村。贝利的侄子马兹班已在火车站对面他经

营的客栈为他们安排好住宿。大家都高兴能歇歇脚，巴巴给每人发茶和饼干。短暂休息后，再次启程，萨达希乌和几个年纪稍长者都疲惫不堪。巴巴不愿听他们叫苦抱怨，故遣他们乘火车先行到塔勒岗。

下午两点到达金德村。巴巴、萨若希和拉姆玖领路，走到塔勒岗郊外，在一棵树下停歇。一个小时内，其余男子陆续赶到。人人都累坏了，双脚酸痛。伽尼发烧，巴巴亲自给他一大剂奎宁服下。

大家在树下酣睡一觉。早上5点，没吃早餐继续赶路。不停地走了4个小时，9点到卡姆谢特村。阿卜度·塔亚布从罗纳乌拉驱车赶来，带着面包、黄油和果酱。阿卜度还煮了茶，大家在火车站旁的一家客栈享用了早餐。并在一片小树林里休息一天。

次日又是清晨5点出发。5月是印度最热的月份，为防中暑，只能早早动身。黎明时分的秀丽山峦，令大家留恋难忘。但那天巴巴脚踝严重扭伤，红肿起来。他不顾疼痛，仍然大步流星。让他休息，但他拒绝。3小时后到达罗纳乌拉。稍事休息，等待从镇里订的茶。用完茶上路，1小时后到达堪达拉。

贝利后来回忆道：

“从一开始，巴巴就命令说我们白天休息，到村子里一个包括水在内的设施便利处休息解乏。夜间旅行。人人手持一根木棍，不停念诵各自社区的神名。我们就这样打着4盏灯笼，继续走夜路，不管满月还是无月。太阳一露脸，便就近找个村庄，因为这时都精疲力竭。但巴巴从始至终步态不变，从无倦态，也无怒意等等。而是用各种计策，让我们振作精神。他鼓励有的人讲故事，有的人讲笑话，有的人唱歌，因而时间轻松过去。”

堪达拉因气候凉爽宜人，乃避暑胜地。赛义德·贾玛达安排他们在湖边的一片阴凉树林歇脚，附近有座精美的印度教寺庙。贾玛达从镇里拿来炊具，马萨吉特意做了“达萨克”米饭和豆糊。这是男子们离开普纳3天来第一顿饱饭。

巴巴青少年时代曾多次在这一带山岭远足度假，他喜爱这一处，决定待到第二天下午。晚间吉利-旦达游戏，之后吃晚饭休息。

早晨7点醒来。有些人脚上起了水疱，穿皮鞋行走困难。巴巴想到了这个，已派贝利到孟买买帆布网球鞋，发给脚起疱者。

下午5点，前往科坡里村。步行1英里，登堪达拉山脉的宝加特山。

下山到孟买的路从此开始，拉行李的牛车在前引路。下坡很陡，差点连牛带车滚下，男子们跟在车边跑，奋力控制。曾将木板固定在轮上，作为刹车，但未起效。用手减速非常费力。

走了一段，有人报告贾玛达和乔达瑞失踪了。巴巴听了相当不悦。找了一番，没找到。到科坡里后，失踪者也到了。原来二人抄了近道，巴巴怒斥他们违令，威胁将其遣送回家。二人为离队请求宽恕，意识到让巴巴指责和不快，少走那几英里不值得。

伽尼的朋友阿卜度·瑞扎克带来点心。伽尼建议到瑞扎克家的更舒适环境，巴巴却选择在城外山溪边歇息。时值周四，传统的印度教礼拜古鲁日，唱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阿提，享用瑞扎克带来的茶点芒果。

晚上9点，打着煤油灯照路，前往绍克村。“紧张”双脚疼得厉害，仍努力跟上队伍。他一瘸一拐走着，跳跳舞一般。巴巴给逗笑了，出于慈悯，叫“紧张”同另外几位脚上水疱严重者坐牛车旅行。

在黄昏和月夜中快速行走了20英里，于凌晨2点抵达绍克村。见一群陌生人这种时间来到，村民们疑心是“盗窃团伙”。一番友好盘问之后，村民们打消疑惧，提出带他们到几英里远的更好休息处。男子们累得一步都不想再走了；求巴巴让他们就地打开铺盖卷，在路边睡好了。

然而，巴巴却命令他们跟上，黑暗中走到他指定的宿营地。早晨很晚醒来，太阳高照。大家惊喜地发现巴巴选的地方有多美。大树遮阴，近处还有口水井。

经过一个下午的休息放松，于4点出发前往潘维尔。日落前已行走一大段路，不停歇继续赶路，因夜幕降临打着灯笼。接近城镇时，巴巴指了指山顶的火光——熠熠星空下美丽的一景。夜晚9点许到达潘维尔，在一家客栈休息，立即上床睡觉。睡前，巴巴警告大家当心蝎子，不要不打灯在黑暗里走动。

法里敦起夜忘了带灯。又回来躺下睡觉时，想起自己的失误，好在没有蝎子蛰。但早晨换衬衣时，背上有只蝎子叮了他。那天对法里敦好比一场疼痛噩梦。

令人人惊讶的是，大师突然宣布：“我们既已到达海陆相接的潘维尔，这次徒步朝圣就此结束。我们徒步旅行已到极限。现在乘卡车去孟买。”

午饭后，租了辆大卡车，一行人坐上赴孟买。在穆巴拉的一家餐馆，巴巴为男子们点了茶和蛋糕。他心情甚好，甚至让一些人喝汽水，还给

烟瘾大的艾哈迈德·阿巴斯和阿萨尔·萨赫伯香烟吸。〔注：阿萨尔·萨赫伯来自勒克瑙，认识巴巴已有几年，为著名乌尔都语学者、作家和诗人。〕

卡车下午4点到达孟买；大师让车在穆斯林圣人查曼巴巴的陵墓前停下。他站在卡车边，叫男子们一一走进圣陵致敬。他们返回时，发现巴巴在路边五体投地，朝陵墓方向匍匐。

一行人从圣人陵墓走到查尼路的穆西吉家，并在此居住，直到找着合适房屋。一到，巴巴就洗浴更衣，令人人照做。虽然旅途艰辛，带领一群宗教和种姓繁杂者旅行困难重重，大师宣布朝圣成功。

当人融入无限时才能喝神圣之歌。

要学会此曲，每个世俗之念都须交付于神爱圣火。

满德里目睹神爱在美赫巴巴身上燃烧，

也唇上回响着圣歌，迈出第一步。

大师之家

1922年5月29日，是穆斯林圣纪节——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日，穆西吉在家对面搭起大布篷，并安排有一名伊玛目——伊斯兰教牧师——作祈祷。庆祝活动欢愉洋溢。

巴巴在凌晨4点叫醒全体男子。留声机播放《古兰经》诗篇。沐浴更衣后，巴巴的穆斯林跟随者聚集篷下，和巴巴坐在一起，参加祈祷仪式。还邀请了当地穆斯林社区的人，现场犹如艾提尔——举行祈祷的圣地。不无讽刺的是，一切祈祷的归宿亲身在场，却不为生人所知。仪式结束时，全体恭敬地向巴巴行礼。接着是赛义德·萨赫伯做的香辣素食。巴巴心情极佳，这天在愉快、放松和游戏中度过。

次日，开始为巴巴和男子紧锣密鼓寻找合适住房。第四日，在孟买达达尔区167号大道，大印度半岛(G.I.P.)火车站对面，找到一座大房子，并得到巴巴首肯。又用2天时间同房主，一个叫哈吉阿卜度瑞曼的穆斯林，议定租赁条款。房子以贝拉姆吉的名租赁，年租金350卢比。

随后，在斯拉姆森指导下，将房屋隔成不同房间。通楼上的北面大间，改为厨房。楼上有个客厅，右边有两个小间。其中一间专供巴巴用，古斯塔吉则住另一间。萨达希乌帕特尔、贝拉姆吉和另一人，按巴巴指示，住中间客厅。其余满德里住底层，用绷着刷白的麻袋布的木框，隔出的13个8英尺见方的小卧室。让贝利住前门廊左侧房间，一名满德里则住右侧房间担任警卫。

房子地处整洁街区，大门廊使通风良好。前有小院，后有大院，不过没有树。房外，北面还有一间厨房和厕所，南面有一小间警卫房。

内部改造完成后，巴巴与男门徒于6月7日迁入。在大厅开会，首项议题是为新寓所取名。大伙儿提出各种建议，巴巴决定称之为“大师之家”(Manzil-e-Meem)。当晚举办卡瓦里演唱活动，还邀请来许多穆斯林邻居。

迁入新居两天前，巴巴叫伽尼准备一份文件，上有7项命令，要每一位男子签名，并于迁入大师之家之日开始遵守。巴巴授述的这7项命

令是：

1. 严格遵守我给予的灵性指示；
2. 与大师之家的另一人或多人，或者我指定的任何人，保持或中断特殊联系；
3. 在 12 个月期间完全戒绝饮酒或麻醉品，以及性行为——除了经我允许时同你妻子；
4. 吃、喝、穿同大师之家的其他人一致，任何情况下都避免吃鱼、肉和蛋；
5. 从晚上 7 时至早上 7 时待在住地——除非发生意外或事故；
6. 忠诚地履行各自的外在职责；
7. 除非我令你离开，否则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伴随我，即便你发现全世界都反对我。

备注：上述 7 项命令中任何一项，若被承诺遵守我命令的任何人故意违背，我将把自己锁在屋内，拒绝一切食物、饮料和陪伴。

几名男子，包括其弟佳尔，按巴巴命令刺破拇指，将血按在手掌，发誓遵守上述全部 7 项命令，跟随大师直到生命终点。

对第 2 项命令的理解，可以大阿迪与古斯塔吉的兄弟斯拉姆森的关系为例。在这项对全体的规定之前几个月，巴巴在普纳已令大阿迪不得与斯拉姆森交往。到了孟买，还令大阿迪避开阿萨尔·萨赫伯。这意味着大阿迪不能用手指阿萨、与他交谈、甚至不慎看见他——除非巴巴令他那么做。

对穆斯林和琐罗亚斯德教徒，第 4 项命令尤其困难，因为其主食是肉类。印度教徒传统上素食。

男子中有几位受雇于政府机关、工厂或私营企业。在一周的工作日，白天上完班，于晚上 7 点前返回大师之家。分派给艾哈迈德·阿巴斯和阿萨尔·萨赫伯的工作，是在大师之家用乌尔都语编写至师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传记。马萨吉负责为穆斯林、帕西人和伊朗人做饭，乔达瑞为印度教徒做饭。古斯塔吉依旧全天陪伴巴巴，形影不离，并为巴巴备茶。一些男子做家务，余者在屋外干活。

马萨吉用纯酥油等昂贵佐料烹制美食，以至于琐罗亚斯德教徒和穆斯林不想吃肉。早餐有茶、面包和黄油，饭量不限；印度教徒有茶和他们爱吃的印度甜点加勒比。午餐是米饭、豆糊和一样蔬菜。下午供茶，

晚饭是面包（或粟米饼、麦饼）和另一样蔬菜。为避免单调，每天做不同类型的豆糊和蔬菜，素食谱风味多样。偶尔还允许男子乘出租车游览城区、看电影和戏剧。每月给已婚满德里的妻子儿女寄一笔津贴，作为美赫巴巴的帕萨德。这样他们就不会担心家人的福利。

在大师之家提供有各种设施和便利；生活却不全是乐趣。对巴巴的命令，无论巨细，必须毫不含糊地执行；因此，工作不分高低。既然人人都已签字将生命交给大师，没有谁真有人自由。有时候他们感觉像囚徒，被限制在他的命令和指示墙内。甚至外出，男子们也感受不到自由；大师的纳扎（视线）总在他们身上。

对大师的召唤或命令，必须立即回应。如果谁正在剃须，刚好被巴巴召唤，就必须立刻奔向大师，甚至不等清理脸上的皂沫。若令谁立正，他必须一直站到巴巴让他改变姿势。同理，如果谁受令躺下，则必须立即随地躺下，不等回自己房间。

除了最初发布的7项命令，每天都有附加命令，进而约束男子们的日常睡眠、饮食、洗澡和消遣习惯。谁都没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一点错误就招致数小时的麻烦——大师的斥责和不悦。有一项总命令是，谁都不得读、写、与外人交谈。甚至在乘火车或汽车经过时，不得随便阅读招牌或标示。偶遇旧友也禁止闲谈。这些不寻常的命令，给全体相关者造成许多尴尬情形。

一天晚上，萨若希从受雇的汽修厂回大师之家，在火车上碰巧看见个老熟人。那人曾和萨若希一起上学，高兴地跟他打招呼。萨若希因服从巴巴命令，没理他，甚至转过脸去，望着窗外。那人以为认错了，但凑近观察，确定是旧友，再次靠近，惊呼：“萨若希，你怎么了？你不认识我了？”萨若希无比尴尬，但沉默不语，希望早点脱身。

那人又靠近，喊道：“萨若希，你疯了吗？看在上帝的份上，看着我！”仍不见反应，出于怜悯哭了起来，告诉其他乘客，他的旧友精神失常了！萨若希此刻忘了朋友的难过，被逗乐了，心想巴巴听说此事会多么开心。到了大师之家，萨若希对巴巴讲了整个经过。巴巴命他写信，邀请朋友来大师之家。后来那人来访，得知萨若希正常如初，释怀欣喜。在不同时候巴巴还让他来访；就这样，他因和萨若希的友谊，有幸时而达善大师。

一天夜里，巴巴与满德里谈话后，命全体回各自房间睡觉。大家都遵令回屋，除了鲁斯特姆·伊朗尼和法里敦，二人到外面小便。巴巴质问：

“你们俩为什么违令？”他们抗议说没有违令。巴巴坚持：“我叫全体回房歇息，你俩却到屋外！”

二人辩解：“我们得小便；不然怎能睡觉？”

巴巴这时解释：“你们应先去房间，在床上躺5分钟，再出去。”他们说下次会这样做，遂被原谅。

在这种似乎不重要的事情上，大师通过要求服从，使每个人养成一种坚定倾向——绝对服从他的命令——无论什么命令，以至于他们的智力逐渐成为零，自我让位于对大师的服从。对弟子的抱怨，巴巴解释：

如果你没有培养立刻服从我的习惯，当我决定给你‘真的’时，你怎样能够服从？我令你做这做那，是为了你自身的灵性利益。记住，当给你礼物的时候到来时，你很可能也会错过！我告诉你是因为‘那’，因为那一刻只是一瞬间！你若错过那，便完了。时不再来。

那个时候你将不能够思考！你必须准备好，我说“跳！”就跳。不然你就会错过。这就是我教你们如此服从我的原因。无论何时听见我叫，你要丢下一切过来。无论我叫你做什么，都要毫不疑问去做——不假思索。

一天，巴巴告诉姨父马萨吉：“留着我的午餐剩饭；我晚些饿了会吃。”马萨吉留了数日，可巴巴一次都没要。

一次，马萨吉将剩饭给了大阿迪。一直在楼上房间的大师忽然下楼到厨房，对他说：“我饿了；把剩饭拿来。”马萨吉大惊，无言以对。巴巴问：“怎么了？我的话你没听到？把食物送到我房间。”

马萨吉踌躇地答道：“我天天留着您的午餐，可您从来不吃。”

巴巴坚持：“可今天我想吃，在哪儿？”马萨吉承认给了大阿迪，巴巴训斥他一小时，告诫他，服从命令要不折不扣，莫用自己的头脑。

期间，巴巴到珠宝商凯库希如玛萨家访问，古斯塔吉随行。玛萨不在，他妻子和女儿，还有姨妈莫提拜，在吃午饭。巴巴未敲门就进屋，径直走到厨房，将古斯塔吉留在后面。大师穿着平常衣服——白长衫，白布裤，裹伊朗头巾。姨妈见生人闯入，惊呼：“这疯子是谁？”

苏娜玛西和蔻诗德立即认出她们5月在萨考利见过的巴巴，都无比恭敬地迎接。莫提拜甚感羞愧。巴巴告诉她们，他现居孟买，还说：“叫玛萨每晚离开商店后，到大师之家来见我。蔻诗德每天早晨上学前，也要来见我。苏娜玛西，你白天随时可来见我。”说完离开，留下她们兴

奋地憧憬着每天和大师见面。

蔻诗德开始每天上学途中到大师之家停一下。过了些时间，她表姊妹，琶罗佳和朵丽（顾麦女儿）到孟买上学，三个女孩每天早晨来看巴巴。他会问她们在学校学什么，她们坦率回答。偶尔，他会和她们玩一种特别的游戏。女孩们一起站在巴巴面前，双手捂着耳朵，巴巴假装朝其中一人扔球。她若急于接球，放开耳朵，就出局。同理，如果巴巴真的扔出球，在她接住之前砸到她，也宣布她出局。对这些少女，巴巴成了有趣的玩伴。游戏天真好玩，三人都想逃学，整天待在大师之家。巴巴却说该走了——快点，不然就会迟到！她们只好不情愿地离开。

在大师之家期间，巴巴难得允许外人来见。不过，7月2日，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绅士，萨亚尼教授，被介绍给大师。交谈中，巴巴突然插了句：“这些日子，我每次外出都戴土耳其毡帽。”又转向男子们说：“是这样吧？”

弟子们答是，但没人懂大师何出此言，事实上巴巴很少戴毡帽。这个时期，他几乎从不戴帽子，总是用围巾或手帕裹头。

教授萨亚尼走出巴巴房间，告诉男子们：“美赫巴巴没等我问，就回答了我的问题！”问他何意，他解释：“过去20年里，我兄弟一直坐在班德拉的毛拉那·萨赫伯陵墓旁！今天，他指示我来见美赫巴巴，弄清楚他戴哪种帽子。可我来时，发现大师赤头。正困惑窘迫，不知该如何问他，而他在我提问之前，就回答了我的问题，解除了我的困惑。”

巴巴曾建议伽尼医生亲自清扫诊所6个月，保证他行医成功。伽尼照办，可非但生意没有兴隆，反而经济损失更惨。一天，巴巴问他：“如果我让你住在大师之家，你能在诊所关门后每晚7点前回到这儿吗？”伽尼说不可能。巴巴又说：“按照大师之家的规定，你必须在7点前回来。最好现在处理掉诊所，跟我生活。”伽尼同意，于7月12日关闭诊所。这才是巴巴说“成功”之意，而非伽尼想象的那种兴隆。几个月后，在一位新医生手上，诊所营业额增加。

众所周知，大师年青时是位有造诣的诗人，喜欢援引哈菲兹的诗。7月19日，巴巴叫几名男子作诗，鼓励他们全心投入，别在乎诗是否“雅致”。大家白天有时间就写些，晚上自豪地在大师面前朗读。很好的消遣，大家都喜欢。

阿萨尔·萨赫伯作了一个对句：

“一”隐藏于大师之家；
 如果我的面纱揭去，我将宣布那即是神！
 伽尼医生创作了一首完整的格扎尔：
 美赫啊，您的爱使我们忘了一切，
 尽管我们记得您的故事和话语。
 我自己也已经发誓服从您，
 可唯您知折磨我心的疑虑。
 您曾经承诺让我们成道，
 我们是怎样将之铭刻于心。
 难忍的痛苦前所未闻未想，
 还有那揭示给我们的秘密。
 愿您此刻也决定奔赴麦地那，
 那些前往的旅队差距有多大！
 美赫啊，因为您的圣名和情谊，
 伽尼所受之磨难，无法言喻！

听说这种写格扎尔的新消遣，鲁斯特姆·伽法巴迪顿时诗兴大发。也想一试身手，自信其作品将超过波斯诗人萨迪和哈菲兹！当他开始创作时，巴巴召集全体男子来听其作品。尽管这些诗作拙劣，巴巴对他的努力大加赞叹，鼓励他多写。

因此，伽法巴迪自感正在成为大诗人。7月27日晚，他下班乘有轨电车回大师之家时，沉浸于新作，以致多走了好几站。

巴巴得知后，召集男子，劝告伽法巴迪：“闲暇时间继续写诗，但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在上班或电车上创作！”接着告诉其他男子：“伽法巴迪将成为著名诗人——理当取个合适的笔名。”

大家提了许多建议，最终决定采用伽尼医生的。伽尼说：“拜达是著名的波斯诗人，既然伽法巴迪的诗句远远优于他，应叫他拜度。”都喜欢此名（波斯语指大理石），巴巴指示，今后伽法巴迪叫“阿伽 - 拜度”——伟大的拜度。

拜度接着恳请巴巴：“我开始写诗时，文思泉涌，应对不及。我祈求您派个人，及时记录从我口中流出的诗句——否则就会永远遗失……”既然新名是伽尼医生取的，巴巴遂任命他为拜度的秘书，指示他每当拜度诗兴大发，要立即记下其灵感佳句。

一次，伽尼在厕所，拜度过去敲起门来。“伽尼，马上出来。有神来之笔！你不赶紧，这些精彩诗句就找不回来了。”看他不依不饶，伽尼只好飞快扣好裤子，记下其即兴之作。巴巴听了伽尼的叙述，大乐。

埃斯潘迪亚深爱表兄默文，少年时有过内在体验：默文乃先知琐罗亚斯德。他是默文姨母琵罗佳之子。1917年他在母亲去世后，到北印度的奎达，在顾麦侄子鲁西·杰罕吉开的餐馆工作。他父亲马萨吉在大师之家跟随大师生活，妹妹娜佳也被巴巴遣到奎达居住。

娜佳到了奎达，告诉哥哥，美赫巴巴最近从普纳迁居孟买，埃斯潘迪亚急于加入表兄。但要放弃在奎达的义务责任去孟买，尚不可能。幸好，不久之后埃斯潘迪亚需要（和一个叫弥亚·堪的厨佣）去孟买，为奎达的餐馆采购。娜佳偷偷给巴巴写信，求他留下彭度，因为她担心，将要在奎达开创新生意的哥哥会交上坏友。她不想让他继续在那儿生活，在他们出发前，告诉弥亚·堪：“带走埃斯潘迪亚，但别带他回来！”

埃斯潘迪亚到了孟买，在萨若希的姐姐家打听到巴巴的住处；但萨若希的姐姐警告他，他们不会让他进去。不过，埃斯潘迪亚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见表兄。他父亲马萨吉在屋外站岗。规定不能跟任何人说话，除非有巴巴命令。即使看见儿子，马萨吉也拒绝与他讲话。他转身进屋，通知巴巴埃斯潘迪亚来了。过了一会儿，巴巴召见。当时正在开会。萨若希、法里敦等在场，都跟埃斯潘迪亚熟识。但他们也转过脸去，令他难受又困惑。埃斯潘迪亚向巴巴鞠躬，巴巴热情拥抱他，问：“有何打算？”

埃斯潘迪亚回答：“我想跟您生活。”

巴巴说：“你想留下，就不许走出大师之家。”

“我得为老板采购，”埃斯潘迪亚答道，“此外，我也没带衣服。”

巴巴告诉他：“把采购的钱给佣人；叫他把你的衣服寄到这里。”埃斯潘迪亚听从。多么幸运！他来孟买采购，却把自己卖掉！从那时起，埃斯潘迪亚开始住在大师之家，并在他舅父的杂货店工作。

在大师之家居住的男子，虽然背景、宗教、种姓、性情、信仰和年龄不同，但在大师的关注庇护下，都和睦相处。人人学会严谨、熟练、机智地履行职责。对他们的日常生活，贝利是这样描述的：

“早餐后，全体出屋，到院子做游戏或锻炼。一小时后，7点半，准时逐一去见巴巴并接受当天的指示，或提出意见由巴巴处理。见过巴

巴后，有些到其宗教场所——琐罗亚斯德教徒去火庙，穆斯林去清真寺，印度教徒去神庙，基督徒去教堂。这些满德里成员在各自的宗教场所，吸收宗教氛围后，要在上午8点半回到大师之家。之后，履行各自的日间职责。在大师之家履职者也开始工作。”

艾哈迈德·阿巴斯和阿萨尔·萨赫伯，用乌尔都语撰写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传记。白天他们将自己关在房内，不许别人进入。他们只在用餐和游戏时出来。7月28日，巴巴带艾哈迈德·阿巴斯赴萨考利，亲自调研乌帕斯尼的生平事实。就马哈拉吉和舍地赛巴巴的生平，巴巴和马哈拉吉广泛地交谈了4个昼夜，艾哈迈德做了记录。巴巴还对乌帕斯尼谈了，他认为此书对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皆重要的理由。

返回后，巴巴逐一巡视弟子的房间，检查一切是否妥善。又问满德里，他不在时，有没有对他命令的违背，并为这样或那样的失职，批评了大部分人。

8月6日，巴巴派一些满德里，以古斯塔吉为首，前往萨考利。他们次日早晨抵达，去寺庙参加马哈拉吉的阿提。午饭后，到大师小屋拜谒。马哈拉吉对他们讲了成道、神圣极乐和臣服大师，并强调：“莫放开默文的双足，在任何和一切情况下，都要患难与共！”

翌日早晨，马哈拉吉在寺庙旁招待他们早茶和面包。他走过来，亲手数次给每个人盛饭，直到他们吃饱。餐后，满德里向乌帕斯尼和德格拜行礼，启程回孟买。

巴巴对大阿迪、伽尼医生和拉姆玖的长期指示是：有空时必须按规定的方式坐在巴巴身边：阿迪在右边，伽尼在前面，拉姆玖在左边。他们发现这项命令执行起来甚为困难和不便，因为除了在大师之家，和巴巴一起旅行时，他们也得这样坐。甚至巴巴上厕所，阿迪也得占据右间，拉姆玖左间，伽尼站在前面。偶尔他们获准调换一下位置；但未经巴巴同意则不行。

更让人害怕的是，不管什么时候，巴巴会突然问他们在想什么，要求他们承认不端念头。每周一次，人们来达善，常有妩媚动人的年轻女士。一天，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向大师顶礼。大阿迪站在巴巴右边，欣赏女子之美；心生性爱念头，巴巴转向他，问：“在想什么？”

“没什么。”阿迪答。这种刺探持续数日，每次阿迪都答：“没什么。”

伽尼也难免有这类不良念头。一次，巴巴把他俩叫到一边，说：“你

们以为我是傻子？以为我不知你们在想什么？我知晓一切。我知道你们昨天想了什么，知道你们今天在想什么，知道你们明天将想什么。过去、现在和未来，对我乃是打开的书本。”接着讲了他们在遇到巴巴之前的几件私事，并透露了日期、地点和情形——唯有他们自己知道的信息。对大师何以知晓这些细节，二人目瞪口呆，遂痛哭流涕。

“莫对我撒谎。你俩对我撒谎好几天了。”巴巴说。

大阿迪脱口道：“那就别当着别人的面，问我们这种尴尬问题！”

“那不行。”巴巴断然说，“我想问什么，何时想问，随时会问你们。你们必须服从！”巴巴的确继续频频刺探，他们则公开坦白——无论念头好坏。

白天，大阿迪去学院，巴巴指示他，把乘火车6英里往返学校程中的念头全部记下。阿迪不得不当心自己的念头，因为巴巴读他的笔记时，会辛辣评论：“你就不能想些比这更好的事？”因此，阿迪保持让脑子专注想神，即使不在巴巴跟前。

在大师之家生活期间，美赫巴巴因饮食不足和长久禁食，甚为消瘦。虽外表体弱，他却自称拥有“狮子”般的体力，有一天对阿迪展示了力量。

他叫阿迪同他角力。阿迪一怔，不知如何是好，但轻轻与巴巴扭打起来，巴巴说：“不行！使出全力！”巴巴看上去体弱，大阿迪不想伤到他，可不得不服从，用尽全力去扳巴巴。所以，当巴巴不怎么费劲地将他举起，掷到地上时，他无比震惊！

另一次，为让大家信服其超人力量，巴巴挑战全体满德里，与他拔河比赛。40个男子使出浑身力气，巴巴依然一动不动！

美赫巴巴继承了五位大师中每一个的某些特质。众所周知，赫兹拉巴巴简、塔俱丁巴巴和赛巴巴，假如有人令其不悦或表现傲慢，有时候会掴人耳光或骂人。纳拉延·马哈拉吉声音又高又尖，贾玛里型和蔼性情，孩子般温顺，很少当众骂人。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通常显得温顺谦卑，其主要特质却是贾拉里型——神圣荣耀和令人敬畏——打弟子是常事。这种揍打被认为是真祝福。

从居住大师之家开始，巴巴有时候会展示其贾拉里特质——火爆情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就是火！这种时候，人人惊恐，很难待在他跟前；有的甚至跑开，躲入房间。在那种火爆状态，巴巴会大吼，操起东西掷向身边的人。不过这种情绪总是来得快速，去得迅疾。

按巴巴命令，伽尼、拉姆玖和大阿迪总是坐他身边。8月11日，巴普婆罗门从普纳来大师之家。谈话过程中，巴普说了些什么，大师大为不悦，抓住他的脖子，将他拎起来。体重200磅壮实的巴普试图挣脱。可巴巴牢牢抓住巴普，轻松地把推下楼梯。大阿迪、伽尼和拉姆玖跳起，跟巴巴下楼，以为他会呆楼下。巴巴却突然转身，发现拉姆玖挡着路，顿时大怒，掴了他一大耳光。拉姆玖呆若木鸡。少顷，巴巴又和蔼如初。亲切说话，边说边拍男子们的后背，拉姆玖这才从眩晕中恢复。

有一次，巴巴心情甚佳，萨若希问他：“您有时候为啥对我们发怒？”

巴巴答复：

我从不施暴或发怒。对于我，不存在嗔、骄、淫、乐、苦。那种东西对我根本不存在。当我似乎对某人发怒时，实乃其嗔怒通过我来表现自身。我是你的好坏用来表现自身的媒介。你看见自己的脸反映在镜子里。你长得怎么样——就在镜中看见什么。形象不仅在镜中，也在脸上。镜子不变。如果脸不好看，能在镜中显得不同吗？你在镜中所见，完全是你的样子——不是镜子的样子！

你用什么力朝墙上掷球，它就以什么力反弹给你。墙一直静止不动。你朝墙掷球用什么力，就接受什么力。

总之，无论我对你显得怎样，那只是你自己的映像而已。我总是静止不变——如同墙或镜。

1922年8月在萨考利见到美赫巴巴的纳沃·塔拉提，也开始每天拜访大师之家。白天在大师指导下度过，晚上回家。一天，纳沃带朋友，霍姆斯吉·杰罕吉·瓦吉夫达，来见巴巴。29岁的瓦吉夫达是著名的板球运动员，并很快成为忠诚的跟随者，也开始天天来大师之家。每日凌晨4点，骑车送来新鲜面包，给满德里和巴巴作早餐。纳沃和瓦吉夫达很快被看作美赫巴巴的圈子成员；虽不在大师之家宿夜，二人都恪守大师的所有命令和指示。

默文自幼酷爱运动和游戏，因此新圈子成员瓦吉夫达的到来，增添了乐趣。傍晚，有时候大师同男子打吉利-旦达或板球消遣，有时候远足散步。一次巴巴去看当地的板球赛，瓦吉夫达本要参赛。可他发着高烧，医生建议停赛；但他仍然陪巴巴和大伙儿去观赛。比赛中，瓦吉夫达的队一度临近溃败，他征得巴巴批准，进入球场。尽管生病，却发挥出色，不但得了很多分，而且他的队赢了，巴巴和满德里在场外加油助威。次日，

在同一个场地，巴巴和满德里打了一场吉利 - 旦达。

巴巴让所有的满德里庆祝各自的宗教节日。一到自己的节日，穆斯林去清真寺，印度教徒去神庙，伊朗尼和帕西人去火庙。倘若谁忘了，大师会以某种方式提醒，致使弟子内心希望摆脱这种宗教枷锁。发现仪式和传统是束缚。

例如，在即将透露某个密知、授述灵性语录，或到后院参加有趣的板球赛时，大师会转向某个人，说：“今天不是你的节日吗？最好去祈祷。忽视自己的宗教可不好。”用这种微妙方式，打破他们对陈规陋习的执著，以便他们自愿放弃这些仪式教规，选择更有意义的陪伴大师。

尽管大师对“羯磨和转世”、证悟过程中的生死轮回有所阐述，但在大师之家仍然为每一位满德里成员庆贺生日，像过节一样，但不鼓励奢侈铺张。巴巴也作为贵宾，于8月20日出席了穆西吉养子乌思曼的婚礼，整夜在穆西吉家，听卡瓦里歌手演唱。

美赫巴巴强调并示范，灵性不只是语录、奉爱音乐或达善。有些时候，大师会表现出完美的谦卑。从街上召集乞丐或穷人，给他们食物衣服。他还经常像底层的清洁工那样，清理住所周围的下水道。

也是这个期间，巴巴首次提到伊斯兰教术语“玛司特”——神醉者。并就“玛司特”是什么和这些神醉者对他意味着什么，做了解释。到大师之家的第一个“玛司特”是伊斯兰教徒，巴巴亲手喂他，慢慢将食物放进他嘴里。逐渐地，其他流浪孟买街头的神醉者，也来造访大师之家，总是受到欢迎。

8月间，巴巴常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会到大师之家施达善，并要满德里做好准备，但他从未露面。

巴巴也会到穆西吉家打牌放松。一次打牌时，巴巴悄悄偷了拉姆玖一张牌，结果他那方赢了。下一局，伽尼也如法炮制；可这次拉姆玖发现了，向巴巴申诉。巴巴责备伽尼作弊。伽尼一时悻悻地想：“美赫自己偷牌，却责备我照搬！”

过了一会儿，巴巴停止游戏，给男子们讲了一位至师的真实故事：

有一天，有位赛古鲁率几名弟子进城。当地人都认识大师。大师走到一家糖果店，进去，拿几块糖果放到嘴里。弟子们也纷纷效仿。接着造访一家糕饼店，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大师拿几块点心，放到嘴里，弟子们再次效仿。

接着大师走到一家铁匠铺，炉中是火烫的铁块。大师拿起一块，吞下！

弟子们目瞪口呆。赛古鲁这时说：“现在也把这个吃下！”

没有一个敢动，大师告诫：“为什么模仿我？你们是鹦鹉吗？莫照我做的做，要照我说的做。”

听了这个故事，伽尼不禁大笑，巴巴问原因。他答：“我向您的全知顶礼。您绝妙地解答了我的疑问！”

诗歌写作依然进行，有时巴巴亲自口述一行或两行，要满德里据此赋诗。一次他给伽尼头一对诗句，伽尼遂用乌尔都语写了如下格扎尔：

对随大师曲调起舞的爱者，
 哪里有公正合理之问题？
 您路径上的微风，天堂难觅；
 上等的麝香都无可匹敌。
 至爱啊！我被俘的心在您足前；
 神性是否显现其中，定夺由您。
 既然他据说是绝对独立，
 怎会在乎门前人接受他否？
 我不会白白俯首他门前！
 但不知今日他是否杀我。
 为何您的态度异于从前？
 背后有秘密非我心能解。
 伽尼称，他因您的举止而陶醉，
 管它是否像夜莺一般甜美。

〔注：密意诗中，神即至爱，诗人即忠实爱者。此诗中，至爱行为令爱者如此着迷，无论他的做法仁慈或残酷，爱者毫不在意。他认可，至爱所做的皆为全体相关者的最高利益。〕

穆斯林艾哈迈德·阿巴斯在普纳长大。同默文认识是在1914年，巴巴简给予默文证悟不久。但直到后来，默文在卡斯巴佩斯开棕榈酒店，成为美赫巴巴，艾哈迈德才开始跟随他。并参加了从普纳的徒步旅行。如今在大师之家，用乌尔都语撰写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传记。他酷爱灵性文献、波斯语格扎尔和卡瓦里歌曲。还是小有名气的诗人，笔名叫卡克，意为尘土或灰烬。这期间，他获得新名“卡克先生”，并创作了下面的

格扎尔，献给美赫巴巴：

且看我能否到达您的门槛。
 且看我能否在您门前安家。
 苦难无法向您开启心扉，
 进天堂的命运由您掌握。
 您的爱道微风催我随您起舞，
 其芳香吸纳我累世所聚臭气。
 在您名下毁灭，我不在乎世界，
 得不得神性，我都是您的奴隶。
 至爱啊！您为何示爱陌生人？
 且看我心，您怎样待它，皆属于您。
 我的身心灵全都为您陶醉，
 我怀疑谢克对您可有感情？
 我加入您的宫廷后，您从不过问。
 难道有人在您耳边搬弄是非？
 我所遇见者，皆唱颂您的神性，
 却不知我内在获得的静默之力。
 这颗卡克灰尘，渴望目睹太阳。
 您已将之化为您足下尘土，酿作酒。
 伴随美赫蕴含这个珍宝，
 无论人们是否已经发掘。

一天夜晚，巴巴独自在房内，赋诗献给先知琐罗亚斯德。向大师之家的男子们朗读，题为《爱之地平线》：

神之光辉存在于自然界的
 四大元素——土、气、水、火。
 您是物质和灵性两界的师和主。
 您的存在之光隐藏于每粒原子。
 油灯因对神的爱不断燃烧，
 在火焰眼中飞蛾之死已经注定。
 当夜莺冒生命危险，深情地追寻玫瑰，
 每天清晨，玫瑰则在思念神中绽放。
 爱存在于每一个事物、每一个生命！

赞美归于每个家庭每颗心灵的爱！
 宗教和世界不知纯爱为何物，
 至爱容颜总是浮现在我眼前。
 爱超越财富权力、才智和劳力。
 在爱之领域，国王乞丐平坐平起。
 神爱并不容易为人人追求，
 此乃爱之市场难买的商品。
 贫穷、无助、毁灭和折磨
 皆是真正爱神者的伙伴。
 劳苦、奴役、侮辱和恶名
 千百万类似考验布满爱道。
 神圣的琐罗亚斯德！
 他为世界承受多少苦难！
 救世主死于敌人的刀剑之下。
 基督的手足被钉在十字架，
 曼苏尔在绞刑套索中牺牲。
 琐罗亚斯德教之基建立于爱；
 圣线之结象征爱的永恒约束。
 真理存在被琐罗亚斯德的爱证实。
 愿真理在人人的思、言、行中得胜！
 琐罗亚斯德救世主，
 请把爱赐予您的信徒！
 这是我在阿乎若玛兹达王国的祈祷！

早在 1917 年，默文曾给瑙萨里的索拉伯吉·德赛寄过一首格扎尔。索拉伯，笔名索玛·德赛，是著名的古吉拉特语学者和几本书的著者。这一首格扎尔使索拉伯吉深受启发，他每日诵读几遍，渴望会见作者“呼玛”。可他对作者是谁，毫不知情。

在大师之家，不仅用乌尔都语，也用古吉拉特语和马拉地语写作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传记。古吉拉特语作者是贝利。乌帕斯尼就马拉地语版本，向萨达希乌·帕特尔授述一些要点，萨达希乌将资料转交给著名的马拉地语作家，纳施·马达夫。

贝利完成古吉拉特语传记后，巴巴派他和鲁斯特姆，带手稿到瑙萨

里见索拉伯吉·德赛，请他编辑此书。贝利和鲁斯特姆如实告知索拉伯吉，他们是美赫巴巴派来的，奉命叫他对手稿做最后的编辑。索拉伯吉被激怒了，质问：“这个美赫巴巴是谁，竟令我编辑他的书？我不是任何人的佣人。此外，我也没时间做这种工作。告诉美赫巴巴，我爱莫能助。”

贝利和鲁斯特姆力劝他协助，可他固执己见，退回原稿。鲁斯特姆和贝利回孟买，汇报巴巴。几天后，又派鲁斯特姆去瑙萨里，传达此讯：“索拉伯吉，只有你能做这项工作；这是美赫巴巴的希望。”索拉伯吉听了，愈发恼火；说：“美赫巴巴自以为是誰？告诉他别那么傲慢！”鲁斯特姆尽力解释，索拉伯吉拒绝听。

鲁斯特姆返回后，讲了事情经过，巴巴又派贝利和鲁斯特姆前往，带着手稿和第三条讯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传记的这些手稿，由呼玛呈送给你，呼玛是美赫巴巴的笔名。此项工作必须由你来做。”巴巴叮嘱他们，将手稿留在那儿，莫复多言。

索拉伯吉看见鲁斯特姆和贝利又到门口，喝道：“你俩为嘛又回来纠缠我？”他们没给他更多机会抗议，传达了巴巴的讯息，留下手稿，很快启程回孟买。〔他们不知，过去五年来，索拉伯吉一直渴望会见诗人呼玛。〕听见呼玛之名，他深受触动，立即平息下来。再读呼玛的格扎尔，他热泪盈眶，恭敬地举到前额。不久之后，致信巴巴：

先生，请原谅我。我向您的命令顶礼。您很久前就偷走了我的心，可您的身份今天才揭秘！您的里拉独一无二，我是您的！

——索拉伯吉

索拉伯吉开始编辑书稿，编辑过程中，有各种灵性体验。书稿中有不明之处，都写信请教巴巴，而信刚寄出，当天就会接到巴巴的信，解答他的问题！

巴巴每天刮脸剃须，可在1922年，他开始蓄长发，不让人剪。通常，只穿棉衫、裤子和卡姆里棉衣，裹着头巾。外出到公共场合，有时戴土耳其毡帽。

这段时期，不经他准许，大师不许人触碰其身体。也不亲自洗澡；令阿迪和伽尼给他洗。阿迪提水桶上楼。巴巴穿内衣坐着，他们将水倒在他身上，为他擦洗，之后离开房间。由他换上净衣。

在卡斯巴佩斯，巴巴开始嚼槟榔和烟草；在萨考利和乌帕斯尼生活期间也是。在大师之家，他继续整天嚼烟。有时显得虚弱憔悴，却行如

奔鹿——步伐轻快。

巴巴面部表情超凡脱俗，棕色杏眼富有磁力。据说他继承了赛巴巴的眼睛，却又不同。巴巴的双目像赛那样充满光和力，却燃烧着慈悲，散发着仁慈和怜悯，感动着心碎消沉者。他的眼睛可瞬间揭示每个相遇者的故事，目光落在谁身上，就改变谁的成道进程。他的甜美笑容顷刻之间抹平一个人终生的伤痛，传递鼓舞人心的讯息：人活着，当时时带着开心笑容。

1922年9月10日，一只白鸽飞入大师之家。鸽子好像病了，筋疲力尽。有人轻易捕获鸽子，拿给巴巴，巴巴慈爱地托着抚摸它。鸽子非常之美，虚弱得走不动。巴巴整夜照料。第二天，告诉弟子，尽管他悉心照料，夜间三次起床护理，鸽子仍然死了。他叫全体男子来看，因为这只鸟死的奇特姿势——头低垂在腿上——仿佛在行礼致敬。

巴巴又向满德里提问：“告诉我，这鸽子何以忽然飞此，又同样忽然死掉？”无人能答，他解释：“你们还记得，前不久我告诉你们，我会接到巴巴简的重要讯息吗？这只鸽子即带此讯从她处而来。讯息之重要，由此可见：鸽子传递重负后，随即死去。”

接着，巴巴亲自在大师之家后院挖坑葬鸟。（按穆斯林葬礼）往小坟墓上铺绿布，放鲜花。随后用波斯语做了一首格扎尔，献给此鸟：

鸽子啊我的贵宾！
 因你从皇帝处来！
 你是怎样的客人！
 因服从皇帝谕旨，
 成为他足下之尘。
 你从何而来，为何而来，无人知晓。
 可你的到来预示我们的离别。
 你来歼灭自己在幻相中的二元生命；
 而不复出生，仿佛从未受过苦。
 你从皇帝处带来怎样的讯息！
 其重要之至，使你丧命！
 神啊！您在面纱背后
 玩着多么精彩的游戏！
 您虽时刻显现，对有眼无珠者

您的游戏却是玄谜。
 尊贵的鸽子，你已成圣！
 现被葬于大师之家，
 默文敬吻你的双足。

当晚，1922年9月11日，巴巴由古斯塔吉、伽尼、萨达希乌、大阿迪和赛义德·萨赫伯陪同，乘古吉拉特邮政列车离开孟买，前往印度北部的阿杰梅尔。于次日午夜抵达。入住爱德华纪念饭店。巴巴患了痢疾，病情严重。13日，大家休息得还好，除了巴巴，排便6次。

9月14日，按大师命令，全体禁食24小时，同时拜谒伊斯兰教至师，克瓦伽·姆伊奴丁·齐西提的圣陵。齐西提是12世纪的库特博-埃-阿希德（Qutub-e-Irshad）——灵性阶层首脑。赛义德·萨赫伯和伽尼尊令在圣陵内念诵法蒂哈祷词（纪念逝者的穆斯林祷文）。

巴巴的痢疾仍然严重，大便呈绿、黑、棕和灰色。显然极度虚弱。巴巴留在旅馆，派弟子去参观耆那教金庙、朵拉特花园和安纳-萨伽湖。伽尼和赛义德·萨赫伯也到沙贾汗清真寺参加周五礼拜。

9月16日卡克·萨赫伯到，两天后贝利到。伽尼和卡克·萨赫伯访问塔拉嘎山，看了据说仅用2天半奇迹般建成的著名清真寺。

9月18日，美赫巴巴命满德里赴阿杰梅尔西北10英里外的重要历史性朝圣地——普什卡。男子们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拒绝把他留下。巴巴尽量解释：“如果我单独留在这儿，病今晚就会好。但因你们没有我不肯走——而我不想让你们扫兴——我就去吧。但记着我的话，我目前的病再延长15天，将归咎你们！”

不过，男子们不听，坚持让他一起去。尽管身体不适，巴巴陪他们去了普什卡。毫无怨言，忍受了埃卡马车（北印度和拉贾斯坦邦常用的单匹马车）的长途颠簸。

普什卡的印度教寺庙格外美妙迷人；湖也是印度最神圣的湖之一。传说，梵天创造地球时，看见此地，手中抛下一朵莲花；泉水立即涌出。因此，数世纪来，这里成为印度最著名朝圣地之一。此庙是印度为数不多的供奉造物主梵天的庙之一。

巴巴吩咐，满德里中的伊朗尼和穆斯林成员，按印度教仪轨进庙膜拜。随着婆罗门祭司在岸边护墙上祷告，他们到湖中沐浴，往额上涂“提卡”红点。随后达善庙内神像，并返回宾馆。全体乘夜间列车，于9月

19日抵达孟买。巴巴仍身体不适，整个旅行中不时腹泻。

巴巴一行在阿杰梅尔时，萨若希给人修汽车挣了10卢比，在大师之家的人用钱买了甜点。巴巴一回来就听说此事，大为恼火，命令将萨若希的行李扔出去！接着叫萨若希立即走人。

萨若希申辩：“违背您的不只是我。还有共犯！刚把我的铺盖扔出者，和我分享了甜点！”巴巴愈发生气，叫萨若希将他们的行李也扔出，萨若希照办。

巴巴又朝贝拉姆吉喝道：“我让你留这儿管事，这就是你提供的监管？为何任他们违反我的命令？”

“我企图告诉他们，可他们不听，”贝拉姆吉辩护，“况且，我也没吃甜点。”

巴巴接着严厉批评他们：“我外出时，由于你们违反我的命令，造成我健康受损。你们高兴看见我处于这种疾病状态？我不得不禁食，胃难受，多日腹泻，而你们未经我允许，都去享用甜食！你们就是这样爱我？这就是你们的奉爱事例？”

不过，过了一会儿，巴巴平静下来，宽恕他们；各人的行李又被拿回屋。

如巴巴在阿杰梅尔所预言，他于两周后完全康复。第16天，9月27日，他和男子们一同甜美地演唱，大阿迪奏西塔琴，巴巴击多拉克鼓。

9月28日，在大师之家的布告牌上，巴巴给出如下通知：

下列命令从10月1日起生效——到上帝知道何时为止！

1. 晚上9点上床，凌晨4点起床。
 2. 凌晨4点到5点，大小解，洗漱，等等。
 3. 凌晨5点到6点，按我一天前说明的方式，专注于奉爱神。
- $28+9+22=59=14$

——默文

1922年10月1日，新作息表生效，巴巴解释：

要你们执行这个新日程的主要目标，是使你们在凌晨时分保持清醒，尤其4到5点之间。从灵性观点看，这是一天最宝贵最重要的时段。每一个宗教的重要祷文，所有高级瑜伽士的修炼，都是在这个时辰进行。事实上，从瑜伽观点看，在凌晨时间保持清醒是必须的。

尽管我不打算让你们遵循任何宗教或瑜伽练习——因为该命令与二者相去甚远，我只要求你们在上述时辰保持清醒。

我对你们解释过，除了宗教、学习、静心和瑜伽观点，从灵性观点看，凌晨时间也很重要。就是在这个时辰，赫兹拉·巴巴简给了我真理体验；也是在这个时辰，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把我带出海洋。圈子成员获得证悟，也将在这个时辰。

现在问题是，这么早起床之后，怎样消磨时间。肯定不能闲逛、打牌、下棋或闲聊。我们在行道，做这种事不合适。因此消磨时间的最佳办法是：从凌晨4到5点，日常洗漱和冷水浴。

凌晨5到6点，都要进行祈祷，例如，穆斯林做乃玛兹、帕西人做道袍—圣带、印度教徒做普佳，大部分时间按各自的宗教念神名——安拉、罗摩或耶兹单。念名要默念，同时用一个固定姿势坐着。

尽管念名要在心中进行，不动唇舌，但注意不要闭眼。这是一种瑜伽修炼。对苦行僧来说，没必要闭眼、鼻或嘴；也不必遵循宗教仪式或其他修炼。一旦坐下，就要保持一种姿势不变，直到6点早餐铃响。坚持在心中默念圣名，心无挂碍，不想时间。

巴巴接着问每个人，将念哪个神名，采用哪种坐姿。都一一回答后，巴巴宣布，接下来10个月内，无论念的神名还是采用的姿势，都不会有任何改变。最后说：“这是我给你们的首项灵性指示；务必执行。”

尽管大师指出，此项练习只是敬拜神的一种形式，几名男子却抱有人在静心时获得灵性体验的希望——因为不久前巴巴说过：“9月份每个人都会有不同体验。”希望瞥见神成为他们迫切履行命令的巨大动力。

自10月2日起，全体男子凌晨4点起床。冷水浴迅速使他们完全清醒，静坐一小时拜神。6点整，早餐锣响，都去喝茶。这成为早晨常规，但也有些滑稽事儿。贝拉姆吉会在凌晨4点叫醒大伙儿，他本人却睡眼惺忪，提着煤油灯。佳尔受不了冷水浴，于是往浴室墙上泼水，假装洗澡。伽尼也讨厌一大早洗冷水浴；他的策略是，进入浴室，边往地上倒水，边弄出声响，衣服从来不脱。惟有古斯塔吉不用做这些晨练，因他负责6点准时备好早餐。

接下来的周六，巴巴提早1小时叫醒大家，唱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阿提。之后，男子扫大师之家后院，以便场地用作运动、锻炼和娱乐活动。那地方堆满垃圾和瓦砾，男子们将之铲入伽美拉（铁盘），倒墙

外。平整场地的活儿持续数日，直到地面平坦坚实。伽尼通常昏沉欲睡，平生从未干过这种粗活。他采取此计，以逃避晨间劳动。当巴巴站门廊上监督劳动时，伽尼会一边提着伽美拉或拖着碾子，一边大声唱此歌：

噢希琳！别折磨法尔哈德开凿山道！

他是您的爱人——而非一介苦力！

起初，男子们搞不懂为啥伽尼，最懒的家伙，竟满腔热情高歌。可当他一直重复同样的诗句时，他们都明白了，大笑起来。巴巴也笑了，随后把伽尼叫到跟前，对满德里说：“瞧这个法哈德的嘴脸！这就是我的爱人？我是什么运气？瞧这家伙的脑袋多大！”众人畅怀大笑。不过，从那天起，巴巴不复让伽尼干粗活，安排他校对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乌尔都语传记手稿。

未经巴巴允许，谁都不得离开大师之家，谁也不得进入。伽尼按指示，代表大师致信孟买的埃尔芬斯通学院的教授，阿卜度·卡达尔，信交给穆西吉转呈。

穆西吉立即将信呈交教授。教授读完信，脸上浮现惊奇表情，穆西吉遂问原因。信中只是说，他不应该去大师之家，除非被召唤。他对穆西吉解释：“我正打算今天下午5点去见美赫巴巴。在琢磨如何才能获得他的允许进去，因此决定站门口，直到获准见他。可现在他的命令来了，我怎么能去呢？”穆西吉安慰他说，最好等到巴巴召见。

有时，大师的身体会出现奇怪反应，他也不解释缘由。10月2日一整天巴巴心情格外好。可夜间休息时，叫来伽尼说：“我发高烧。”伽尼摸他的手，微热；额头和胸口却烫人！巴巴神秘地说：“这是第二场病，跟第一场完全不同。”巴巴膝部和脚剧痛，焦灼不安。伽尼给他按摩腿时，他神情恍惚，语无伦次。尽管窗开着，巴巴却说热。稍后又说太冷。伽尼给他盖上毯子。巴巴叫他离开。

早晨，满德里发现布告牌上写着：

一整夜，我持续发烧。告诉我，无眠之夜、上次患病导致的体虚、发烧——三者合并，我还有何希望免遭已经开始袭击我的致命疾病？

——默文，1922年10月3日

早餐时，巴巴向满德里透露，他夜间居然哭了。并叫他们问古斯塔吉证实，后者亲眼目睹巴巴流泪。巴巴说：“但愿我的敌人永不会受我昨夜受的那种痛苦！”

下午巴巴提及其病，当着萨达希乌·帕特尔等人的面说：“这是最近8年我第三次实际流泪并患病。前两场病是我肩膀的创伤和在阿杰梅尔的痢疾。

“为了我的圈子不同成员，我将不得不死亡28次，每次我都不得不哭泣！不过后面的病会越来越轻。这次发烧是为了你，萨达希乌，你总是发烧。前两场病关系到古斯塔吉和贝拉姆吉。第二批我必须为之受苦者，包括伽尼。圈子中，伽尼的数目是7，这最重要，因为即使证悟后，这个数字也总和至师一起。接下来的三四场病将会严重，但之后痛苦将减轻。”

听到此番解释，一些满德里想知道，巴巴何时不得不为他们受苦。

〔注：阿瓦塔的每次呼吸，都是为了造物界中一切万物的利益。正是为此目的，他在物质层面上采用形体。他的宇宙工作关系到造物界的一切万物。他组建122人的圈子，通过每个圈子成员做他的宇宙工作。有时候阿瓦塔因此受苦，圈子成员也会受苦。参阅《本时代的阿瓦塔美赫巴巴在显现》英文版第78-80页。〕

后来，在比较世俗快乐与灵性极乐时，巴巴解释：“世俗快乐海洋只是个影子——甚至算不上无限的神圣极乐海洋的一小滴！因此，赛古鲁被称作萨特-契特-阿南达——全知、全能与极乐。”

次日茶后，巴巴与拉姆玖下象棋，虽漫不经心，还是赢了。随后议论，谁是大师之家的最佳棋手，巴巴评论：“只要我对任何游戏全神贯注投入脑力，都能击败最优秀的专家或冠军！”

伽尼问巴巴，他所说的全神贯注、投入脑力的意思。大师给予如下解释：

受心奴役者是凡人。征服了心同时又被压倒且陶醉其中者，被苏非徒称为玛居卜。朝目标前进的瓦隶（圣人）生活于高级灵性层面，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心。

第一种情况（被心奴役）属于世俗心；第二种属于神，指玛居卜拥有证悟真理的心状态。瓦隶或圣人处于对心控制的高级阶段，向证悟真理前进。至师或撒里克的状态截然不同，他能随意享受体验心的每一种状态。

例如，至师极少需要用心投入世俗事务；但有时为了圈子成员，他必须这么做。比方说，卡马提普拉第7号巷的居民，是乔治国王

的臣民。但国王陛下知道卡马提普拉（孟买的一个贫民区）吗？——其帝国究竟有没有这么个地方，更不用说当地居民了。不过，如果他想了解卡马提普拉，甚至当地某个居民，就能通过电报局、邮局或 C.I.D（调查局）立即获取必要信息。

同理，至师只要想了解，就能达到任何和一切事物之源——也就是说，全神贯注、投入脑力。但他很少那样做。他言行上看似对世事感兴趣，其实纯粹是随意而为，无论怎样表现得饶有兴致。这种罕见情况下，至师看似在使用的心，是不具神性的心。他只是做随时想到之事——近乎机械——不加思索。

大师不仅通过授述，也通过诵诗，为满德里阐明灵性问题。下面的格扎尔，是巴巴在 1920 年代早期所作。多年后由大阿迪翻译成英文：

尘世存在；却非你的归宿。

将脸转向神。

你要在这无常世界呆多久？

它是让你体验善恶的试验地。

不要松懈崇拜神的努力；

将每次呼吸视作临终一息。

明日发生什么你不知晓；

今天就要为将来做准备。

世界状况并未曾改变，

世间访客却不可思议。

亿万生命夜莺般离开世界花园；

千千万万还会来来去去。

阿特玛灵魂原本为一；

不同身体恰似一父多子。

瞧那边，爱之草地上，

众多骑手斑斓各异。

逆境之中，无从休憩，

艰苦交加，仍感恩平静。

困苦中始终不忘知足；

耐心常在，时时放松。

不停洗衣乃浪费时光；

用神圣念头净化心灵。
 看那边，在神人足前，
 时刻有千百个灵魂献身。
 切莫使用被禁麻醉品；
 最好是选择自律自尊。
 学会活在独特陶醉中
 ——在晨间的爱神里。
 神无与伦比，众中之一！在心间见他；
 亦视他为显现之神、隐匿之神、内里外在之神。
 人因夸耀而失去天使地位，
 傲慢让你降为魔鬼。
 呼玛啊，在昙花一现的世界，
 瞧，像你一样，无数演员来了又去。

一天，有个陌生人来到大师之家，向美赫巴巴连连诉苦。乞求巴巴祝福，并向大师顶礼。他走后，巴巴评论：

人们来见我，几乎总是求我赐福。这些天真者不知道，大师不祝福也不诅咒任何人。这些人通过接近神圣人物所获得的世俗欲望满足，同其对他的信心成正比，回应其祈祷的，是活跃在大师身边的神圣力量。

至师在宇宙方面的灵性领域工作。高道在有限的个人方面工作，带来所期望结果的，是他们在赐福时说的话。当一个人怀着获取物质利益的目的来找至师时，最好是求他诅咒，因为至师给予的祝福——倘若他给的话——很可能连根拔除此人与世俗环境的业相联系，以便让他成为大师那样。

另一个琐罗亚斯德教徒，是阿迪的亲戚，寇达达德·K·伊朗尼。他是从顾麦那里听说美赫巴巴的，也获准居住大师之家，白天到纺织厂上班。寇达达德自幼患慢性哮喘，巴巴昵称他“艾斯玛”——哮喘。虽有最好的医疗并注意饮食，寇达达德未能摆脱此病。但自从到大师之家，用了新昵称，哮喘未再发作，最后彻愈。堪称奇迹的是，他每天早晨洗冷水浴，病情也未复发。

10月4日，“哮喘”买了一辆新自行车，送到大师之家。巴巴想锻炼，就在最近平整过的后院骑车，之后指示哮喘，莫把自行车借给别人用。

当天晚上，晚餐后，大师阐述了赛古鲁的作用，进一步解释了瑜伽、业相和莫克提（解脱）：

瑜伽士通过修炼，即便可能达到最高的瑜伽三昧状态，也不能获得永恒自由或解脱，因为业相仍在，束缚没有全部断掉。

业相是指在做任何好坏行为时，留在心中的印象。甚至念头也制造业相。谈话、聆听、思考、看、吃、睡，事实上乃至细微动作，都产生更多业相，只得机械般精确地体验掉，除非被赛古鲁的恩典消除或抵销。

我们的今生，及其所有的苦乐、善恶体验，皆是过去业相之结果。我们的呼吸，眨眼，举手，皆因过去的印象。纯粹是我们过去精印象的展现，反映在今生。我们的今生继续制造更多业相。善言善行有好结果，压缩成印象——把它想象成圆形——恶言恶行同样以类似的精形式，存下坏结果。故此生的善行确保幸福的来生，今生的恶行则导致不幸的来生。

这种行动的束缚，乃根深蒂固且不易根除摆脱。善行以金链捆绑人，恶行以铁链捆绑人。不管哪种情况，锁链都在，人从未解放。瑜伽等修炼好是好，给求道者赢得好的来生，可一个人绝不能因此摆脱束缚或获得莫克提（解脱）。

因此，一个人要获解脱，就必须没有善恶——没有任何类型的业相。其账本应当干干净净，没有借贷，但这离开至师的恩典是不可能的。对于大师，那只是瞬间的工作！一个人心中几乎无限数量的印象，就像草堆里的干草，不可能靠自己清除。即使通过瑜伽练习的清除过程，没有至师的帮助，则意味着又以不同形式染上某种业相。

业相使人与神分离。要证悟神，必须消除业相。点燃干草堆只需一根火柴。此乃瞬间的工作；但那根火柴唯赛古鲁有！他为圈子成员使用，甚至不到一秒钟，就把他们带到他自己的神圣证悟层面。就连往世与赛古鲁没有直接联系者，仅仅通过亲身接触和陪伴大师，也获得尽可能大的好处。

10月5日早晨，巴巴告诉男子们，他因后院声响彻夜未眠。他这样描述那奇怪响声：“就像有人用沉重的碾子在平整地面。”随后解释那是个鬼魂：“无论我去哪儿，这个鬼魂总跟着我。他是阿君在普纳小

屋外看到的鬼魂之一。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把他交托给我。你们有人可能会看见这个鬼魂。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不要害怕，也不要怕夜间在大师之家走动。”

一天夜间，伽尼给巴巴按摩腿时，巴巴进而解释说：“有人接触我的身体，能暂时让鬼魂界保持距离，从而让我稍事休息。我的睡眠不是普通人的睡眠；而是我从灵性工作中的某种精神放松。我无论去哪儿，无论做什么，总有个鬼魂伴随。”

有些夜间，能听到巴巴在楼上房间说：“他们在打我折磨我！”不过，这不是指鬼魂，而是指他之前说过的（未曾解释），他必须得“在所谓的瑜伽士、萨度和大圣们手里受苦”。

10月间，巴巴派萨达希乌·帕特尔赴萨考利，给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送去一些新印的马哈拉吉和赛巴巴照片。巴巴让萨达希乌告诉乌帕斯尼，他的传记不久将用乌尔都语、马拉地语和古吉拉特语印刷出版。巴巴请求乌帕斯尼筹资支付全部印刷费用，并接受全部售书收入。

对这种安排，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不高兴，叫萨达希乌捎讯：“该付全部印书费的是默文，不是我！我的传记印刷后，他应该安排把将来售书赚来的一半利润预先支付我！另一半他可以留着。像我这样放弃50%的预期利润，可不是小意思。”

至师的灵性责任怎样影响世界，以及大师之间的内在工作，无人能理解。有关乌帕斯尼传记的这种交流，是两位大师之间的神圣玩笑。听了萨达希乌的汇报，巴巴大笑。毫不迟疑地继续实施出版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乌尔都语版传记的计划。

在阿杰梅尔时，巴巴遣拉姆玖等几名满德里各自回家。一天早晨，拉姆玖在罗纳乌拉火车站，遇到旧友乌思曼·萨赫伯，后者是当初访问曼德瓦途中，带他见美赫巴巴的人。拉姆玖热情打招呼，乌思曼却讽刺拉姆玖，引用萨迪《蔷薇园》中的诗句影射美赫巴巴。

借他人之足步入天堂

实在比地狱折磨更糟。

1918至1921年间，乌思曼常到卡斯巴佩斯棕榈酒店拜访默文。不过，1922年，在巴巴迁离普纳赴孟买之前，乌思曼改变了对巴巴的态度，复陷世俗罗网。并错误地认定，穆斯林不应当接受伊朗尼作古鲁。

拉姆玖返回大师之家后，对巴巴汇报了他与乌思曼的相遇。午饭后，

伽尼朗诵乌思曼引用的诗，随后大师对追随完美古鲁做了如下解释：

乌思曼·萨赫伯告诉拉姆玖的，完全正确。赢得天堂要靠我们自身的努力；绝不能靠别人的恩惠或帮助。应该是挣来的。不过，即使天堂也仍处于摩耶领域，即便进入天堂，幻相束缚仍未断掉。

纯粹靠别人的恩惠或帮助进入天堂，不劳而获，无疑不仅等于在地狱之火中被焚，而且更糟。天堂有美妙体验，地狱是可怖体验。然而，两种情形皆有业相束缚。天堂有金子做的镣铐，地狱有锈铁锁链。二者皆束缚。依靠任何人的帮助，用一种镣铐代替另一种，毫无用处。

所以，如果乌思曼的诠释如萨迪所言，他的话相当正确。而如果他意图是要嘲笑我，或者讽刺你跟随我，那他的努力就惨败了。你们作为我的弟子，跟天堂或地狱都毫无干系。你们必须行走灵性道路，超越天堂和地狱，以体验无限极乐。

我给你们提供的前景，远远高于这个美妙天堂和受罚地狱之幻梦。我给你们希望是，通过伴随我获得真理体验；也就是体验帕若玛特玛——神的无限意识——并且明白造物界秘密。要获得这种大知，离开成道大师的帮助，是不可能的。缺少至师的引领，个人努力徒劳无益。哈菲兹说过：

没有向导，切莫尝试进入爱道。

我因这么做，已失败千百次！

毛拉那·鲁米——其《玛斯纳维》乌思曼那么爱引用——也印证哈菲兹所言：

毛拉那·鲁米若未做

夏姆司-埃-塔卜睿兹的奴隶，

永远不会成为至师。

对一个目标乃成道的人——生活唯一目的是找到神者——他会在乎天堂和地狱吗？在这方面，哈菲兹说：

自从看见我的挚友遍及两个世界，

我不再惦念地狱、天堂及天仙。

可怜的乌思曼·萨赫伯不懂自己在说什么。声称只有拉苏-埃-库达——先知穆罕默德——才能指明道路，把所有穆斯林带往天堂，实在贫乏到难以形容！他的情况实在无助，非但不寻求真理，反将

自己进天堂的问题完全交到上帝手中，还宣称我们应该靠自身努力赢得天堂，否则就进地狱！对他人宣讲你本人尚未实践的道理，纯属虚伪。

10月间，有位叫布焦·赫基伯威的帕西人，与大师建立联系。一次巴巴叫他给满德里谈谈他的状况。他遵命，常引经据典，有时边讲边哭：

几年前，我的职业是工程师，收入不菲。不知何故，撞入灵性道路，获得“礼物”。通过极大努力，我设法达到一种阶段：我能轻松预测事件，有时只要请求，祈祷就能实现！事实上，我的祈求能换来“未知者”的明显回应。这持续了很久，直到我开始滥用超自然能力，投机棉花期货和其他赌博活动。

起初，这种赌博获利甚丰，我认为没必要继续从事工程师工作；便辞职，越来越关注这门新生意。让我恐慌的是（他啜泣起来），我很快发现，那种神圣礼物消失了！

这一来，哪怕付出最大努力，我也无法重获那种状态。我昼夜徒劳哭泣，却得不到他的回应。撇开我赚得的钱财——对此我不复在乎，绝不再沉溺其中——我真的无法描述同他亲密交流时所感到的强烈喜悦和极乐。

我虽说丧失了预知礼物，仍能感知不为常人所感所见的东西。所以，不需要人介绍或解释美赫巴巴，我在他身上就发现神性的最大显现。我坚信，美赫巴巴只要愿意，就能在刹那间恢复我失去的珍宝。他太伟大了！

对赫基伯威的坦率，巴巴感到满意。大家都喜欢他接触大师之前的悲哀故事。

一天，纳沃·塔拉提建议，买下卡克·萨赫伯的旧轿车，供大师使用。买车用了100卢比，修车却又花费300卢比。10月5日下午，巴巴、贝拉姆吉、古斯塔吉和穆西吉，开到马拉巴尔山试车。返回后，巴巴评论：“引擎太吵，说话时要喊叫才能听见！抛锚两次，穆西吉只好大声对司机喊话，盖过引擎的咆哮。”

纳沃来到大师之家，巴巴挖苦道：“你说的对——这车太划算了！你真创造了奇迹。你信不，我们一路飞速开上马拉巴尔山，一次都不用摁喇叭？这是事实。引擎响声大得足以让所有行人让路，使他们伸长脖子观望：谁会傻到开这种车！”

其间，一个来自阿美纳伽的不识字低种姓工人，凯什纳施，在孟买居住，做洗衣工。满德里将所有衣服，包括巴巴的，交给他洗。但每次衣服洗完送回，总少几件，或者换错别人的衣服。就此警告过凯什纳施多次，但屡教不改。10月6日，他又犯同样错误，巴巴严责他之后，辞退他。凯什纳施请求原谅。巴巴同意重雇他，条件是凯什纳施要住在大师之家，且同意只洗大师和满德里的衣服，不得把外人的衣服拿来洗。凯什纳施接受了每月50卢比的工资，入住大师之家。

一天下午，巴巴叫伽尼来为他按摩腿。按摩时，巴巴说“愿神助汝！”

伽尼不禁大笑，巴巴问缘由，他答：“我们通常发现，很难领会您言中之意。您的话似乎比表面显示的意义更深。就在昨日，您称我看上去很健康，特意说我的颈部长得肥壮。瞧，今日我脖子僵硬，令我好痛！”巴巴听此大笑。

伽尼喜欢密意智慧，稍后问：“您不是告诉我，一个人成道前的世俗知识、学问和聪明才智，在成道后保持原样？”

巴巴对此澄清：

我所告诉你的，完全正确。有两类知识。世俗知识或者说涉及物质世界的知识，与神合一后获得的神圣知识。一个人与神合一后——在处理有关物质世界的问题时——其言行则反映其内在神性。因此这个人的言行本身被赋予某种神秘和伟大。但这通常被世俗人忽视。比方，一块宝石落到粗人手里，不会被真正欣赏；但同一块宝石，在懂行的珠宝商手里则备受珍惜。

与神合一者，能根据其神圣知识，最大程度地利用其世俗知识，却丝毫不用神圣知识。因而普通人和完美神圣人物的言行之间有着巨大差别。

巴巴叫伽尼拿来一点椰油，开始为伽尼按摩颈部，保证说：“今后你不再会脖子僵硬了。”

当晚，有满德里问巴巴，一个人在成道神圣体验后，性格会有怎样的变化。讨论许久，最后大师以哈菲兹为例予以阐明：

即使成道后，人的性格保持同样，却是以不同的方式。在常人状态，其嗔怒、咒骂、粗话和举止，因为其自我而表现。有自我之处，就没有神；有神之处，则没有自我。因此，完人的言行是无我的。但即使在成道之后，其特殊性格和个性依然如故，在因某种情绪被

表现时，对他人有着极大利益。这就是哈菲兹如下对句的含义：

渴望见多识广，在我性格中根深蒂固。

但自从见到他，我不再渴望看见其他！

这意味着想见的性格仍在。之前，哈菲兹渴望见识多种多样的事物；见神后，只渴望见神。这意味着：见的渴望依然如故，变得无我之后，却经历了改变。

假设有人习惯于生气打人。即便成圣之后，他性格依旧，但转变却超乎想象。现在其嗔怒背后没有私利。只是个人冲动，有神性做后盾。那来自神圣流溢，接触者都会极大受益。

阐释后，巴巴和穆西吉打牌放松近一小时。打牌时，巴巴忽然对印度教满德里很不满，责骂起来。特别训斥萨达希乌帕特尔和阿君·苏辟卡，因为他们未吃完午餐素菜。令厨工乔达瑞叫他们吃完饭菜。情绪可怕的巴巴对阿君·苏辟卡道出不祥之言：“你的家人将遭瘟疫死掉！”阿君大为震惊。

两年前，巴巴在普纳的巴姆布达区，做吉利 - 旦达游戏时，就预言将爆发一场流行瘟疫。翌日，1922年10月7日，大师的预言成真，接到从普纳发来的电报，阿君的侄子死于瘟疫。阿君难过地承认，巴巴几天前曾私下对他暗示过这场灾难。但这未能减缓他此刻的悲恸。不久前他妻子去世，现在侄子亦亡。阿君对妻子的死未表现出很悲伤，并按大师指示，没问能否回家参加她的葬礼。可侄子之死对他打击甚大，请求巴巴允许他回普纳两天。大师同意。

之后，巴巴召集印度教满德里，告诉他们：“你们每人家庭中有一个亲人，将死于目前这场蹂躏普纳的瘟疫。无论谁想回家，可立即离开；过了今天，不管任何情况，你们谁都不得考虑回家。”除了阿君坚持回家，全体同意留在孟买。

气氛紧张。有关印度教满德里的问题解决后，巴巴质问古斯塔吉的饮食习惯：“你为何不按我要求你的食量吃？为何持续违背我？看在上帝的份上，你感到饿，就吃，别管时间。以后别怨我没告诉你！”

古斯塔吉答道：“我完全是这么做的！在屋里漫无目的走来走去，制造饥饿。您吩咐我在10点钟喝一杯牛酥油，让我没了胃口。我不喜欢随便什么时候都吃蛋羹或布丁。”

巴巴训斥：“别再老调重弹。这就叫我难过。你只应关心照我说的

做。可我每次告诉你什么，你都掉以轻心，因此犯错。”

古斯塔吉生气了。“您很清楚，我在尽力取悦您，”他回答，“按胃口好坏，有时我吃少点，有时多点。我不懂，我没食欲时，您为啥强迫我多吃！我生病了，谁来像我这样，从早到晚管这里的琐碎杂事？”

他的回复更让巴巴恼火。“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你的认识很局限。如果我叫你去办一件事，却不知其含义和后果，我就不是赛古鲁！你和我一起毫无意义。”

古斯塔吉回答：“我来您这儿是按照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指示，在每件事上都服从您的命令听从您。所以我和您一起！”

巴巴不喜欢这个回答，斥责：“那正是你和我一起时没有做的事！相反，你要我按你的意愿行事。从现在起，我什么都不会叫你做。你自便好了。”

古斯塔吉应道：“倘若情况真像这样，我就不会来跟随您，相反，我会带您去我家。如果您想考验我，我看不出那种必要，因为我已经在赛巴巴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手里吃尽苦头。您尽管去考验这条道上的新手吧。虽说我感到没必要接受考验，仍和他人共事合作，只为陪伴他们，帮帮他们。现在，事情似乎顺利时，您每隔两三天，就找点事由，在我们之间制造烦恼争执。这种事使我灰心丧气。”

巴巴安慰他。“你跟我这样的紧密联系——实际上你是我的黑暗面——该你说我的命令和行为是随意无目的吗？我召集全体满德里和我一起，不是为了考验他们或者你。即使在我证悟后，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仍让我坐在垃圾里。那有必要吗？我该视之为对我的考验吗？我无意考验你或任何人。只要求你完全照我的话做。这样你就会帮助我的工作。”

“我随时准备好服从您的命令。”古斯塔吉回答，“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一直都这么做的。”

巴巴最后说：“不要试图理解我的行为；这是你永远无法测量的。即使我递过去一杯毒药，你也要毫不犹豫地饮下。你这样做，将大大缓解我的工作负担。”

此时古斯塔吉默不作声，内心却苦恼难过。巴巴把他称作其“黑暗面”，一次曾对满德里解释：“跟你们不同，古斯塔吉已充分准备好证悟。惟一需要的是撕开面纱。”但古斯塔吉感到，他作为“黑暗面”——巴巴的影子——在大师让他觉悟前，越来越在黑暗中摸索！

这场冲突后，巴巴到伽尼房间，问他对发生的事有何感想。伽尼回答：“一个人不管在道上耕耘多久，毕竟是没有体验神的人；而作为人，其忍耐是有限的。今天古斯塔吉终于说出想法，打开心扉。”

巴巴回应：“无疑古斯塔吉在尽心帮助我，但却按他自己的方式，他就错在这儿。你知道，从早到晚照料我让我舒适的，主要是他；但所有人都必须在一切情况下绝对服从我。”此事未再提起。

规定从10月2日开始的念神名，整个期间继续进行。每天凌晨，满德里用各自选择的姿势，坐在各自选择的位置，心中默念“耶兹单”或“安拉”或“罗摩”。巴巴独自在楼上房间，用头撞地板！

有时候，他正和男子们谈着话，突然朝头上翻眼珠——似乎用第三眼看，做几下深呼吸，然后往下看，用头猛撞窗或门！有一次把窗玻璃都撞碎了。男子们偶尔在他前额上看到瘀伤和血迹；通常他则用方巾裹着头，遮掩伤口。

在大师之家，巴巴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通过身体生病或这种撞击，持续受苦——尽管他做事雷厉风行，高度警觉。他细致入微地照管着每人的身心健康。不顾超常疼痛，继续参加游戏和运动，在大师之家的所有男子中，他通常表现得最健康最有活力。

经巴巴批准，瓦吉夫达为10月8日的郊游，在珠湖郊区租了房。可那天早晨，巴巴身体虚弱难受。尽管如此，他坚持陪同满德里。说：“我们应该像学生放假回家，欢喜雀跃地去珠湖……”

到了珠湖，大师休息片刻，随后在椰树荫下，和满德里玩一种叫塔萨克的田间比赛。之后午餐时，他坚持给大家盛饭——丰盛的普里（油炸饼）、土豆和甜酸奶。餐后，吩咐大家待屋内，因户外炎热。

2时许，巴巴派伽尼查看其他男子在做什么。伽尼发现，大伙儿闲散在屋内，聊天、消遣、唱歌。只有维塔在睡觉，大声打鼾。巴巴召来维塔，令他立刻去普纳。接着让伽尼说，都有谁躺沙发。伽尼汇报，嫌犯是鲁斯特姆和萨达希乌。巴巴立即叫来二人，严厉数落：

我尽管状况糟糕，仍带你们全体到此，给你们换换环境。为你们，我才经历这些痛苦；可我受苦时，你们却享受。我是否继续在大师之家，于我有何意义？！看见你们对我受苦不体贴，让我悲哀。我躺在地上，胃部剧痛，从早晨已排便4次，你们却惬意地躺在沙发和椅子上。

我知道，你们来自富裕家庭，习惯于各种奢侈和便利，习惯于懒散。你们既然应我的要求，暂时放弃了所有的舒适，就应当对心加以控制，立刻想到你们所选择的道路，所确定的灵性理想。

在这个关口，你们当视自己在囚牢中！忘掉别的一切。对已放弃的东西，莫胡思乱想。即使给你们机会，也别再陷入摩耶事情。

然而，和我一起，你们就不必经历道路上必要的可怕痛苦或艰难。你们只需要违背自己的意愿，不做迄今一直做的一些事。现在你们必须做不喜欢的一些事。

例如，你习惯于感到饿就吃饭，现在你不想进食时，却要你吃——食欲大开时，则要你不得碰食物。你习惯于白天睡午觉，现在禁止午休。同理，你没做过体力活，在这儿有时却要你冒着烈日工作。这些就是让你们违背心的例子，以这种方式逐渐学会控制心。

看看甘地和阿里兄弟那样的著名印度领袖（注：绍卡特·阿里和兄弟是圣雄甘地的政治同僚）。他们出于爱国感，为了民族利益，放弃全部生活舒适，长期被囚禁。为了国家利益和世界福祉——而那只不过是一场梦——这些领袖受尽苦头。设想一下，你们该为神——这一切的源头——多做多少！和我一起的所谓坐牢，期限只有10个月，其间要求你们违背心的指令。这是为达到最高，你们至少要做的。哈菲兹说得好：

“你必须离开性格、脾气和念头寓所，
否则就无法抵达真理之道路！”

人们为寻找神，放弃了世界并经历痛苦。在此，你们应当感谢自己的福星，将如此轻易地证神。你们尽管生活在世间，但因为跟随我，被人们认为已弃世。

整个宇宙，及其全部广袤和壮丽，纯属想象，什么都不是。尽管有那么多发现、研究和科学知识，造物界依然是巨大的未解之谜。虽有各种最新发明，如电力和蒸汽利用，人类对自然界及其“不测”相当无能为力。最伟大的战士、科学家、医生和占星家，无一例外都得屈服于普遍自然法则——死亡。世上，人人无助、愚昧、为己。世俗关系的束缚与纽带，只是托辞。斯瓦米·维韦卡南达恰如其分地说：“那些做着父母、妻儿和朋友等空梦之人，不知真理。”

神是为了一切万物，为此阿瓦塔或赛古鲁才显现。除了这些人，

世界上没有人拥有真爱。只要看看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对我怎样担忧，总是捎信邀我去萨考利，以便他能分担我的巨大灵性痛苦。

讨论的话题接着转向宗教，巴巴继续：

琐罗亚斯德的光，已被追随者熄灭。他的宗教是最高形式的苏非教。倘若琐罗亚斯德重临这个物质世界，会难以认出自己的教义——其当今追随者们践行的信条。所有的宗教皆如此。穆斯林毛拉、印度教梵学家、琐罗亚斯德教达斯托和基督教牧师，都为了自私目的，篡改了宗教原义。

讨论持续了一小时，并举例说明几乎每个“教”的教士阶层怎样将宗教变成生意，从各种仪式教规中谋利。下午早些时候，令全体到屋外做吉利-旦达游戏。开始时巴巴参加，但不久回屋，让大家继续游戏。一小时后，召满德里进屋。巴巴吐了5小时前吃下的食物。食物未消化，伽尼评论，食物在胃里5个多小时不消化，从医学观点看不可思议。

当天下午要离开珠湖，但巴巴感到太虚弱，不能走回火车站。遂决定率古斯塔吉、佳尔、鲁斯特姆和萨若希乘出租车离开，余者从当地乘火车回大师之家。日间，巴巴肠痉挛发作十二次，夜间又发作六七次。不过，次日他看上去相当健康愉快。就这样，以这种奇怪方式，巴巴经受了他曾提及的“第四次死亡”。

出于获得神圣体验的热忱，男子们都急切地在凌晨4点起床，静心、念神名。过了些日子，谁都没有哪怕瞥见一下神性，遂对从晨间练习中获得灵性体验灰心失望。巴巴曾暗示，到9月底，满德里会有“体验”。可到了10月，他们才意识到没有正确理解大师的话。

现在早醒对他们困难起来。最初，贝拉姆吉的叫声使他们迅速起床；可现在，他不得不走进每个房间，逐个摇醒男子们。整个过程，贝拉姆吉本人也基本上在梦游，常常撞门，一次甚至摔下楼梯。大家都睡眼惺忪，聚到浴室附近，站着继续打盹，因为只有两间浴室供30人用。

这个时期，巴巴强调，注意大师之家的卫生。命令将男子们的卧室、尤其厨房、浴室、厕所和餐厅，保持洁净。巴巴对个人卫生也更严苛。每天洗澡大量擦肥皂，并强调必须让他的衣服、被单和枕头保持一尘不染。之后他又跟满德里分厨，古斯塔吉为他单独做饭。这与最初的情形完全相反——那时他和古斯塔吉每周两次清洁街上下水道从住所和厕所排出的污水。除了古斯塔吉，禁止其他人和巴巴一起从事这项工作，不

过后来允许一些人帮忙。

自从迁居大师之家，男子们坐在地上，不管地面是否潮湿阴冷；但10月份，大师命所有人坐垫子。在装水的陶罐旁挂一把金属长柄勺，饮水用；不许将杯子直接伸入陶罐取水。还规定不可穿凉鞋上厕所；为此厕所旁放有专用木鞋。在大师之家，日常起居、饮水和用餐卫生上，发生严格变化。在各个方面保持洁净成为新态度。

为进一步清洁，要求每人每日消灭50只蚊子，以防感染疟疾。这给大师之家带来不少乐趣。男子们在每个角落和墙边上蹲下跳，想尽办法拍打飞蚊，来完成每日配额。一天结束时，手上沾满蚊子血，戏称自己就像在屠宰场辛苦工作一天后回家的屠夫。

10月10日下午，巴巴叫伽尼在他用晚餐时提醒他灭蚊之事。晚上，伽尼正要遵旨提醒，巴巴禁止他在用完餐之前说话。之后，训斥伽尼：“你没有服从我的命令，没在7点时提醒我灭蚊之事。”

伽尼答道：“我没忘，可没等我开口，您就命令我，在您吃完饭之前，不要谈话。”

巴巴回复：“的确，因我的第二项命令你必须保持安静，但你仍可以用手语提醒我！”其他人也认为伽尼本应那样做，伽尼只好认错，尽管是无意犯的错。

“砰砰碰”是在大师之家偶尔玩的另一个游戏。大家背靠墙而坐，中间留着空间。相互掷网球，尤其是瞄准头。接住球者，有权砸另一个，包括巴巴。都可使劲掷球，但不能带恶意或怒气。

巴巴和伽尼是最佳掷球手。巴巴会眼朝一边看，将球掷向另一边。伽尼瞄的通常很准。贝拉姆吉最差；一次都接不到球，头上却连连受击。这个游戏活泼热闹。令全体男子精神振奋。全神贯注于游戏，彻底忘记烦恼。

对于大师，这种活动是其工作媒介。美赫巴巴一直做着其内在灵性工作，无论通过游戏、打牌、交谈、授道、看电影、看板球赛、发火斥责某人，还是在满德里中间制造争吵——他利用一切的手段，通过每个行动，做宇宙工作。

10月11日下午，巴巴叫阿迪和伽尼将西塔琴放入琴盒。这是一项奇怪命令，因为过去4个月里，即使多日不用，西塔琴也从未放入琴盒。阿迪打开琴盒，闻到一股恶臭，发现里面有一只死鼠。明白了巴巴为何

叫他们把乐器装入盒子。巴巴听了汇报，叫拉姆玖用苯酚消毒琴盒，并帮手清洗。还强调，除非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卫生，否则大师之家会蔓延传染病。稍后，叫伽尼在布告牌上写下通知：

十万火急：

下令将西塔琴放入琴盒时，盒内发现死鼠。此事表明，除非按之前命令严格保持房间清洁，否则类似鼠疫的严重疾病就有可能侵袭住所。

——默文

1922年10月11日

但没过多久，大家还没来得及读，上述通知便被大师擦掉，（可能为避免惊吓人）代之以下列通告：

湿疹、疖子、丘疹等皮肤病，应擦碘酊。

——默文

当晚，伽尼、阿迪和拉姆玖坐在门前台阶上，抱怨所过的艰难生活。伽尼发牢骚：“美赫在稳步地增加我们的困难。下午茶停了；休息时间缩短；我们不想吃，他坚持往我们胃里塞食物。早餐不再有新鲜面包；每天不得不灭除至少50只讨厌的蚊子；天天下达新命令指示。他总是找我们的茬；我们片刻不得自由呼吸。”

拉姆玖同意他说的，困难成堆。伽尼补充道：“我感到美赫掌控加紧，日益剧增……”但他还没来得及说完这句话，阿迪突然被巴巴叫走。不一会儿，拉姆玖和伽尼也被召去。

巴巴训斥伽尼：“你在这儿啥活儿不做，还挑唆别人学懒！”接着斥责拉姆玖和阿迪，并命令他们之后十个月内不得相互交谈！打发他们离开之前，问他们：“你们对此感到伤心吗？”

拉姆玖和阿迪回答说是，伽尼却挖苦说：“我啥感觉都没有。相反，我开始想，执行这项新命令时我可能犯错。”巴巴不高兴听到这话，于是撤销对阿迪和拉姆玖的命令，却令伽尼在下面十个月不得与大师之家的任何人交谈！并指示拉姆玖在布告牌上写下通告：

教逐令：

严禁大师之家的每个人与伽尼谈话，或用手势、书写等任何方式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

——默文，1922年10月11日

晚餐中，巴巴再次强调，大师之家谁都不得与伽尼有联系，都不要

理他。甚至说，要把他看作家具的一部分！连续几天，巴巴完全停止与伽尼谈话，也不见他，之后遣古斯塔吉去问他：“现在你感到歉意吗？”

此时伽尼受够了，告诉古斯塔吉：“我啥感觉都没有。”

巴巴愈发不悦，痛斥他：“我如果还有点份量，定使你道出实情！”随后在布告牌的通告上添写上：

伽尼若尚存一丝羞耻感，应立即离开大师之家。

——默文

这个期间，一些已婚满德里的家庭，财务上由巴巴支持。11日这天晚上，巴巴问相关满德里是否收到汇款回执。有人答未收到。

收据由伽尼保管，他去房间，拿回一张收据给艾哈迈德·堪·伽韦，另一张给康迪拉姆。巴巴见此，对艾哈迈德和康迪拉姆与伽尼交往，甚为不悦，要求三人立即离开大师之家！康迪拉姆吓坏了，艾哈迈德开始冒汗，伽尼则听天由命。过了一会儿，巴巴召回并宽恕他们，又慢慢恢复和蔼常态。

之后巴巴平静地对伽尼说：“我命你回普纳待着。不是打发你永久离开。你可将行李留在房内。也可每月来这儿陪我一天。你和我的连结将保持完好牢固。我肯定会为你做我必做之事。”

伽尼恳求：“我一定服从您的命令，可我不喜欢待在普纳，每月仅有一天和您一起。我不知道在那儿怎么打发时间。”

巴巴接着问，“这意味着你对最后这项命令有感觉了？”伽尼承认有，巴巴随后叫他在布告牌上写下：

伽尼因承认从一开始就苦惱而被宽恕。

——默文，1922年10月11日

紧张气氛散去，都大松了一口气。玩起“砰砰碰”游戏。结束后，巴巴叫伽尼在布告牌上写下：

我恳请你们全体，莫在你们中间通过卑劣言行表达不良意图。

——默文

要理解阿瓦塔的爱与仁慈，实属不可能。对那些为他所爱且被他拉近者，巴巴准备好一把出鞘匕首，切割他们的自我！

行灵性道路

好比走刀刃。

智力不管事。

对大师的命令，无需推理或分析。阿瓦塔所作所为，总是关系到全体相关者的最大利益。他的唯一弱点，是从不会伤害任何人。大师必须做他的工作，其外部残忍表现，实乃慈悲表现！通过粉粹弟子的顽固自我墙壁，而赐予其祝福。把自我顽石捣为尘土，把厚重愚昧面纱割裂，势必造成痛苦。其工作是歼灭我心，手术会留下伤疤，但痛苦最终引向无限极乐。

10月12日凌晨4点半，在满德里开始日常念神名祈祷之前，巴巴授予如下：

有两种状态，内在的和外在的，由心帘幕或面纱分开或隔开。净化内在状态，非凡人所掌控。没有赛古鲁的帮助，不可能做到。因此，除非遇到完美的撒里克，或赛古鲁，一个人应当尽量保持外在躯体洁净。这是每一个大宗教所教导的。通过完美履行自己的宗教教义，就有机会与一位撒里克或至师建立联系。通过重视外在洁净，内在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净化。

因此，要证悟神，应采取两种方法之一，非此即彼。由于净化内在的工作仅由至师掌握，没有他时，第二条最佳方法，是按自己的宗教教义所规定的，照看好外在的。每一个宗教所规定的戒律，都只涉及外在的读、坐、站、沐浴洗礼保持身体清洁，并同样保持食物、衣服等方面的洁净。要求你用眼看美好和宗教的物品；用唇舌说祷文；用耳听神圣吟诵，等等。因此，构成所有宗教基础的规则原理，都只是外在的；因此从一开始，阿瓦塔就要求跟随者予以执行。

瑜伽士和其他苦修者采用的中间道路，几乎总是彻底失败，因为他们依靠内在和外在两者的帮助来证悟目标。在静心练习中，通过深呼吸启动心，他们是依靠内在。通过打坐、阅读和禁食，他们是利用外在，为此原因，他们通常失败。因此，当好运把你纳入一位至师的轨道之前，最好是尽可能严谨地恪守自身宗教的教义。

一旦内在被至师的恩典所净化，这个人就证悟神；此后，不再关心并彻底忽视外在。所以说，常见圣人外表肮脏。既然内在净化，圣人何须在乎外在？悉听尊便，外在终究有一天会消失。

当天下午2时许，伽尼正给巴巴洗浴做准备，大师从商店订了巧克力，发给满德里。并问每人喜不喜欢巧克力的味道，除了阿君，大家都

称好吃可口。过了一会儿，巴巴问：“你们几分钟前刚刚享受的美味还在吗？”男子们答不复存在。

大师随即解释：

给它好东西，心就愉快高兴，可很快又恢复原状。同一个心，强加给它苦药比如蓖麻油，就反抗，但过一会儿也返回常态。这证明，这个世界的乐苦皆无常。

几分钟前，你们吃巧克力享受，可这种享受和美味立即成为过去，因为味道不在嘴里久留。一切尘世乐苦皆如此。性交是世间最强烈的感官快乐，但能持续多久？几分钟而已。如果拿这种最强烈的世俗快乐，与永恒神圣极乐的真正幸福相比，那仅仅是无限永恒极乐海洋中的一个水滴的影子。一旦证悟，就永远时时刻刻享受该极乐！从这个对照中，你们可以想象世界及其快乐的空虚。

晚上，巴巴用波斯语唱了哈菲兹的一个格扎尔对句，并向男子们释义。他心情甚佳，当日是星期四——古鲁日，唱了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阿提。之后，数月来首次，巴巴让男子们顶礼其足，达善。

10月13日上午10点半，巴巴召见阿迪和伽尼。告诉他们：“要释怀开心。”

他接着解释意思：

有什么因，就有什么果；因或大或小、或重或轻，果必然相应。世间的烦恼不幸皆属想象，是我们自身愚昧所造之果；无原因，所以无理由。既然无因无由，自然的结论是：果乃不真实、无实质、无意义。

那又为何担忧这世间的悲喜——这种没有根由的假想苦乐？对身边发生的事情，只是做个被动的旁观者观察下去，同时保持心情愉快自在。

如哈菲兹所言：

世间喜悲都将逝去。

最好始终保持平和。

10月14日凌晨4点45分，男子们聚集在餐厅做祈祷时，大师问昨夜有人梦见什么没有。伽尼说：“我梦到我在本迪集市（孟买居民区）主道的一条小巷里，穿着脏兮兮的赭色长袍坐着。我的一些亲友走过，看见我的模样（像萨度），说：‘瞧这著名的零蛋集市医生。’”

接着阿卜度·瑞曼说：“我梦见卡克·萨赫伯在和您说话，巴巴。”

对此，大师说道：“如果他的梦是真的，卡克·萨赫伯今天将从德里返回。”

早餐后，巴巴令打板球，说：“让拉姆玖和卡克·萨赫伯当队长，挑选各自的队员。”

两人都对板球一窍不通，伽尼开始取笑他们：“阿卜度拉（拉姆玖）和卡克眼镜从鼻梁滑落，会是一对帅呆的队长！”

这让巴巴大笑，评论：“卡克今日定然返回。”一局球赛结束，卡克和阿萨不期而至。

过去的十天，卡克·萨赫伯和阿萨尔·萨赫伯一直逗留德里，劝说伊斯兰教苏非学者哈森·尼扎米，为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乌尔都语传记（书名《穷人的保护者》）写序言。不过，已有几天没接到他俩的消息了。哈森·尼扎米已答应为书作序。他们告诉他，巴巴预言弥赛亚即将显现，还说美赫巴巴表示“第一道火花”将在印度，尤其在卡拉奇出现。

晚饭后，巴巴召集满德里，讨论他的下一趟萨考利之旅：

我的痛苦快要无法承受，去萨考利，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将从我的肩上卸除一些负担；但因为这个，马哈拉吉将不得不内在受很多苦。

他若是受苦，可能会在排灯节（印度教新年），甚至当着所有人的面打我、骂我、侮辱我。数月来我一直告诉你们：高级圣人和大量们将侮辱并且打我，因为当前灵性世界是反对我的。所以有可能马哈拉吉会亲自处理此事，侮辱我打我。不过，如果我不去，继续逗留此地，就不得不经历可怕的痛苦。

除了穆西吉和瓦吉夫达，全体男子同意巴巴去萨考利。巴巴决定当夜出发。接着叫伽尼从斯瓦米维韦卡南达的著作中选了一段，伽尼读道：

“惟一的真师是能随时化成千万个形体，并能立刻降至学生层次——将其灵魂移入学生的灵魂，通过学生的眼睛看，通过学生的耳朵听，通过学生的头脑理解者。只有这样的教师才能教导。”

巴巴对维韦卡南达的话加以阐释：

假设一个有硕士学位的教师，教儿童字母表。他有必要降到学生的层次，和他们一道读、写和念ABC等。只有这样，才能将知识传授给他们，并逐渐把他们带到他自己的层次。如果他不从自己达到的高度下降，为学生付出的努力将白白浪费。同理，至师把自己

降到普通人的层次，并在一定的时间，将其大知传递给人类。

以先知穆罕默德为例：当敌人冷酷无情，他的生命处于危险时，他实际上逃离麦加，到麦地那避难。面对这种危机，当时最伟大的灵性导师，像普通人般行事。

所以说，惟有赛古鲁能够使他人成为他本人那样。玛居卜和玛司特不可能做到这个，因为他们沉浸于神圣极乐，乃至意识不到自己的身体。他们的状态如此——对宇宙浑然不觉——怎可能让他人证悟？

稍后，巴巴提到相对于普纳，他在孟买的状况，说：“我曾对你们讲的将在普纳发生的事，正在孟买发生。数月前，我说过我将不得不在普纳承受大苦——乃至眼窝深陷。这已在孟买这儿发生。我曾告诉你们，我将遭受暴打；这有可能很快在这儿发生。我的话将句句应验，但惟有我知道何时、何地、怎样发生。你们不会明白。讨论并理解这种话题，需要专门的耳朵和不同的唇舌。”

巴巴继续谈其内在受苦：“我的痛苦是双重的，因为我接受了来自两方的责任——少许来自巴巴简，大量来自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马哈拉吉知晓这点，所以让鲁斯特姆或萨达希乌不断传话，叫我去萨考利，以帮助减轻我的负担和痛苦。可老头子〔注：美赫巴巴有时称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为“老头子”，希芮茵麦也这么叫〕这么做，将不得不内在承受极大痛苦。而如果不我去，已超越忍受极限的痛苦将继续增强。因此我进退两难！”

之后，巴巴叫伽尼通告卡克·萨赫伯和阿萨尔·萨赫伯，全体满德里从10月初一直遵守的灵性制度。所以伽尼详细说明了凌晨起床、沐浴、念神名和静心命令。阿萨公开反对黎明前起床和定时祈祷，问有何必要。巴巴得知阿萨反对，很不快。斥责卡克和阿萨质疑他的命令，指示全体穆斯林满德里成员，何时醒，做什么，悉听尊便。

平静下来后，大师批评卡克和阿萨：“你们谁比我更懂夏里亚特（外部宗教仪式教规）？你们找不到比我更真正的穆斯林。我是我外在所是的，可你们谁知道我内在是什么？祈祷和崇拜仪式只是献给神的。可你们过于沉迷于形式和细枝末节，忘了神，而是崇拜祈祷本身。”

在这种紧张气氛中，卡克失控发火，怪罪起阿萨。在此之前，阿萨一直安静，但受指责后，也大声斥责卡克。二人激烈争吵起来，以至忘

记新命令话题，直朝对方吼叫。阿萨气得拒绝再与卡克同住一个房间，要求巴巴将他俩分开。大师则说，他俩应和睦相处，否则得离开大师之家。二人很快平静下来。

10月14日晚10点，巴巴作了最后指示后，率萨达希乌·帕特尔赴萨考利；但他在出发前，叫卡克和阿萨保证不再争吵，原谅对方，继续一起写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传记。

对穆斯林满德里恢复凌晨起床祈祷的命令。似乎祈祷问题的出现，是为了消除卡克和阿萨之间的某种内在冲突。结果这成为一种有效媒介，让大师用来消除这两位个性强者之间酝酿的怨气或误解。

巴巴和萨达希乌于15日凌晨到萨考利。同一天，朵拉特麦也带着两个女儿，馥芮妮和美婣，到达。乌帕斯尼的侄女甘伽带她们参观时，忽闻附近楼梯上的脚步声。甘伽告诉美婣和馥芮妮：“马哈拉吉的最亲近弟子，默文吉来了。”巴巴迅捷走下楼，从她们身边走过，给了美婣第一次就近看他的机会，尽管她很害羞。

虽说没有言语交流，这乃是一个伟大时刻。我们的时代注定深受影响。美婣的心灵被他的容颜所打动，唱出：

终于，终于！我终于见到了主！

美婣的母亲朵拉特麦，此前到萨考利见过大师，但未对女儿细谈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或美赫巴巴。

后来，在马哈拉吉的茅草屋，美婣和母亲姐姐在地上坐着时，巴巴进屋，双手合十，站在马哈拉吉面前，马哈拉吉示意他离开，到屋外附近的一棵芒果树下等候。默文立即顶礼马哈拉吉并离开，绕小屋三圈，履行印度教徒熟知的帕里克拉玛仪式——向古鲁寓所致敬。目睹巴巴对大师的爱，美婣心受感动。圣歌将她的觉醒心灵唤至萨考利，而他亲自到此，专为见她。她的泪水如泣如诉：

圣歌啊！您是多么谦卑！您是多么美！

圣歌回应：

我永远是你的，你是我的。

因为我谦卑，我的旋律将融化顽石！

美婣自发地渴望和巴巴一起，我们的时代低语：

纯洁者！你将很快加入至爱之主，生命之苗将日日奏响其甜美之曲！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从小屋出来，和巴巴在芒果园坐下。共同安排在临近的排灯节期间，让巴巴的满德里来萨考利两天的事宜。

在萨考利逗留 18 小时后，巴巴和萨达希乌启程去阿美纳伽。巴巴道别萨考利的众人，登上等候的马车。乌帕斯尼的信徒们冲上前触摸巴巴的脚，巴巴挥手叫她们离开，迅速乘马车离去。

与巴巴在孟买预料的情况相反，乌帕斯尼非但未反对他，还宣布他是大师，指示萨考利的全体在场者触摸其足。在萨考利，巴巴无论到哪里，都被这些信徒围着，使他罕有时间与马哈拉吉私下会谈。马哈拉吉给萨达希乌酥油，用来按摩巴巴的身体，以便下午他可放松休息。

此次赴萨考利之行格外有意义，因为这提供了让美赫巴巴与美嬉相遇的机会。美嬉·J·伊朗尼后来被选做他最亲近的女门徒。挑选她乃是他此行的真正原因。另外，这个神圣机会，是美赫巴巴在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有生之年最后一次踏入萨考利。之后 19 年时间他没有与马哈拉吉见面，直到 1941 年 10 月。

巴巴深夜抵达阿美纳伽，住在顾麦和堪·萨赫伯家。一天，巴巴到镇上兵营区附近，访问萨若希的父亲“凯库希如老大”的家。虽然“老大”曾反对乌帕斯尼和巴巴，但这次热忱欢迎大师。巴巴心情不错，用波斯语念诵了《列王纪》中的诗句给他听，他很喜欢。巴巴这次访问中，萨若希的妹妹莫塔与克基·伊朗尼订婚。

顾麦曾获准数次拜访大师之家，后来发生下面的事件。一次，巴巴从阿杰梅尔返回后，顾麦因接到电报说她父亲病重，也赶往孟买。夜间 9 点到达，到大师之家咨询巴巴，随后到她父亲居住的帕雷尔区。她父亲次日早晨去世。举行葬礼祷告时，巴巴传讯要她来见。遗体一运到静塔，她就来见巴巴，之后回阿美纳伽的家。

过了一段时间，她女儿朵丽的受信礼（琐罗亚斯德教的圣线仪式）在帕雷尔举行。晚上，巴巴和满德里受邀参加庆典。顾麦的兄弟米诺赫绍·伊朗尼生病，不久要动手术。他征求巴巴的意见，巴巴告诉他，无需担心，他会康复。

顾麦因信奉美赫巴巴，在家中持续遭受不信巴巴神性的姻亲骚扰。无法忍受时，顾麦会离群索居，在家中留作祈祷用的小房间流泪——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曾住过这个房间。一天，姻亲们对她嘲讽得厉害。就在当日，巴巴在大师之家，告诉阿迪和古斯塔吉，他对阿迪的父亲很生气，

顾麦将在8日内来见。果然，第8天顾麦来访。

有一回，顾麦在场，巴巴转向古斯塔吉，说：

“我观看万物时，心直下沉！”

顾麦请求说明，可巴巴不肯亲口解释。问她近期某一天她做了什么。她记起那天，她边看他的相片，边流泪。她试图避免回答。巴巴盯着她，问：“你看着我的相片？”她点头肯定。巴巴又问：“你为我流了多少泪？”她避开他的目光，低着头。她儿子阿迪插话说：“就在同一天，巴巴告诉我们，他对我父亲很生气。”巴巴对她微笑，柔声说：“我在阿迪眼中看到你。他是框，你是框里的肖像。”

第二天是先知穆罕默德纪念日，举行庆祝。穆西吉送一件白色镶边卡夫尼给巴巴穿。大师穿上好不气派。看见古斯塔吉的衬衫破裂，吩咐顾麦缝补，古斯塔吉却不让她缝。巴巴后来告诉她：“切莫介意他说的话。你为古斯塔吉缝衣，等于为我服务。”

沉默了一会儿，巴巴问顾麦：“你可知我刚才做了什么？”

顾麦回答：“您做的什么我都看不出来。”

“这是我的工作，无人能理解。”他答道。

有一次，巴巴把手放在电灯开关上，告诉顾麦，“瞧，用电线把灯泡连上开关。我只要按下按钮，灯就亮了。同理，当至师按下按钮，灵性母亲将获觉照！在此之前，记住，需要耐心。”

另一次，他用胎儿做例子，胎儿得囚禁一般在母亲子宫内生活9个月：“假如孕期不满，胎儿早产，往往不健康。”又补充说：“我也这么受缚。我想要自由。也想让你自由。在此之前，我受苦，你也受苦。”

此后不久，10月16日夜，巴巴乘火车离开阿美纳伽，次日凌晨回到大师之家。读完他离开期间收到的信件，巴巴在布告牌上写道：

若有谁在过去两日内违反我的命令，无论大小命令，明知故犯或不慎误犯，均应于今晚8点前向我承认。

——默文，1922年10月17日

每个人都向大师承认了某些错误。尽管不被允许，谁都不许阅读，伽尼承认他读了乌尔都语报纸《巴希拉》上发表的阿萨尔·萨赫伯写的一首格扎尔。不过，伽尼因违令被遣出去，购买斯瓦米·维韦卡南达写的一本书。

古斯塔吉报告，巴巴离开期间，鲁斯特姆和纳沃·塔拉提之间发生

激烈争辩。纳沃认定，只要正确唱诵密伽-拉格（megharag 祈雨调），就会降雨。但鲁斯特姆坚信，没有灵性能力，不可能降雨。对此，大师授予如下关于声音和宇宙音的语录：

纳沃说的对。通过唱诵密伽-拉格，就有可能降雨，灵性能力不是必要的。公认的事实是，雨云碰撞造成降雨。声音也以声波形式传播，科学家已证实，声音传播需要时间。声波的传播容易理解，只要你能从远处看人洗衣。他在石头上捶衣时，声音不会立即传至你耳中；他捶打衣服，几秒钟后你才听到。

同理，唱诵密伽-拉格时，当声音达到必要的高度和振动，便制造音波干扰云层，导致降雨。这是自然现象；有什么可怀疑的？相比之下，收音机和无线电报的发明，更难以置信；两地之间没有任何表面连接，竟可远距离传送讯息或声音。

声音是什么？源自哪里？当人听到嘴里发出的声音时，那一定存在于某处。事实上，声音遍及宇宙。神是声、光，一切万物。有一个点，声音从那里发出。从那个创世或者说噢姆点，进化开始。声音被赋予一道门——我们的嘴——用来显现。声音从口里发出，便消失于无处不在的宇宙音。

所以，既然声波通过电报技术可传至千里之外乃是公认事实，那么唱诵密伽调子所制造的声音抵达离地面两英里的云层，造成降雨，又何足为奇？通过声波降雨，跟灵性或超自然无关。

由于声音传播并制造各种振动，正是为此原因，一个人应当诵读圣典，不管是否理解其义。对琐罗亚斯德教徒的《阿维斯陀》、印度教徒的《梵歌》、穆斯林的《古兰经》及其他圣经文字的排列，就是为了让念诵时制造的声音同宇宙声音几近和谐一致，并大大有助于在灵性上影响一个人。

伽尼在为大师下午的洗浴做准备时，巴巴问拉姆玖：“神有母亲吗？”

拉姆玖想了一会儿，回答说不知道。巴巴不悦，说：“你连《古兰经》里的故事都不知？”

为此，把卡克和阿萨尔·萨赫伯叫到巴巴房间。阿萨认为：“拉姆玖说的对。谁能肯定说神有没有父母？”

巴巴奚落阿萨：“既然你自己不知，并不确定，那你为啥嘲笑基督徒相信神子？不管怎样，你不该这么轻易抛弃你的宗教。必须外在遵守。”

鉴于大师的论点，阿萨最终只好接受该解释——卡克则透过眼镜片悄悄观察。

巴巴问伽尼：“神有孩子吗？”

伽尼肯定作答，其他人则断然否定。巴巴叫伽尼解释。“按您的说法，既然神有父亲，假设他也有孩子，何错之有？”

巴巴反驳：“有父亲，未必意味着一定有孩子！不过，神的确有不计其数的孩子。他所散发的多种多样能力，可以说是神的孩子。印度教徒称天神、提婆，神的 33000 万种能力，被称作提婆——天使。”

巴巴洗浴后回来，发现阿萨尔·萨赫伯在睡觉。立刻批评他日间睡觉。平静下来，巴巴对他解释了第三只眼：

除了外部两只眼，我们内在还有第三只眼，它通过两只外眼看，位于两眉间——瑜伽士知道这个。处于高级状态的真正瑜伽士，通过脑壳之内的心中第三只眼，看见神或梵天。

至师可随心所欲，看见三种不同事物。他用外眼，能看见宇宙和世界；用内眼，看见神。他用外眼，实际上看见一切万有，以无数圆圈的形式，通过内在第三眼之点，从他自身出现。能看见梵天的瑜伽士成千上万，至师总是只有 5 位。〔注：地球上随时生活着 56 个成道的完人（希兀阿特玛），其中 5 位是至师。吠檀多把 5 位大师称为赛古鲁，苏非教称库特博。〕

这番解释后，巴巴在餐厅斜卧，似乎入睡，伽尼为他按摩腿。下午 5 点 45 分大师醒来，睡了这么久，却奇怪地说他以为是早晨，问古斯塔吉：“茶和早餐备好没有？”被告知这是晚上，该用晚餐了，巴巴说：“以前我从未像这样睡过。我一定是把睡眠从萨考利带来了。”

次日晚餐后，巴巴把满德里召集到大厅，说：“从 11 月 1 日起，我将非常认真地开始内在工作，希望继续和我一起者，应当在公文纸上签一份正式协议。但签字前要仔细考虑；因为一旦签字后，就要准备好抓牢我的足，即使灾难降临家人。万一家中有人死亡，或受重伤，或遭不幸，你们将必须自始至终和我一起。”

大师要伽尼宣读协议内容：

大师之家

1922 年 10 月 18 日

我们签名人，完全具有理智，出于自由意愿，特此同意：从 1922

年11月1日至1923年4月25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离开美赫巴巴。我们还同意继续跟他生活，不管家事，即使我们的家庭面临某种不幸，诸如亲属、朋友或父母死亡。上述期限之后，美赫巴巴答应履行他曾口头同意的，在1923年6月10日之前完成的承诺。不过，倘若我们中有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不能跟随美赫巴巴，他则没有义务遵守他的承诺。

协议被宣读并解释之后，传给满德里签字；除了阿萨尔·萨赫伯，都签了名。阿萨公开拒绝做要他做的，也没给任何理由。巴巴严令他离开大师之家，阿萨回答他会在外面宿夜，但早晨会回来。巴巴不接受，说阿萨未签协议，一旦离开大师之家，就永远离开，不要回来。后来，全体男子下楼回房间休息，巴巴与阿萨私下谈话。

早晨，满德里发现，阿萨于头晚11点签了协议之后离开。他在签名上方，写了限定语：“我将尽量遵守。”这使他愿意的话就可以回来。

10月19日夜，满德里离开孟买，赴萨考利；只有卡克·萨赫伯和伽尼留下伴随巴巴。大家次日早晨到萨考利，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和他们一起坐了很久，讲了许多故事，给出若干指示。他的建议主要是：任何情况下，不论祸福，满德里都应该坚定地紧跟巴巴：

听默文说的话，服从他的命令。你们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会有麻烦，但要尽量欣然忍受。不过，如果痛苦超出忍受能力，应谦卑地告诉默文，他会减轻。条件可能舒适或不舒服，但你们要紧紧抓住默文，决不离弃他。日复一日，神越来越通过默文显现。他的前途无量。在一切情况下，想方设法不惜任何代价紧抓住他。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向满德里强调，要恪守巴巴的命令，总是注重他的愉悦和工作。

马哈拉吉讲完，德格拜盛上美味的饭菜。满德里在萨考利度过愉快的两天，亲密伴随这位令人敬畏的巨人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巴巴称他为“瑜伽之王”。

他们遵照巴巴的指示，于10月23日，离开萨考利，前往普纳拜见赫兹拉·巴巴简。达善巴巴简，并答复她询问“她儿子”的情况后，立即前往孟买，下午1点抵达。向巴巴禀告逗留萨考利和拜见巴巴简的经过，大师表示满意。

接下来的周日，大师决定给穷人施舍。10月29日，巴巴派拉姆玖

和伽尼，去集市买 100 件棉衬衣，以便发给穷人。还吩咐其他男子，去寻找麻风病人、盲人和赤贫者，带到大师之家。通常，只要有免费食物和衣服，在孟买找 1000 个乞丐轻而易举。但那个周日，要找到 100 个真正特困、无助和贫穷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之后不久，鲁斯特姆拉着人力车，将一名瘸腿男子一路拉到大师之家。街上行人纷纷侧目，一个穿着得体的男士居然在干苦力活。可他们怎可能知道，鲁斯特姆身无分文，人力车还是借的？虽说外表体面富有，事实上鲁斯特姆口袋里没一分钱，因为带钱乃违反巴巴的命令。

伽尼在整个达达尔区搜寻了 3 英里，却只能找到一个赤贫者。瓦吉夫达远赴本迪集市，在那儿找到几个贫困者；但问题是怎样把他们带回大师之家，因为他和鲁斯特姆一样，身无分文。不过，瓦吉夫达不仅是老练的板球运动员，还是个游说高手。他说服一名穷人借他车费，让他们乘上电车，并保证他会还钱并付回程费。就这样，成功带来许多需要帮助者。

拉姆玖在拜库拉桥周围搜寻，找到一批这样的乞丐。幸好，他遇见一位朋友，借给他将这批人带回大师之家所需的 1 卢比。就这样，满德里在执行大师命令时，个个面临难处。穷人们并不确定满德里的意图。纳闷，一个没钱付电车或出租车费的人，怎可能给他们免费食物和衣服。有些人则害怕，怀疑会落入圈套或阴谋，被关进收容所。不过，他们一到大师之家，就受到巴巴的热情接待，疑虑完全打消。

召集来 200 多个穷人，大师为大多数人洗澡，亲自给每人盛饭菜。还给每个男子或女子衣服，甚至给其中 3 人戴上花环。他目光慈悲，挥手赐福，接着慈爱地送别他们。鲁斯特姆拉人力车送那名瘸腿男子回去。此人模样大变，因为他现在身穿新衣，颈戴花环。

穷人全部离去后，满德里吃剩下的食物，结束禁食。那天早晨，大师指示他们在穷人活动完毕之前，不得进食。

奇迹会在印度的不同圣陵发生。其中之一是伊斯兰教圣人马朗·夏的陵墓。即便如今，这里也常有前来寻求圣人神奇能力的民众。巴巴计划到格利扬，访问这位伊斯兰教圣人的陵墓。

10 月 30 日清晨，巴巴率一些满德里乘火车离开孟买。到了格利扬，租两部轿车，驱车前往山上的圣陵所在地，马朗堡，但由于最近降雨，土路非常泥泞。只开了 6 英里，徒步走完余程。可走了 3 英里的山路，

却未能找到圣陵；显然走错了方向。

巴巴在一棵树下选个地方休息，吩咐男子：“把我们带来的花单铺在这儿，献给马朗·夏，像在他陵墓前那样顶礼！”全体遵从，巴巴起誓，将来某日一定会拜访马朗·夏的陵墓。他接着在神前，以安拉的名义，宽恕了自己和其他人未能登上山。之后叫满德里莫再思索此事。

返回时，再次迷路，过了停车处多走1英里。但这是幸运的失误，因为他们中途遇到司机迎来，司机以为他们到晚上才回来，先驾车回村。

傍晚5点半回到大师之家，巴巴评论：“今天的朝圣不能说未完成，因布告牌上写着‘……去格利扬’，而不是‘……去马朗·夏的圣陵’。下次我们要注意，写马朗堡。”

男子们明白了他的意思；因为该疏忽，他们未能到马朗·夏的陵墓。还意识到，为另外某个理由，大师有意让他们迷路。

这期间，贝拉姆吉、鲁斯特姆和哮喘买下埃尔芬斯通路上（达达尔区铁路桥附近）的一家面粉厂，给大师之家需要工作的男子提供就业机会。不过，面粉厂的地段不理想——人口密集的居民区，街道阴沟流着臭污水。恶臭难忍，磨面粉时，令人难受。厂房破旧不堪，里面沉闷。面粉厂的运营有3台发动机、约6台磨面机。

尽管环境不利，法里敦、阿卜度·瑞曼、拉姆玖和斯拉姆森，按大师命令，开始每天在那儿工作。法里敦是机修工，拉姆玖和阿卜度·瑞曼收银，斯拉姆森是经理。磨面机常出故障，到月底，回拢资金显示入不敷出。伽尼以自己的讽刺手法，将工厂称作“白象磨坊”。不久，面粉厂关闭。

遵照巴巴命令，1922年10月期间，出版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乌尔都语传记的最后准备工作加紧。到11月，印了海报和广告传单，设立了出版公司“圈子及公司”，法人是鲁斯特姆。巴巴专门指示大师之家的男子，怎样在孟买全城各个固定地点发传单贴海报。

11月3日，巴巴叫伽尼到伊斯兰教区的朱玛清真寺，贴一些印有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像的海报，并向那儿的穆斯林发传单，为书做宣传。伽尼在埃斯潘迪亚（琐罗亚斯德教徒）和阿君·苏辟卡（印度教徒）的陪同下，不情愿地去了那座热门的清真寺。伽尼是穆斯林，过去常到那个清真寺。当穆斯林熟人发现他往清真寺墙上贴一位印度教古鲁的海报时，对他大肆戏弄嘲笑。

巴巴又决定派拉姆玖到卡奇 - 莫霍拉区，另一座叫贾卡瑞亚的清真寺，目的相同——宣传即将出版的乌帕斯尼的传记。也是穆斯林的拉姆玖，为当地人所熟知，他央求巴巴派别人去。巴巴批准，遂命另一个穆斯林，阿卜度·瑞曼，去那座清真寺。并派拉姆玖到伊斯兰教区的馥尔 - 伽里（花巷），宣传该书。拉姆玖在清真寺的门和墙上贴海报，在穆斯林祈祷结束后，站在入口处，给他们发传单。不过，拉姆玖也未能逃脱斥责，因宣传一位印度教古鲁，饱受穆斯林们的嘲弄辱骂。

11月15日，印刷商运来1000本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传记，在大师之家售书成为正常活动。鲁斯特姆和瓦吉夫达二人全职做这项工作，巴巴命他们尽可能多售。还吩咐大师之家的其他男子：“一有空闲，就尽力售书。”

乌尔都语源自波斯语，是印度穆斯林的普通语言。然而，大师之家的每一个男子，不管是穆斯林、印度教徒还是琐罗亚斯德教徒，均受令在亲戚朋友当中销售一定数目的马哈拉吉的乌尔都语传记《穷人的保护者》。拉姆玖卖书遇到困难，于是联系一个富亲戚，指望他会买几本，亲戚只是问：“你这般潦倒多久了，必须做这种兜售？”曾是成功服装商人的拉姆玖甚为尴尬，赶紧道别，不过总算卖了2本给他。

一次，拉姆玖试图在另一个亲戚的婚礼上，销售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传记，甚至就该书的深刻意义，对在场者发表演说。穆斯林亲友起哄喝倒彩，嚷道：“你对穆斯林讲一个印度教古鲁！你疯了不成？认为我们真会买这种垃圾？”

另一次，拉姆玖遇见表兄弟，试图对他解释该书的灵性重要性，却收效甚微。接着告诉他，前言是备受尊敬的苏非学者克瓦伽·哈桑·尼扎米写的。那亲戚一听此言，更不以为然，冷笑道：“谁？克瓦伽·尼扎米？他是头号大骗子！我肯定不会买尼扎米认可的书！”拉姆玖吃惊走开。

有一回，鲁斯特姆和瓦吉夫达找到一位律师，给他一本《穷人的保护者》。律师漫不经心地翻了翻书，问：“你们想要我做什么？”

鲁斯特姆开玩笑说：“你为啥不买100本——你买得起呀！”那人立即从口袋掏出300卢比，递给鲁斯特姆。后来他们得知，那人真对灵性感兴趣。

许多天，鲁斯特姆和瓦吉夫达走遍孟买，卖力地售书。在他们日常推销期间，有人推荐他们拜访一名拥有多处房地产，并做着成功生意的

富商。他们到了他的办公室，发现他坐在一个小房间的地板上，穿着不像穷人，也像个普通人。其寒酸衣着令他们震惊，但他友好地欢迎他们，买了几本书。

曾是著名板球队员的瓦吉夫达，到他打过板球的赛场，向看比赛的观众售书。许多熟人看到这位曾名噪一时的运动员如此潦倒，甚感遗憾！出于怜悯买下书。

一次，拉姆玖去找一名特工处官员售书。后者是他罗纳乌拉老家的世交，起初表现得对灵性真正感兴趣，可在交谈过程中，这位政府特工承认，他只是在履行工作，试图获取大师之家内部活动的信息。并坦率地告诉惊愕的拉姆玖，其住处已被政府特工监视数周，一些男子被跟踪，电报信件全部被仔细审查。特工又解释说，大师之家被怀疑窝藏着一个有政治或犯罪动机的秘密协会。并谈到被警方怀疑的事情，拉姆玖做了澄清，介绍了美赫巴巴和陪伴大师生活的不同男子。最后，令拉姆玖惊奇的是，那名特工随即买了5本传记。

通过这些活动，巴巴使大师之家的男子经历各种体验，教他们怎样在冷漠、嘲笑、辱骂和羞辱面前保持谦卑和坚忍。尽管围绕着销售他的大师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传记的情形令人难堪，许多孟买人通过此书开始知道美赫巴巴。

售书方法奇特。不同宗教的男子，不但必须卖一本印度教古鲁的书，还要积极兜售！在灵性传统中这本书不同寻常，因为涉及到一位婆罗门祭司后裔的生平故事，而他有一位伊斯兰教大师（赛巴巴），其灵性传人或大弟子则是一位伊朗尼（琐罗亚斯德教徒）。另外，传记用穆斯林才用的乌尔都语写成，而穆斯林并不轻易转向印度教古鲁寻求灵性指导。售书者，一边宣称过弃世和苦修之灵性生活，一边似乎急于大肆兜售书，拼命聚财。

1922年11月19号，一个名叫纳西尔艾哈迈德的穆斯林来拜会巴巴。问他怎样听说大师时，纳西尔叙述了最近的事件：

“一天，我回到家，佣人告诉我，有位不速之客在等候。是位德高望重的老者，自称阿卜度·瓦希德。交谈中，他顺便暗示我去拜见美赫巴巴。我告诉他，虽然听说过这位伊朗尼大师，仍对达善犹豫不决，因为他不是穆斯林大师。

“阿卜度·瓦希德对我解释：‘苦行僧没有宗教……美赫巴巴是我

们时代的首脑。他被委任以特殊责任，造就尽可能多的瓦隶圣人。当前，他的状态可将任何人转凡为圣！……去拜见美赫巴巴，向他致以我的问候。’ ”

大师微笑作答。评论说阿卜度·瓦希德是真正高道，纳西尔听从他的建议很幸运。

男子们中间气氛紧张，因为几天来，大师在布告牌上写着：

有人在大师之家做了坏事。

——默文

最初满德里认为这是对大家的总体警告。然而，12月4日，又看见一条附言，令他们更为不安：

除非肇事者在三日内向我坦白认错，否则我将离开大师之家。

——默文

满德里忧心忡忡，开始相互质疑指责。都企图以各自的方式查出罪人，却没有结果。两天后，又一条通知出现在布告牌上：

肇事者只剩一天认错时间了；不然我将离开大师之家。

——默文，1922年12月6日

满德里都心烦意乱，担心后果。整天都紧张地议论此事。夜幕降临，气氛压抑难忍。大师会实施其威胁吗？拒绝站出认错的坏蛋是谁？大家都会因他的错而受罚吗？

规定期限将至，郁闷气氛笼罩大师之家，巴巴突然从其房间冲下楼。大家想他会不会离开。不过，他在找人。像狮子般扑向马赫布卜，逮住他斥责道：“你没干齷齪事？”马赫布卜吓得发抖，却撒谎否认。

“没有！没有？你对我撒谎都不害臊？”巴巴描述了事发地点和情形，并说出相关女子的名字。马赫布卜只好认罪。巴巴历历道来，仿佛亲眼目睹了一切。马赫布卜供认不讳，在大师和满德里外访格利扬期间，他与一名受雇清洁厕所的低种姓女工发生了性行为。巴巴宽恕了马赫布卜，但不让他继续住在大师之家。而是打发他到穆西吉家，命穆西吉在孟买给他找份工作。

纳沃·塔拉提患病多日，巴巴常去他家探望。生病期间，纳沃梦见舍地的赛巴巴，清楚告诉他：

“无论你承受什么困难，都是美赫巴巴有意给你的。因美赫巴巴年轻，你和其他人并不知道他是谁。他甚至可被称作拉苏－埃－

库达——穆罕默德——你们这么称呼并不错。

“不要离开他。他的满德里当中，许多人将逃走；将只有 14 人留下。但我本人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将确保你留在圈子里。”

纳沃·塔拉提相信赛巴巴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神性，此梦大大加深了他对巴巴神性和权威的信心。

12 月 22 日，巴巴严厉告诉满德里：“你们不全心全意执行我交给你们的工作，不重视我的命令。现在，由于你们的疏忽态度，我将不吃不喝。”他显然不快，不复多言，下午 4 点便早早回房间。

第二天，巴巴在黑板上写道：

假如在 12 月 31 日前，未售出规定的书库（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传记）和汽车抽奖彩票，大师之家将对所有的失败者关闭。

因为我保持距离，并不意味着不用执行细微命令。你们对我的命令越疏忽，我将同你们疏远越久。但如果你们想看到我和你们一起做游戏、吃饭、聊天和工作，最好是认真对待并真诚服从我的所有命令。

——默文，1922 年 12 月 23 日

1922 年 12 月 24 日，上午 11 点，巴巴把 14 名男子召到他房间，告诉他们：“我的闭关是出于灵性原因。马哈拉吉最近在萨考利将自己囚禁于竹笼，为他的满德里而受苦。既然我的真正灵性工作已经开始，目前的许多满德里将离开我。你们将明白我的意思。”14 名男子再次向巴巴庄严保证，在一切情形下都会伴随他度过规定期限。

这期间，普纳流传谣言，称美赫巴巴及其跟随者是为非法目的去的孟买，在那儿诈骗公众。还说大师之家是这位伊朗尼圣人设的圈套，他的同伙旨在引诱天真者，诈骗他们的财产。巴巴并不为这些谣言所动。

就这样，美赫巴巴的工作一开始，反对也开始。后来满德里才意识到，遭反对是巴巴灵性工作的必然部分。有时候，巴巴会鼓励敌对和批评者说出想法，还常说反对有益于他的工作。

12 月 27 日，巴巴召全体满德里到他房间。这是他闭关禁食的第 5 日；完全不吃不喝。他问他们是否认为他应该解除日常小命令。讨论良久后确定，除了 28 条具体命令，大师此前的所有指令皆予作废。在此之前，巴巴的命令都是口头的，但他坚持：“应把这 28 条命令和之前 7 条命令打印出来，给每人一份。”决定通过后，巴巴补充说：“今晚我下楼，和你们一起吃饭。不过，我每 24 小时只吃一餐，这种半禁食将持续到

进一步通知。”

巴巴又吩咐伽尼：“告诉米尔扎（装订商），他今晚派来的那名卡瓦里歌手，最好能早点到。”于是伽尼去找米尔扎，重新安排乐手的时间。不过，伽尼让装订商晚上也来，结果这是个失误。

巴巴发现伽尼邀请了米尔扎，大怒并下令：“米尔扎一到，就打发他回去！”伽尼感到为难，心想怎能如此失礼，把安排这次卡瓦里活动的人，拒之门外？不过，歌手一行来到时，米尔扎因突然发烧，没有同行。伽尼如释重负。预期的尴尬局面排除，让他能够安心欣赏格扎尔演唱——赞颂大师的无所不知。

那天晚些，拉姆玖也体验到大师的慈悲。他（从面粉厂）回大师之家途中，丢了现金收据。他并不感到难过，却害怕巴巴对他的粗心会怎样生气。拉姆玖忐忑不安地报告巴巴。吃惊地发现，巴巴微笑，叫他忘掉此事，注意听演唱。卡瓦里持续数小时——直到夜晚9点半。

1922年12月28日，满德里在布告牌上发现这则通知：

“允许帕西人和伊朗人读《阿维斯陀》，穆斯林读《古兰经》或祈祷指示，印度教徒读《梵歌》。愿意的话，也可读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传记。特此取消此前所有命令。”

巴巴随后把每个人叫到他房间，给他一份文件，上有28条命令，以及到大师之家居住之前的7条命令。28条命令如下：

1. 要每天沐浴。理发后，可额外沐浴；
2. 每天早晨7至8点间，留出1小时打板球或其他游戏，上班者除外；
3. 每天至少一次清理自己的房间；
4. 不要穿鞋去餐厅、楼上大厅和后院，尽量避免在屋内穿鞋和凉鞋；
5. 严禁不穿备用木凉鞋进厕所；
6. 未经至少一名居住者同意，不得进入他人房间；
7. 铃一响，全体要立即前往餐厅，除了早晨5点表示早祷开始的铃声；
8. 不要相互之间赠送或交换衣服或食物；
9. 严禁不吃饱喝足。饿却吃不下，以及领取食物后却没胃口，要汇报原因；
10. 健康欠佳，要立即报告；
11. 外出上班，饮料花销不得超过2安那（5分钱）。下班后，身

上不可带钱；

12. 任何情况下，即便出于自卫，都严禁打人。禁止摔殴和拳击；

13. 不许撒谎、辱骂和互怀敌意（在违反我命令的程度上）；

14. 不要读书、报、杂志和他人的信件；

15. 未经允许，不得探访亲戚；

16. 未先获许，不得给任何人写信；

17. 需经批准方可外出；

18. 为避免不洁行为，有性欲念头时不要触碰任何人。避免低俗故事和其他此类话题；

19. 除了母亲或姐妹，不要触碰任何女子；

20. 未经允许，外出时不得食用不是在大师之家烹饪的食物；

21. 任何性行为，必须立即承认；

22. 可在周日或周四中午前理发剃须；

23. 对违令情况，不必汇报，除非被要求这么做；

24. 未有经理（鲁斯特姆）的允许，谁都不得进入圆子及公司的经理办公室；

25. 睡觉前，用布或棉花堵塞耳朵；

26. 每个人都要坐下饮水。每次餐后，用餐者要自己将盘子拿走；

27. 浴室不得用作小便处；

28. 严禁拜倒在美赫巴巴足前。

灵性命令：

凌晨4点起床，5至6点间做祈祷。按各自宗教，每日拜访礼拜场所，并执行我给的其他个别灵性命令。

美赫巴巴自从单餐禁食之日，一直亲手为满德里盛饭菜。12月29日，巴巴给伽尼的盘子盛饭时，伽尼说：“我今天没多大胃口；不想吃。”

巴巴不喜欢这话，斥责他：“你刚刚违反28条命令之一。”

伽尼答道：“按我的理解，我没有违令。”巴巴边训斥伽尼，边将手中的盘子突然掷向贝拉姆吉。气氛紧张起来，贝拉姆吉收拾残局，可不一会儿，辩论停止，巴巴平静下来。

伽尼未吃饭就离开房间。一整天郁闷，次日也如此，时常流泪。12月30日，他梦见赫兹拉·巴巴简，梦栩栩如生：

我发现自己在普纳的圣宝地，坐在巴巴简身边。起初，我感到巴巴

简恣气冲冲地对我皱眉。可过了一会儿，她萧近，让我与她背萧背坐。以这种奇特的姿势，她继续来回摇晃我。然后，她倚在我腿上，开始用最可爱的方式爱抚我。接着是一种新奇体验：这一刻我感到巴巴简在我怀里笑耍，下一刻由巴巴取代！这持续一段时间。

次日下午，伽尼打盹时，梦见纳拉延·马哈拉吉：

我看见赛古鲁纳拉延·马哈拉吉在路上走，一群信徒跟着。我们有几个满德里，也和他在一起。轮到我时，我恭敬地上前拜见。纳拉延问了我许多个人问题。我告诉他，我已舍弃世界，服务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纳拉延拉起我的手，看了一会儿我的手掌，对我说：“你25岁了。”接着说了一些别的事，但他说了什么我记不得了。

接下来换了场景，我发现自己在罗纳乌拉自家房子前。人很多，有些站着，有人闲逛。我听到阿萨尔·萨赫伯大声地讲笑话，性方面的猥亵玩笑。我转身背对他，阿萨见此，说：“伽尼现今何须听我们的，他成为瓦素了！”

此时，人群开始喊：“欢迎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全体向他致敬！”我转身看见马哈拉吉朝我家走来。看得出他极为疲惫。从头到脚风尘仆仆，像是远道而来。卡克·萨赫伯和我率先上前，恭敬地吻他的手。我虽然内心五体投地行礼（拜倒在古鲁足前），却因外面的穆斯林群众，不能公开这么做。为回应人群的致敬，马哈拉吉自己向群众五体投地行礼，然后径直走入我家。

屋里只有我家的妇女。她们恭敬地吻马哈拉吉的手。他坐到地上，以严肃的语气告诉她们：“我是来跟这些人谈事的。”他这指的是大师之家的我们，可我是唯一在场的满德里。“他们不懂事，对事事曲解！他们试图找默文命令的漏洞，以便逃避命令，而非勇敢地面对。”

他指着我，又语气神秘地说：“你是小孩吗？难道不懂这些事情？你是吃鸡屎的吗？要特别注意洗澡。”

这个时候伽尼醒来，欣然发现精神郁闷离他而去。他将这些梦讲给巴巴听，之后把对梦境的描述贴在布告牌上。主厅放着一本记事簿，记录满德里的梦，巴巴偶尔让人读一下。

1923年1月3日，巴巴召全体满德里上楼到他房间，说：“不管怎样，让我们每晚抽出一两个小时，讨论大师之家的家务，然后用些时间消遣。”全体一致同意，并为晚间聚会定了几条规则。讨论了许久，把聚会命名

为“古榻”——意思是酒馆。

允许每人发表观点，独立投票。伽尼当选秘书，作会议记录，巴巴任主席。人人都有自由提建议，不必管也不必怕他人的看法。发言要一个接一个，但只是在获得主席批准之后。否则谁都不许发言——以免变成一般酒馆，通常喧闹混乱。发言前须举手。大师就这样在大师之家设立了正式治理机构。

10天过去，没出现麻烦，然而气氛消沉。

1月13日，大师对满德里讲述了头晚的梦：

我和满德里乘火车旅行。一列长长的送葬队伍迎面而来。经询问，得知那是巴巴简的葬礼。到普纳，我下火车，去查宝地。我看见巴巴简躺在那儿，围着一大群人，哀号说她死了。我用手拂过巴巴简的脸，她站了起来！

我告诉她，人们以为她去世了，她唯一的回答是：“是的，对——我确实死了！”

阿卜度·瑞曼一边听，不禁失笑，巴巴问他原因。阿卜度说：“这跟我昨夜的梦一模一样！”其他人惊奇不已，阿卜度和巴巴居然做了相同的梦。

1月15日，大师主动提出给卡克·萨赫伯和伽尼解释，当前男子们内心普遍存在的忧郁：

这条道上，通常一个人必须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有一股想认识并体验神的炽热兴趣和强烈渴望，导致光明希望和愉快期待。随后是第二阶段——厌烦、失望、冷漠和随之而来的痛苦。最后，第三阶段是证悟神。目前，我圈子里的所有人都处于第二阶段，这持续很长时间。既然不可避免，就尽量愉快地忍受过去。莫为任何原因离开我。

1月16日晚上，在屋后草地上，艾哈迈德·堪指挥满德里行军。艾哈迈德参过军，以潇洒的军队作风，喊口令：“向左转，立正！向右转，停！”行军持续约1小时，艾哈迈德使男子们像新兵一般汗流浹背。之后，巴巴透露了做剧烈运动的原因：“今天是卡卡吉女儿的生日，他给我们送来大量的油腻食物。为增加食欲，消化这种食物，需要运动。”

1月份巴巴继续每24小时一次少量进食饮水。还要来生烟叶，空腹昼夜咀嚼。晚上洗热水澡，用掉很多桶水。在他身边守夜的伽尼和古

斯塔吉，都说巴巴一直辗转反侧，几乎未眠。尽管如此，在大师之家，巴巴比其他人都更活跃警觉，持续监督一切。

卡克萨赫伯的汽车破旧，不断增加麻烦和费用。巴巴想把车处理掉，不管价格多少。可纳沃坚持说，修理后它会“价值不菲”！巴巴不想要车，但同意留下，条件是纳沃把车修好。车虽说摇摇晃晃，一直用于集市购物，接送在面粉厂工作的满德里，将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传记拉去出售，送巴巴或满德里往返各地，包括去看午后的日场电影。但满德里时不时得推车才能启动，甚至有时得用牛车把它拖回大师之家。

纳沃尽了最大努力，但车不能再用了。1月28日，车终于通过抽奖卖掉。满德里不得不卖彩票，所谓的“幸运赢家”是孟买马希姆区的一位巴赞歌手，印度教徒萨齐塔南达。

伽尼智力敏锐，还充满好奇心。夜间同大师单独在一起，他常尽量将谈话引向灵性方面；发现巴巴心情好，他会提问，诱使巴巴给予灵性方面的解释。有时伽尼故意引用格扎尔中的波斯语或乌尔都语对句，希望巴巴会做出评论或解释。1月29日晚上，伽尼发现大师相当健谈，遂吟此对句：

爱源自于至爱之心。

灯不燃，飞蛾怎会疯狂扑火？

巴巴喜爱此诗，对伽尼解释：

设想有一位爱者和一位至爱，他们之间的连接是爱。尽管神是普遍爱，为了论证方便，且让我们认可，神最初借助于受苦，开始爱或吸引一个塔利卜（求道者）。求道者不明白这种来自神的序幕的真正意义，开始抗议并抵制。带来局面的暂时缓解，但拉力再次向（神）要吸引的求道者施加。不过，求道者心中一旦燃起足够的爱——这表现为见神之渴望，至爱则立刻变得冷淡。以这种方式，吸引与排斥游戏继续进行无定的时间，但最终止于与神结合。

哈菲兹下面的诗即是此意：

绳子一端在我手里，

另一端在至友手中。

拉锯战持续了多年。

你对我爱到何等程度，有时候也会以同样比例恨我。这种恨或排斥，是我试图用我内在之爱把你引向我时，你进行的抗拒。随着

时间推移，你将开始以同等的强度，回应我的爱。届时我的爱力会放松，这时我会变得冷淡。

大师爱其圈子的所有成员。通过巴巴简和马哈拉吉赋予我的这种神爱珍宝，将于合适的时间，同我的圈子成员及其他人分享——根据他们的联系、服务与受苦。我想让你记住的奥秘事实是：相比爱者对合一的焦急渴望，至爱更热切急于让爱者证悟。

晚上9时至午夜，在巴巴身边守夜，要么是伽尼要么是拉姆玖；午夜至凌晨4点是埃斯潘迪亚。有时候埃斯潘迪亚会打瞌睡，因为他白天得上班，只睡几小时。每当他快要合眼，巴巴就用脚轻轻蹬他，叫他保持清醒。

1923年1月底，对美赫巴巴及满德里的批评，开始出现于当地的古吉拉特语报纸。〔几天前，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也被同一家报纸抨击。〕警告公众，要远离美赫巴巴及其那帮不择手段的跟随者。对报纸编辑的批评，大师毫不在意，也不让任何人写文章反击。警告发表之后，只有少数有勇气者敢冒险拜见美赫巴巴。结果，警告以自身方式帮助了大师的工作，因为只有少数的真诚者，经过深思熟虑，全面权衡利弊后，才敢面对他。

伽尼有晚睡的坏习惯，因而不愿参加早晨板球赛。巴巴允许他睡觉，不参赛；伽尼高兴如意，不过好景不长。他的房间正对大师之家后院赛场。床靠墙，在一面大窗户下面，窗上装有小玻璃窗格。比赛时，巴巴会将球猛掷其中一个窗格，有时打碎玻璃。伽尼被震醒，战兢着朝窗外张望。有一次，巴巴掷的球击碎最大一块玻璃，伽尼吓醒。生气地嚷道：“您故意把球扔到我窗户上，我怎么可能睡觉？我知道，您是故意这么做的！”

巴巴应道：“对你唯一的办法是，和我们大家一起早起，下午睡觉！”

大师之家的每一位弟子都学到：在这条跟随大师的道路上，睡眠和个人喜好皆是禁忌。进入至爱之道本来就困难；这是一条火道，只适合勇士。进入之后，自始至终有苦受；但弟子也体验喜乐。没有这种受苦和渴望之痛，生活对弟子则肤浅空虚。

巴巴习惯于挑剔或揶揄弟子，直到他们生气，然后他会笑笑，说：“你输了。”还时不时地，突然对其中一人大发雷霆。1月31日，伽尼又成巴巴刺激的靶子。事情平息后，巴巴把他召到自己房间，解释：

当大师处于最完美平和的内在状态时，或者某项内在的工作接近圆满完成时，有时候这种内在状态的外溢会自动发生。大师的外部爆发是其内在完美状态的影子，同内在极乐完全相反。因此，这在外部显现中，采用辱骂、喝斥和击打的形式。但凡从至师那里接受这些粉碎假我之祝福者，其实非常幸运，因为这些责骂和身体打击，给接受者创造奇迹，给他带来难以想象的利益，尤其在外部事务上。

但对于你们满德里，则完全不同。你们和我的内在联结，从创世第一天，就被确立并前定——不受地球上任何力量所影响。所以，我停止了这些爆发和击打，因为你们不需要。不过，即使发生，你们也不应介意。如果你们连我偶尔的重话都承受不了，对我们双方都将很麻烦。如果你们不接受我的方式，我将只好彻底停止与人交往，日夜把自己锁在房间内。

要记住且明白：在我的灵性工作期间，我的极乐之杯时常会溢出，我想与身边最亲近的幸运者分享！

2月2日是巴巴每日一餐斋戒的第38天。这天，古斯塔吉未将巴巴的食物放在指定的准确地点。巴巴极为恼火，扔掉食物！宣布：“因古斯塔吉粗心大意，我今晚不吃饭。”并拒绝日常的晚间沐浴。

后来，守夜期间，巴巴安慰古斯塔吉：“那不是你的错。我想禁食36小时。所以发生这起小风波。”

禁食39小时后，巴巴于次日早晨9点喝了杯果汁。稍后在黑板上写道：

我决定从1923年2月15日起仅食用流质，比如茶、脱脂乳、苏打水等。

2月11日至15日举行巴赞唱诵。2月15日，给500人施食，给100个穷人施衣。

——默文

当天与满德里交谈时，巴巴解释了成道状态、至师和弥赛亚：

成道只有一种。至师（库特博）和玛居卜之间的区别是，前者有权使用其拥有的能力，后者则无权使用。至师移交给其传承者的东西，不是能力——他已具备能力——而是使用能力的权限。至师肉身在世期间，能为世界利益做最大量的宇宙工作。离开肉身后享受永恒极乐，虽有能力，却不能使用。

因此，在至师的陵墓或三摩地，有灵性力量。然而，是人们对无肉身大师的信心，成为利用该力量的媒介。为此原因，人们通过敬拜至师的陵墓获益；不过，从这些来源并靠个人信心所获得的利益，总是物质性的。

只有当成道大师在肉身时，方可获得内在灵性利益。人们从往昔至师或圣人的圣陵获得灵性利益，也有些罕见例子。但这种灵性利益只在特殊情况下获得：受者和施者的世间联系被无法避免的事件缩短。这种例子非常罕见。来自无肉身圣人的物质利益更常见，且与受者的信心成正比。

我们自身之外别无他物。一切万物，诸如层面、天堂、宇宙、地球、生物事物，皆在我们内里。大师给求道者的，没有不是他内里已经潜在的；他只是唤醒求道者觉知其内在的神圣珍宝。他向我们展示已有的珍宝。

故职责意味着权限。为此原因，至师总是渴望放弃这具阻碍他享受永恒极乐的可灭肉身。

自从无始之始，一个又一个时代，弥赛亚或阿瓦塔是在地球上一次又一次出生的唯一至师。其上一代的完美化身是拉苏-埃-库达——穆罕默德。正如毛拉那·尼亚兹·艾哈迈德所言：

我至友的名字特征每个时代各异。

他的形体变化，容颜却始终如一！

舍地的赛巴巴与库特博扎尔扎里·扎·巴克希（Zarzari Zar Baksh），就是从数世纪前去世的至师获得灵性利益的一个例子。赛的大师在 1850 年代，就已经在奥兰加巴德赐予他成道。

1923 年 2 月 4 日早餐时间，巴巴对古斯塔吉强调：“假如我生病，你发现我失去知觉，或者假如我看上去情况非常危险，哪怕我求助，也莫去找医生！”古斯塔吉保证服从。

每天下午举行“古榻”集会，每次都有新话题。当天，决定为大师临近的生日演小品。佳尔、阿君、鲁斯特姆、“哮喘”和“紧张”登台，模仿一帮醉汉，大显演技，逗乐观众。

下午 5 至 6 点做游戏。当晚在纳沃给院子接通电灯后将进行阿塔-帕塔比赛。当时，巴巴心情不错。而到 9 点，比赛开始时，巴巴显得拘谨，仿佛若有所思；不过似乎对阿塔-帕塔游戏还有兴趣。比赛打得热

火朝天刚半小时，巴巴全力奔跑中，撞上巴布·赛克瓦拉，折断左脚趾。他忍着剧痛，一瘸一拐走到餐厅。

不一会儿，巴巴脸色苍白，大汗淋漓，呕吐起来。惟有他知晓为何如此受苦，反复说：“我要死了！……神啊，我要死了！……我想做一件事，却适得其反！”快活气氛顿时凝重起来，变成对巴巴健康的焦虑。

满德里尽力帮他缓解不适，听见他几次低声说，去叫瓦伊德——阿育吠陀医生。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激动之下，包括（早晨巴巴特别叮嘱过的）古斯塔吉在内的所有人，都忘了大师曾严禁在任何情况下找医生。

鲁斯特姆和“紧张”立即去找骨科专家，其他人忙着给巴巴按摩，用冷毛巾敷额头。巴巴突然颤抖并痉挛起来——仿佛赤身暴露于冰冷的风中！痉挛导致他四肢不断震动。他不顾疼痛，说：“即使我的腿断了，也没什么关系。是内在的冲击在扼杀我，令我窒息。鉴于我禁食后的身体状况，身体无法承受这些冲击！”又神秘地补充说：“我知道这会发生！这是我内在工作的一个方面，它未朝期望的方向走，反而以这种可怕的力量反弹到我身上。”

一小时后，内在冲击的作用减弱。为减轻他的脚趾疼痛，尝试了各种疗法。为证明其痛苦不是脚伤造成的，巴巴站起，开始在院子里来回走动，并不瘸拐。

就在这时，骨科专家到了，可巴巴拒绝见他。医生收了35卢比出诊费，却困惑不解，因为没看到病人。鲁斯特姆和“紧张”心急火燎地带医生来大师之家，告诉他情况紧急，得立即赶来——现在却被告知一切无恙。鲁斯特姆结巴着说，病人感到好多了，无需任何治疗。

医生回应说：“既然我已经来了，还收了费，最好让我检查一下伤者。伤痛也许暂时减轻，但过后可能会再次严重发作。是你自己十万火急要我来的。”

尴尬的鲁斯特姆，好不容易劝走医生。巴巴的脚泡过热水，涂上药用姜黄膏，包扎好脚趾。大师之家的紧张气氛很快消散，仿佛没发生什么大事。

巴巴后来问满德里：“你们谁能猜到，这次事故的意义何在？”人人表达了观点，但推论都不对。

巴巴随后透露：“你们会记得，我曾屡次告诉你们，阿萨非常不幸，他将不是发疯，就是遭可怕的死亡。”大家都记得，巴巴解释：“我这

次受伤和内在冲击，其实是由于阿萨。为了他，我试图干预，结果还是失败了。与你们大家相比，他相当不幸。一星期内，你们将听到关于他的悲剧。”

巴巴接着质问鲁斯特姆和“紧张”：“你们为何违背我的命令，去找医生？”

鲁斯特姆抗议：“可是巴巴，您疼得那么厉害。您说您要死了！”

巴巴驳回：“即使我死了，你们也不该违反我的指示！医生又能为我做什么？我的受苦是我为阿萨做内在工作的结果。这是服从我命令的问题。要遵守我的命令，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违反。只有执行我的命令，你们才会取悦我，而取悦我是你们能提供的最高服务。”

那天夜里，伽尼为大师轻轻按摩脚，巴巴叫他凌晨1点半准时去休息。伽尼纳闷他怎能知道啥时候是1点半，因为房内没有钟，他也没戴表。伽尼不知所措。心想，假如1点半他不离开，就是违令，可如果他真离开了，弄出的响动很可能打扰巴巴。过了一会儿，似乎睡着的巴巴却突然翻身，问是什么时间了。伽尼出去看钟，惊讶地发现恰好1点半。

1923年2月，因异常的饮食习惯，巴巴每当有规律进食，就受便秘之苦；但他自从开始每日一餐的禁食，一日数次拉稀便。这令服侍他的弟子们费解：他的胃基本上是空的，怎么可能排便这么多。他只吃一顿固体食物，却每天排便10至12次。他的容颜也每天变化；有时看上去虚弱乏力，有时显得强健活跃。

一天，巴巴召开“古榻”会议，声明：“我们选一句座右铭吧。”全体都说有必要。纷纷提出建议和反对。美赫巴巴本人突发灵感，说应是“于奴役中主宰”。被正式采纳，作为大师之家的座右铭，后来成为大师工作的正式封印。

2月8日夜，伽尼给大师读《高斯阿里的生平》。他是伊斯兰教库特博，像赛巴巴那样的高斯型至师，可肢解自己的身体，作为其灵性工作的一个方面。伽尼问：“为什么高斯·阿里·夏在成道前，必须联系19位——11个伊斯兰教和8个印度教的——不同大师？联系那么多灵性大师有何必要？”

巴巴回答：

实际上，成道永远只由一位大师赋予。但要获得正常意识和大知，有时候需要联系其他大师。让一个人证悟的大师，还把他带回到浊

意识，也是很常见的情况。

就我的情况，赫兹拉·巴巴简吻我的额头，一瞬间让我成道。但为获得世间意识和大知，我不得不用7年时间伴随赛古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在这个返回正常意识期间，我同其他几位至师也有联系，接触了纳拉延·马哈拉吉、塔俱丁巴巴和赛巴巴。因此，如果一位大师让一个人成道或入道，就有资格被称为后者的穆希德或古鲁；不过，就成道而言，只有一位大师。

伽尼又问，给予一个圣人灵性管辖权之前，为何需要书面授权——所谓的撒纳德-埃-未拉亚特（sanad-e-vilayat）。他还举了伊斯兰教圣人阿里·艾哈迈德·萨比尔的例子。在萨比尔负责格利扬镇的灵性掌管之前，他的大师命令他找另一位大师赫兹拉·伽玛尔·翰斯韦签名批准其圣人权限。

巴巴解释：

签名信件或文件，是外部移交灵性职责的方式之一。在萨考利最后4个月期间，我自己也得以书面形式，从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那里接管职责。我所授述并由满德里执行的公文及其他协议，虽没撒纳德-埃-未拉亚特那么重要，仍然不无深义和灵性重要性。

师徒之间进行的灵性能力和职权移交，总是必须有一个具体外在形式所象征。伊斯兰教的瓦隶和辟尔中，这种圣人总是以某件衣物的形式，比如帽子、头巾、围裙之类的有形信物，将法衣传给他们选中的法嗣。

赛巴巴的情况就是法衣传承的一个例子，他从印度教圣人高帕·劳那里接管灵性职责；他接受了大师的腰布，将它缝成卡夫尼衫和头巾。

为庆祝“希瓦神之夜”节（主希瓦的节日），邀请普纳的印度教满德里2月11日来孟买。古榻会议期间，对怎样才能为客人提供食宿，同时预防传染——因普纳在闹瘟疫，巴巴表示关心。就此讨论良久，最终决定：让他们一到，就去海边沐浴洗衣；并且把他们会给巴巴和满德里带来的精美礼品和食物，全部丢弃之后，方可进入大师之家。不过，当萨达希乌·帕特力和卡克·萨赫伯当晚8点到达时，巴巴下令，往他们身上浇热水。让他们在院子里穿着全套衣服洗澡。

同时，排练大师生日期间演的戏，莎士比亚的《尤利乌斯·凯撒》，

也带来很多欢乐，但也造成太多混乱。〔注：无声电影《尤利乌斯凯撒》，是普纳上映的早期电影之一，时间大概在1911年。巴巴曾带弟弟佳尔和表弟彭度去看这部电影。〕一些男子演得过于夸张，有的忘了台词。巴巴不喜欢，决定取消演出。

2月11日，新日程表在大师之家开始实施。写在布告牌上：

新日程表：

上午9点至11点——做游戏

11点至中午12点——午餐

12点至下午1点——古榻会议

下午1点半至3点半——休息

下午3点半至5点——游戏

傍晚6点半至7点——晚餐

晚上7点至8点——巴赞唱颂

普纳满德里次日上午抵达，被遣往焦伯蒂海滨，在海里沐浴洗衣。返回后获准进入大师之家。

2月13日，后院搭起大遮篷，庆祝“希瓦神之夜”和美赫巴巴的29岁生日。午夜在此举行巴赞唱颂。不过，巴巴大部分时间和伽尼在楼上大厅度过。深夜，大师与伽尼谈论密意话题时，解释了自然、非自然和超自然原理之间的区别：

遵照自然原理行动——不违抗——达到的结果是自然的。不遵从自然原理并且违抗，结果当然是非自然的。服从自然之道，倘若结果是非自然的，则可称为超自然。例如，用嘴进食、从直肠排便，是自然的。但用嘴进食却不排便，则是超自然的。如果不用嘴进食，而是通过直肠进食，就是非自然的。

2月15日，在全孟买搜寻盲人和赤贫者；但这次巴巴给的贫穷标准较普通，不怎么费劲就把所定人数带到大师之家。给近800人的施食持续至下午4点。当晚9点，男子们按大师命令，打破24小时禁食；巴巴继续禁食，只饮酪乳。

次日早晨，居住普纳的满德里，与迄今在大师之家居住的赛义德·贾玛达一道，启程返家。

其间，来自海得拉巴的一个叫毛拉·阿卜杜·瓦希德的穆斯林，到孟买寻友，住在达达尔区的清真寺。他在寺内静心时，看见从大师之家发

出明亮的光。立即感到，此屋必有“圣者”或“神圣人物”居住。翌日打坐静心时，复见更亮的光，并在光辉中，看见“大师之家”这几个字。

2月16日，瓦希德再也不能对此置若罔闻。他来到大师之家外面站着。遂进入恍惚状态，结果在人行道上站了一整夜，也不跟人说话。

翌日早晨，大师注意到屋外的陌生人；派古斯塔吉问他在门口默立的原因。瓦希德讲述他在清真寺体验到光的故事，并补充说，在大师之家旁边他感到深深的内在平静。巴巴令人将瓦希德领到穆西吉家，给他饭吃，告诉他美赫巴巴是谁。

晚餐后，召开古榻会议，满德里问：“为什么我们总听到外人说——如今天那个毛拉（牧师）——对您的神性有殊胜体验，并看见耀眼光明？而我们，您所说的圈子成员，却被留在黑暗中？”

为安抚他们，巴巴给予如下简短而令人信服的解释：

你把一盏煤油灯放在地上，会发生什么？它向四周散发光芒，但最靠近它的区域——灯座周围——却总是昏暗。对最靠近我的你们也是如此。这些个殊胜体验和看见光，都有何用？有一天，我将给予你们真光，让你们永离黑暗！你们不想要这？

2月末，巴巴母亲希芮茵麦、姨母朵拉玛西、朵拉特麦及姊妹芙芮妮玛西、巴巴表妹娜佳、以及顾麦，到孟买参加他的生日庆典。女士的住宿安排在大师之家顶层。巴巴腾出自己的房间给她们，与满德里一起住楼下。

晚间，巴巴发现朵拉玛西做的食物不合格，甚为不悦。下令，把她带到大师之家的一罐罐腌菜和美食统统扔进海里！朵拉玛西用炸葡萄干、杏仁和纯酥油做了拉瓦，甚至借钱准备这些美食。她的错误不算严重；尽管如此，朵拉玛西仍难免遭受大师的神圣忿怒。

顷刻间，死寂笼罩大师之家，只听见巴巴怒吼，在屋内来回急速踱步。男女们惊慌逃窜，躲入各自房间，锁上门。虽禁食多日，美赫巴巴依然猛虎般追逐。其非凡力量令满德里大为震惊，尤其考虑到他一直身患痼疾。最后他抓起一只花盆，朝姨母掷去。她吓得跑开，翻越阳台护栏，花盆恰好砸到护栏，差点被击中。朵拉玛西身材矮胖——目睹她翻越护栏跳到地上，人人惊奇。巴巴见此滑稽场面，心情大变，如同当初发怒那样突然。情况很快平静下来。他心情平复，微笑着，与姨母等女子亲切谈话，仿佛几分钟前啥事都没发生。

但大师的暴怒有其原因。巴巴脚趾骨折那天，曾告诉满德里事关阿萨尔·萨赫伯，说他有多不幸，一周内他们将获悉他的悲剧消息。这个预言不幸成真，当天接到阿萨的来信。阿萨不顾自己的承诺，致信巴巴说，他要离开巴巴，因为他想要另一个联系，意指另一个古鲁。巴巴对朵拉玛西的外在愤怒表达，有可能实际上是为着阿萨的利益；而她有幸承担了大师的忿怒。

稍后，马萨吉被派往集市，重新由朵拉玛西为生日庆典烹食。大家满怀激动喜悦，期待着巴巴的生日庆贺。宴庆安排在2月19日。当天拂晓，许多受邀客人纷纷涌入大师之家。气氛喜庆活跃。纳沃装饰了大师之家、院子和遮棚；摆上花盆，用树苗美化地面。屋子周围挂了花帘，穆西吉专门搬来一张装饰华丽的天鹅绒沙发供大师用。场面十分可爱，微风拂动花环，将花香传遍大师之家院子。

巴巴被邀入座时，他找了几个借口，拒绝坐沙发。经再三恳求，大师进入帐篷，坐在地上；被戴满花环。当晚来了更多普纳客人，包括乌思曼·堪、阿卜杜拉·哈隆·伽斐尔、阿卜度·瑞曼医生（伽尼弟弟）、埃里姆，另有近200人。

巴巴和众人坐在遮棚内的地上。午餐和晚餐格外可口，这次朵拉玛西的厨艺为巴巴所称赞。晚餐后，卡瓦里节目开始。邀请了三名歌手，但只有一个叫亚辛的歌手唱到最后，用他的感人演唱取悦了巴巴和众人。活动持续至凌晨4点半，全体在巴巴的光辉临在中，尽情享受。

次日，巴巴私下会见朵拉特麦、顾麦和她儿子鲁斯特姆。巴巴问朵拉特麦：“你愿意把女儿馥芮妮嫁给鲁斯特姆吗？”朵拉特麦同意，因为这件事已筹备数月。当天下午，在大师之家，巴巴主持了鲁斯特姆和（也来庆祝巴巴生日的）馥芮妮的订婚仪式，双方母亲极为欢喜。

稍后，巴巴说：“在鲁斯特姆的婚礼后，我考虑迁居某个村庄一段时间。”

顾麦问：“您何不来看下我们在阿美纳伽郊外，阿冉岗村附近的地产？”

巴巴问她：“你何故这么说？”

顾麦答道：“您的到访已被一位当地圣人，吉罗瑞·夏所预言。”

巴巴佯装不懂，称不明白她的意思。

顾麦随后讲述道：

几年前，我丈夫凯库希如（堪·萨赫伯），签了份合同，为阿冉岗村附近的军营供应白炽灯。距离阿美纳伽镇 6 英里，他偶尔为做生意去那儿。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有人从军方买下整个地产。因土地不适耕种，转而出售；但没人有兴趣购买这种荒地。结果，地主来找凯库希如。凯库希如咨询生意伙伴。可他们也没兴趣购买这片“不毛之地”。凯库希如问我的意见，我也不知道那能有什么用途，因为离市区太远，我们不可能迁居那里。

尽管如此，他自主买了那块地，认为将来或许派上用场。几座建筑长期无人打理，已破败坍塌。有用的材料都被村民偷走。我们偶尔去那地方，因为凯库希如雇了村长在地里播种小米。

在阿美纳伽有一位叫赫兹拉·毛拉·吉罗瑞·夏的伊斯兰教圣人。偶尔到我家用餐；但通常喜欢离群索居。不高兴身边有人。马萨吉在阿美纳伽工作时，常给圣人送面包黄油，有时给他洗澡。

吉罗瑞·夏常提起，他想去阿冉岗，在那儿度过余生。我觉得那地方对这样的人物不合适，就会争辩说：“可是赫兹拉，您去那儿谁给您送饭呢？在那不毛之地，谁来照顾您？”

他会皱眉说：“这些人对我都没用，我不需要他们帮助。”

有几家富有屠户，也常来敬拜他，为他提供土地。不过，他宁愿要我们的地，告诉他们，他只会定居阿冉岗。

有一天他告诉我：“把你们的地给我一小块，为我造间屋子。”另一次他说：“送我去那儿，也把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和美赫巴巴带去。将该地改成萨度 - 卡纳（供流浪苦行僧和朝圣者住的埃舍）。”我会听他说，却试图劝阻他，知道那会在我们的姻亲之间添乱。

一年过去了，未见吉罗瑞·夏。一天夜里，我梦到自己坐在一座小旧屋的花园庭院。膝上有个全身裹布的小孩。几个人对我说话，我的目光朝下。我看到孩子的头从盖布下伸出。孩子随后又坐起。我看见他长着圣人的脸。叫道：“这孩子是赫兹拉·吉罗瑞·夏！”

他甜甜地恳求：“母亲，您不给我那块地！我将栖身何处？”

我立刻想起阿冉岗的土地，向他保证：“好的，赫兹拉，我会给你的。”我说完就醒了。

我把梦讲给丈夫听，告诉他，数年来圣人一直坚持要那块地。凯库

希如答应满足他的要求。

就在当天，吉罗瑞·夏，由几名信徒陪同，去了阿冉岗。他在那儿选了一小块地，告诉弟子：“在这儿给我建墓。”

他们很震惊，恳求：“可是赫兹拉，谁会大老远从城里来这儿拜谒？这个荒僻地方，不宜居住！”

圣人批评他们：“你们像孩子。一无所知！不久，此地将变成一座朝圣花园。一位伟人将会来，此地有一天将属于全世界的人！只有那时，你们才会明白，我为何葬于此处。”

一天，我跟圣人去看他选的墓地。一名泥瓦匠随行，测量了地，按圣人指导做了修改。随后圣人转向我，说：“我死后，把我运到这儿——由乐队护送。把我葬在此处。”

我申辩说：“您的伊斯兰教跟随者决不会允许乐队的！”

他回答说：“对，我知道。所以你得赶走他们，按我的吩咐做。告诉他们，我不属于任何种姓或信仰！”

他最后又说：“美赫巴巴不久会来这儿，在他到之前，你要把我的墓造好。一切都将准确无误地按我告诉你的那样发生。”因此我答应他。

巴巴喜欢这个故事，没有反对顾麦履行圣人愿望。

顾麦随即问，他何时来阿冉岗。巴巴咧嘴笑了，答道：“我可能来，也可能不来！”

“您必须来！”顾麦说。

“再说吧。同时，照吉罗瑞·夏的愿望为他造墓。”巴巴回答。

外在，巴巴就这样工作。其内在工作持续不断，显现为一系列自然发生的事件。无人知晓，他居住大师之家期间，就为下一个寓所打基础。此次与顾麦谈话，才显露出来。

阿瓦塔对世界事务的影响有谁知？

离开他的意志一事无成，此乃千真万确！

生日庆典后的第二天，巴巴送走客人。对满德里说：“昨天我看见你们都吃得太多。丰盛食物得适当消化，否则就会生病。”大家一想到又一场急行军，不由畏缩，艾哈迈德·堪则迫不及待地等着大师下令。巴巴却说：“只有一种疗法管用。今天我们都得笑个够！畅怀大笑会消化食物。”都喜欢这个新颖建议。讲了很多幽默轶事。巴巴也分享笑话，让满德里大笑。

2月20日下午，布告牌上出现下文：

规定每日中午12时至下午2时为我饮食时间。以此方式，24小时禁食将持续多日。

——默文

但就在次日，巴巴将时间从下午改为晚间7时至9时。说他只会在这两小时之间进食饮水，接着补充说，从当晚9时至次日晚7时，他将不吃不喝。

巴巴再次希望欢迎街上的穷人到大师之家。2月23日，给200名穷人、残疾者或盲人施食，给其中50人施衣。

巴巴每天要满德里铭记对其命令的彻底服从，而且天天挑某个人的毛病。在大师之家初期，他会神秘地说：“我将通过让你们吃酥油，穿外衣和裤子，让你们证悟！”这意味着，尽管给他们所有的世间舒适，他仍然将赐于他们成道。然而，大师之家末期，满德里对好食好衣并不满意——成道遥不可及。在大师之家的经历，仅仅是门徒训练的开端，他们对即将承受的艰辛一无所知。

朵拉玛西最近曾到萨考利拜访乌帕斯尼。2月24日，她向巴巴和满德里讲了亲眼目睹的情况：“马哈拉吉非常虚弱，囚禁在一个小竹笼里。三个月一次未离竹笼，一直坐在里面……常听他念叨默文的名。他似乎渴望见默文。”

顾麦不久前也去过萨考利，透露说，马哈拉吉对她抱怨：“默文何故出版我的传记？那本书将使我卷入麻烦。不好！我不想让人知道我！”

他还抱怨萨考利的人：“叫他们停止在我面前做阿提。我不想被崇拜！我计划在这个笼子里进入三摩地死掉！”

顾麦难过地问：“您坐在这笼子里，有何目的？”

马哈拉吉生气地回答：“是因为你们！因为全世界！你们期望什么？世界从我这期期望什么？一个人视力变弱，只好戴眼镜；我不能为世界利益做什么时，也只得这样做。”

顾麦恳求：“您在这笼子里要待多久？”

马哈拉吉答道：“还有时间；我出来时，要么离开萨考利，要么离开肉身！”

巴巴听到这些故事，良久沉默不语，之后说：“死比活好；畏比死好；注比畏好；做或成比注好！”

满德里茫然不解，大师以其独特方式解释道：

死不是指一般的身体死亡，而是自我的真死；也就是在死前死掉，即与神合一。

畏，不是字面意思。畏是指，尽管证悟自己是造物主或神，仍处于受造物状态。此乃具正常意识的至师状态，这比永恒融入神性海洋持续陶醉的玛居卜状态更难获得，灵性上更殊胜。

注，意味着将神圣大知之酒注入人们的心灵。

做或成，是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指让他人成为你那样完美。为人做你为己所做的！在能力、知识、权威和职责上，让他们成为你那样！此乃至高无上状态，成为至师之状态。

我所说的意思是：与神合一，胜于过世俗生活；与神合一后回到正常意识，胜于融入神性；用神爱注入人心，胜于对人类漠不关心；让人与神合一，胜于只是用爱注入其心！

更多有关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状况的消息从萨考利传来。2月25日，巴巴派在孟买探亲的希芮茵麦到萨考利，代表他问候马哈拉吉。她27日返回，对满德里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在萨考利我走近马哈拉吉的笼子时，他掴了我耳光。马哈拉吉从竹栏后伸出手，一只手抓住我，另一只手使劲掴我耳光。我的手镯碎了。我不习惯这种粗暴对待，很难过，准备马上离开萨考利。但我被扣留了一天，期间马哈拉吉四次召见我。他不仅每次辱骂我，还大声反对默文和你们有的男子。他警告说：“你儿子默文假装赛古鲁！冒充古鲁！”

顾麦接着说，马哈拉吉也警告她：“别再去找默文！他将误导你！你会像棵染病的树那样枯萎。结果最终，你将不得不来找我。为了你自己，远离他！”

听此，巴巴问满德里：“你们对此怎样理解？就在几天前，马哈拉吉还对朵拉玛西大加赞赏我，并表达他对我的爱。”

他们回答，自从他们居住大师之家，巴巴就曾暗示此事。巴巴微笑说：“这个游戏是我开始的。我致信马哈拉吉，说我跟萨考利的无论是他、德格拜还是其他人，都毫无关系；也是我将母亲派去找他。由于此信，他现在采取了早就该采取的措施。

既然是我开始的这个游戏，它就不会在我这儿结束。这掌握在马哈拉吉手里。我一直告诉你们，马哈拉吉和全世界将背叛我，这只是开始。

所以要作好准备。一切都将发生转折，正如我说的那样。”

他随后用一种神秘语气，轻声总结：“经过一年的空缺，4月临近。”

晚饭后，巴巴向大阿迪授述了如下给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讯息：

“美赫巴巴根本不喜欢您在萨考利，当着其他人的面对他母亲说的话。他现在对其职责——工作负担——烦透了，想要放弃。”

对满德里宣读此信时，巴巴说：“要小心，切莫误解马哈拉吉和我之间此刻发生的事，或被我们交流说重话的现象所蒙蔽。”大阿迪随即把信寄出。

一场秘密游戏正在上演；

其意义何在，结果如何，

惟有大师知晓。

巴巴派鲁斯特姆次日赴萨考利，亲口传信并接受马哈拉吉的答复。鲁斯特姆回大师之家后，汇报说：

我3月1日晚上抵达萨考利，达善了马哈拉吉。他像以往那样，客气地对我讲话。自从把自己囚禁笼内那天，他命令寺庙日夜敲钟。次日凌晨4点，他的信徒不在期间，要我连续敲钟2小时。

之后，我去达善马哈拉吉，发现他情绪改变。马哈拉吉开始以微妙方式，抨击巴巴和满德里。看我走近笼子，马哈拉吉训斥我，辱骂巴巴和满德里。我马上退避。

回孟买之前，我最后一次去见他，他勃然大怒。一边谩骂，一边给满德里此讯：“让每人走自己的路。默文不是赛特-普如希（完人），我无论如何都不再为他负责。他是冒牌！”

这番爆发后，我问马哈拉吉：“您的灵性工作，与这些竹竿（竹笼）有何关联？我承认，您施加给自己的囚禁是为了我们；但我们不愿看到您受苦，宁愿看到您在外面，自由自在。”

马哈拉吉随后叫我拆掉竹笼。我马上动手，拆断一根。这立即使他更加愤怒，咒骂起我来。马哈拉吉禁止我再碰竹笼，叫木匠来修损坏的竹竿。

之后他轻声问：“你何故损坏我的竹笼？”

我回答：“您亲自叫我这么做的。”

马哈拉吉说：“好吧。现在你会做我要你做的事喽？”

我回答：“当然。”

他随即吩咐我：“把那块大石头搬来，使劲砸我的头！”听此，我害怕了。马哈拉吉又对巴巴和各个满德里大肆谩骂。同时，木匠在修竹笼。他一直骂到我告诉他，我要启程去孟买。

巴巴随即严肃地问满德里：“你们还要跟我到底吗？你们听见马哈拉吉说的了。连他都开始反对我。”除了伽尼，都说会坚守诺言，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离开他。

伽尼说，他会考虑一番，稍后回答。巴巴警告满德里：“在一切情况下，都跟我一起，不要受马哈拉吉或巴巴简的话影响。有可能二人都会公开声讨我。但满德里要放心，二人皆是我的大师，当代最伟大的在世灵性人物！我的这个声明，在将来任何时期，一律有效。”

巴巴接着转向伽尼，问道：“你考虑好了？”

伽尼回答：“我将跟您到底。没什么要考虑的。我只想逗逗您！”听此答复，众人不禁大笑。

巴巴曾经预言马哈拉吉对他的表面敌意。早期，马哈拉吉连连赞扬巴巴时，巴巴以严肃语调宣布：“马哈拉吉现在称赞我，不过你们将从他口中听到反对我的话。甚至谁在马哈拉吉面前提起我的名字，都不会被放过。那个时间不远了。”马哈拉吉对巴巴的抨击，致使巴巴的一些坚定跟随者信心动摇，不再来达善巴巴，重新跟随马哈拉吉，由此可见其反对程度。

每24小时一餐的禁食持续两个月后，巴巴又将禁食从36小时延长至42小时。1923年3月2日，满德里看见布告牌上写着：

从现在起，谁都不得故意碰触我的身体。

——默文

男子中没人能理解他为何发布此讯，互相讨论这件事。

1922年5月巴巴离开普纳后，遣韦希奴·德如卡到阿美纳伽工作。现在他已被召来孟买。3月4日上午打板球时，阿迪蓄意撞了韦希奴，二人之间爆发激烈口角。

当晚，巴巴叫全体男子到大厅集合，问贝拉姆吉游戏期间何故出现骚动。贝拉姆吉讲了阿迪和韦希奴的争吵。巴巴问满德里：“阿迪难道没有违反28条命令之一？”不过，大多数人站在阿迪一边，理由是比赛激烈，不该怪他。可巴巴不听，当众严斥阿迪。阿迪因违令而蒙辱。

巴巴随后生气地转向韦希奴，要求：“当众复述你的忏悔！”几天

前，韦希奴为大师按摩足时，产生性欲念头，并立刻停下。韦希奴也向巴巴承认了此事，不过是在读了最近的布告之后。韦希奴得出结论：任何身心行为，都瞒不过大师。满德里这时明白了布告讯息的意义，巴巴对韦希奴的坦白忏悔感到满意。

巴巴随后吩咐众人离开，留下阿迪，问他：“我的辱骂让你感到伤心吗？”阿迪回答说很伤心。巴巴安慰：“别再多想。经历侮辱阶段对你很有益。让当事人经历这种考验，是清除其罪过的方式之一。就连至师罗摩克里希那，也曾侮辱其亲密弟子维韦卡南达，用粗暴、贬损语气叫他离开，永远别回来；但过了一会儿又就把他叫回，安慰他。是我的爱让我在他人面前羞辱你。我以同样方式对待韦希奴，而他不顾我的侮辱，当众道出实情。”巴巴随后拥抱了阿迪。

次日，巴巴和伽尼之间，就伽尼常睡懒觉，发生大声争辩。巴巴坚持要他走人，但在伽尼倔强地拒绝离开大师之家后，巴巴问他：“从现在起，你是听从我的命令——还是遵循你的睡觉喜好？”伽尼微笑说：“我将听从您的命令。”巴巴也笑了，说：“既然你睡了几乎一天，可守夜到凌晨2点。”伽尼欣然答应。

有时，晚饭后，满德里会写诗——但诗作往往缺乏节奏或韵律。3月6日，巴巴正在创作一首幽默诗，忽然说：“我想上厕所，但不希望留下未完成的作品。”接着问，谁愿到洗手间，在他旁边做记录。伽尼和阿迪同意。巴巴坐在中间的便池，阿迪在他右侧，伽尼在他左侧。拉姆玖、法里敦和“哮喘”站在外面。有半小时，就在这种显然缺乏诗意的氛围中，向缪斯诗神慕求灵感！

一位具上帝意识的大师，做事绝非毫无目的，众人享受这种奇怪情形的幽默。一个人能做的最伟大苦行，就是伴随大师的每个心血来潮起舞。接受其心血来潮，即最高类型的奉爱。

伴随大师片刻所给取的，

千百年苦修都无从获得！

舍地的赛巴巴一次解释，他在伦地（出恭）仪式期间联系内层面的灵性特使。据说，至师或阿瓦塔在排便期间，具体做浊层面的工作。

1923年3月7日，在大师之家足不出户近三个月后，巴巴外出，到不远处查尼路上的穆西吉家。赛义德·萨赫伯住在那里，久日郁郁寡欢。为让他振作精神，巴巴率阿迪、贝拉姆吉、古斯塔吉、瓦吉夫达、拉姆玖，

驱车前往穆西吉家。逗留几个小时后，返回大师之家，发现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派来的三名信使在等他们。

赛古鲁的三位大弟子——耶希万特·劳、高帕·劳和特瑞姆巴克——被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派来，劝美赫巴巴随他们回萨考利。巴巴拒绝，他们想尽方法，都不能说服。最后，恳求他：“如果您不同我们去，德格拜本人将被派来接您！”巴巴依然不为所动，三人失望地于次日无果而返。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谈到派他们来的目的：“设法带默文来萨考利，否则他很快会连日食一餐都停止！”三名男子尽力劝他，甚至流泪合掌求他，巴巴依然坚定不移。这是两位大师之间的无形拉锯战，同时亦是他们的宇宙工作之媒介，以便在世间确立美赫巴巴的阿瓦塔身份。几天后，马哈拉吉又派首要女弟子德格拜到大师之家。然而，她的恳求也未能说服巴巴去萨考利。

为巴巴生日庆典搭的遮篷一直未拆，3月9日，再予装饰，庆祝鲁斯特姆·凯库希如·伊朗尼和馥芮妮·杰罕吉·伊朗尼订婚。早晨，盛装的家庭成员和贵宾陆续抵达，装饰过的大师之家一派节日面貌。精心摆设了两百张餐桌，招待客人。

宴席中间发生一件趣事。每人餐盘边放有一个装着肥皂的小碟，肥皂切得精巧，类似一块餐后薄荷，是给客人餐后洗手用的。晚餐快结束时，阿卜度·瑞曼将肥皂放入嘴里，以为是奶酪！他立即吐出，竭力装作若无其事，可未能躲过同桌客人的注意。故事迅速传开，每被复述，便引发笑声。巴巴获悉，叫来阿卜度·瑞曼，问道：“你难道不懂餐桌礼仪？何故吃那块肥皂？”

阿卜度甚是尴尬，紧张地解释：“有时，宴席结束，会上一小块奶酪或甜点……我以为是奶酪，就吃了。”

稍后，令阿卜度·瑞曼更难堪的是，巴巴让人打铃召集满德里，叫他们看他写在布告牌上的通知：

从今天起，应把阿卜度叫做奶酪。

——默文，1923年3月9日

全体解散后，又听见铃响。满德里上楼到巴巴房间，巴巴指着布告牌，上面潦草写着：

奶酪现改为肥皂。

原来有人建议改为肥皂，巴巴批准。现在5名男子有正式昵称：哮喘、拜度、紧张、斯拉姆森和肥皂。

下午，亚辛开始演唱卡瓦里；他灵感迸发，一直唱到深夜10点半。大家尽兴享受了订婚宴席之后就寝。巴巴召见馥芮妮，禁止她返回萨考利；故订婚后，她到帕雷尔和顾麦的姊妹一起生活，直到完婚。鲁斯特姆和馥芮妮的订婚，使朵拉特麦跟巴巴的联系更密切。出于对巴巴的爱，朵拉特麦向他奉献了一切。因巴巴的介入，她的一个女儿现已订婚，而另一个女儿美婄（当时住在萨考利），很快将沉浸于美赫巴巴神圣声音的美妙音乐！

赛古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传记公开发行后，评论家一片哗然，强烈反对几位灵性人物。3月14日，孟买报纸上出现更多文章，诽谤美赫巴巴。神奇的是，对巴巴的反对愈传播，他愈发出名！古吉拉特语报纸《因萨夫》，甚至呼吁公众领袖“采取严厉措施，摧毁美赫巴巴、巴巴简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腐败堕落之网！”

然而，美赫巴巴拒绝让任何满德里为他或为他的大师们辩护。禁止他们撰文驳斥该报编辑。

这段时期，大师有时会率满德里上当地剧院，但他难得呆到演出完毕。他乃为内在工作而去，一旦工作结束——不管是否正在演出中间——他便在剧院里站起，迅速离开。满德里别无选择，只能跟随，放弃欣赏和对剧情发展的好奇。不过，19日，巴巴带满德里观看一部喜剧时，出乎意料地逗留到最后谢幕，令满德里欣喜满意。

5天后，3月24日，去罗纳乌拉老家探亲6天的伽尼，返回大师之家。可他迟到了。巴巴拒绝让他进屋，给他捎讯：“脱衣，穿着内衣，单足站立喷泉旁！”伽尼照办，对等待他的，毫不知情。

几位满德里溜到他身后，往他身上泼了满满几桶冷水！伽尼大叫：“巴巴，救我出泼水节，我可没违反您的任何命令！救我！”巴巴对此畅怀大笑，原谅他的迟到，终于让他进屋。

3月25日，因某个未知原因，巴巴对人人发火，要离开。满德里恳求：“您若走，我们跟着您！”巴巴似乎极度不安。在后院躺了一段时间，接着在酷暑烈日下站了一个小时。派人叫来一辆维多利亚式马车。之后派另一人去叫车，随后又派一人。三辆马车来到大师之家门口，满德里不知所措。巴巴并未坐车兜风，却付了车费。随后攀越院墙，再次躺下

休息。他在外面待了很长时间，最后回屋里，静静上楼回房间。对那些目睹者，他的行为神秘莫测。

当晚，伽尼轻率行事，巴巴不满，厉声对他说：“你想走就回家住两月，否则就住这儿。但如果你住这儿，我将不理你，跟你毫无干系！”两种选择，伽尼都不喜欢，没回答。巴巴随即对他说：“你可以住这里，除了最初的7条和28条一般命令外，没别的。但你不能对我说话或写信。此外，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觉睡上24小时。我不反对。”是夜，巴巴又宽恕了伽尼。伽尼仍然不知，自己到底做了什么才招致这番对待。

这期间，尽管美赫巴巴下令，无论他去哪里，满德里都要跟随；共识是如果他下达两条命令，他们应遵从第一条命令。一次，巴巴心情不快，称他要离开大师之家，独自去萨考利。并开始往达达尔火车站走，满德里跟着。巴巴回望，命他们回去！可他们继续跟着。巴巴又环顾四周，说：“别跟着我。回大师之家去！”可他们仍继续跟着。这次，他和蔼地说：“好吧。我们都回去！”以此认可他们在服从他的首条命令：无论他去哪里，都要跟着他。

在鲁斯特姆的订婚宴上，顾麦再次邀请美赫巴巴访问阿美纳伽，敦促道：“您居住阿冉岗，对我们将是巨大祝福。您的临在，不仅会圣化阿美纳伽，还包括整个地区。”这一次，巴巴接受了顾麦的邀请，但未答应永久居住。

两周过去。美赫巴巴谈起将一些满德里遣返回家，说：“我打算数日内解散大师之家。5月在阿美纳伽办完鲁斯特姆的婚礼，我将居住阿冉岗。会住在那里，但方式相当不同，仅带几名男子，他们不得不面对艰难困苦。在阿冉岗的生活，将跟这儿的截然相反，那些继续伴随我者，将不得不苦力般干活。”

伽尼说俏皮话：“那种情况下，您应该叫它害冉岗（艰苦村）而非阿冉岗。”

美赫巴巴接着解释，那些被遣离者跟巴巴的联系，将像现在一样保持不变，他在将来会随时召人回他身边。人人承诺继续忠于他。对那些他已决定遣返回家者，他给予如下指示：“7条特殊命令中，继续遵守第1、2、3、4和7条。”这些命令是：

1. 不折不扣地遵守我给予的灵性指示；
2. 与团体中的另一人，或多人，或我指定的其他人，保持或中

断特殊联系；

3. 在 12 个月之内完全戒绝饮酒或麻醉品以及性行为，除非经我允许时与你妻子；

4. 要像住所的其他居民那样吃、喝和穿戴，任何情况下均避免食鱼、肉和蛋；

7. 即便你发现全世界都反对我，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放弃伴随我，除非受令离开我。

“28 条一般命令中，继续遵守第 1、9、13、14、18、19 和 25 条。”
这些命令是：

1. 要每天沐浴。理发后，可额外沐浴；

9. 严禁不吃饱喝足。饿却吃不下，以及领取食物后却没胃口，要汇报原因；

13. 不许撒谎、辱骂和互怀敌意（达到违反我命令的程度）；

14. 不要读书、报、杂志和他人的信件；

18. 为避免不洁行为，有性欲念头时不要触碰任何人。避免低俗故事和其他此类话题；

19. 除了母亲或姐妹，不要触碰任何女子；

25. 睡觉前，用布或棉花堵塞耳朵。

3 月 31 日，美赫巴巴遣离大部分满德里，留下少数几个在大师之家。拉姆玖和伽尼也被遣回罗纳乌拉，同家人生活一个月。

虽然美赫巴巴再三警告，不得忽视他的指示，洗衣工凯什纳施依然如故。最后巴巴警告他：“你如果继续违背我的命令，将成为麻风病人！我对此十分严肃。最后一次警告你，不要对我的话掉以轻心。你如果改变行为方式，将成为金子。可假如你不听从我的建议，定会染上麻风病！”

尽管如此，凯什纳施仍无视大师的亲自关怀。虽然巴巴一再宽恕他的错，加上这次最后警告，他仍对大师的话置若罔闻。之后巴巴不再让他洗衣，凯什纳施愚笨地以为巴巴对他的一贯不端行为毫不知情（他偷偷与一名女佣发生性关系）。与巴巴中断联系后一段时间，如大师所预言，灾难降临凯什纳施，他因违令而染病。

在大师之家曾用麻袋为满德里隔出单间。但在多数男子离开后，隔架拆除。不几日恢复原状。继续伴随美赫巴巴者，有弟弟佳尔、姨父马萨吉、表弟彭度、大阿迪和鲁斯特姆、巴布·赛克瓦拉、拜度、肥皂、贝

拉姆吉、法里敦、“紧张”、古斯塔吉和斯拉姆森。每人大部分时间忙于售卖圈子及公司最近出版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马拉地语传记。

1922年10月间，美赫巴巴曾率满德里到格利扬，拜访哈吉·马朗·夏的圣陵，却未能抵达，他发誓要重访这位伊斯兰教大圣的陵墓。为履行诺言，大师率几名留下的满德里，于1923年4月13日，从孟买前往格利扬。伽尼、拉姆玖和卡克·萨赫伯，按预先指示，在那儿与他们会合。

凌晨2点半，他们乘马车离开格利扬，去圣人陵墓所在的山上。到山脚下，巴巴和萨达希乌·帕特尔留在那儿，派其余男子上山，代表他向陵墓顶拜致敬。男子们在穆斯林圣人的达伽（陵墓）上摆放一副花帘。还按巴巴的指示，念了法蒂哈祷词。这次远足用了两个半小时。

他们返回后，巴巴给他们面包和点心吃，却禁止他们喝水。长途跋涉令他们口渴，到了巴巴等待他们之处，一心只想饮水。与他们的期望相反，他却给他们干面包和点心。可他们享用不了这种帕萨德，因为喉咙太干燥。巴巴解释说，那儿的水受污染了。

随后乘马车启程返回。天气酷热，时值4月，印度的盛夏。一路颠簸，口渴加剧，行程14英里，下午抵达格利扬。在村子里，他们获准饮苏打水解渴。巴巴随后给每人几片西瓜，终于止渴。

拉姆玖和伽尼回罗纳乌拉，巴巴和其他男子乘当地火车返回孟买。到孟买不久，就将大师之家的主屋还给房东，后面小屋留作圈子及公司的办公室。照巴巴要求，处理了与面粉厂相关的事宜。全体男子匆匆打点行李，准备好奔赴阿美纳伽，以及美赫巴巴工作新阶段的开始。

离开大师之家前两天，4月17日，美赫巴巴莅临纳沃和迪娜·塔拉提的婚礼。婚礼结束后，巴巴乘马车前往他们家，将新婚夫妇召到外面路上，慈爱地祝福他们。之后乘车回大师之家。

总结大师之家：在孟买的10个月生活之前，美赫巴巴与满德里的关系，是那种存在于好友之间的关系。那些承认他为大师或古鲁者，没有意识到服从其命令的意义和绝对必要性。在大师之家，这种关系彻底改变。使满德里意识到，美赫巴巴是他们的上主和大师，由此建立了存在于完美大师与弟子之间的关系。以不同的方式，满德里学到服从美赫巴巴指示的无上重要性。他会不断地向他们灌输，服从他的每道命令是多么重要——无论命令是否显得微不足道。

在灵性问题上，美赫巴巴也传授了大量密意智慧。满德里现在不仅

梦想找到隐藏于喜马拉雅山的古老灵性，而且认识到美赫巴巴所体现的灵性生活和真理的新鲜分配。他们内心的热情之火被点燃，敦促他们冒险攀越喜马拉雅山！通过语录，大师概括了内在道路和神爱，解释了印度教密义（吠檀多）和伊斯兰苏非教两者的智慧，满德里的觉悟与日俱增——同各大宗教的精神统一。

在大师之家，他们还接受了离开家庭，从而超脱家庭。有机会和不同宗教和出身的男子一起生活——这是他们都未曾经历的。在美赫巴巴的友谊中，他们受鼓励为了整体利益，摆脱个人差异、偏见和喜恶。这个师徒关系阶段，美赫巴巴让满德里为迎接将来的艰苦训练做准备，倘若没有这些月在大师之家的预备，未来的训练则是不可能的。

阿美纳伽和阿冉岗

1923年4月19日夜，美赫巴巴和14名男子离开大师之家，将记忆留下，前往阿美纳伽。火车人满为患，他们的车厢挤满了其他乘客和行李。忙乱中，陌生人未认出谁在他们中间，对此行目的，满德里也毫不知情；然而我们的时代评论：

**阿美纳伽啊！满德里不知
他们所前往的那块土地
将成为永恒流仁慈之泉。
此地贫瘠荒芜，其隐藏之水
却将解除人类的内在干渴！**

在普纳火车站，美赫巴巴的亲戚、拉姆玖·阿卜度拉和卡斯巴佩斯的满德里，前来欢迎大师。给巴巴戴满花环和花冠，给满德里奉上茶点。4月20日早晨7点半列车驶离普纳，几小时后抵达阿美纳伽。

在阿美纳伽，巴巴住在库希如大院顾麦家〔注：库希如大院现称美赫纳扎大院，是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办公室所在地。〕除了顾麦、鲁斯特姆、阿迪、琵罗佳、朵丽及表兄弟萨若希这家人，本地琐罗亚斯德教区当中，没有人将美赫巴巴尊奉为灵性古鲁。住在库希如大院里的伊朗尼亲戚，不断嘲笑顾麦对巴巴的信爱。但巴巴将顾麦一家置于其庇护“纳扎”（青睐）之下。将其神性深刻地揭示给他们，使他们自始至终拜倒在他足前——不顾一切地服从大师。由于亲戚的怀疑与反对，顾麦经受了可怕的精神折磨，但她对巴巴的神爱坚定不移，不同他们争辩。

连续几日，美赫巴巴和男子们步行穿过阿美纳伽的主流穆斯林社区，考察此地。阿美纳伽于1494年以其创建者阿美·尼扎姆·夏（Ahmed Nizam Shah）命名。“阿美”源自阿拉伯语，意为备受推崇者，或不断感激神者；也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别名之一。巴巴在库希如大院居住期间，在一间屋内闭关7日。由阿迪和古斯塔吉服侍，顾麦为他做加酸奶的咖喱。这次闭关中，巴巴令顾麦在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房间，昼夜点燃一盏油灯。

一日，阿迪告诉顾麦，巴巴面色苍白，她认为是禁食之故。不一会儿，大师传唤她，说：“我没变虚弱；不感到虚弱。我强健如故。”又补充说：“我出席了一场会议。”

顾麦想听解释，可巴巴只说：“是一次完人的会议。”说完，开始对她唱道：

萨比尔啊，您的卡里亚城是神圣的！

随后吩咐顾麦，让她使用他静坐闭关用过的房间。

4月30日，巴巴率满德里远足，到阿美纳伽以北14英里处，一个叫幸福谷的地方。传说主罗摩流放漫游期间，同悉妲和拉克希曼在幸福谷呆过一些时间。

巴巴入住客栈（政府招待所）。因一些婚礼客人随行，从阿美纳伽送来的食物不够，只好额外做素菜。男子们本打算放松三天，打牌、做游戏或听巴赞，徒增不便。

逗留幸福谷期间，佳尔给巴巴讲了一个搞笑故事，事关大师之家期间，埃斯潘迪亚的佳帕——念神名。佳尔说：“每天早晨，我都观察埃斯潘迪亚打坐静心。由于蚊子袭击、昏沉欲睡，他的身体前后摇摆——像个钟摆（pendulum）！”巴巴听此大笑，决定给表弟起绰号“彭度鲁姆”，简称“彭度”。从此，埃斯潘迪亚被叫做“彭度”。

总有讲不完的幽默故事的佳尔，又讲了一个。他说，一次法里敦坐在大师之家走廊，发现四处无人，放了个响屁，声音大得使佳尔以为有人在放爆竹！巴巴听了，复大笑，并朝法里敦喊道：“唉，屁里蹲！”法里敦赶忙应声。

有人插嘴：“巴巴，法里敦个高又严肃，像个基督教帕椎（牧师）。 ”

巴巴对法里敦说：“从今日起，你就叫帕椎吧。”就这样，法里敦获得正式绰号，余生被称作“帕椎”。

一天下午，巴巴在走廊散步，见斯拉姆森、帕椎和另一个男子，与希瓦庙的住持闲聊。他立即派人询问，他们在寺庙旁做什么，谈什么。三人回来，跟巴巴解释说他们只是打发时间，谈谈神、宗教与灵性。

“很好！”巴巴宣布，“行。现在你们三个，拿上行李走吧！去找那人做古鲁！从此以后，我不再是你们的古鲁！我们的联系断了！”

巴巴极其恼火，三个罪人战战兢兢站他面前，恳求原谅。保证决不再犯。

“我的话你们听见了，从我视线消失！”巴巴喝斥。又带着厌恶的表情，说：“你们行事像傻瓜！你们离开家庭和亲人来加入我。如今和我生活已一年有余。你们要跟随我，就得按我的话做。”

“你们为什么去那座庙？永远、永远莫去找别人！他会误导你们！”又重复道：“你们想跟随我，不是吗？那为什么去那儿？假设那人给予某个解释、建议或命令——跟我的相反——你们会听从哪个？”他们沉默不语。

巴巴随后告诫他们：“你们已把我奉为大师。反过来，我也承诺你们，绝不让你们沉沦。”

1923年5月3日，美赫巴巴在幸福谷庆祝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生日。按照巴巴指示，满德里禁食24小时，还为附近村里的穷人做饭，由巴巴亲自招待，直到夜晚。群众施食结束后，男弟子和印度教村民一起，唱诵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阿提。

美赫巴巴将几名满德里派往萨考利参加庆祝。当天，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坐在竹笼（pinjra）内，叫顾麦行阿提。普佳仪式期间，马哈拉吉将腿伸出笼子，以便信徒达善，触摸其足。人越来越多，马哈拉吉一年来首次走出竹笼，坐到遮篷下的一面鼓上。人们上前达善，呈献礼物，顾麦和娜佳（寇度之妻）收集。过了些时间，排队达善的人群失控，只好请来警察维持秩序。一列队伍抬着轿绕马哈拉吉转了几小时致敬，接着唱巴赞，直到深夜。

次日，给很多穷人洗澡、施食和穿衣。因要给乞丐们洗澡，马哈拉吉的亲属和亲近女徒（坎尼亚）想也为马哈拉吉洗浴。遭到拒绝。他说：“我不想洗澡；今天只给穷人洗。”他们却坚持先给大师洗，他却指着站在身边的一个穷人，说：“你们想给我洗浴，就给那个麻风病人洗！那将等于给我洗浴！”

女徒们立即拉住那个麻风病人，让他站在凳上，开始用为大师留的水，给他洗浴。马哈拉吉的亲姐也帮忙，她拥抱麻风病人时，哭了起来。她在那人脸上看见了自己兄弟，马哈拉吉。于是顶拜那人！麻风病人被她的行为震惊，说：“母亲，您的神在笼子里，别顶拜我。”为麻风病人穿衣戴帽之后，对他举行了普佳。之后，马哈拉吉说：“我在那个麻风病人里。洗浴的是我。”

有巴巴的弟子在身边，马哈拉吉很高兴。当他们在笼边坐下，

他问顾麦：“你爱这些人吗？”

她回答：“是，他们是默文的，因为默文是您的，我爱他。这些人也是您的，所以我像爱自己孩子一样爱他们。”

马哈拉吉说：“这好。保持这种态度。你是位真正的母亲。要像爱你的孩子一样爱世上所有的人。”

稍后，又告诉她：“我饿了。今天做些布加（油炸鹰嘴豆粉和蔬菜饼）。我喜欢你的做法，用楝叶拌上楝叶酸辣酱。做好拿来，我和这些孩子分享。”

当晚顾麦做好食物，送到马哈拉吉的小屋。他吃了一两个，把剩余的分给巴巴的弟子。接着讲了他过去吃楝叶酸辣酱的故事，并且递给他们吃，后者根本感不到苦味。他还讲起他曾要一名妇女做豌豆糊米粥，并掺上粪便。为证明对他的爱，她照办了。离开萨考利之前，顾麦请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光临阿美纳伽，参加鲁斯特姆和馥芮妮的婚礼，但他不喜欢这个主意。

当天深夜，村民离去后，巴巴变得不安，率满德里于11点半离开幸福谷，在黑暗中走向阿美纳伽。并于凌晨2点到库希如大院，筋疲力尽。

鲁斯特姆和馥芮妮的婚礼将于4天内举办。准备工作进行着，许多客人已到。敌意也酝酿多日，院子里紧张气氛暗涌，因为很少帕西人和伊朗尼相信美赫巴巴的古鲁地位。那个年代，在琐罗亚斯德教社区中，对灵性的真正知识有限。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不同的是，帕西人没有认可圣人和高道的密教传统。他们认为美赫巴巴及其追随者即便不疯狂，也是自欺欺人，一帮傻瓜卷入“灵性胡闹”。

从孟买和普纳来了更多帕西人和伊朗尼，这些人的到来，给顾麦亲戚中的紧张和批评火上浇油。当地报纸上再次出现对美赫巴巴的攻击。就这样，义愤填膺地反对美赫巴巴及其追随者，成了怀疑他的琐罗亚斯德教客人中间的主要话题。

5月4日早晨，阿迪服侍巴巴漱洗时，向他汇报背后的流言蜚语和盛行的批评氛围。阿迪说他家中有几人，尤其是顾麦的兄弟，在教唆其他婚礼来宾反对巴巴。巴巴听此，突然离开房间，怒气冲冲走出院子。他一言未发。后来，满德里发现，让他恼火的不仅是阿迪说的话，还因为顾麦尚未在他指定的日期从萨考利返回。

那天早晨，男弟子有些在浴室洗澡，有些在吃早餐。但大师的一贯

命令是，无论他去哪里，满德里要放下手边的一切，立即跟随。因此，听见巴巴离开的喊声，全体满德里急忙跟上，不知巴巴前往何方。巴巴皱着眉，肃然冷淡，快步穿过城市。他在车站路停下，贝拉姆吉、紧张、帕椎、马萨吉、彭度和斯拉姆森跟在后面。起初，大家以为他要去火车站，对他们留在库希如大院的行李不知如何是好。不过，穿过锡纳河后，巴巴却转向开阔的平原。

往南走了6英里，看到几座荒废的房屋，和附近的小村。走进那块地产，遇到一个看守者，后者告诉他们，这些建筑曾用作英国军营，现属阿美纳伽的堪萨赫伯·凯库希如·伊朗尼。附近的村子是阿冉岗。

满德里惊讶，尽管他们听说阿冉岗，以及巴巴打算定居那里，却不知其方位。顾麦只提过地名，并计划在鲁斯特姆的婚礼后，带美赫巴巴来这里。巴巴在一口旧井旁的楝树下坐下。指出几步外，新建的穆斯林圣人吉罗瑞·夏的陵墓。随后视察被遗弃的建筑，一座小水房和一个水泥台。

满德里未带换洗衣服、食物或饮用水。巴巴遣贝拉姆吉和斯拉姆森，到阿冉岗村取些食物。男子们口渴，水井近在咫尺，因没水桶，无法从井中取水。贝拉姆吉和斯拉姆森走向一名基督徒，对他说：“我们是朝圣者，需要食物。你能提供什么食物，我们都乐意买。”

此人名叫甘伽拉姆·L·帕瓦尔，他解释说只有面饼和酸辣酱。且要用些时间。“只要你能做，”贝拉姆吉说，“用多久都没关系。我们一小时内回来；同时，麻烦借我们一只桶、绳子和水杯。”甘伽拉姆给他们拿来，大家从井内提水，解渴爽神。

与此同时，急性子的鲁斯特姆听说巴巴突然离去，难过万分。骑上摩托车，寻遍城区。在主路上拦住人，问他们是否看到一群男子走过。有人告诉他，当天早晨见到一群人朝阿冉岗村走去。鲁斯特姆火速奔往阿冉岗，发现巴巴和满德里坐在楝树下。他含泪跑过去，问巴巴为何来此。

巴巴严厉地回答：“我不想再住库希如大院。”

“可我的婚礼怎么办？”鲁斯特姆恳求，“您答应出席的！”

“我改主意了！”巴巴敷衍说。

“可当初，因为您的建议，我才同意结婚的！”鲁斯特姆大声说，“您不出席婚礼，我就不结了！”巴巴安抚鲁斯特姆，解释他虽然不出席婚礼，晚些会去祝福他和馥芮妮；并叫他放心，婚礼在按照巴巴的意愿举办。

随后遣鲁斯特姆回阿美纳伽，让他安排将他们的行李运到阿冉岗。

鲁斯特姆走后，巴巴问同伴：“你们觉得此地如何？”

男子们笑答：“这儿啥都没有！”

巴巴语调严肃，应道：“你们什么意思？苦行僧所居之处，就有一切！有苦行僧陪伴，什么都不缺。”

贝拉姆吉随后去甘伽拉姆家，取来新烤的面饼，大家吃了。并用掌心掬水喝。甘伽拉姆送来一盏煤油灯供他们用，大师祝福他，说：“愿你家中光明永驻。”

晚上，行李运到，男子们在平台上摊开铺盖，试着歇息入眠。然而，整夜不得安宁；五月的热风吹得沙尘盘旋。深夜，发现一条蛇后杀掉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曾在此驻扎。堪萨赫伯在拍卖会上购得的，就是这些被军方弃之不用的建筑。铁道边有一座构建良好的小石屋，曾用作军队邮局。其余建筑皆处于坍塌状态。路东面，是一座大平房，建于1916年，曾用作部队食堂。房子用土坯建成，有两个大厅，一间浴室，两侧走廊。典型的沙巴德石地板，芒格洛尔瓦屋顶。

第二天，5月5日，清扫邮局房，巴巴和满德里当晚住入。翌日，清理修缮集体食堂，大师亲自帮忙，从早干到晚。

5月6日，伽尼、拉姆玖、萨达希乌、穆西吉和瓦吉夫达来到阿冉岗。五人很快意识到，在这片荒芜之地的日常工作，与孟买大师之家的情况截然相反。人人得从井里提水用，得自己洗衣；整天是辛苦体力活，清理修缮集体食堂。

巴巴将五人领到一旁，告诉他们：“这儿的生活艰苦不便。你们都得像苦力般劳动，干农活，或到阿美纳伽求职——那意味着每天来回骑6英里单车。你们五个最好在孟买、普纳、罗纳乌拉或别处找工作。即使离开我，到外地生活，你们只要履行我的命令，我与你们的联系就完好保留。记住，我无所不在，永远与你们同在。”尽管如此，拉姆玖决定重新加入巴巴和满德里；萨达希乌、穆西吉和瓦吉夫达不久回家。伽尼说自己尚未做出决定。

阿冉岗，意为森林村；数世纪前，该地区是一片丛林或大森林。有关阿冉岗的灵性历史有若干传说。据说在9或10世纪，一位叫韦多巴（奎师那别名）的印度教至师居住该村。后来，建成一座献给至师的寺庙。由于此庙，这个小村也被称为小本特瑞，相对于本特尔布尔——著名的

印度教徒朝圣地。

17 世纪，一位叫布阿吉·布阿的圣人居住阿冉岗。一次，爱卡达西节期间（按字意，即新月后第 11 天，献给主毗湿奴的吉日），大批群众聚集在圣人身边，庆祝节日。巴赞唱颂臻至狂喜，在神圣陶醉中，布阿吉·布阿伴随热烈音乐摇摆身体，开始摩擦手掌。弟子问原因，圣人答道：“我在熄灭本特尔布尔集会帐篷内的一场大火！”看见他双手变黑，犹如乌炭，且冒着烟，弟子们震惊不已！几天后，从本特尔布尔传来消息，在爱卡达西节那天曾燃起熊熊烈火，却离奇地被轻易扑灭。人们意识到，起火时间，正是布阿吉·布阿开始摩擦双手之时。

布阿吉·布阿还以将自己活埋而著名——印度教徒称之为“吉万三摩地”。他被活埋在阿冉岗的赛古鲁韦多巴庙里。陵墓保存至今。印度教徒来此朝觐墓庙，年年在圣陵外举办大型宗教节日。

村外的另一个圣地，是伊斯兰圣人赫兹拉·毛拉·吉罗瑞·夏的简朴陵墓。1923 年 5 月，美赫巴巴首访阿冉岗村时，圣人还活着。居住阿美纳伽的圣人，却将墓地建在城外。巴巴首夜在阿冉岗歇宿，就在吉罗瑞夏的空墓旁。这位圣人墓，现今是下美拉巴德的一部分，附近是美赫巴巴的男满德里墓地。

巴巴改变主意，决定出席鲁斯特姆和馥芮妮的婚礼。5 月 8 日，率满德里从阿冉岗来到阿美纳伽。不过，这次他们住在另一处——萨若希屋的顶层。巴巴和古斯塔吉住（楼下）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房间。

巴巴吩咐男子去库希如大院，并在贝拉姆吉的指导下，提供一切所需帮助。搭起大遮棚，装饰漂亮。贝拉姆吉布置的工作是协助厨师为婚宴洗菜切菜。对于满德里，在厨房干活相当丢脸，因为他们感到许多富有宾客（包括欧洲人、其他帕西人和伊朗尼）的愤怒目光。

然而，随大师生活，荣辱无别；

要学的教训，对二者都不在乎。

鲁斯特姆充满活力，人缘很好。卡斯巴佩斯的满德里和卡克萨赫伯，也到阿美纳伽参加婚礼；可满德里在厨房忙碌，几乎没时间打招呼。这是自大师之家以来，普纳、罗纳乌拉、孟买和阿美纳伽的所有满德里首次重逢；却没机会享受重聚时光。鲁斯特姆的姻亲不理睬美赫巴巴的弟子，注意力都用于照料更显贵的客人。

1923 年 5 月 9 日，鲁斯特姆和馥芮妮，按琐罗亚斯德教习俗结婚，

场面显赫气派。当天早晨，为巴巴穿上新衣，在他面前举行了普佳。婚礼后是盛宴——给客人上等鱼肉，给巴巴和满德里纯素食。不过，巴巴发现厨师把荤素汤勺相混，生气不悦，禁止男子们用餐。毋需赘言，这项命令让人失望。其他 200 名宾客，全都享受欧洲乐队和各种娱乐表演。巴巴未出席婚宴；不过，新人后来到萨若希家，受到巴巴祝福和拥抱。为巴巴、满德里和鲁斯特姆家的几个特选成员，私下举办了一场卡瓦里节目。

第二天，另有一场卡瓦里节目，主唱是专程从孟买请来的著名歌手亚辛·卡瓦尔。对他的演唱巴巴大为欣赏。音乐后，巴巴讨论满德里的未来。决定卡斯巴佩斯的满德里留在普纳，卡克·萨赫伯到孟买，和穆西吉、赛义德·萨赫伯一起住。其余 14 名男子，跟随巴巴在阿冉岗；分别是：弟弟佳尔、古斯塔吉、阿迪、哮喘、巴布·赛克瓦拉、拜度、肥皂、贝拉姆吉、马萨吉、彭度、紧张、帕椎、拉姆玖和斯拉姆森。

鲁斯特姆的一位姨母，琵拉麦·伊朗尼，从卡拉奇来参加婚礼。两年前她在萨考利遇到巴巴后，被其神爱之火吞噬，成为他的爱者。这次，琵拉麦告诉巴巴，她准备好一生臣服巴巴，想伴随他生活，巴巴却劝她回卡拉奇。她勉强同意，条件是巴巴要去那儿看她，他答应。这件事的结果，以及大师完成工作的自然方式，后来逐渐展现。表面上是琵拉麦邀请巴巴莅临她家；但惟有大师知晓，他表达意图的秘密方式。那些一直伴随美赫巴巴者，对他如何貌似自然而然地操控事件有所了解。有时，满德里能揣摩到其外部工作和言论背后的密意。

顾麦的一些亲戚中间，对堪·萨赫伯的地产，再次爆发争执。有人警告，若不采取紧急措施予以阻止，美赫巴巴将篡夺堪·萨赫伯在阿冉岗的土地。巴巴获悉这场激烈争吵，同满德里于 5 月 11 日搬出萨若希屋。这次他直接前往火车站，但随后转入一条土路。过了锡纳河，巴巴在一块荒芜的坟场停步，将满德里召到身边，说他们将在此住下。对他在这片奇怪环境住宿的意愿，多数人默从了。不过巴巴很快离开，往当地的免费客栈——市政管理的招待所——走去。他们决定在找到合适的宿舍之前，就住在那里。后来，巴巴说，他已断然决定，不再在阿美纳伽或阿冉岗逗留。

满德里饿了；买来蔬菜在客栈做，大家就着菜吃了从面包店买的饼。巴巴在大师之家开始的长期禁食，这个期间继续进行。饭后，贝拉姆吉

去阿冉岗，用牛车将所有行李和做饭用的木柴一道运来。古斯塔吉和贝拉姆吉，按巴巴命令，一天仅于上午 11 点吃一餐，只在上午 11 点至下午 1 点之间饮水。稍后，伽尼乘火车离开阿美纳伽，因巴巴指示他居住孟买，直到获召。

次日，巴巴吩咐满德里，除了必要的衣服、铺盖及几件必需品，将其余一切打包装箱，然后将箱子运到库希如大院保存，直到他们返回。库希如大院离客栈大约半英里，全体满德里，尽管穿着体面，却像普通苦力那样，背扛行李箱走过市区。路上行人惊奇地打量他们，好奇这些人是谁。一些路人嘲笑他们，可男子们只好继续前行，最后到库希如大院将身上的沉重负担卸下，之后返回客栈。

在某些怀疑的琐罗亚斯德教徒中间，一直背地对美赫巴巴恶语批评。顾麦因亲戚们的敌意和无礼态度，导致巴巴离开，而感到灰心失望，因为是她邀请大师在她丈夫的阿冉岗地产上设立总部的。

就像希荷苗，顾麦注定扮演特定角色。

一位母亲悲伤背后的痛苦，谁能测量？

堪萨赫伯被妻子的忠信所感动，赶往客栈，尽力纠正局势。他恳求巴巴：“我代表全家，求您原谅，巴巴。请接受我的祈求，留在阿冉岗吧。对发生的事情，顾麦伤心得快疯了。”

美赫巴巴回应：“苦行僧无家可归，同时拥有一切。他仅为特定原因，在特定地点逗留。我不希望因居住阿冉岗，制造分歧或分裂你的家庭。”堪萨赫伯诚挚恳请他重新考虑，最终巴巴同意返回。就这样，在客栈居住三日后，巴巴率男子们，于 5 月 13 日走回阿冉岗，再次居住那间废弃的邮局屋。

苏娜玛西·伊朗尼和女儿蔻诗德，也从孟买来参加鲁斯特姆的婚礼。有一次，巴巴建议她俩在阿美纳伽住下，以便时常去阿冉岗达善大师。琵拉麦·霍姆兹德返回卡拉奇之前，也开始每天来达善巴巴，一次巴巴告诉她：“顾麦是我的灵性母亲，但记住，你是我的灵性姐妹，所以你要与我保持密切联系。”就这样，大师开始召集一批亲密女弟子。

美媚未出席姐姐的婚礼。为馥芮妮的婚礼做准备之际，美媚伴随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住在萨考利。在大师指导下干粗活，头顶伽美拉——铁盆——运石子、泥土等建筑材料。在萨考利有建筑施工，马哈拉吉的女尼全都协助干活。尽管美媚来自富裕家庭，平生从未做过这种低微差事，

却在马哈拉吉的灵性指导下，毫不犹豫地分担这种体力劳动。

临近婚礼日子，美娒的膝盖突然肿胀。以此借口，马哈拉吉不许她去阿美纳伽参加婚礼，她欣然遵从。但后来才得知，大师不愿让美娒去——以及她膝盖神秘肿胀——的真正原因：她母亲朵拉特麦发现，有的亲戚来参加婚礼，意图是就其儿子与美娒的婚事提亲。至师无所不知，通晓过去未来。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清楚美娒的命运，这次才不让她去阿美纳伽。

巴巴率男子们返回阿冉岗后，很快重新开始对集体食堂的修缮工作，用灰泥抹补毁坏的墙体，修屋顶。大家无暇顾及自己。美赫巴巴的命令第一；人人投入各自的职责，忘了个人舒适。满德里一吃过面包茶水早餐，就全天忙碌于这项工作。有的从井中提水运水，有的准备黏土灰浆，有的用灰泥抹墙。中午一小时午饭时间，吃米饭豆糊。晚餐是土豆和面包。这个期间巴巴长期禁食。只用流质，不吃固体食物。

修缮结束后，给房子刷白。因不习惯涂刷，男子们手上起大泡，抹上油和护肤液，疼痛仍持续数日。经过数日的劳动，集体食堂（或集体宿舍）修缮完工可住。

5月22日晚，巴巴和满德里扛着各自的铺盖行李，搬出邮局，搬入集体宿舍。每人按照巴巴选定的位置，摊开铺盖。右侧的小房间留给巴巴。在他房间，挂着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照片，前面焚香。

夜间，满德里交谈时，古斯塔吉感到枕下有软物，拿起枕，发现一条蛇。帕椎随即把它杀掉。大伙儿纳闷，从哪儿来的蛇，因为修屋时并未见蛇，而且古斯塔吉是在彻底清扫地面后摊开铺盖的。他们杀过几只蝎子，却未见过蛇。巴巴最后评论：“为安全起见，我们搬回邮局。”于是大家重新扛起行李和铺盖卷，在黑暗中走向原住所。

他们准备好就寝时，巴巴说：“阿冉岗此地不怎么好。在这儿呆着不行。想个没有蛇蝎的地方。”提了几个建议，巴巴都不赞成。彭度随后提议去奎达。巴巴对此喜欢，因为他曾答应毘拉麦访问卡拉奇。后来巴巴总结：“我们不但应该离开阿冉岗，还应该离开阿美纳伽、孟买乃至整个印度，经奎达和卡拉奇，前往波斯。”

巴巴之前曾考虑在阿冉岗耕种土地。已为此准备了多日，订购了犍牛，在井里安装水泵。鲁斯特姆已运来水泵，可次日就退还他，并仓促取消了订购的犍牛。

离开阿冉岗之前, 讨论怎样称呼此地, 大师为之取名“美拉巴德”——美赫繁荣之地。做了一块大牌子, “紧张”在两侧钉好柱子, 将“美拉巴德”路标置于铁路轨道旁。

当时的阿冉岗宁静安谧。哪位见证者曾想到此地将有多么重要? 伴随美赫巴巴首度在此逗留的少数人是何等幸运。人类朝圣历史在此转变。多年之后世界将意识到 1923 年 5 月的这些日子的重大意义——这块土地变得神圣的日子。

旅行训练

1923年5月25日，美赫巴巴下令，将美拉巴德的一切物品转运到库希如大院。只携带铺盖和几件必需品旅行。当天早晨，巴巴从美拉巴德出发，沿铁轨旁小道步行，上午10点半走到火车站。几位从阿美纳伽来的跟随者在车站恭候道别。

陪同巴巴旅行的有14名男满德里：阿迪、巴布·赛克瓦拉、拜度、肥皂、贝拉姆吉、古斯塔吉、马萨吉、紧张、帕椎、彭度、拉姆玖、萨若希、斯拉姆森和巴巴的弟弟佳尔。随行的还有琐罗亚斯德女子琵拉麦（携幼子维塔）、顾麦、蔻诗德和苏娜玛西。巴巴一行乘三等车厢。午后12点半出发，凌晨时分抵达曼马德。顾麦和琵拉麦已为全体准备好食物，在曼马德，她们为巴巴现做食物。换乘的列车晚上8点才到，于是他们进城小逛。

在沿途一些车站，巴巴叫买牛奶、米饭和豆糊。每次满德里下车购买，火车都会启动，巴巴不悦。所以在有的车站，提前发电报通知，让人准备好饭菜等候，巴巴到后分给大家。有时他叫做土豆，顾麦便在疾驰的列车上做。若未及时做好，他则把食物扔出窗外。只好在盥洗池洗餐具。

旅途期间，谈及各种话题，巴巴让大家专注于他说的话，不许注意力分散。列车抵达桑奇，驶过著名的大佛塔时，美赫巴巴提到乔达摩佛，讲了2500多年前在印度发生的一些故事。他对佛陀的一个有趣评论是：“相比其他阿瓦塔，乔达摩身体上完美，具有完美的肉身。”

琵拉麦为巴巴带了一把小椅子在车上坐。但他没有使用，却问她为啥不坐。琵拉麦谦卑地回答：“您坐在长凳上，我怎能坐椅子？我对您只有尊敬！”

“你不尊重我的话，怎能尊重我？”巴巴说，“只有你按我的意愿坐上椅子，我才信你真正尊重我！”

琵拉麦反驳：“可这椅子是为您备的。我占据您的位置不合适。”

巴巴说：“你是我的灵性姐妹，所以你比任何人都更应服从我的命令，满足我的意愿。”

琵拉麦说：“我会为您牺牲生命，巴巴，但我不能占用这椅子。您坐在不舒适的长凳上，在您面前那样做，让我感到羞耻。”

巴巴严厉地说：“你尊重你的羞耻感，胜过尊重我！你连我的最微小意愿都无法执行，怎能期望为我牺牲生命？”

巴巴继续：“切莫以为，为我的事业放弃生命有那么容易。要对你的欲望死去，在活着时放弃生命！”

琵拉麦恳求：“巴巴，我对灵性一窍不通，可这把椅子昂贵舒适。我只希望您坐上面。完全是为您买的。”

巴巴站起，愤然将椅子扔出飞驰的列车窗外！此时，琵拉麦才意识到，大师唯一重视的是今生服从他的意愿。

巴巴不复对琵拉麦多言。过了会儿，她儿子维塔开始哭闹。这打扰了巴巴，叫她让孩子停止哭闹。琵拉麦意识到，她必须按指示，尽最大努力让孩子安静。于是给他牛奶，孩子却扔到一边，继续哭叫。琵拉麦绝望之下，带他到厕所，一起反锁在里面。维塔终于停止哭闹，可琵拉麦一带他出厕所，他又开始闹腾，迫使母亲赶紧退回厕所。将近两天，琵拉麦被迫囚居在恶臭的厕所里，直到5月27日，火车到达北印度的阿格拉，全体下车。

阿格拉是著名的旅游城，火车站拥挤繁忙。除了女子的四件大箱，行李还有男子的沉重铺盖和旅行包。美赫巴巴禁止满德里雇佣车站苦力，因此这些穿着体面的男子再次肩扛头顶行李。这让找活干的穷苦力们不满。站长也不悦，遂阻止他们过铁轨，迫使他们绕远路走天桥。

行程安排由斯拉姆森负责，由于他的指导，一行人穿越市区时走错路。该失误导致他和拉姆玖之间发生激烈争吵，巴巴介入调停。

入住皇后饭店后，巴巴问男子们：“你们是否准备做任何类型的工作？在贝拉姆吉的监管下，你们将不得不做苦力和清洁工。如果不愿做，现在就说出来。这样你们整个旅行期间，就不用麻烦做任何工作。”尽管男子们不喜该主意，还是同意了。稍后，巴巴带大家参观该市主要景点，泰姬陵和阿格拉堡。但因天气酷热，并不好玩。

次日上午，前往马图拉，入住一家印度教免费客栈。在那儿，男子们也担任苦力角色。除了所有沉重行李，还得提着许多只西瓜，供应靠流质禁食、每天仅饮一次西瓜汁的巴巴、贝拉姆吉和古斯塔吉。其他男子也爱吃西瓜，但不喜欢连扛带提，从一个镇走到另一个镇。

在壮观的亚穆纳河，男子们沐浴，洗脏衣。马图拉有成百上千的猴子，尽管采取了预防措施，仍有一只淘气猴子抓住马萨吉的裤子就跑，追了很长一段才拿回。此事让巴巴甚感有趣。

当天下午，全体陪美赫巴巴到各个寺庙，由巴布·赛克瓦拉按印度教规，做崇拜仪式。在一些庙，巴巴会匍匐顶拜或给穷人钱。马图拉因主奎师那的诞生地闻名，大师率满德里到 4000 多年前主奎师那的诞生地庙宇祭祀；并命令全体弟子敬拜。晚上，泛舟亚穆纳河。

有一次，巴巴偶然问阿迪，是否享受本次旅行。阿迪答道：“享受？人筋疲力尽要累倒时，怎可能享受？”

巴巴不悦，训斥道：“只有这才是真正的阿南达——喜乐！你知道啥？听到没？”

阿迪生气顶嘴：“没，我没听见！”听此，巴巴掴他耳光，用劲之大，以至他耳膜受伤流血。稍后，巴巴温柔抚摩阿迪的耳朵，阿迪忏悔自己的无礼。之后数日，巴巴亲自给他耳内敷药护理。

5 月 31 日，一行到达卡拉奇，美赫巴巴心情甚佳。琵拉麦的丈夫霍姆斯吉、贝利等信徒在火车站迎候。贝利的妹妹珂希德，已迁居卡拉奇，巴巴提前派他来协助安排旅行事宜。巴巴坐维多利亚式马车，到琵拉麦家歇息。几日内，已经知晓美赫巴巴的卡拉奇居民前来达善。

这个时期，巴巴的长发飘逸卷曲；呈金棕色。在琵拉麦家居住期间，他叫顾麦给他梳发。这是第一次大师让一名女满德里给他梳发。顾麦用一把新梳刷为他梳头，从那天起，她精心保管所有掉落的头发。

琵拉麦招待周到，让人人感到宾至如归。后来，她领巴巴和满德里游览观光卡拉奇的风名胜。一日，巴巴去探访从孟买迁居来的姨父姨妈，芭奴玛西和寇达达德·马萨。之后巴巴访问了贝利妹妹家。

6 月 4 日，巴巴乘火车到距卡拉奇两站的小村马里尔野餐。在马里尔，大师帮忙肩扛西瓜，步行 2 英里到附近的小溪沐浴，亲自洗衣。琵拉麦的父亲杰罕吉尔为野餐准备了美味食物（巴巴只饮西瓜汁）；可当满德里开始用餐时，几个人被虫子叮咬。巴巴不快，命所有人半空腹回家。拉姆玖只好扛着一只未吃完的西瓜回卡拉奇，可途中从肩上滑落摔碎，从而免于搬运此累赘。

琵拉麦的哥哥鲁西·杰罕吉尔，和妻子珂希德及孩子，住在奎达。珂希德的妹妹嫁给了顾麦的外甥，即萨若希的兄长丁肖。珂希德曾带着

孩子第一次到大师之家拜见巴巴。全家人到阿美纳伽出席鲁斯特姆的婚礼时，也见到巴巴。鲁西是彭度在奎达的前老板，很快对美赫巴巴忠心耿耿。

美赫巴巴想访问奎达有一个特别目的，因为其圈子的两名年轻女子——鲁西和珂希德的女儿高荷和恺娣——在此等待。当时，无人知晓巴巴前往奎达的原因；当其内在工作的成果显现时，方真相大白。琵拉麦跟大师的联系与臣服，彭度之前的受雇地等一系列事件，皆是美赫巴巴同圈子成员建立联系之内在工作的环节。

6月7日，巴巴和满德里在卡拉奇度过愉快的一周后，启程赴奎达。琵拉麦对巴巴照料得无微不至，对她的周到和这次访问，巴巴表示满意。次日抵达奎达。为了大师的安静，鲁西在布鲁斯街自家隔壁，租下一套房子；巴巴住一层，男满德里住楼上。鲁西开有一家餐馆，负责客人的食物和便利。琐罗亚斯德教和伊斯兰教满德里的饭菜，在鲁西的餐馆烹制；印度教满德里的素食烹饪另行在家中安排。

奎达天气寒冷，但男子们必须按大师命令洗冷水澡，尽管奎达居民在这种天寒地冻的季节，连热水澡都很少洗。在这种寒冷气候，巴巴并未停止禁食，仅在早晨喝温牛奶和杏仁汤。晚上食用清淡豆糊。

巴巴和鲁西的所有孩子玩耍，但对他的两个女儿最为关注——高荷和恺娣。高荷年仅7岁，恺娣3岁。巴巴成了她们的完美玩伴，教她们做游戏。恺娣一次对她父亲说：“美赫巴巴真是个好绅士。别让他走！”有一天打台球，巴巴悄悄拿起一块。高荷抱怨：“巴巴，您作弊！要诚实。”大师笑了。

业余魔术师鲁西，每晚表演魔术娱乐巴巴，边耍魔术边讲笑话和逗笑故事。他还带巴巴和满德里，到奎达周边的各种果园和花园，特别是美丽的贾玛斯浦花园，并带他们参观市区许多景点。巴巴在奎达相当愉快，喜欢鲁西的幽默陪伴。

其间巴巴还联系了一名玛司特（神醉者）。这位神醉者高大强壮，满身虱子，就住在巴巴居所对面的棚子。有段时间，巴巴每天让阿迪给玛司特送茶和面包。然后有一天，巴巴决定联系玛司特。他一下轿车，这位壮实的男子就奔过去，抓住巴巴。摔跤似的将巴巴从地上举起，来回摇摆。巴巴曾指示阿迪，不管发生什么，切莫干涉。玛司特慢慢地平静下来，放下巴巴。这是阿迪见证的奇异又令人敬畏的一幕，但巴巴要

他保证，不告诉他人。

6月12日，巴巴说：“我在考虑，赴波斯之前，再在印度旅行6个月，从克什米尔步行到孟买，沿途在某地居住一个月。”并让满德里考虑这个新计划和路线。

次日下午，巴巴想登两英里外、俯瞰其住所的高山。巴巴大步流星，走了一段，满德里发现难以跟上，几乎在他后面跑。这些陌生人及其异地服饰，引起路人注视，甚至刑事调查局警官的跟踪。到了山脚，巴巴开始攀登，步履稳健迅疾。可没有一个满德里能够攀登岩石，往上爬几步便滑下。过了一会儿，巴巴下山，一行返回城里。不过，那个刑事调查局的特工，不停地盘问他们。

在奎达逗留期间，巴巴每天步行到各个地方。6月16日，带满德里步行3英里，到鲁西的朋友阿德希尔格瓦拉的花园，做吉利-旦达游戏。

经过反复讨论，决定从克什米尔徒步到孟买：适当准备后，全体将乘火车前往克什米尔，从那儿步行前往孟买。美赫巴巴规定，到克什米尔之前，有足够的钱买食物，但从那儿开始，他们将不得不每天乞讨食物。谁都不得带钱；只用乞讨来的食物，这种行乞将持续一个月。所有男子都穿棉布裤、汗衫和用（手织粗布）卡迪布做的从颈遮到脚的卡夫尼。谁都不得戴帽，但可用手帕盖头。除了凉鞋，不能穿鞋或靴。除了躺身子的粗羊毛毯，不得带其他铺盖。一人一个粗布包，内装一套备用衬衫裤子、一块香皂和一瓶饮用水。

6月17日，美赫巴巴用严肃的警告语气，进一步谈起即将来临的旅程：“据此计划，你们人人须成为彻底的苦行僧——至少外表上。因此在决定跟随我乞讨之前，你们每个人不妨三思为好。人们将嘲笑侮辱你们。荆棘会刺破你们的脚；事实上，你们一路上只会有荆棘！因此考虑一下自己的健康，确定自己是否具备必要的坚韧，承受跟我旅行的艰辛；然后把你的决定告诉我。如果你们哪个人不能坚持到底，期间会让他留在某个指定地点，他与我的联系不会被视为中断。”巴巴给满德里两天时间考虑此事。

之后，鲁西赠美赫巴巴一件帕斯汀——当地典型的琐罗亚斯德教徒长袍。巴巴试穿时，风度翩翩，哮喘为他拍照。

在奎达，鲁西的亲友会来拜见美赫巴巴。在短短的时间，许多人与大师建立密切联系。其中主要有：鲁西弟弟索拉伯·杰罕吉尔·伊朗尼、

费罗兹·夏、阿德希尔·格瓦拉和弥亚·堪——皆深受大师吸引。巴巴还参加了6月19日索拉伯的生日庆祝，玩七砖游戏。尽管他饮茶的间隔时间很长，每24小时不到一杯果汁，这天晚上他精力充沛地做了两小时七砖游戏，结果是最佳选手。

经过两日考虑，满德里全体同意跟随大师一道行乞。6月20日，为古斯塔吉做了一件卡夫尼长衫样品。设计获巴巴批准，裁缝为每人量身订做一件。也给在普纳的萨达希乌和瓦吉夫达做了卡夫尼，他们将按巴巴的指示到克什米尔与大家会合。还给萨达希乌和瓦吉夫达各备一只包、一瓶水和一双凉鞋；并将旅程中应遵守的条件和限制写信通知他们。

翌日6月21日，美赫巴巴率满德里、索拉伯、鲁西一家，赴离奎达14英里的乌拉克山隘口，参观水利工程。一行入住当地客栈，之后做七砖比赛和“砰砰打”游戏。一边由顾麦、苏娜玛西、珂希德和鲁西的妻子做午饭。巴巴给人人盛饭，并坐在树荫下，小溪淙淙流过。午餐后，索拉伯给巴巴和大伙拍照。之后前往作为供应整个奎达城用水的主要水库。巴巴登上陡峭山脊，索拉伯又拍了几张照片。只见大师伫立山脊，神圣形体熠熠生辉，仿佛照亮四周。一位在场者评论，光彩夺目的巴巴似乎在向世界传达讯息——把注意力转向他，没有什么比他的形体更值得瞻仰或崇拜！

6月22日，巴巴和满德里就即将进行的徒步旅行详细讨论。一致同意遵守以下条件：

1、将伴随美赫巴巴徒步旅行者，乃出于自愿并自行负责；就此全体要在一份正式公文上签字，以兹证明。

2、人人都同意，在旅行结束之前，任何情况下均不离开美赫巴巴；并且同意服从巴巴——如果他在任何时间，打发任何人到他选择的任何地点。

3、虽然大师屡次建议哮喘留在另一处，但后者执意跟巴巴和满德里同行，并自行承担负责、费用和风险。谁都没有义务帮助他。

4、任何一位满德里都不应期待美赫巴巴的物质或神圣帮助。任何情况下，即使有一两位男子死去，任何人都不应期待他的任何帮助。

对第3项规定反复商讨后，最终决定，哮喘可以随行，尽管他父亲不让。关于第4项条件，巴巴最初提到旅行时曾暗示，一两名男子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去世。

接着巴巴神秘地说，旅行期间，他将处于一种全然无助的灵性状态，也许不得不承受瑜伽士、萨度和大圣们施加的内在或外在受苦——这也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斯瓦米·维韦卡南达和高斯·阿里·夏未能幸免的。

6月23日，旅程所需的卡夫尼等物品送到。当日，美赫巴巴和满德里穿上新装，并由索拉伯拍了照。

巴巴决定遣哮喘去艾哈迈达巴德，征得父亲准许后，到克什米尔加入他们。现今古斯塔吉和贝拉姆吉由每24小时改为每32小时吃一餐。当晚巴巴率满德里、鲁西和索拉伯，去剧院看电影放松。

次日，巴巴更改行程。决定，不从克什米尔，而是从加尔各答出发，徒步赴孟买。并发电报叫萨达希乌和瓦吉夫达到加尔各答会合。每个人在协议公文上签名同意，并为次日赴加尔各答做准备。除了两件衬衫、两条裤子、一条毯子、一件卡夫尼、一瓶饮用水、一块肥皂和一根木杖，其他行李全部打包装箱。

6月25日，派一位男子到火车站，购买去加尔各答的车票。巴巴却再次提起行程目的地之话题。问：“哪个更好——从古吉拉特，还是从加尔各答开始徒步旅行？”古斯塔吉踊跃回答，古吉拉特更好，因为那是他故乡。巴巴接着询问每个人的意见。古斯塔吉建议从艾哈迈达巴德开始徒步远足，但只获得他弟弟斯拉姆森的支持；其他男子更喜欢从加尔各答出发。不过，最后巴巴赞同艾哈迈达巴德作为出发地，并派一个满德里前去撤销购买赴加尔各答火车票的命令。改乘火车到艾哈迈达巴德，再从那儿开始步行至孟买。因出发地点的改变，巴巴也撤销了沿途乞食的条件。决定在旅行期间只吃烤鹰嘴豆和烤米。买来并装好这些食物，并立刻将所有行李运往火车站。

之后不久，大师突然要来两个火柴盒，在它们之间穿过一根线。自己拿着一端，将另一端递给顾麦。他上楼到二层，叫顾麦呆在原地。之后，通过这种“电话”，巴巴对她说：“顾麦，正如我们借助这个电话外部交流，我们一定也能够内在交流。从艾哈迈达巴德，我们将开始过法吉亚（苦行僧）生活。”

巴巴接着又通过“电话”，对恺娣说：“我要离开了，但你必须继续想我。你会吗？”

恺娣回答：“我怎能忘记您，巴巴？”当时在印度尚未使用电话。也许美赫巴巴用这个儿时的游戏，宣告电讯时代的来临。1925年之后，

电话被引进印度。

在奎达，鲁西一家完全献身美赫巴巴的事业。高荷和恺梯被转化成小飞蛾，时间一到，就会自动飞入其圈子之光。同这些圈子成员建立联系，是大师访问奎达期间内在工作的一个方面。

*至爱总在寻找爱者
总是在适当时刻出现，
钦定爱者心灵之命运。*

6月25日，接受高荷和恺梯的亲吻，巴巴向全体道别，率满德里步行出发，前往火车站。鲁西、索拉伯，费罗兹·夏和阿德希尔·格瓦拉，为他们隆重送行。鲁西含泪目送列车缓缓出站，一动不动；泪水一遍遍呼唤至爱大师尽快回来。沉默中，他听到这样的回应：“我必定会回来，因为我将花园的花朵留下。”这是指鲁西的女儿，高荷和恺梯。

火车上，美赫巴巴给男子发食物，除了奉命仅用面包和水的古斯塔吉和贝拉姆吉。巴巴继续禁食，只呷一点冰果露。在海得拉巴（信德）转车时出了乱子。检票员不顾他们的恳求，坚持要对他们的全部行李称重。后来站长过来，也坚持要打开铺盖卷，重申必须对全部行李称重并检查。对此，巴巴叫拉姆玖给他一本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传记。站长看见书中马哈拉吉和赛巴巴的相片，刮目相看，遂放过他们。原来，引起检票员注意的，是女满德里的可观行李，因为男子们只携带了最起码的必需品。

6月27日晚上9点半，到达艾哈迈达巴德。萨达希乌、哮喘和瓦吉夫达在车站与他们会合。巴巴派萨若希同顾麦、蔻诗德和苏娜玛西，携行李箱去阿美纳伽。并建议蔻诗德和苏娜玛西留在阿美纳伽，等他召唤时再去孟买。之后巴巴在站台上私下接见萨达希乌、哮喘和瓦吉夫达。令萨达希乌于次日带着在奎达为其缝制的卡夫尼，返回普纳。另外，还要萨达希乌将瓦吉夫达的衣服、鞋帽，带到孟买瓦吉夫达家。按照巴巴的条件，男子们只可以穿裤子、衬衫和卡夫尼。

在艾哈迈达巴德，斯拉姆森将一行人的住宿安排在一家帕西客栈。可三名穆斯林——巴布·赛克瓦拉、拉姆玖和肥皂——的住宿成了问题，因为客栈只许帕西人住宿。巴巴迅速解决这个问题，对招待所负责人声称，这三个是佣人。因而他们也得以下。

6月28日早晨，巴巴撤销对古斯塔吉和贝拉姆吉的禁食令，允许

他俩和其他满德里一起，每日用两餐。但他自己没有终止禁食，只在每24小时饮一次冰果露。当天下午，巴巴由满德里陪伴，参观游览艾哈迈达巴德。

哮喘曾向巴巴解释，他父亲不同意他参加旅行。这就是在奎达巴巴坚持让哮喘回家的原因；他希望安抚哮喘的父亲。在艾哈迈达巴德火车站，哮喘离开大师返家。从那天起，过上世俗生活；按父母希望，结婚，跟父亲在纺织厂工作，后来生儿育女。也许，假如他最初听从美赫巴巴，当时就回家，大师可能会在将来某个时间召他回来。结果是，从那时起，他再也没有见到美赫巴巴；虽然余生念记巴巴，但从不对家人提大师的名。某种意义上，此乃哮喘的死亡。

6月30日，根据旅途新饮食规定，买了一袋鹰嘴豆和一大袋烤米。但这些质量差，又考虑到步行时会成为笨重障碍，巴巴叫拜度和肥皂退货。拜度去提装满鹰嘴豆的小袋，肥皂不肯，说拜度应扛更重的米袋。二人吵了一会儿，拜度提起小袋就走。肥皂拒绝碰大袋，雇苦力送回商店。巴巴获悉此事，训斥了拜度；作为惩罚，又令肥皂提起米袋，顶在头上，绕客栈走一圈。此事之后，决定旅途期间煮米饭豆糊，并购置了这些粮食和几件新炊具。

7月1日，巴巴凌晨2点半唤醒男子，全体洗了冷水澡。除了自己行李，大米和木豆分给较强壮的满德里携带。早晨4点离开客栈。悄悄穿越城市。到了艾哈迈达巴德郊区，巴巴命令全体一边步行，一边轻声念自己最爱的神名。

伴随着脚步声，是低声的“罗摩…奎师那…耶兹单…阿乎若玛兹达…安拉…安拉”念诵。

巴巴带着自己的铺盖卷，率队行走；因不许穿外套，他用毯子裹肩保暖，挎着包。因巴巴撤销了乞食令，满德里没有穿卡夫尼，但外表仍然乞丐一般。

早晨7点45分，行至杰塔普尔村，在池塘边的树下歇息。尽管才走十英里，但他们因行李负担，筋疲力尽。煮饭是一种考验，花三个多小时才做好米饭豆糊。打水时出了麻烦，不慎水桶落井，难以打捞。村民提议用带绳钩子，遂从村里寺庙取来。经过几次努力，斯拉姆森将水桶捞起。水终于提来，生火的干树枝也捡来，在树荫下做饭。11点后才吃上饭，早午餐合成一顿。

巴巴选择的歇息地优美迷人：孔雀在四周飞舞，点缀着各种树木和树苗，一座可爱的村庄遥遥可见。自然风光似乎安抚了大家疲惫的精神。饭后一直休息到下午3点。

最初决定在杰塔普尔休息到次日，然后前往凯若。但有个村民告诉拉姆玖，去凯若有一条捷径——通过主路先到4英里外的伯雷加迪。拉姆玖提议时，巴巴狡黠地笑了笑，批准了新路线。满德里尚未学到，当有人提议改动大师确定的方案时，巴巴通常会同意；但结果往往是意外困难和额外艰辛。

下午喝茶提神，又稍事休息。晚餐吃过剩米饭豆糊，于下午5点半启程。巴巴命他们结对步行。日落时分抵达伯雷加迪。入住一间客栈，他们困乏欲睡，但受令不得在10点前歇息。巴巴还命令男子，每隔一小时轮班守夜。第一天他们走了14英里，虽说疲惫，但对苦行僧冒险生活仍然相当热情。

次日，巴巴凌晨4点唤醒大家，半小时内走上前往凯若的捷径。天刚破晓，却已相当炎热。拉姆玖突然发起烧。土路崎岖不平；在几寸深的松土上，穿着硬邦邦的帕坦尼凉鞋，难以行走。在一处树荫下休息片刻，却没有一丝微风解热。进而打听，方知这条路偏离了路线。炊具和粮食负担使他们疲惫不堪，才走短短一段路，就累得不行，只好又到树下歇息。瓦吉夫达脚上起泡，紧张开始咒骂拉姆玖推荐这条捷径。巴巴评论：“确实，我们走这条路，是拉姆玖的错。对此我们都感到不快，但这并不意味着紧张应该挑事吵架！正是这个原因才给寇达达德改名紧张！”寇达达德的确是经常一有事就紧张。此刻，巴巴的幽默评论缓和了大伙的紧张。

在巴巴率领下重新出发。但没走多久，紧张和拉姆玖的争吵更为激烈。见二人吵来吵去，巴巴开始用洪亮的嗓门训斥他们。过去的四五个月他一直禁食，一天仅用两三次茶和一次果汁，却边走边谈，仿佛闲庭信步。而一天吃两次固体食物的男子们，才走几英里，就累得要命，话都说不出来；对于他们，继续行走越来越难。巴巴曾吩咐他们念神名——呼吁神赐予力量勇气——此刻他们嘴上自动念念有词，却是出于懊恼而非奉爱！

旅程开始前，巴巴曾说他们应该扔掉毡帽。男子们抱怨起帽子；为减轻不适，贝拉姆吉两次提醒巴巴处理帽子的事，但巴巴未回应。终于走到一条河边，过去河不远就是凯若镇。满德里唇干舌燥，盼望解渴，

可巴巴下令，未经他指示，谁都不得饮河水。满德里只好往脸上和胳膊上泼水。正要就地宿营，发现离凯拉很近，遂竭尽全力，又提起负重开始行走。贝拉姆吉再次提醒巴巴处理毡帽的事，巴巴叫他们在过河时扔掉帽；都欣然扔掉被汗湿透的帽子。

步行一英里来到镇上，可令大家惊愕的是，巴巴无意停步。他转遍市场，最后在一间餐馆外驻足。只有巴巴喝茶，满德里蹲在附近。一群人围聚过来，兴致勃勃地打量这帮奇怪的朝圣者。有人怜悯他们；有人把他们当作乞丐，并推荐最佳的行乞地点。有人连珠炮似地提问；得不到回应，就奚落他们。男子们因极度疲劳口渴，只想休息一会儿，喝口凉水；累得无力关注人们的盘问。

巴巴喝完茶，命令男子们再次出发。走了一段，让他们在征税官宅邸边的树荫下休息（征税官相当于地区专员）。大伙儿松了口气，放下行李，在树下舒展四肢。院子里也有一口井，但遍地岩石，树荫不足以遮挡烈日。尽管环境不舒服，大家还是躺下。都精疲力尽，尤其是身强力壮的满德里，因为负担最重。最强壮的瓦吉夫达脚磨出泡，走不了路。马萨吉和拜度侧躺着，气喘吁吁。彭度和拉姆玖热得冒火，拉姆玖口渴得流泪。

神至仁至慈，通往神的道路却无情。

现在满德里将认识到大师的慈悲

并发现他代表神加以干预。

派斯拉姆森去市场采购食物，供古斯塔吉做午饭。中午时分吃了米饭豆糊，却难以下咽，因依然渴得要命。午餐期间，巴巴只许他们喝一杯半水。饭后再次警告他们，没经他允许，不可饮水。巴巴问拉姆玖是否想回家。拉姆玖回答说他不希望离开，可同时看不到完成朝圣的希望。帕椎说他再也走不动了。巴巴安慰大家，说：“莫灰心。要相信我。我与你们同行。要勇敢，莫放弃。”

随后命令全体下午休息，可由于炎热，拉姆玖焦躁不安，走到河边，疯狂地往头上泼起泥浆。彭度的状况糟得说不出话。站在巴巴面前，舌头肿胀，无言地求水喝。巴巴额外给彭度和拉姆玖各一杯水，可这难以满足其口渴。见彭度再次站他面前，舌头突出，巴巴命他喝一杯酥油——液体黄油。满德里的状况并非由于徒步旅行，因为从伯雷加迪到凯拉才步行 15 英里。原因是在酷暑中缺水虚脱，而且几乎被携带的负重压垮。

下午，突然来了一名警官，记下他们的名字和地址。警告他们：“这些日子，本地盗匪诱拐儿童十分猖獗，民心惶惶。你们尽快离开此地，方为明智。已经有谣言说，你们是一伙诱拐犯！”这个期间，恐慌遍及古吉拉特邦的各个乡村。这帮胡子拉碴、蓬头垢面和奇装异服的男子，自然引起公众的怀疑。

为澄清此事，巴巴派瓦吉夫达去找警长，请求他的帮助合作。警长是帕西人，看见瓦吉夫达蓬头垢面，不敢相信他就是名噪一时的板球运动员。瓦吉夫达试图介绍美赫巴巴以及他们徒步旅行的意图，警长一概不信。瓦吉夫达失望而返。

巴巴召开会议，说：“我们将乘火车去布罗奇，从那儿恢复徒步旅行。不过，彭度、马萨吉和瓦吉夫达，将乘火车直接去孟买。”全体赞成；因为都感到精疲力竭，需要休息。雇了四辆牛车，晚上7点15分赶往离凯若七英里的梅马达巴火车站。在一位穆斯林的帮助下，他们到一间客栈歇息，夜间11点乘火车前往布罗奇。满德里疲惫不堪，巴巴本人却似乎丝毫未受影响，尽管他走了同样的距离，背着同样的负担。此外，满德里一天吃两餐，过去的几个月巴巴却一直禁食！

慈悲的大师允许他们吃喝。

却向他们展示道路有多残酷。

他一连数月不食——向他们展示

在通往神的道路上，人靠神恩活着。

7月3日凌晨3点半，到达布罗奇，在车站附近客栈的院子内一直待到破晓。与之同时，巴巴、瓦吉夫达和斯拉姆森，乘马车进城。瓦吉夫达的亲戚，安排他们在嘉姆希德花园的帕西人客栈住宿。他们三人回来后，全体步行一英里半来到客栈。巴布·赛克瓦拉、拉姆玖和肥皂再次扮演佣人角色，从而获准入住帕西人专用招待所。没有厨房做饭，且因季雨稀疏而缺水，不过古斯塔吉设法在屋外做了米饭豆糊。

他们到附近的讷尔默达河洗浴。但河水浊咸，沐浴洗衣皆无乐趣。返回客栈，休息到下午4点。

招待所里住着一个自以为是的狂热教徒。一次交谈期间，他赞颂琐罗亚斯德教徒，却大肆抨击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浑然不知美赫巴巴一行中，既有印度教徒也有穆斯林。他的逻辑让满德里暗暗发笑。

马萨吉、彭度和瓦吉夫达，奉命离开布罗奇去孟买。彭度的健康严

重受损，非常虚弱。巴巴率其余满德里，于下午4点动身赴安克尔西瓦。回到河边，租小船渡河。一阵狂风袭来，摆渡困难。紧张的额头又被一根粗绳击中，眼睛差点受重伤。在船上坐了十分钟，惬意观赏岸边风景，突然听到一声巨响，船停下。因缺雨水浅，搁浅了。船夫好不容易脱离困境，重新划船，可没几分钟，船又陷入河底淤泥。几位满德里跳下水，使劲推出船。没走多远，再次被阻，这次再无法解救，船搁浅在河中央。不过，驶来另一条船，大家决定将行李搬过去。跟着巴巴，跳下船，小心地蹚过淤泥，以免沦陷。大伙儿尽管弄得一身泥水，事后却发现场面幽默，紧张情绪大大缓解。

可是麻烦并未消停：第二条船也搁浅了。男子们跳下水，将船缓缓推至对岸。巴巴叫他们到灌木丛后擦干身子，换上干净衣服。之后继续徒步前进，晚上8点半抵达安克尔西瓦。在火车站台睡了一觉，终于被巴巴允许尽情喝水解渴。开往苏拉特的下趟列车，将于凌晨4点出发，巴巴吩咐他们休息到上火车时，每隔一小时轮班守夜。

离开安克尔西瓦，于7月4日凌晨6点抵达苏拉特。他们从火车站乘马车前往帕西客栈。有足够的客房。饭后，全体沐浴，洗涤被讷尔默达河泥水弄脏的衣服。这天吃了三餐米饭豆糊。巴巴从苏拉特给鲁斯特姆发电报，命他于7月6日到瑙萨里与他们会合。

7月5日凌晨3点15分起床，4点钟离开苏拉特。他们肩扛行李，沿与铁道平行的路步行。上午9点抵达萨钦镇，在一家挑夫的茅屋附近停下，在那儿古斯塔吉为大伙做米饭豆糊。休息两小时后，重新上路。沿途短暂停顿，下午5点半到瑙萨里。

尽管从苏拉特到瑙萨里走了24英里左右，非常疲劳，大家却不像在凯拉时那样沮丧。在凯拉，满德里个个精疲力竭，情绪低落，大师则相当愉快且精力充沛。在瑙萨里情况却相反：满德里精神抖擞，巴巴状态不佳。

巴巴让他们在帕西客栈的索拉伯花园宿营，花园位于瑙萨里市琐罗亚斯德教社区中央。男子们去井边打水时，受到帕西妇女和儿童的嘲讽。他们坐下吃一成不变的米饭豆糊时，客栈经理和其他客人震惊，因帕西人几乎餐餐吃肉。不过奇怪的是，一位陌生帕西人来到客栈，请求达善美赫巴巴。大师拒绝见他，传话说，这天大师太疲惫，希望独处。可那人坚持，于是巴巴派古斯塔吉代替，冒充巴巴！那个帕西人从未见过美

赫巴巴，恭敬地向古斯塔吉合掌行礼之后，高兴地离去。这桩非常事件，正吻合古斯塔吉最近做过的一个梦。

其间，有人在瑙萨里传播谣言，称一伙盗匪来到客栈，当地社区要当心提防。这些谣言暗示，美赫巴巴和满德里是罪犯。鲁斯特姆刚从阿美纳伽来到，巴巴立即派他去叫索拉伯吉·德赛。索拉伯吉是位学者，在编辑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传记的古吉拉特语版本。

鲁斯特姆刚走，几个警官就到了，盘问起满德里。面对粗鲁无礼的警察，满德里态度谦和，有问必答，并提供了必要的身份和行程信息。详细询问每个人并记录陈述之后，警察仍对这些奇异装束的男子感到怀疑。

其中一名警探，用胁迫的方式，拿无关的问题继续纠缠。这时巴巴示意拉姆玖，以类似方式作答。警探因他的态度转变被触怒，威胁要逮捕他们全体。接着还质问客栈经理及员工，但他们申辩自己是无辜的。

鲁斯特姆不久返回。警探见他穿着体面，富人派头，并不耐烦地匆匆答问，发现自己处境尴尬。接着索拉伯吉·德赛赶到现场。都立即认出他是瑙萨里备受尊敬的著名作家。索拉伯吉对警官言辞犀利，声称：“这些人是美赫巴巴的弟子，我是来达善他的。你骚扰他们做什么？”这使警探道了歉。看见索拉伯吉这样的名人来达善，使他确信美赫巴巴一定是位大人物。他请求原谅，并要求达善美赫巴巴，但大师不许。之后警察全部离开。

见到索拉伯吉·德赛，美赫巴巴很高兴。这使其他满德里明白，这位学者是巴巴跟随者圈子里的亲密成员。第一次看见美赫巴巴，索拉伯吉喜极而泣；为这次会面他等待已久。邀请巴巴到他家访问，巴巴同意了。

7月6日，大师由古斯塔吉和鲁斯特姆陪同，前往索拉伯吉家。一天前，美赫巴巴去客栈途经索拉伯吉家，索拉伯吉年幼的外甥女看见巴巴，却害怕——以为他是阿拉伯绑匪。巴巴朝女孩们微笑，却使她们更恐惧。当中的芭派，还勇敢地叫小妹莫怕；她们只要念美赫巴巴的名，就没事了，坏人就会离开！

尽管索拉伯吉家的每个成员，都听说过美赫巴巴，对他忠心，却都没见过他，所以芭派没认出。大师来到他们家，芭派惊讶地发现，被她当作阿拉伯绑匪的陌生人，就是美赫巴巴本人。

巴巴确实是江洋大盗，

偷窃所有爱神者的心。

索拉伯吉为人和善，关心家人。还收留了丧偶的姊妹拜麦。拜麦因腿部严重骨折卧床多年，被诊断再也不能走路。可看到大师，奇迹发生。拜麦突然起身迎接美赫巴巴，她眼含热泪，多年来第一次站立！泪水抹去多年病苦，从那天起，她逐渐恢复行走能力。

一时，美赫巴巴注意到屋内的琐罗亚斯德画像，声明：“这跟琐罗亚斯德的容貌一模一样。我就是你们的先知琐罗亚斯德！”

其甜美声音发源于神性海洋。这家人感到，仿佛神圣极乐从内心迸发，形成爱浪，轻柔地拥抱他们。神光照耀索拉伯吉的家，光辉沐浴着每个人！目睹美赫巴巴的音容笑貌，都忘记了世间。大师特意走进每个房间来圣化房屋。喜乐盈满空气，甚至正统的琐罗亚斯德教牧师都陶醉其间，成为热忱的爱者。〔注：1924年，索拉伯吉·德赛的侄女玛妮佳在孟买上学。14年后，她开始跟随美赫巴巴生活，昵称曼萨丽。当时琐罗亚斯德教牧师凯克巴德·达斯托也在孟买，后来携全家加入大师，跟随巴巴生活。〕

索拉伯吉在大师的神爱火焰中燃烧，

他认出那就是琐罗亚斯德的圣火！

美赫巴巴俘虏了德赛全家人的心。返回客栈之后，巴巴再度令满德里惊讶：当即取消了徒步赴孟买的计划，决定改为在纳西科居住三个月。据此，古斯塔吉由鲁斯特姆陪同，去孟买郊区的安得里，征求亲戚同意他们使用其在纳西科的房屋。5天内行走65英里的徒步旅程，在瑙萨里突然中止。晚餐后于8点来到火车站。德赛的亲朋好友和熟人都在。等火车时，索拉伯坐巴巴身边。巴巴以优美嗓音，对他授述各种灵性主题。对巴巴听闻甚多，仰慕已久的全家人，在巴巴跟前欣喜万分。之后，巴巴和满德里乘夜间10点的火车赴纳西科。

来自光者即光本身！

光明离开，留下飞蛾。

飞蛾寻光，发现自己是飞蛾，

光即刻从视野消失！

没了光明，飞蛾何以存活？

生命变成持续的追寻

去找其来处——不熄之光！

乘了通宵火车，美赫巴巴和满德里于7月7日凌晨5点半，到达孟买的达达尔车站。古斯塔吉和布尔乔·P·达伊瓦拉在月台等候。全体立即到另一站台，转乘预计早晨7点25分发往纳西科的火车。美赫巴巴到来的消息，传遍全城跟随者。车站上除了布尔乔，还有纳沃和迪娜·塔拉提、霍姆斯吉和茹帕麦·卡拉尼（迪娜父母），以及查尼路的信徒们。布尔乔给他们带来做好的米饭豆糊在车上食用。巴巴亲切问候每个人。马萨吉也来到车站，重新加入满德里，一起到纳西科。恢复了健康的彭度已前往奎达。

火车途中，巴巴给男子分食物。他自己只饮咖啡，继续数月的流质禁食。车厢里有位帕西人，目不转睛久久凝视巴巴。最后被巴巴的光辉征服，拜伏大师足前。等他恢复平静后，巴巴慈悲地拥抱问候他。

下午2点45分抵达纳西科。赛义德·萨赫伯迎候。坐马车到住处，诺曼拜的房子。房屋离车站6英里，通风良好，相当宽敞。诺曼拜是卡斯巴佩斯棕榈酒店时期，巴巴的最早追随者之一。赛义德·萨赫伯送来米饭、豆糊和菠菜。巴巴将菠菜退回，因满德里遵守他的严令，只吃米饭豆糊；尽管如此，饭菜很可口，这么多天后，满德里又享用一顿美味豆糊。

7月8日，巴巴率古斯塔吉、穆西吉和贝拉姆吉，在纳西科寻找一处长久住房。在甘伽普尔河畔看中一处，回到诺曼拜的房子，解释下一步搬迁。但不到两小时，他忽然改变居住纳西科的计划，神秘地说：“我听说此地有很多盗匪诱拐孩子，不宜留在这种地方。”

对前往何处进行长久讨论后，决定翌日也就是9号回美拉巴德。凌晨4点半，阿齐兹·艾哈迈德（曾在大师之家见到巴巴）驱车往返三趟，将全体及行李送到火车站。他们早晨7点半乘火车离开纳西科，三小时后到曼马德。马萨吉在站台上做了米饭豆糊。接着乘下午12点15分前往通德的火车，5点半抵达阿美纳伽。他们肩扛行李，步行5英里到美拉巴德。7月9日确实是吉日，因为美赫巴巴在仅靠流质禁食六个月后，加入满德里用晚餐。吃了少量米饭豆糊。

次日，开始安排在邮局屋的住宿。斯拉姆森、马萨吉和帕椎，到阿美纳伽购置一些必要的修缮材料。返回时，又把赴奎达前存放于库希如大院的金属行李箱带回。拜度和紧张修理房顶瓦片，给窗户安装新玻璃。同时午饭已做好，巴巴先尝一点米饭豆糊，随后分给男子们。

下午，巴巴拟了一份新的活动方案，给每人分配职责，规定早晚作

息时间。每天有一段娱乐时间，包括大师阐释灵性主题的专用时间。新日程表写好，挂墙上，供每人阅览。

美赫巴巴曾将苏娜玛西和蔻诗德，从艾哈迈达巴德，遣回阿美纳伽，等候进一步指示。巴巴和满德里在古吉拉特旅行时，苏娜玛西的丈夫凯库希如（亦称玛萨），在孟买患重病。苏娜玛西收到电报，催她立即去孟买，她没听。几天后又接到一封有关他病情的电报，但苏娜玛西服从大师命令，也没离开。第三次电报称玛萨病情恶化，她也置之不理。

巴巴返回美拉巴德后，召见苏娜玛西和蔻诗德。获悉凯库希如患病，问：“你怎么没去？”

苏娜玛西回答：“我怎能违反您的命令？”

巴巴接着问：“倘若玛萨死了？怎么办？”

“那又怎样？”苏娜玛西答道，“人终有一死。”

“亲戚们对你的做法会怎么说？”巴巴问。

“别人怎么想，我不在乎。我既然在您的足前，与世界又有何干？”苏娜玛西答道。

巴巴微笑告诉她：“倘若你违反了我的命令，玛萨就会死掉；可现在他不会了。你因服从我的指示，救了他。”随即遣她和蔻诗德赴孟买，她们一到，玛萨立刻好转。

1923年7月11日，邮局屋的修缮工作开始。但刚干两小时，巴巴又召集满德里，说：“最好前往孟买，而非逗留此地，得找事做，不让自己闲着。在孟买，不存在找事做的问题。而且，我还可以指导瓦吉夫达，对余下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传记的发行工作。

“但你们都须考虑两件事。第一，大师之家后面的房子，即办公室所在地，相当小，空间有限。你们都得住那儿，因为我们承担不起租更大的地方。

“第二，你们每人都得找份工作，但只要持续几个月。为让我白天独处，你们需要到外面工作。

“找工作没什么错。人人可做自己喜欢的，但必须都得有工作；必须在我们到孟买后的一定时间内找到。若未找到合意的工作，可以做苦力——但必须工作！如果你们同意这两个条件，我准备好马上离开美拉巴德，前往孟买。”

讨论中间，巴巴派几名满德里，从库希如大院取回他的个人用品。

稍后又说：“今天我只吃豆糊炒米，明天除了水，什么都不吃。之后只喝咖啡。”

7月12日凌晨5点半，巴巴问满德里是怎样决定的。在邮局旁的破土屋内，由贝拉姆吉主持开会。对计划和条件认真考虑之后，决定搬回孟买；并将决定告知巴巴。巴巴重申，逗留孟买期间，所有人都必须找工作，未找到工作者将只好回家一段时间，多久未定。全体坚持跟巴巴走的决定。巴巴说想尽快离开，遂收拾行李。

行李用牛车提前运到火车站，满德里与巴巴一起步行到火车站。乘下午12点45分的火车离开阿美纳伽，次日凌晨回到大师之家。

当7月13日巴巴和满德里到达时，大师之家正在修缮中，院内堆满杂物。恰值雨季，圈子公司办公室屋顶漏水，大部分地面湿漉漉。他们搬开桌椅，找到一片干地摊开铺盖。大家之前居住大师之家时，使用宽敞的主屋，如今却被挤在后院小办公室里家具当中。

拜度第二天在一间餐馆找了份工作。逐渐地其他人也找到事做。男子们白天去工作，晚上回到大师之家。古斯塔吉和贝拉姆吉，一天24小时在巴巴身边，忙着核对和折叠印好的书页。这是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古吉拉特语版传记，书名为《萨考利的赛古鲁》。书页是在瑙萨里印刷的，一寄来，他们就手工装订。晚饭后，其他男子都参与装订。这项工作持续近一个月。

普纳和孟买的满德里，开始纷纷前来看望大师，都很高兴巴巴再次居住孟买。顾麦、阿迪和鲁斯特姆，也会从阿美纳伽来。在古吉拉特旅行之后，大阿迪被遣去和母亲一起生活，但他频繁往返。

8月16日，巴巴在孟买居住一个多月后，乘火车前往罗纳乌拉，贝拉姆吉、肥皂、古斯塔吉、阿迪和鲁斯特姆随行。家在罗纳乌拉的拉姆玖和伽尼，安排他们居住马德尼先生的房子，阿卜度·塔亚伯将轿车借给巴巴用。在罗纳乌拉的七日轻松愉快。大师授述语录，和满德里玩牌，听唱片。他们还远足到堪达拉瀑布、沃万湖和在布希的湖。瓦吉夫达和萨达希乌·帕特尔也加入。气候宜人，巴巴心情甚好，满德里情绪高涨。巴巴还于8月21日访问了伽尼和拉姆玖家，给两家人赐达善。

8月22日星期三，下午5点，巴巴带着全部行李，乘轿车前往普纳，并指示伽尼和拉姆玖致信马德尼先生，说明房子已腾空。然而，次日拉姆玖获悉，巴巴又率满德里回来。拉姆玖匆忙赶来，惦记他们的膳食安

排。巴巴看见拉姆玖，生气地说：“萨达希乌对我和其他人太漫不经心，所以我昨晚午夜返回。不过我得很快回普纳，以免萨达希乌和卡斯巴佩斯的人不快。”

许久讨论之后，巴巴决定，到普纳后将住在营区的阿卜度拉·伽斐尔家，并叫通知萨达希乌安排满德里的饮食。这期间，巴巴还是只喝咖啡，或吃少许蔬菜。拉姆玖立即前往普纳，做一切必要安排。阿卜度拉·伽斐尔欣然腾出房子给巴巴使用。最初萨达希乌同意为大伙供应食物，后来却表示无力做到。巴巴住阿卜度拉家，让他很难过，原想让大师住他家。

当晚美赫巴巴返回普纳。8月23日是穆哈兰姆月（纪念穆罕默德的外孙阿尔·侯赛因殉道的伊斯兰圣月）的第九日，巴巴从莫迪医生的诊所观看“塔兹亚”游行，阿卜度拉已为他们安排好座位。巴巴特邀朵拉特麦和女儿美婍，以及苏娜玛西和女儿蔻诗德，到普纳跟他一起观看游行。次日早晨，巴巴召见萨达希乌和卡斯巴佩斯的满德里，批评说：“你们从不照看我的需要或让我高兴。如果我选择投宿阿卜度拉家，你们应当认为，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乐意。如果住你们家我不高兴，违心待在那里，你们喜欢那样？”

“要总是让我高兴，而不是让你们自己高兴。一切尽在其中。最高的爱是关注大师的幸福。要努力让我高兴——我就要求这么多。”

气氛再度恢复正常，下午，巴巴访问阿君·苏辟卡家，萨达希乌来见。萨达希乌安排好晚餐，满德里在他家吃饭；之后，回阿卜度拉家。卡斯巴佩斯的满德里请巴巴宽恕，表示乐意为他和满德里提供全部膳食。

8月27日，巴巴和一大批人到普纳7英里外的萨斯瓦德镇，郊游野餐。玩吉利-旦达游戏直到夜晚。之后，他告诉在场者：“要感谢你们的好运，我和你们一起游戏。这你们将来会认识到的。我给你们的，是一种极罕见的撒晤斯——陪伴。”

最后又强调说：

陪伴至师者终将获得一切。

陪伴至师的价值无与伦比！

翌日在普纳，巴巴率满德里到布特勒胡同老家，探望父母、兄弟和妹妹。他询问了父亲的生意和母亲的安康。希瑞亚具有灵性世界观，无论做什么，心总是专注于神。在履行家庭责任的同时，一切顺从天意。希芮茵麦则脚踏实地，务实地管理着大家庭。

五岁的妹妹玛妮对巴巴很特殊。他亲吻她，让她坐在自己膝上，给她特别关注。满德里坐在地毯上，听早熟的玛妮提问。贝拉姆吉的舅父，贾姆布玛玛，也来看巴巴。贾姆布穿戴着平常的黑帽和黑长外套，领扣直到颈部。巴巴突然笑说：“瞧贾姆布是怎样服务我的。他安安静静坐在角落，却在为我提供伟大服务。”众人困惑，盯着贾姆布看。巴巴解释说：“你们没见他一身黑装？因此，所有蚊子都纷纷去叮他而非我。他使我免遭叮咬。这服务可不小。”对巴巴的幽默逻辑，众人哄堂大笑。之后，谈话期间，一些人去屋子的另一房间。巴巴会说：“别让贾姆布走掉！蚊子都去找他的！”

通过让他们欢笑与哭泣；通过让他们饮食与禁食；通过让他们舒适与难受；通过让他们住皇宫与茅屋；通过让他们穿戴体面与做苦行僧；通过同他们游戏，让他们劳动；通过同他们玩笑，让他们奉爱——通过这些种种方式，

主将其酒肆展现给他们

将其心灵化为酒杯，盛他的美酒！

对于那些饮酒者，真实意义是

要让他高兴，漠视世间苦乐。

那天，大师在父母家中接见每一位亲戚。吻别小玛妮时，他对父亲深情地说：“爸伯，玛妮真的最幸运特别。”随后返回阿卜度拉伽斐尔家。

1923年8月30日，美赫巴巴准备离开普纳前往孟买，但在启程前，到一个叫穆罗格的男子家访问。穆罗格的家在普纳郊区的克尔基。他开了一家砖厂，并带巴巴和男满德里参观。巴巴似乎很高兴看到他和他的生意。这次穆罗格确实幸运，接待大师，不过数年后他欺骗了巴巴的父亲，在生意往来中欺诈希瑞亚，辜负了巴巴。

美赫巴巴和满德里于夜间返回孟买。到大师之家，有几个陌生人在等候达善。巴巴慈悲地同意了。

巴巴原计划在大师之家后院的小办公室常住。不过，返回后不久，开始发现小办公室的不适——屋顶漏雨，房间潮湿。房东的态度也不够友善，不肯修缮屋顶。巴巴看见帕雷尔区有房子出租，挺中意。他和一些满德里的铺盖行李，于9月2日运过去；其余的行李将次日运去。可第二天，巴巴在新屋宿夜后，称房子很不舒适方便，随即搬出。

又在达达尔区的科依诺尔磨坊附近，选中一处新建房屋。巴巴看过

屋子，未跟房东签订租约，就下令将圈子公司办公屋的其余行李运过去。然而，一小时不到，又发现房子尚未建好，有一部分还在施工，遂令贝拉姆吉和瓦吉夫达，在达达尔区另找住处。他们选了一处，巴巴亲自视察。

房子位于 G.I.P 铁路附近，伊朗尼大厦 6 号（后称塔夫尼大厦 3 号）二楼。地方宽敞，可隔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有两个卧室，一个厨房，一个厕所和一个浴室——由瓦吉夫达和家人居住。另一部分有一个大厅，一个阳台和一个卧室，可供巴巴和满德里用作办公室和住处。贝拉姆吉和瓦吉夫达与房东签定租约，巴巴于 9 月 3 日搬入。在大师突然改变计划的背后，总是有隐密目的。通过这次搬迁，瓦吉夫达和亲戚跟巴巴建立亲密联系。当地其他人也跟巴巴建立了新的联系。

搬入新居第一周，将所有家具从大师之家运到伊朗尼大厦 6 号。有个木制大橱柜，无法通过狭窄楼道，只好从二楼阳台用绳子吊上去。办公桌椅摆放在外面阳台，柜橱放在大厅。巴巴和满德里安顿后，瓦吉夫达和嫂子姐妹搬入。

上班的在工作处吃午饭，晚饭同其他满德里一起吃。跟巴巴一起留守者，午饭照常是米饭豆糊。晚餐是蔬菜面包。瓦吉夫达的嫂子希拉和她妹妹捷拜，负责做饭，这让男子们轻松许多。

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古吉拉特语版传记——《萨考利的赛古鲁》第一卷的装订，在伊朗尼大厦继续进行。美赫巴巴急于完成这项工作，然后于 10 月中旬徒步前往萨考利。装订主要由白天留守者来做。上班者晚上回来也得帮忙。本书作者是索拉伯吉·德赛和贝利，是面向琐罗亚斯德教社区的帕西人和伊朗尼的。六周后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古吉拉特语版传记的装订完成。巴巴随即为访问萨考利做准备。购买了一辆牛车运载行李。巧合的是，随车购买的牛，恰好是 1922 年 5 月他们从普纳跋涉至孟买期间，那头随行的犍牛。

截止到 1923 年 10 月中旬，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马拉地语和乌尔都语传记，《穷人的保护者》，几近售罄。不同的信徒购买了 1000 册，免费赠送高校学生。发行交给政府新闻部门负责，从而省去满德里的售书麻烦。剩余的存放在伊朗尼大厦的木橱，瓦吉夫达自愿承担起售卖这些书和古吉拉特语版传记第一卷的责任。圈子公司的出版工作因此告终。巴巴没有其他的出版计划，故公司正式解散。

从 1923 年 10 月第一周，大师开始每日只用一次饭茶。不久前，乌

帕斯尼·马哈拉吉曾对耶希万特·劳表示担心：“默文甚至会放弃这么点食物。”之后不久，在长达8到9个月里，巴巴就是这么做的——恰如马哈拉吉的预言。

美赫巴巴在启程赴萨考利之前，吩咐凯库希如·马萨、苏娜玛西和蔻诗德，搬入伊朗尼大厦满德里和圈子公司用的那部分。巴巴还告诉他们，访问萨考利之后，他肯定会率几名满德里访问波斯。随后指示纳沃塔拉提，为他和一些满德里办理护照，但没有明说哪几名男子同行。

10月19日，巴巴凌晨3点叫醒满德里，全体洗漱后，开始徒步前往萨考利。这是刚过一年的时间内，他们第三次长途步行。本次随行者有：大阿迪、鲁斯特姆、拜度、贝拉姆吉、布尔乔·达伊瓦拉、古斯塔吉、伽尼、紧张、拉姆玖、萨若希、斯拉姆森、瓦吉夫达和巴布·赛克瓦拉。次日，萨达希乌·帕特纳尔将在塔纳同他们会合。瓦吉夫达、萨若希和布尔乔只陪他们行至加特克帕，预定的首日行程目的地。德格拜·卡玛喀之子，拉古纳施也随行一段未定路程。

旅途中，全部行李都放在牛车上。不用携带沉重行李的满德里，相比前次在古吉拉特的旅行，步伐要快很多。因没有羁累，轻松步行7英里，来到加特克帕。正找地方休息，萨若希的姐夫克基·伊朗尼来到，邀请巴巴去他家。巴巴先是拒绝；但在克基的再三恳求下，同意了。克基的母亲已为他们准备好美味午餐。克基是职业摄影师，大师允许他值此之际为他拍照。

这次旅行期间，巴巴继续每24小时吃几口米饭豆糊，喝一杯茶；已连续几夜未休息好。次日凌晨4点天色尚黑，他们就离开加特克帕的克基家，提着煤油灯赶路。走了10英里到塔纳，入住客栈。白天愉快度过，傍晚放风筝消遣。当晚萨达希乌也从普纳赶到。陪同大家行至加特克帕的布尔乔·达伊瓦拉，同晚离开赴孟买。

10月21日凌晨5点，离开塔纳前往比宛迪。步行4英里后，乘船渡过科尔谢村旁的小河。留下拜度和拉古纳施赶牛车走陆路绕过河。过了河，巴巴率众沿孟买-阿格拉公路，前往比宛迪。并打算在纳希尔·艾哈迈德家停留。却意外走错了路。

依然由不同宗教和种姓组成的一行男子，衣着各异。有的穿卡其布衣，有的裹腰布，有的穿宽松棉布裤，却有一个共同点——衣服全都脏兮兮。比宛迪的村民对这批男子很感兴趣，好奇地观看。虽然巴巴也衣

衫脏破，但他卷曲的金棕色头发很美，满面容光在晨曦中清晰可见，如电的目光扫视左右。当地人深受吸引，

巴巴一行在客栈住下。这时来了几人，是纳希尔·艾哈迈德派来找他们的。有很多人在纳希尔家等着见巴巴，但他决定改住客栈，不去纳希尔家。饭菜本应很快由纳希尔送到；等了一会儿，巴巴失去耐心，反复询问，米饭豆糊到了没有，说他想立即用餐！他情绪严肃，气氛紧张起来。

对拉古纳施·卡玛喀，巴巴也不满意，打发他下午提前去萨考利。拉古纳施跟不上其他男子的步速，对巴巴的明确指示也漫不经心。巴巴仍对纳希尔的耽误不满，下午5点匆匆离开比宛迪，前往10英里外的帕德伽村。拜度和拉姆玖留下，等食物送来后同牛车跟随。巴巴和满德里到帕德伽后，入住招待所，拜度和拉姆玖也赶到。

休息到次日下午，用过午餐，4点启程去11英里外的沙哈布尔。路起伏不平，行走艰辛。晚上8点到阿桑岗，都精疲力竭，尽管4小时才走8英里。到阿桑岗火车站，在站台上露宿。但因车站拥挤，喧闹嘈杂，无人成眠。

10月23日早晨离开阿桑岗，半小时内抵达沙哈布尔。因头晚未眠，都疲惫不堪，心情不佳。那些跟不上巴巴步速者，下午2点半与古斯塔吉一起，出发前往10英里外的卡迪。巴巴和其余满德里，于3点35分离开沙哈布尔。尽管晚出发1小时，很快就在9英里的里程碑处，赶上了古斯塔吉那批慢行者。巴巴一组将古斯塔吉组甩在后面，继续前进，于傍晚6点40分抵达卡迪。再次在火车站台上扎营，晚餐后不久，便早早睡觉。

10月24日，巴巴和11名男子于凌晨4点离开卡迪，前往卡萨拉。攀登高止山脉从卡迪开始，几名男子肌肉抽筋、脚痛起泡。车上陡坡时牛拉不动，只好从后面推。逐渐地，人人变得烦躁不安。走到卡萨拉，都精疲力竭，投宿客栈，只想尽快休息。

古斯塔吉的状况最糟：除了白天旅途劳累，健康也一直不佳，脚上磨出大泡。最后一个走到客栈。他一进客栈，巴巴就叫阿迪问他，何时为巴巴做米饭豆糊，因为时间不早了。古斯塔吉濒临崩溃，这个简单问题令他气恼，发了脾气。巴巴大为不悦。开始斥骂每个人的种种牢骚，尤其是古斯塔吉的抱怨。情形愈加不愉快，乃至古斯塔吉愤然出走，宣

布永远离开巴巴，再不想见他！很快，巴巴恢复和蔼本色，派贝拉姆吉去火车站将他带回。古斯塔吉返回客栈时，巴巴没用多久就使他平息下来，一切恢复正常。

午餐前，巴巴要大家休息了1小时。餐后走到一条小溪，沐浴洗衣。巴巴建议，脚起泡者将油抹患处，在火上热熏。下午5点，鲁斯特姆被派往伊格德布里村，安排第二天的膳食，两小时内返回。

10月25日凌晨2点半，全体异常早地起床，准备出发。他们才刚迷糊入睡就被叫醒，守夜者基本上未眠。离开卡萨拉不久，又到一座陡山。犍牛不够强壮，拉不动沉重的车，故足足2英里，人人只好肩扛铺盖，帮忙推牛车上山。行走13英里，早上8点45分，来到伊格德布里的餐馆，鲁斯特姆已安排了米饭豆糊早餐。特意要餐馆提前准备好，店主却没照办。巴巴决定不吃早餐。但叫满德里饮茶吃点心；大伙都无心思享受，因为巴巴将空腹步行。

早餐后来到伊格德布里的客栈，下午，在一家伊朗尼餐馆购来米饭豆糊。之后巴巴叫大家休息。下午4点，叫他们准备好，去观赏美丽湖泊。全体做好准备，却没人急于观光，这在他们脸上显而易见。巴巴又问，谁想陪他去赏湖。因没有一个说想去，巴巴改变主意，提议打牌。但玩牌时，巴巴说他们心不在焉，他很生气。结果下令谁都不得对他说话。并宣布，他不会同任何人说话！满德里以为这只是威胁，可巴巴立刻保持沉默，除了对贝拉姆吉，不对任何人讲话。1923年10月这天，是美赫巴巴第一次对满德里保持沉默。

当晚他们早早就寝，次日6点才起床，比平时要晚；自从孟买徒步7天来，这是他们第一次睡个好觉。大师保持沉默，通过贝拉姆吉传话，贝拉姆吉沾沾自喜，因为美赫巴巴只对他讲话——使他成了“最受宠弟子”。

叫来村里一位鞋匠，为他们修凉鞋。10月26日下午4点，男子们离开伊格德布里，步行5英里，抵达戈蒂，等候巴巴，因为他坚持和贝拉姆吉一起走，远远落后。与之同时，伽尼和萨达希乌去找当地客栈，却发现客满。因此，巴巴和贝拉姆吉到后，全体前往惯常的临时旅馆——火车站月台。

在戈蒂，巴巴让贝拉姆吉问其他人，是想径直去萨考利，还是先游览班达达拉湖。有几人想观赏湖，但大部分人选择直接去萨考利。巴巴

不对他们说话，这种冷淡惩罚使他们气馁，虽想观湖，但听见鲁斯特姆的大胆建议，却拒绝以示抗议。

巴巴向贝拉姆吉解释，他不对其他人讲话，是为了不伤他们的感情，因为他们不喜欢他用直率态度对他们谈话。满德里感到，相比大师不断地对他们刺激、揶揄和斥责，他不跟他们说话，则远远令他们更加不安。

听此，巴巴告诉贝拉姆吉：“若是这样——若他们真这么感受——我这就跟他们说话。”问题从而得到解决，一致决定先去参观班达达拉湖，后去萨考利。

成道得通过爱。而要唤醒爱，必须刺破心。神乃至爱，大师是至爱的体现。成道完全掌握在大师手中，是他赐予神爱和爱痛——渴望。正是这种痛苦吸引至爱的关注。然而，至爱的冷漠乃加深伤口的利箭；当心被深深刺穿，乃至破碎时，至爱对爱者彻底冷漠。这时爱者变得无比消沉，在争取至爱青睐的绝望中，恳求至爱往其伤口撒盐——仅仅在至爱愿意时！利箭不断从至爱的弓上飞出。爱者的伤口刚要愈合，至爱的箭又射来——不但再次打开伤口，还给予爱者致命创伤。

美赫巴巴通过保持沉默，开始刺伤满德里的心。他们的心尚未破碎，因为创伤是逐渐制造的，一箭接一箭。无法想象当时心中啜泣的可怜状态。这样一颗受伤心灵的泪，不同于世俗绝望引起的痛苦体验。当心灵在渴望之泪火中燃烧时，伤口别无所求，除了至爱！所以，大师暂时不再向满德里的心射箭，而是开始对他们说话。

不久，大师指示拉姆玖，给阿齐兹·艾哈迈德发电报：“巴巴和满德里明早到巴里。安排带他们去班达达拉。”阿齐兹·艾哈迈德回电确认，并通知居住戈蒂的朋友科塔瑞先生，让他照料美赫巴巴和满德里。

科塔瑞先生来到火车站，问能否为他们做些什么，但巴巴一行已用过晚餐，巴巴表示想在原地宿夜。谢了科塔瑞，说他们不需要什么。然而阿齐兹·艾哈迈德一封接一封发电报，通知戈蒂的人说，美赫巴巴到了，敦促他们做好一切适当安排。阿齐兹的热情结果成了巴巴的负担，遂吩咐拉姆玖又给他发电说：“停下。我们累极，要睡！”从而结束他不消停的电报。

10月27日，巴巴又于凌晨2点半唤醒男子，3点启程前往14英里外的巴里。这是一段艰苦跋涉，要攀登三座陡峭山隘，困难重重。提前派拉姆玖去见阿齐兹·艾哈迈德，他却未能找到阿齐兹的汽车。拉姆玖

以为，也许他的热情减退。但阿齐兹很快带早餐驱车赶到；没料到巴巴这么快到达巴里。阿齐兹和拉姆玖在一家招待所外面，找到巴巴和满德里。满德里饱餐一顿，巴巴只喝了茶。

全体乘轿车和几辆马车，前往班达达拉。拜度乘其中一辆马车，牛车尾随。下午1点半到班达达拉，在阿齐兹家用午餐，之后去参观已兴建15年接近竣工的水库。当晚从班达达拉湖返回巴里。

美赫巴巴情绪改变，于禁食一日后，吃些米饭豆糊。10月28日周日凌晨，离开巴里，前往拉久尔，用阿齐兹家的马车载运行李。留在班达达拉的拜度和牛车，不用返回巴里，将直接到拉久尔与大家会合。

步行14英里后，来到拉久尔，入住招待所。午餐并小睡后，巴巴说：“我们应在周四抵达萨考利。我不进萨考利，在附近等待。目前的情况使我不能进乌帕斯尼的疆界。你们要上午去萨考利，晚上与我会合，无论我在哪里。”

因拜度驾牛车赶到拉久尔，所以将马车送回巴里。次日早晨4点，全体离开拉久尔，步行13英里，下午3点到达阿科拉。

古斯塔吉的腿让巴巴关心；他膝盖疼，行走越来越困难。在阿科拉的客栈休息，巴巴让人从市场买来点心。在萨达希乌的帮助下，雇了村里厨师，做鹰嘴豆面饼，饭后全体歇息。

每天下午或每当有空，拉姆玖都坚持写旅行日记。是美赫巴巴叫他做的。他也忠实记录了事件，尽管他发现疲倦时很难坚持写日志。

10月30日，行程的第12天，全体凌晨3点半离开阿科拉。走了5英里，在一条河附近，买到牛奶做茶。不过，不喝茶的萨达希乌和巴布·赛克瓦拉只饮牛奶。又步行14英里，到达森格姆内尔，在一家印度教餐馆吃饭。随后离开，当晚9点到达尼姆卜岗-贾里的客栈。这天共走了26英里，都疲惫不堪，立刻就寝。

次日早餐后，于上午10点离开，前往巴布里希沃。在洛尼，到一棵树下稍停歇息，巴巴吃些米饭豆糊。下午5点半再次上路，日落前到达巴布里希沃的客栈。这家客栈位于通往森格姆内尔、贝拉坡、萨考利和阿美纳伽的道路交接处。计划次日前往距离只有10英里的萨考利。巴巴指示：“从今晚7点起禁食，直到达善马哈拉吉。之后，在萨考利招待你们什么，你们就吃什么。”

斯拉姆森随巴巴留在巴布里希沃，其余满德里于11月1日凌晨4

点出发，前往萨考利。巴巴还叫他们带上空牛车，交给耶希万特·劳。因为决定乘卡车从巴布里希沃返回阿美纳伽，不再需要牛车运行李。途中，鲁斯特姆和拉姆玖买了花环。鲁斯特姆付了花钱，还想给花匠一些小费，却没有剩钱了。于是他把口袋里的东西统统掏出来。花匠满脸诧异地接受了这笔奇怪的小费：一支铅笔、一块肥皂和一条丝绸手帕。在拉哈塔，他们同奉巴巴指示乘火车前来的帕椎、瓦吉夫达和布尔乔会合。从孟买步行两周后，男子们终于抵达萨考利。

洗漱完，去达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过去的十个月，马哈拉吉一直将自己囚禁于茅屋里的竹笼。满德里一进小屋，坐在竹笼里的大师就高声辱骂，并愤怒呵斥：“滚出去！快滚出我的屋子！”被他用马拉地语骂得狼狈不堪的满德里，只好遵从，退到外面院子。他们又震惊又失望，多数人甚至还没机会看一眼乌帕斯尼。

过去，每当巴巴的弟子拜访萨考利，马哈拉吉都会与他们亲切交谈，连续数小时讲道开示，整个逗留期间，对他们照顾备至。而这一次，他们步行 200 英里前来达善，却遭侮辱虐待。萨考利的人发现马哈拉吉情绪恶劣，推测赛古鲁对美赫巴巴大为不满，对其弟子恼火。

诅咒或祝福！谁能测量

完人的矛盾做法？

过了几分钟，马哈拉吉逐一召见贝拉姆吉、古斯塔吉和萨达希乌，对每人又是一顿责骂“犒赏”。乌帕斯尼愤愤不平道：“你们这些废物，到处游逛，把我囚禁这个笼里！不害臊吗你们？你们徒步 200 英里，就算有恩于我了？”又说：“继续按你们那谁的吩咐去做吧！现在，立即返回要你们回去的地方。”

离开前，古斯塔吉恳求马哈拉吉接见其他满德里，遭到拒绝。贝拉姆吉、古斯塔吉和萨达希乌，带着马哈拉吉的否定答复回来后，其他男子决定通过耶希万特·劳问问，他们能否从远处达善马哈拉吉。德格拜招待他们用茶，从而打破禁食。

一小时后，耶希万特·劳带来答复：他们可以不进小屋院，从院门达善马哈拉吉，随即离开。满德里遵照马哈拉吉之命，站在院门外达善，尽管实际上看不见大师。马哈拉吉从小屋喊了一句奇怪的话，称他正“忙着挖坑！”

启程回巴布里希沃之前，拜度将牛车交给耶希万特·劳。德格拜和

耶希万特·劳回赠给他们面包、豆饼、甜食和水果帕萨德；他们走到拉哈塔后将这些食物吃掉。夜晚到达巴布里希沃；巴巴已为他们准备好面包和蔬菜晚餐。饭后，他们对巴巴讲述了发生的一切。之后，巴巴用了两小时，对他们解释马哈拉吉的奇怪接待背后的密意。

我们的时代已蒙恩。

为结束世人痛苦，土地被雨水浸透。

但农夫播种前，必须犁地；

不先犁地，庄稼何以生长？

水足的土地肥沃，渴望丰收；

但播种之前必须犁地。

满德里的心灵好比土地，由神圣农夫——美赫巴巴浇灌照料。犁却在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手中。马哈拉吉的敌意态度和身体虐待，就像犁田，在满德里心中犁出痛沟，同时为农夫的真正工作做准备——播种爱与服从。乌帕斯尼的刺耳话语好比甘露（而非毒药），滋润并深化满德里的信心，使他们紧紧抓住至爱大师。

赛古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已将宇宙工作重担移交给美赫巴巴；他自己的活动领域截然有别。马哈拉吉希望制造出他对美赫巴巴生气的印象，以便（他自己圈子内的）跟随者认识到，唯独他们是他们的王、他们的主——掌握着他们的命运缰绳。马哈拉吉对美赫巴巴及满德里的严酷态度，使他自己的追随者认为，他们王国里没有任何东西被送出去，只有马哈拉吉的忠实信徒将继承他的珍宝。灵性世界的这些精微之处难以理解。

神是无限的，超越了人的有限想象。揣测海洋深度，不能获得海洋体验。要体验海水，心必须深潜海洋！可只有淹没于海洋深处——超越心，证悟神，置身于第七层面，从而获得无限心——才能揭开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态度的真正秘密。

当满德里讲到，他们离开萨考利时马哈拉吉说他在“忙着挖坑”，美赫巴巴解释道：

成道者必须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保持忙碌。他们想放弃肉身，回家——并不想玩这个幻相游戏。所以整个时间他们以稚气的方式，让自己保持忙碌。方式之一是持续谈话。如果来了一个新人，成道者会问他：“你从哪儿来？”如果那人说“美国”，大师会回应：“美

国在哪里？我从没听说有这么个国家……你在那儿做什么工作？”

如果来者回答：“我是木匠。”大师会说：“你用哪种木材？哪些工具？贵不贵？”如此等等。

一些成道者和至师不得不持续说个不停，来保持与肉身的联系。他们或许会拿起一块布，撕成碎片，再重新缝好——任何使自己保持忙碌的事。倘若他们安静不动，就会放弃肉身。那种拉力，合一的引力，非常强大，他们渴望回家。尽管他们已经在那儿，还是不愿留在幻相中。

美赫巴巴问满德里，被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呵斥时，他们怕不怕，男人们承认他们害怕。

巴巴目光炯炯，问：“你们害怕过我吗？”他们再次承认，有时候害怕。

巴巴说：“不，不要怕我；要爱我。要害怕违反我的命令，不要怕我。我是你们的古鲁。照我说的做，这方面要严格——从不松懈——你们就会取悦我。”

1923年11月2日早晨6点半，美赫巴巴准备离开巴布里希沃；男人们将行李装上卡车，开往阿美纳伽。快到拉乎里时，卡车引擎熄火。很多人，包括儿童，聚集过来，望着这批奇怪的旅行者。巴巴要了点心，分给在场者。人群中有人说，分点心是为了让卡车启动。引擎修了一个半小时，但只有推才能启动。下午2点到阿美纳伽，住在库希如大院。萨达希乌和巴布·赛克瓦拉获准当晚去普纳。之后巴巴告诉其余满德里：

“再考虑一番跟随我——即便此刻。你们有自由不想跟随我，可随时离开。”

剩下的男人们一致同意，没必要再考虑。有人说：“我们已抓住您的足，将跟随您到底。您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之间的游戏，反而使我们的决心愈发坚定。我们属于您！”

首旅波斯

1923年11月4日，由于鲁斯特姆的某个疏忽，巴巴忿然表示，鲁斯特姆时而漠视他的需要，随后气冲冲走出库希如大院，古斯塔吉紧跟其后。正在吃早餐的其余满德里，只好匆忙跟上。巴巴再次走到火车站附近他曾住过的那家客栈。

在客栈，用了一整天讨论接下来的波斯之行。决定下列男子伴随巴巴旅行：阿迪、拜度、贝拉姆吉、伽尼、古斯塔吉、马萨吉、紧张、帕椎、拉姆玖、斯拉姆森和瓦吉夫达。还决定于2月初，经阿巴斯港赴波斯，之前时间到卡拉奇市区或附近逗留。

有关波斯之旅，每人须在公文上签协议，内容如下：

- 1、签名者出于自由意愿，并独自承担责任，进行本次朝圣。
- 2、今后，他们不期待美赫巴巴给予任何类型的财务或外在帮助，也不希望在规定期间内获得任何明确的内在利益。
- 3、此外，他们无限期伴随美赫巴巴，需要的话完全放弃返回印度的希望。

只有伽尼和拉姆玖不受第三条款约束，因为大师说他们在1924年2月28日后，将被解除所有约束和承诺。最后决定，除了瓦吉夫达，全体准备于一周后赴卡拉奇。瓦吉夫达将返回孟买，在12月前完成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传记的发行工作，之后到波斯加入他们。另决定，伽尼和拉姆玖各自返家一周，帕椎赴孟买办理护照事宜。之后不久，伽尼、帕椎、拉姆玖和瓦吉夫达离开阿美纳伽，前往指定地点。

11月5日，全体男子在大师面前签署协议。之后，将行李从库希如大院搬往客栈。不过，巴巴宣布，不去卡拉奇了，在2月份赴波斯之前，去海得拉巴。

11月11日，全体前往火车站开始旅行。途中贝拉姆吉对巴巴抱怨，他不想当本次旅行期间的总管，因其他男子难得听他，尤其在行李方面。巴巴下令，每人携带自己的包裹和铺盖。大家刚走到车站，巴巴又叫他们携行李回客栈。巴巴不快，批评贝拉姆吉拒任总管；不过，贝拉姆吉

很快改主意，同意重履职责。满德里返回后，巴巴命强壮者携带较重行李，再次徒步走到火车站，并检查了行李。

在阿美纳伽本地的巴巴追随者中，只有鲁斯特姆获许到火车站为大师送行。尽管过去一周巴巴住宿客栈，鲁斯特姆每天将在库希如大院做的饭菜，给巴巴和满德里送去。鲁斯特姆对自己忽略大师需要认了错，并得到宽恕。在火车站，鲁斯特姆给巴巴戴花环，还给 10 名随行满德里每人都赠送了礼物。午后 12 点半，列车离开阿美纳伽，前往海得拉巴。

次日到达苏拉特，大师由阿迪、伽尼、古斯塔吉和拉姆玖陪同，访问火车站附近的集市。返回路上，看见一个 18 岁左右的印度教少年，冷得直打寒战。巴巴叫拉姆玖询问，获悉少年来自瓦达拉，在苏拉特找工作，却患了病，现身无分文。巴巴随即指示一名满德里，将少年领到附近餐馆，让他尽情吃饱。并为他购买去瓦达拉的火车票。巴巴把车票递给他，指示他回父母身边养病。巴巴和满德里随后重上火车，前往艾哈迈达巴德。

大师去逛集市的决定，只是个神圣借口，以便邂逅并解救这位贫困少年。巴巴对陌生少年的自发之爱、体恤和全知关怀，让见证此事的满德里深受感动，印象深刻。

翌日，随着火车驶离艾哈迈达巴德，他们车厢内上演了非常幽默的一幕。美赫巴巴吩咐满德里备茶。这说起容易做起难，因为列车全速前进，车厢来回摇晃不停！点燃煤油炉，摆置地板上，同时四名满德里各抓一只炉腿稳住。一壶水放在炉上，四人全神贯注，不让滚烫沸水打翻溅身上，对其他人的取笑打趣浑然不觉。茶终于备好，巴巴微笑着给大家倒茶，发点心、香蕉和面包。

11 月 14 日，抵达海得拉巴（信德）。天气格外炎热，沙尘暴满街盘旋。巴巴率贝拉姆吉、古斯塔吉和斯拉姆森穿越市区找住处。未找到合适的。巴巴决定继续赶路。在车站等候的满德里，对巴巴决定离开海得拉巴甚是失望，因为他们正盼着探索这个新地方。当晚到达卡拉奇。贝利遵照电报命令，在火车站迎接。巴巴率阿迪和古斯塔吉，去查看贝利为他们找的住所。〔在场者无人知晓，巴巴曾秘密授意贝利找住房；原本就打算逗留卡拉奇。〕

巴巴决定租贝利找的住处。两小时后返回，全体陪巴巴到“士兵集市”——房子所在地。可让满德里震惊的是，房屋肮脏不堪，布满灰尘

蛛网。次日上午开始大清洁。满德里清洗房子里里外外；擦净门窗、墙和地板，直到适宜居住。房屋位于士兵集市 2445 号的安静街区。因长期闲置很脏乱，建筑本身则状况良好。有个大厅，两个大间；前面有阳台，两侧各有浴室。外边庭院围着大石墙，为巴巴提供了所需的僻静。

贝利、伽尼、紧张、帕椎和拉姆玖同住一间；拜度、贝拉姆吉、马萨吉、（从奎达来加入的）彭度和斯拉姆森住另一间；巴巴、阿迪和古斯塔吉睡大厅。将一间浴室改成小房间，供大师个人用。晚上，贝利提出为住所取名，全体赞成；并一致认为巴巴和贝利共同提议的“停候屋”最佳。

租约两个月，所有人都以为至少会住到期满。并通知家人已安全抵达，叫他们将信寄到停候屋地址。可就在次日，巴巴说：“我已决定，我们马上去巴士拉，呆到赴波斯之前。届时波斯和巴格达将会停止降雪。”

巴巴的话令满德里震惊；但自从离开大师之家，他们已习惯到处流浪，遂保持沉默。给瓦吉夫达发电报，要他寄钱和护照。贝利查询开往巴士拉的下趟客轮，并把他们的计划变更通知房主。他们开始准备奔赴伊拉克，静谧的停候屋顿时忙成一窝蜂。

不过，贝利带消息说：巴士拉正处于强寒潮，满是携带疟疾的蚊子。此外，他一直联系不上波斯领事馆办理护照和签证事宜，也联系不上房主。于是巴士拉之行计划撤销，决定继续逗留停候屋。

赫兹拉·巴巴简，有时候会指着人说：“不裹腰布，却称法帖汗。”11月19日，美赫巴巴问伽尼，明不明白此言之意。伽尼答：“人光着屁股，却妄自尊大！意思是穷而装富，像个大人物趾高气扬。”

伽尼被问的原因是，他不顾巴巴之命，每日早晨仍很晚起床。为此巴巴屡屡敲打他，并作为惩罚，令伽尼和拉姆玖二人每天凌晨4点起床，洗冷水澡后，去清真寺祷告。

巴巴说，在卡拉奇期间，除了古斯塔吉，都得去找工作。又说这不是赚钱的问题，而是人人都要诚实工作。拜度和帕椎很快受雇一家茶馆，月薪20卢比。余者白天继续找工作。11月20日，巴巴同几名满德里到克里夫顿海滩，又冒烈日走向停候屋。据观察，他是出于对这些待业者的同情，才冒酷暑出门活动的。

次日，伽尼因对波斯之旅的不确定性感到厌倦，坦率请求巴巴允许他回普纳。巴巴批准，说：“你随时想回来都行。”

美赫巴巴不见卡拉奇跟随者。但说来奇怪，有一天，萨若希的兄长，

最近搬到卡拉奇的丁肖·凯库希如·伊朗尼，倒来与大师闲谈两小时，尽管他不是爱者。

与之同时，孟买的纳沃·塔拉提，奉命询问为美赫巴巴和男子们申办护照的事宜。当他代表巴巴和满德里到波斯领事馆签办护照时，领事对他说：“除了美赫巴巴，其他人都得亲自来，当我的面签字后，我才会签发护照。美赫巴巴不必到场了，因为他最近来见我，说他会让人拿来他的护照让我签字，我同意了。”

这件奇事发生在1923年11月17日，美赫巴巴在卡拉奇期间。满德里从瓦吉夫达的信中获悉此事，甚为惊讶，因大师已离开孟买一个半月，从未去过波斯领事馆。

几天后，除拉姆玖之外，满德里都在卡拉奇受雇。巴巴命拉姆玖每天清扫整个房屋，直到找着工作。拉姆玖上午扫完地，便奉命出门找工作。

无人知晓，大师另有计划，是与贝利合谋的。11月22日上午，通知满德里：“现在全体立即出发去普纳。”未多解释，火速准备。所有东西打包，当天下午全体登上S·S·维塔号客轮。就这样，他们没在卡拉奇逗留两月，仅仅在停候屋住了不到七天，就突然结束。

在卡拉奇期间，大师甚至不让琵拉麦来见。明知巴巴就在附近的琵拉麦，自然感到沮丧难过。但巴巴在最后一日，于启程前来到她家，他的慈祥微笑，让她心安意满。

这种分离时期旨在，

给心碎者增强渴望。

贝利为巴巴一行预订了顶层甲板。在船上，巴巴让男子们白天用心淘米。夜间每人值班守夜1小时。狂风吹拂，他们在顶层舱冷得发抖，难受的旅行令人肌肉疼痛，身体僵硬。

拉姆玖家族是喀奇部落后裔。轮船停泊喀奇的曼德维时，拉姆玖有生第一次目睹祖辈生息的土地，颇为感伤。这被已跟巴巴和解、未回普纳的伽尼注意到。伽尼想捉弄他一下，于是说服巴巴，叫拉姆玖按喀奇风俗，背上系块布，用当地语与登船的喀奇人攀谈。约800人上船，熙熙攘攘，满德里从上面甲板观望：拉姆玖走过去跟喀奇人搭讪，一个接一个。却无人搭理他。滑稽的场面让满德里和巴巴不开心。

11月23日，午后12点半，轮船经过德瓦卡，4点半停靠博尔本德尔港。贝利的帕西熟人堪达瓦拉也在船上，跟大家聊起天，打听情况，

满德里尽量回答。可一个月后发现，这位帕西人在各家帕西报纸上发表歪曲误导文章，说他与巴巴弟子谈话时，美赫巴巴却在可疑地做笔录。事实是当时大师在给满德里写指示和通讯要点。

就这样，堪达瓦拉在不同报纸上发表的假报导，在帕西人和伊朗尼社区造成对美赫巴巴的极大误解和敌对。这是大师本人想要的，旨在仅仅让当之无愧者来到他身边，献身其事业。果然，只有少数精英来到大师身边，实践爱、舍弃和服从生活。只是在多年后，人们逐渐认识到美赫巴巴是谁时，误解才解除。

11月24日抵达孟买，美赫巴巴告诉满德里：“我将进入严格闭关，除了少数人，你们都不会知道我在哪里，所以在我闭关期间，你们最好各回各家。”之后不久，按照巴巴的希望，紧张、帕椎和斯拉姆森在孟买，阿迪和马萨吉去阿美纳伽，拜度和拉姆玖去普纳。只有贝拉姆吉知晓美赫巴巴的意图，为安排事宜前往普纳。

大师率伽尼、古斯塔吉和拉姆玖，乘火车前往罗纳乌拉。在孟买火车站，伽尼父亲正巧也在月台上等候同趟列车。尴尬的一刻，因巴巴的行程必须保密。拉姆玖急中生智，在老人看到巴巴之前，将他领到远远的另一节车厢。

巴巴和古斯塔吉在堪达拉下车，以免罗纳乌拉人知晓他来。巴巴指示伽尼和拉姆玖继续乘到罗纳乌拉，并开车回来接他。伽尼和拉姆玖借了阿卜度·塔亚伯的车，吩咐园丁清扫在沃凡的屋子。随后驶往堪达拉，中途接到步行来罗纳乌拉的巴巴和古斯塔吉。全体驱车去住处。途中被比沃卡医生瞅见。巴巴让车停下，再三叮嘱比沃卡医生，切莫把他来罗纳乌拉的事告诉任何人。

巴巴在沃凡住下，查看被推荐的不同闭关地点，但没看上一个。终于找到一处满意的，巴巴说：“若能免费使用一两个月，我会在此闭关；但伽尼、拉姆玖或其他人，都不许来见我。只要古斯塔吉和我一起。”

阿卜度·塔亚伯赴孟买，劝房主免费借房；同时，巴巴表示，希望去阿美纳伽。伽尼向他抱怨说：“您的不断变动令我恐慌。您为啥不制定确定计划，然后遵循？”

巴巴答道：“这些频繁变动事实本身，证明了我的不变。我的计划总是确定的，没有丝毫的偏差余地。你所视为的变化，乃是一个既定计划本身——一个确定计划的一个不可分割部分！”

很快接到阿卜度·塔亚伯从孟买发来的电报，说沃凡的房子不行，因为房主打算自己用。

11月29日，巴巴从孟买召来瓦吉夫达，私下与他谈话后，让他立即折返。之后，巴巴在火车远未到点之前，乘轿车去车站。坐在轿车内，等待发车时间。不过，司机已把美赫巴巴的莅临告诉家人，很快车附近聚集了一群人。好奇群众的在场，打扰了巴巴。他走进车厢。巴巴只召了帕帕弥亚、阿卜度塔亚伯和比沃卡医生到火车站，但因车厢被群众包围，他们仨人看都看不见他。混乱中，巴巴和古斯塔吉于晚上8点半启程，前往未知目的地，留下伽尼和拉姆玖猜测。

巴巴和古斯塔吉来到普纳，贝拉姆吉加入。次日早晨，巴巴带古斯塔吉和贝拉姆吉，乘火车去绍拉布尔，甚至普纳的爱者都不知他来了。三等车厢拥挤不堪，他们好不容易找到地方坐下。贝拉姆吉昏沉欲睡，巴巴问他：“你犯困了？”贝拉姆吉点头肯定。巴巴随即把几个乘客推开，腾出空间让贝拉姆吉躺下。他正要睡着，巴巴摇他。贝拉姆吉勉强睁开眼，却听到一顿痛斥：“我睁眼坐着，你却睡大觉，不害臊吗？你竟然想睡？为我着想一下！”巴巴不停地责骂揶揄，直到贝拉姆吉气得睡意全消——正中大师下怀。

巴巴、贝拉姆吉和古斯塔吉，于午夜到达绍拉布尔。因装束奇特，又带炉子、烹饪用具和煤油灯，遭到一名警官的盘问。古斯塔吉告诉他实情，可警官叫来铁路检票员，索要车票。古斯塔吉回复说，他会按规定，在出站口时交出车票。

为避免争吵，巴巴叫古斯塔吉陪他去洗手间；可警官尾随，和古斯塔吉吵起来。巴巴从洗手间出来时，站长来了。巴巴看他一眼，站长粗鲁地对他说：“这个洗手间只供头等和二等车厢乘客使用。”

美赫巴巴指着头上方的标识“绅士”，礼貌地问：“哪里标明头等和二等车厢乘客专用？这个洗手间是供绅士用的，我是个绅士，先生！”站长听了，颇为窘迫，开始觉得他面对的并非普通旅客；因而对这位陌生人恭敬有加，友善起来。

之后，在车站月台，巴巴叫贝拉姆吉将铺盖摊在站前地上。满地垃圾，贝拉姆吉清扫后铺开毯子。不一会儿，他们看到一名帕西警卫，古斯塔吉奉命请他另安排一处可睡觉的地方。警卫果然是好心人，征得站长同意，让他们在头等车厢候车室宿夜。站长还亲自查看他们是否睡得舒适。

候车室有空长凳，巴巴却在地上铺毯。站长被这位神奇的苦行僧深深打动，直觉感到其外表背后隐藏的神性。那名警官发现站长对这三个陌生人感兴趣，站在远处观望。

他们就寝时已凌晨3点；刚睡两小时，5点巴巴就叫醒他们。古斯塔吉和贝拉姆吉别无选择，只好起来。贝拉姆吉奉命去找早餐处。自18小时前离开普纳，他们尚未进食。在车站附近找到一家便宜的穆斯林餐馆；不过，餐馆邋里邋遢，满屋蝇子。巴巴没碰自己的茶，饿极了的古斯塔吉和贝拉姆吉将就饮下，并吃了些黄油面包。

之后租马车游览绍拉布尔城。有一处举行集会，纪念本地一位已故圣人。巴巴一行不顾炎炎烈日，在市区游逛到下午1点，最后入住客栈。由一名穷佣人为贝拉姆吉和古斯塔吉做米饭豆糊。贝拉姆吉出去给巴巴买牛奶，找了一小时，也没买到。下午2点空手而归，告诉巴巴下午买不到牛奶，只有早晚才有卖。巴巴不悦，威胁道：“若3点前弄不到牛奶，我将禁食36个小时！”

于是贝拉姆吉再次出门，幸好遇到一名卖牛奶的，愿以每西尔1卢比的高价出售。贝拉姆吉顾不上还价，同意了。那人的水牛在吃草，得派儿子取奶。贝拉姆吉把奶壶留下，叫他尽快将奶送到客栈，随后回到客栈。向巴巴保证，牛奶在路上，可巴巴不但不高兴，反而对他把奶壶留给那人很生气。贝拉姆吉怕那人在3点前不露面，担忧起来。不过，牛奶倒是送来了，贝拉姆吉如释重负。巴巴喝了一点，古斯塔吉和贝拉姆吉用午餐。巴巴告诉他们：“从今天起，我每34小时只喝一次牛奶、果汁或茶，你们二人每24小时只吃一顿饭。”

11月30日下午5点，到火车站，购买赴阿科内（靠近阿美纳伽）的车票。他们的钱花完了，只剩下9安那硬币和一张5卢比纸币的车票钱。售票员将纸币误看成10卢比的，找给他们5卢比9安那；但巴巴叫贝拉姆吉退还误找的5卢比。

搭夜间列车，离开绍拉布尔，凌晨4点抵达通德，转车去曼马德。他们两夜未眠，精疲力竭。刚在车厢整好行李，检票员就来了，叫他们搬出，因为这节车厢是专为军人预留的。接下来是不快争吵。但巴巴叫古斯塔吉搬到别的车厢。刚把一部分行李搬进另一节车厢，列车就开动了，直到驶入维萨普尔站，才搬完所有行李。在阿科内，巴巴和古斯塔吉下车，令贝拉姆吉继续坐车到阿美纳伽，只让鲁斯特姆一人知道巴巴

在附近。

在阿科内，巴巴和古斯塔吉看了几处僻静闭关地点，未找到合适的。下午，跟一个叫伊斯梅尔的穆斯林少年买了牛奶沏茶。晚上贝拉姆吉同鲁斯特姆，从阿美纳伽为他们带来晚餐。又去找闭关处，巴巴终于选了块地。地主是位婆罗门，退休的火车站站长，同意出租“给一位病人疗养用”，鲁斯特姆回阿美纳伽取小帐篷。是夜，巴巴在阿科内火车站台石板地上露宿，贝拉姆吉和古斯塔吉守卫。

翌日12月2日，鲁斯特姆携帐篷和食物返回。帐篷扎在所选地点，尽管夜间寒冷，巴巴仍决定全体露宿。清晨找木柴升火。早餐后，巴巴表示对此地不满意，决定回美拉巴德。

到达阿美纳伽已是晚上。巴巴率贝拉姆吉和（得到大师好感的）伊斯梅尔，开始沿铁道步行，深夜才到美拉巴德，住进邮局房。虽长期禁食，巴巴兴致勃勃地疾步走了6英里。古斯塔吉携行李乘牛车后到。对美赫巴巴的回来，阿冉岗村民毫不知情。

摊开铺盖，露天睡在邮局阳台上。午夜，突降瓢泼大雨；天空电闪雷鸣。假若他们留在阿科内，小帐篷肯定挡不住暴风雨。况且年末也不是降雨季节；仿佛甘霖在欢迎巴巴离别半年后重返美拉巴德。

美赫巴巴无论到什么地方，为什么原因，总是旨在为世界做内在工作。他不会在任何地方多滞留不必要的一分钟。工作一完成，他就以种种借口立即离开，即便此地似乎方便舒适。美赫巴巴和满德里会露营树下或下榻宫殿。可他无论行至何地，纯粹是为了工作；一旦工作完成，不管计划行程怎样，他都得离开。即使到远方，内在工作完成后，他也会在短时间内离去。他的活动无不有的放矢。满德里知道大师去某地是为了工作。当时无人明白他在做什么内在或灵性工作，但总是为造福整个世界而做。

满德里看到美赫巴巴呼吸。可他的每次呼吸都影响着造物界的一切众生万物。这谁能看到？他的宇宙工作完全与众不同；不仅是为人类，还是为一切宇宙中一切万物的利益！他的长期禁食和闭关，不是为自己；他乃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内在地膜拜整个造物界！

人们膜拜上帝，人身上帝则膜拜一切众生——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美赫巴巴的每次呼吸，皆是献给世界的膜拜；他的每个行动，皆是对造物界万物的奉爱。完人不再有什么需要达成的。他在世间的宇宙生活，

完全是对仍然不完美者的牺牲奉献。

凌晨天色依然黑沉沉，巴巴遣贝拉姆吉到阿冉岗村取奶。本地奶工认出他，惊讶不已；贝拉姆吉赶紧解释，他是独自来美拉巴德的，过几天就回去。就连从井中提水也得趁黑，以免有人猜疑美赫巴巴在此。大师也为同样原因将自己关在邮局屋内。

巴巴还指示古斯塔吉和贝拉姆吉，在邮局屋内搭帐篷，可因石质的墙和地面，没能按期完成，巴巴不耐烦地催他们赶紧。二人汗流浹背，终于搭好。巴巴随即关上帐篷门，在里面呆了一整天。古斯塔吉和贝拉姆吉接着做米饭豆糊，吃了日常一餐。

次日晚，阿迪送来黄油。除了鲁斯特姆，他是第二个被告知美赫巴巴返回。两三天后，阿迪开始每天送饭，从而免去古斯塔吉和贝拉姆吉的做饭麻烦；二人遵巴巴命令，仍每 24 小时吃一餐，巴巴则继续靠流质禁食。

巴巴在邮局内闭关，夜间出屋小解或喝水。古斯塔吉和贝拉姆吉在黎明之前灌满水壶，白天也藏于屋内。就这样，多日没人知晓美赫巴巴在美拉巴德。一周后，顾麦获准和儿子阿迪一起来见大师。

1923 年 12 月最后一周，巴巴到普纳几天，住在卡斯巴佩斯的萨达希乌·帕特尔家。神采奕奕的巴巴给公众施达善；数百人求来他赐福。巴布·赛克瓦拉领来一位英印裔求道者——路易斯·查尔斯·奈哈姆斯。基督徒奈哈姆斯，一眼便认出美赫巴巴即耶稣基督本人！他无言地凝视着巴巴，热泪盈眶，在巴巴面前伫立良久。之后鞠躬达善。短短几分钟之内，他满怀信爱，全心接受了巴巴。

达善活动后，巴巴私下召见奈哈姆斯，问他想要什么。奈哈姆斯答道：“对于我，您就是基督！我想永远待在您足前！”巴巴安慰奈哈姆斯说，会在适当时机召唤他，但在此之前要他留在普纳。

之后不久，巴巴悄然返回美拉巴德，不为阿冉岗或阿美纳伽人所知；普纳也无人知道他现居何处。巴巴继续禁食，从 12 月 27 日起，将每 34 小时延长为每 40 小时饮一次流质。

1923 年 12 月 31 日，巴巴同贝拉姆吉和古斯塔吉，离开美拉巴德前往孟买，当晚到达。一天前巴巴致函伽尼和拉姆玖，叫他们到罗纳乌拉火车站台见他。因持续禁食和闭关压力，巴巴身体严重受损。他写道：

我日益虚弱。昨夜糟透，今晨身体残破不堪。写字时手在发抖！

——默文

获悉巴巴的状况，伽尼和拉姆玖自然深感惊慌。到了罗纳乌拉，巴巴喝了他们带来的可可热饮。他们见他，如信中所示，脸色苍白，身体纤弱——因禁食瘦骨嶙峋。尽管如此，二人发觉巴巴心情相当愉快。经巴巴同意，拉姆玖和伽尼陪他坐火车行至堪达拉。

在孟买，巴巴住入巴如查楼的一个房间，继续闭关。房间是瓦吉夫达按指示提前租的。1924年1月1日，在巴如查楼，巴巴将禁食间隔从40小时缩短为每24小时喝一杯果露味饮料。

这个时期，美媚仍在萨考利生活，好友蔻诗德陪伴。巴巴在孟买安顿下来，遣顾麦到萨考利，将两名年轻女子接到他身边。巴巴让美媚和蔻诗德一家住在伊朗尼大厦。

真阳将真阴带在身边；
神人由宇宙之镜陪伴。
至爱心灵的纯净映象
开始在神的花园吟唱。

美媚的母亲朵拉特麦，也和她一道住在伊朗尼大厦。美媚和蔻诗德每日来巴如查楼达善。一天，巴巴由古斯塔吉陪同，到伊朗尼大厦探访女士们，叫美媚和蔻诗德唱首自己喜爱的歌。蔻诗德唱了一首主奎师那的歌，但美媚太害羞。于是巴巴转向古斯塔吉，他唱了《神啊听我歌唱！》。

有一天，美赫巴巴带纳沃·塔拉提，到乔帕提海滨散步。巴巴的目光落在一名心事重重地坐在海边的男子身上。问纳沃：“那人是谁？”

纳沃很惊讶，答道：“巴巴，我怎会知道？每天成千上万人来这儿。谁都有可能是。”

巴巴说：“去问问他叫什么，在想什么。”

纳沃犹豫地说：“我们跟他有啥关系？您要是坚持，我就去问问。”

巴巴和纳沃走过去打招呼。原来是纳沃的一个朋友。他问：“你们想要什么？”

巴巴笑道：“我们什么都不想要。”

那人问：“那为啥打扰我？”

巴巴答：“是为告诉你，你命中注定只有极乐喜悦！”

那人更为诧异：“喜悦？我没那福分！幸福不属于我的生活。我的全部幸福都已消逝！”

巴巴语气严肃地解释：“你的错误幸福观将会消失，以便给你带来真乐。假的走了，真的才来。何必悲伤难过？”

闻听此言，那人纳闷不解：“此人是谁，能知晓我的心思？”他盯着巴巴问：“您是谁？”

巴巴微微一笑，这微笑却成了那人生命中的转折点。他望着巴巴，从痛苦的沉思中惊醒，摆脱了揪心的悲哀。纳沃向他介绍了美赫巴巴。巴巴接着说：“你将在我的影院中扮演重要角色！”

听此，那人透露：“我也拥有一家影院……”

巴巴笑了，说：“我说的是宇宙影院。你来我这儿，将会发现那是什么。但我想告诉你的是，有好运等着你，不要灰心丧气。”纳沃把巴巴的地址给他，二人随即离去。那人看了地址，苦恼化为希望之光。

这位孤坐海边的男子是谁？乃是个极度绝望、打算投海自杀者。何故？他曾有个漂亮妻子，对她忠心耿耿，百依百顺——只要她高兴。她却离开，跟了另一个男人——他最好的朋友。他快要疯了，再也承受不住痛苦。那天在乔帕提海滨，是去结束生命的。

每天都有人自杀，可这起自杀，救世主不许发生。他借口散步，来到海边，将企图自杀者从绝望深渊中拉出，使他重获新生，并成为美赫巴巴的首任秘书和大师工作的宝贵媒介。

他叫费拉姆罗兹霍尔姆斯吉达达禅吉，1892年11月23日生于孟买。在孟买的帕西学校受的教育，又到卡拉奇上了一年大学，后攻读新闻学。他还擅长速记和打字，1912年间受雇于孟买的格瑞福卡登公司。4年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军，在高田医务船上任新闻记者。

战后，他在孟买的不同公司做过推销员、会计师和通讯员。还做过广告商和电影院经理，后与人合伙在格兰特路开了一家电影院——马德琳影院。生意伙伴是他最好的朋友，却与他妻子私通，致使离婚。这在帕西社区甚为丢脸。

海滨奇遇后的第二天上午，巴巴在屋中焦灼地踱步，叫纳沃到达达禅吉家把他带来。达达禅吉来到，对巴巴倾诉衷肠，失声哭泣。巴巴将他拥入怀中，拍拍他的脸，说：“放弃一切，来我这儿。”

从此，31岁的达达禅吉开始常来拜访巴巴。这个期间，大师给他取昵称“禅吉”。受禅吉影响，他的整个帕西家族，以及孟买其他很多帕西人和伊朗尼，都逐渐献身于美赫巴巴的事业。多年后，禅吉接受了

令他绝望的婚变事件，正是这种绝望引来美赫巴巴解救。心地善良宽厚的禅吉，从不记恨前妻与合伙人。

在此期间，另一名早期门徒，阿德希尔·寇达拉姆·伊朗尼，也是首次见到美赫巴巴，冒昧地要求：“让我成道！”美赫巴巴叫他等待时机成熟。可他每次来访，都缠着大师要求。对这种幼稚态度，巴巴最后烦了，对他说：“你真要成道？整个海洋将注入你的杯中！要是杯破碎，我可不负责。”阿德希尔懂得巴巴之意，也就是他若成道，会离开肉身。一想到死，令他震惊。从那天起，不再谈成道之事。

还有一位早期满德里，是凯库希如·埃斯潘迪亚·阿夫斯瑞，人称“劳先生”。劳先生是伊朗尼，从两名波斯友人，贝拉姆吉和阿德希尔那里，了解到美赫巴巴。1922年，他曾到大师之家达善，但当时巴巴不见任何人，劳先生只好离去。无比失望的劳先生心想：“不认可人的价值，这个达巴（神圣朝廷）又有什么用？我真诚求道，美赫巴巴仍拒绝让我达善。”决心再也不找巴巴了，对此耿耿于怀很长时间。

一天夜里，大师出现劳先生梦中，说：“在赛古鲁的朝廷，人应过狗一般的生活！即使被轰出去，你也当一次次回来——乞求进入！”这个梦令劳先生骚动不安。

1924年他遇见拜度，后者带他到巴如查楼见巴巴。巴巴问：“你想要什么？”

劳先生答道：“留在您的达巴！”

巴巴说：“有一天我会召唤你。同时要准备好，听见我召唤就来。我可能在明天、两周后或四个月后叫你来。无论我何时召唤，你都要随时准备好来我这里！”这使劳先生开心。他忘记前嫌，翘首等待进入美赫巴巴的朝廷。

1924年1月大部分时间，美赫巴巴相对生活安静，离群索居；只有贝拉姆吉和古斯塔吉伴随大师在巴如查楼居住。但1月20日，巴巴召集普纳、罗纳乌拉和阿美纳伽的全体男满德里到孟买。聚会上，告诉他们：“只有那些志愿并准备好——无限期地——完全奉献我者，才能跟我一起生活。”

巴巴私下对伽尼和拉姆玖说：“我对你们做的将在2月28日前实现的任何希望和承诺，你们现在可以认为它们未兑现。倘若你们认为，跟我一起的过去两年，乃浪费时间和徒劳无益；倘若你们不再认为我是

你们这么久所认为的；那我只能说抱歉，请你们原谅。如果你们仍然希望继续跟随我，可以这么做一段时间，不带之前的任何条件或期待。不过，如果你们认为我蛊惑欺骗了你们，可以表达出来，随意指责我。”

巴巴进而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愿意，可通过在家中履行世俗职责，来保持与我的联系；但只有通过执行我的灵性指示，才能做到这点。”对伽尼和拉姆玖来说，问题不是对大师的信心，他们也不认为伴随他的两年是虚度的；但为了家庭原因，他们决定最好留在罗纳乌拉家中，从那儿遵守他的指示。巴巴听了他们的决定，说：“你们若是信任我，相信我就是你们信爱的那个，我可以肯定地说：你们在今生，在这具身体里，定将获得灵性觉醒——这确如夜去昼来——无论你们跟我一起，不跟我一起，或者甚至反对我！”

又问伽尼和拉姆玖：“我从波斯返回后，可能会召你们跟我生活一两个月。你们会来吗？届时我将向你们俩解释内在秘密，这是我答应只对少数人做的。”

二人答复：“我们希望伴随您，但请允许我们在需要时回家。”

巴巴同意，却补充道：“从现在起，对你们俩儿的任何事，我一概不负责。”

1月20日，巴巴停止长期禁食，开始每天吃一次固体食物。满德里将观察到，大师终其一生，所有行动皆包含隐藏意义，影响造物界一切众生。大师的心情、闭关或禁食原因，有时候明显，有时候跟某些世界性事件巧合，这些在满德里事后读报方获悉。例如，当美赫巴巴情绪不好或训斥吼某人时，次日他们会读到，世界某地发生了灾难或自然灾害，如火车相撞、客轮沉没，洪水或干旱。就美赫巴巴于1月20日打破禁食而言，次日俄国共产党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

两天后，希芮茵母亲和朵拉姨母，由巴布·赛克瓦拉陪同，从普纳来到巴如查楼。希芮茵看见儿子异常瘦弱，责备道：“默文，你为何让自己挨饿？疯了不成？”

巴巴笑答：“母亲，是全世界疯了——不是我！我是治疗疯子的！”母亲说：“你发疯般禁食，怎指望去帮助疯子？”

“为让他们病好，我不得不禁食！”

“别管疯子了，继续吃饭吧！”母亲叫道。

“为治愈他们，我通过您的子宫出生。我若不扮演自己的角色，您

的名字将遗臭万年！”希芮茵听此，忍不住笑了。

1月27日，在大师之家院中举办卡瓦里活动，著名歌手亚辛主唱。活动持续一整天，巴巴非常喜爱演唱。瓦吉夫达从伊朗尼大厦送来食物，巴巴盛给全体在场者。

1924年1月31日，巴巴全天禁食。他曾说从2月1日起将正常饮食，一日三餐。然而，这次又改变主意，继续每24小时只吃一顿。

1月份，巴巴的兄长嘉姆希德写信说，赫兹拉·巴巴简最近健康不佳，情绪不稳。巴巴简通常容光焕发，精力充沛，虽已远远超过100岁高龄。奇怪的是，美赫巴巴的健康状况，似与普纳巴巴简的健康相应。满德里观察到，二人很多症状相似，只要巴巴简不康复，美赫巴巴的健康也不会改善。

正值帝王气派的赛古鲁纳拉延·马哈拉吉访问孟买。对这位印度教至师，美赫巴巴的多数满德里只是听说过。2月2日，巴巴遣古斯塔吉等几名男子前去达善纳拉延。这是一些满德里首次见到大师。当古斯塔吉进入大厅，走向纳拉延时，赛古鲁和弟子们站起，让人明确感到：他们在通过古斯塔吉，向美赫巴巴致敬。

1920年代，圣雄甘地成为印度的重要政治领袖。同甘地的最初联系，发生于1923年11月美赫巴巴在卡拉奇期间。当时巴巴对满德里说：“甘地不久将出狱。”如巴巴预言，1924年2月5日，圣雄甘地果然从狱中释放。巴巴致信阿美纳伽的鲁斯特姆，叫他送一本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古吉拉特语传记给甘地，并将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经历的严苛苦行和禁食告诉他。鲁斯特姆遵命，这次联系的结果后来显明。

由于美赫巴巴访问波斯的日程安排在2月14日，故他的30岁生日庆祝，没按琐罗亚斯德教历的2月19日举行，而是改在2月12日星期二。搭了大遮篷，许多跟随者从各地赶来。满德里忙得无暇吃早茶。大遮篷由纳沃布置得富丽堂皇，巴巴被戴满花环。音乐演唱也大获成功。

庆贺过程中，从伊朗尼大厦送食物方面安排欠妥。巴巴显然不悦，叫活动停下，自己走到大厦，将大锅食物扛在肩上，亲自送到巴如查楼。满德里恳求让他们扛，巴巴拒绝，挥手叫他们走开。大师在自己生日，肩扛重负从街上走过。客人看见他做这种卑微苦力活儿，很是震惊。

穆西吉等几位穆斯林跟随者已离开巴如查楼，担心大师的情绪不会好转。可没多久，巴巴乘汽车沿查尼路到穆西吉家，将他们领回。气氛

恢复正常，每个人都高兴地享受了盛宴。

当天下午，大师对参加庆祝者授述灵性语录。一名伊朗尼男子被深深打动，发誓戒酒并放弃种种恶习，只靠面包和水维生！几天后，巴巴得知此事，叫他除酒之外，恢复正常饮食。

过去的一年，乌帕斯尼一直将自己囚禁于竹笼内。从萨考利传来消息，马哈拉吉已于2月12日，美赫巴巴生日庆祝同一天，从竹笼出来！因此此乃双喜之日，巴巴的情绪也许跟马哈拉吉在萨考利的突然举动，有着某种内在联系。

囚禁马哈拉吉的笼子秘密地拥有极乐海洋！

为庆祝默文生日而释放的海水却无人看见。

几周来，美赫巴巴一直在策划波斯之旅。1月29日，几位男满德里带着各自护照，到波斯领事馆。领事用波斯语提问，一位满德里用波斯语回答：“抱歉先生，我们不会讲波斯语！”听此答复，领事又好笑又惊讶，二话没说，给每人签了证。讨论行程时，巴巴决定经由阿巴斯港，而非巴格达，前往伊朗，因为该路线节省旅费。据此，2月15日制定正式协议附件，由满德里在公文纸上签字。内容为：

我们，签字者，特此宣布并同意：我们出于自由意愿前往波斯。我们还将自行负责在任何情况下，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故——无论是身体、精神还是财务上的；也就是说，对旅行或我们伴随他期间的任何后果，美赫巴巴概不负责。

后来，路线再次变更，最后决定经过巴格达。还决定只有8名男子陪同巴巴。其他满德里回各自家中，在巴巴从波斯返回后，重新加入。

纳沃·塔拉提已买好途经阿巴斯港的船票。改票是项困难任务；但他做到了，也未额外付费。但给波斯的很多人额外发电报，结果费用甚高。

居住巴如查楼期间，巴巴三次命令满德里禁食24小时。2月19日周二，再次庆祝巴巴生日，因波斯之行又一次延期——从14日推迟到22日。时而巴巴还特意到伊朗尼大厦看望美嫒。

2月22日，美赫巴巴出乎意料地于凌晨3点叫醒满德里，问他们：“我们要不要今天动身去波斯？”贝拉姆吉这几天一直发烧，大家都乐意延迟旅行。可巴巴想动身，要求大家：“我们必须今天走，做好准备。”行李用牛车运往码头，全体匆忙出发。

早晨7点半，巴巴一行登上S·S·瓦雷拉号客轮，9点半驶离孟买港。

美赫巴巴对将要回到祖先的土地显得兴奋。他慈爱地拥抱那些不能同行者，以示安慰。有的感到他带走了他们的心，看见他挥手道别，他们哭了。伴随大师的8名男满德里是：大阿迪、拜度、贝拉姆吉、古斯塔吉、马萨吉、紧张、帕椎和瓦吉夫达。伽尼、拉姆玖、鲁斯特姆和肥皂在家中等候巴巴回国。希芮茵麦、顾麦等女士，也跟卡斯巴佩斯的满德里一道，前来为他们送行；朵拉特麦和美娒，按巴巴指示，回普纳老家。

在船上安顿后，马萨吉为满德里做饭，为巴巴做一道蔬菜。他们的膳食简单：土豆、新鲜面包和茶。贝拉姆吉身体仍不适，船在海浪中颠簸不断，对他更是雪上加霜。阿迪也晕船呕吐。巴巴亲自照料阿迪和贝拉姆吉，敦促他们尽量吃点东西。

在卡拉奇，轮船短暂停靠。琵拉麦等爱者手捧鲜花食物，无比恭敬地欢迎巴巴。贝拉姆吉和阿迪依然难受，止不住呕吐。

后来在船上，在穆斯林两个宗派，什叶派和逊尼派教徒之间，发生争吵。相互污蔑对方的宗教领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有两个姻亲兄弟，一个什叶派，一个逊尼派。那位什叶派兄弟，深受巴巴吸引，争辩中转向巴巴，问道：“先生，您属于什么宗教？”

巴巴微笑回答：“对于我，一切宗教皆一。”

什叶派男子跟大师进而交谈后，告诉巴巴，倘若他的教派相信师徒关系，他一定会拜巴巴为师。此后，姻亲兄弟之间的争辩激化，发誓要在巴格达分道扬镳，尽管二人原计划从那儿一起出发赴麦加朝圣。

客船驶入波斯湾时风平浪静，但离开巴林港后，一场严寒风暴席卷而来。到达布什尔港时，一直状况良好的巴巴也晕船了。接着瓦吉夫达也开始恶心。刚停泊布什尔港，天突降暴雨，电闪雷鸣。波斯苦力为他们搬运沉重行李，拜度拿面包和洋葱做小费，他们似乎爱吃。边搬行李，边念“呀-阿里！呀-阿里！”——向全能者致敬。逗得惨兮兮的满德里开心一笑。

在布什尔市，美赫巴巴和满德里住在古拉姆·侯赛因·洛迪家。行李由骡子驮运——当时波斯最常见的运输方式。紧张立刻弄来木炭，点炉子。冷得发抖的巴巴在炉边取暖。又点燃壁炉，温暖房间。狂风肆虐，气氛阴沉。紧张从集市买来东西，由马萨吉做饭。因缺水，需要买食用水。买来的水里有蛆虫，浑浊不堪，大部分人甚至不愿用来洗脚！满德里只好走到海边洗炊具。

尽管大多数满德里身体不适，巴巴仍然决定前往设拉子——以花园和巴巴最喜爱诗人哈菲兹的陵墓闻名。用400卢比为旅行租了一辆卡车。可次日帕椎发高烧病倒，虚弱得无法旅行。

听到有艘从巴格达驶往孟买的轮船靠岸，巴巴突然决定乘该船返回印度。这一计划改变令男子们震惊。巴巴指示拜度和贝拉姆吉，在阿巴斯港登陆，回各自在伊朗的家，其余满德里跟他在卡拉奇登陆。

他们仅仅在波斯待了几天，便登上巴罗哈货船，离开布什尔。总是乘最低等舱旅行的巴巴和满德里，来到甲板上。其他乘客是阿拉伯部落男子。供乘客用的空间不多，因货船载有牛、羊、鸡、驴和马——牲畜粪便臭气熏天。阿拉伯人每天在甲板上屠羊杀鸡吃，有些人的不良卫生习惯令满德里震惊。

有一次，一个傲慢的阿拉伯人，把紧张的铺盖踢到一边，而非礼貌地请他挪开。紧张要去质问他，立刻被巴巴阻止。另一次，一个阿拉伯人因穆斯林同伴未面朝西方做乃玛兹（祈祷）而大加辱骂；不过次日早晨，看见那个阿拉伯人一起床就做乃玛兹，并未按习俗先洗手脚。

赴阿巴斯港途中，巴巴出人意料地提出，到了阿巴斯，重返波斯。男子们顿感气馁，巴巴对他们缺乏热情表示惊讶。要他们都跟拜度和贝拉姆吉一起上岸。到达阿巴斯港，准备乘渡船上岸时，帕椎又发高烧；于是改变计划，只有拜度和贝拉姆吉下船。轮船抛锚约两小时，帕椎逐渐好转。轮船离港前15分钟，巴巴租了渡船载他们上岸；帕椎再次突发高烧病倒，最终决定返回印度。安排让紧张陪帕椎一起留在卡拉奇，照顾到他康复可以旅行。

有几名尼泊尔的廓尔喀族人上船。他们很友好，羡慕巴巴的长相。还建议巴巴访问尼泊尔。因此巴巴和几名男子从阿巴斯港出发，决定前往加德满都。

货轮经过伦格港、亨贾姆岛和马斯喀特，于1924年3月的第二周抵达卡拉奇。瓦吉夫达陪紧张和帕椎去琵拉麦家。因巴巴决定立即乘火车前往尼泊尔，马萨吉去租牛车，将行李拉到火车站。只找到一辆马车，将行李运到车站，巴巴和男子在候车室歇息。晚上10点瓦吉夫达返回，他们都很快速入眠，但每人都得轮流在巴巴身边守夜1小时，同时防止行李被偷。整个旅程中，携带成袋的谷物大米，由马萨吉和瓦吉夫达负责照管。

早晨，在车站的公用水龙头洗澡。他们在四面挂起毯子，围成浴室。巴巴指示不雇苦力；马萨吉和瓦吉夫达只好将所有行李搬上火车。行李太笨重，幸好有前来送行的紧张帮忙，才及时将所有东西搬上车，赶上奎达邮政列车。

在海得拉巴站换乘火车期间，马萨吉遗失了自己的铺盖。这件倒霉事导致古斯塔吉和他之间激烈争吵。巴巴后来将自己的羊毛毯借给马萨吉来安抚他。贝拉姆吉不在期间，瓦吉夫达任总管，得为大家购买车票，安排食物，确保全部行李妥善装卸。除了总管这个头痛职务，瓦吉夫达还得忍受巴巴的不停揶揄和批评。巴巴选他做靶子，这对瓦吉夫达是个额外的精神负担。

赴尼泊尔途中，列车在勒克瑙停下。巴巴去城区买新凉鞋；没有喜欢的，遂返回火车站。他一直穿着耶希万特·劳送他的卡姆里棉衣和堪霍巴·劳做的凉鞋；为某种未解释的原因，他不穿别的任何外衣或凉鞋。

在尼泊尔边境的拉克绍尔停车时，巴巴和男子们被拒绝入境，滞留拉克绍尔。他们致电不同的政府部门，申请签证进入尼泊尔。得知他们倘若早几天申请，就容易获批，因为当时藏传佛教徒正在尼泊尔举办宗教集会。可集会已结束，不许外国游客入境；只有从事商贸或官方政府工作的人员才会获准。

巴巴放弃访问尼泊尔的主意，率领满德里拜访马加尔的卡比尔陵墓，在那儿逗留两天。著名的 15 世纪诗人兼至师卡比尔，体现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品质，在马加尔有两座圣陵。据说卡比尔死时，身体化作一朵大莲花，被其穆斯林和印度教弟子切成两半，因此有两座陵墓：一座由印度教徒崇拜，另一座由穆斯林拜谒。双方跟随者都认为，只有自己的才是真墓。巴巴拜谒了两处。

拜访卡比尔的圣陵后，巴巴在马加尔给近 50 名穷人施食，这减轻了他们的粮袋负担。他们为波斯之行从印度携带的剩余用品，全部发给穷人，大空罐送给火车站站长。

他们逗留马加尔期间，在一些流浪萨度中间爆发冲突。巴巴干预，中止争吵。对他们解释了真正萨度和弃世者应该过的生活。之后不久，巴巴和剩下的 4 名满德里，乘马车离开马加尔，到坎普尔的一家免费客栈投宿。并在恒河沐浴，后来又给河边一些穷人施食。

在坎普尔乘上火车时，巴巴指示瓦吉夫达回孟买，马萨吉去普纳，

阿迪和古斯塔吉去阿美纳伽。巴巴还告诉古斯塔吉和阿迪，在萨考利周围 5 或 6 英里内选个地方，以便他和满德里居住。四人前往目的地，巴巴在伊塔尔西站独自下了火车。

据说美赫巴巴疲惫得一下车，就枕着铺盖在站台躺下。一个检票员从远处看见，怀疑起来，喊道：“抓住他！那个逃票的！”

他威胁着走过来，巴巴掏出车票，说：“这是我的票，先生！”那一刻，他被巴巴脸上的荣光所震惊。鞠躬走开。

一连几日，巴巴在伊塔尔西漫游，联系圣人，也许还有玛司特。他独自流浪的全部细节不得而知；但他显然是为其内在工作，留在伊塔尔西，并希望其活动保密。这是美赫巴巴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不带满德里独自旅行。

消失一周后，1924 年 3 月底，巴巴返回美拉巴德，再次将男满德里召集身边。为何波斯之旅涉及到所有这些努力和变动？阿瓦塔的内在工作具有宇宙规模，不可能理解其任何具体行为。他有着宇宙心，当他想到某个地方或国家时，不仅所有的人和事物都受到影响，他们的思维或意识也实际上得到改变。因此，他的每一个行为带来千百万看不见的结果。有时候，美赫巴巴会跟人谈起远方某个人，听者感受不到是针对自己的，远方的人却感受到巴巴的思想和言语的影响。其行为的无形力量的程度，永远无法想象或计算。

波斯之旅及所有计划变动的一个方面或观点，关系到大师当时为波斯人民和国家所做的内在工作。可以说，美赫巴巴的莅临，实际上在那里人民的意识中播下变化之种子。在巴巴访问之后，巨变席卷全波斯。一年半后，礼萨汗作为国王登基，在他的当权下，国家一度受益巨大。此外，巴巴访问波斯之后，对诸如琐罗亚斯德教徒等少数民族的宗教敌意和迫害消失。这个国家逐渐开始走向现代化。

伽美拉瑜伽

1924年4月，从普纳召来卡斯巴佩斯的满德里——阿君、乔达瑞、肯迪拉姆、韦希奴等，到美拉巴德生活。美拉巴德一些建筑处于坍塌状态，美赫巴巴指示满德里进行修缮，或者拆除和平整地面。为此要用伽美拉（圆形铁容器）搬运土石；因此，这项工作也被戏谑地称为“伽美拉瑜伽”。

在这个劳动阶段，典型的一天从凌晨5点开始；要每个人按自己的宗教，祈祷至7点。7点到8点用早餐——无奶茶和粟米饼。伽美拉瑜伽工作，从8点持续到11点。因天气炎热，11点至下午3点午休——沐浴、午餐、休息和洗衣。下午3点至4点半，念诵大师授予的一行不同神名祷文：“库达，帕若玛特玛，安拉，阿乎若玛兹达，罗摩，耶兹单，呼。”

并在念祷文之前和之后，是巴巴在大师之家创作的格扎尔《爱的地平线》。

下午4点半至6点，继续各司其职。马萨吉为多数满德里做饭，印度教徒的饭由乔达瑞另做。6点晚餐，接下来大师讲会儿道或唱首歌；夜晚10点全体就寝。

身弱有病者，要么从井中打水提到邮局房，要么做饭搞清洁。〔巴巴叫他们每天吃几枚杏仁增强体力。〕伽美拉瑜伽工作很辛苦。满德里主要是协助雇来的石匠，按照大师要求，建造一间专用小屋——角卜地。他们为石匠拌白泥，往工地运石土。巴巴督促要尽快完工，还亲自帮手。

美赫巴巴于1923年5月首次来到阿冉岗时，穆斯林圣人吉罗瑞·夏的陵墓已建成，当时圣人仍在世。巴巴离开美拉巴德去旅行，1924年3月返回时，吉罗瑞·夏已离开肉身。遵照圣人的愿望，其葬礼队伍终止于美拉巴德。安葬圣人时，追随者中产生分歧——举行印度教还是穆斯林礼仪。参加葬礼者中有人引用吉罗瑞·夏的话“对于苦行僧，没有宗派和宗教”，从而解决了争端。

就这样，圣人如愿被安葬，未办仪式。吉罗瑞·夏已准备好棺材，上面铭刻着：“在死前死者活着。”

顾麦的丈夫堪萨赫伯，支付了吉罗瑞夏的全部丧葬费。一年过去后，

在圣人的大理石墓上方建造了木制华盖。

离圣人墓地不远，巴巴的专用房于一周内建成。4月13日星期天，庆祝罗摩主的生日。在美赫巴巴房间对面，搭起一座小型盖篷，从普纳和阿美纳伽来了许多跟随者。堪·萨赫伯、法里敦·玛萨和肥皂，请来著名的巴赞歌手比克利亚。美拉巴德的满德里奉命从4月12日开始，禁食24小时。巴赞演唱进行了两小时，之后比克利亚讲述罗摩的故事。一餐简单的米饭豆糊。之后满德里忙于灌水壶，洗餐具，为翌日的1000人准备足够的食物。

晚上大师授述简短语录。精髓是：“至师乃人身上帝。一个人在伴随至师前应当三思；而一旦加入和跟随至师，就应当在余生彻底臣服于他。”

巴巴随后对美拉巴德作了如下总结：“我一旦定居这里，此地的氛围在灵性上和物质上都将极大提高。我今生有大使命要为人类履行，在不久的将来会看到成果。”

晚上7点，有克坦节目，由一名印度教歌手唱诵神的故事，一直持续到深夜。

4月14日早晨，巴巴匆匆走出邮局屋，对满德里大声道：“我昨夜睡不着！由于特殊原因睡不着！”接着召集满德里，解释：“肯迪拉姆问我要车费回普纳。他母亲病了，所以我给了他钱。但现在我定此规矩：我不再给任何人一分钱，也不会为这种原因问其他人要钱。若有谁亲属病重，可步行回去。否则，不管谁出钱，他就不再是我的人，将被视为离开我。因此，无论谁想离开我身边，应当此时此地说明，我会给他提供返家路费，让他自由。”全体回答将按巴巴的条件跟他一起。问题得到解决，巴巴平静下来。

当天上午11点，施食活动开始，并持续到夜间。近1000位穷人受益。食物由乔达瑞烹制，其他男满德里协助。

鲁斯特姆提出一个他认为重要的议题。满德里开会讨论，另邀请几名客人。阿卜度拉·伽斐尔任主席，因没有“席位”（椅子），给他一只桶坐。余者围着他席地而坐。鲁斯特姆提出，既然美赫巴巴被公认为是赫兹拉·巴巴简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灵性接管人，他应该单独有一个代表其地位的象征。有的人提议，穿别致衣、戴特色帽等服饰。此时，伽尼挑主席（讽刺称他为“主桶”）的毛病，阿卜度拉·伽斐尔遂被罢免。

接着伽尼被选当主席，给他一只伽美拉（铁盆）坐。

讨论集中于要不要有个标志，多数人反对。巴巴也不喜这个主意，说：“我们不是个社团。”最后说：“任何的区别标志，都会剥夺我们的独立性，并成为限制我们思想的羁绊。”从而提议否决，会议结束。由于两名主席的某些疏忽，巴巴让伽尼和阿卜度拉捏住耳朵，做三遍深蹲。在众人的笑声中，二人执行。

4月15日下午开会，为新建的屋子取名。巴巴提议用“角卜地”（小屋），大家也都喜欢。因此这座为美赫巴巴建造的独间小屋被正式命名。也被称作“阿格拉-库提”（首屋）。

另一个提案，是为即将来到美拉巴德的三只动物取名。美嬉的母亲朵拉特，将美嬉早年的一匹白马送给巴巴。还需要一只白狗和一头白牛。讨论决定给马取名“苏非”，牛叫“圣徒”，狗叫“萨度”。

下午，前来参加罗摩主生日庆祝的全体客人，从美拉巴德启程回家。巴巴整晚和阿迪一起唱巴赞，之后谈到两类莫克塔——解脱或成道者：

莫克提(解脱)有两类。一类叫未狄莫克提，另一类叫贾玛莫克提。贾那克国王（罗摩妻子悉妲之父）属未狄莫克塔，这意味着他不受外在情形的丝毫影响。对身体也没有感觉；贾那克把一只脚放入火焰，另一只脚放入冰水，对两者都毫无感觉。

舍地的赛巴也是未狄莫克塔。据说赛盛饭时，常用手当勺子，放入滚烫的饭菜。

贾玛莫克塔的深层意思是生来解脱，像罗摩、奎师那或基督那样。未狄莫克塔有个劣势——无法替他人承担痛苦。假设你头疼厉害。为帮你缓解，赛古鲁必须承担同等的痛苦——必须患类似头疼。可没有外部感受的未狄莫克塔，怎能帮人摆脱头疼？他感觉不到疼痛，怎能帮人摆脱？他意识不到身体疼痛，怎能为另一个人受苦？

阿迪问，这样一个人既然不能为他人受苦，怎可称之为至师。巴巴答道：“他能够替他人承担痛苦，只是一小部分。”

话题接着转到不同类型的穿过灵性层面、获得证悟的高道或玛哈普如希。巴巴解释道：

阿塔-帕塔游戏，是许多世纪前，印度的睿希(苦行者)和牟尼(沉默隐士)发明，用来表示灵性的。垂直的中间线代表摩耶，其他直线代表淫欲、嗔怒、贪婪等等。

有一类超越淫、嗔、贪的玛哈普如希，越至彼岸——成道并淹没于无限。这类成道者被称为卜拉弥布特或玛居卜；他不能直接帮助别人获得他所获得的，除一个人之外。

另一类玛哈普如希，越过所有的路线，抵达彼岸，并返回最初起点——再次经过所有路线。这种返回是为了他人。故这样的返回者，被称为赛古鲁或库特博，他能在眨眼间将他人带到目标。

所以，至师在自己摆脱摩耶之后，得重新涉入摩耶来解放他人。正如斯瓦米·维韦卡南达所言：“降到弟子层面者是真古鲁。”打个比方，假设有颗珍珠藏在一堆垃圾下面。为将它取出，清洁工只得把手伸入污秽。同理，赛古鲁必须涉入摩耶污秽；但绝不会受污染。

次日，接着干体力活。满德里集中修缮集体宿舍旁的浴室。一天上午，巴巴发现，帕椎和拉姆玖闲聊了一会儿。生气地将一根棍子掷向帕椎，差点砸中。随后又训斥俩人，叫他们别干了；但过了一会儿，他们重又工作。

后来，帕椎当着几个男子的面，让巴巴看他手掌磨出的水泡，巴巴评论：“你们这些人起誓说，准备好为我放弃生命，可几个水泡就让你們叫苦抱怨。放弃生命，这还算不上开始呢——你们就哭哭啼啼。

“在这条道上，抱怨即是罪过，因为年复一年，身体被一点点切碎——新伤不断，直到断气！要封缄嘴巴，让我一点一点地慢慢将你杀掉。勇气就在于此，而不是向我展示你手掌上的水泡！”

但帕椎的手肿了，决定送他到阿美纳伽医院治疗。鲁斯特姆请巴巴乘车陪他们去。阿迪说他来开车。巴巴对他的唐突立刻表示不满。阿迪也对巴巴说了气话；不过，到了阿美纳伽，又请求巴巴宽恕，并得到原谅。帕椎的手接受治疗，住院疗养。因帕椎不在，拉姆玖接管他的职责，管理美拉巴德，每天早晨5点钟叫醒满德里。

鲁斯特姆虽同家人住在阿美纳伽，却奉巴巴之命，负责监管美拉巴德的运货。有段时间石灰未按时运到，施工耽搁，巴巴失去耐心。4月17日，派紧张去阿美纳伽，叫他跪在鲁斯特姆面前，说：“我代表美赫巴巴，向你致敬。请把石灰运来。”

见紧张如此做，鲁斯特姆反而对他说：“请代我向美赫巴巴致敬20次，告诉他，我对送车没有掉以轻心，因为他给我的命令是不能租牛车，而我们的车没及时到。”不过，鲁斯特姆很快将另一辆车装满石灰运到

美拉巴德。

同一天，巴巴还训斥马萨吉，做饭过了量。马萨吉生气，吼道：“我受够了！如果允许，我随时离开阿冉岗！”

巴巴反驳：“你要是感到我的话不合你意，最好离开！”

马萨吉回答：“您的批评嘲弄，我不放在心上；可您说我浪费食物，我怎么知道您是否认真？”

“如果你说的是实话，并且明白这点，”巴巴说，“你就明白了我的一切。”巴巴很快平静下来，告诉马萨吉：“没关系，你可以留下。”

下午，男子们在念诵神名祷文时，帕椎、顾麦和鲁斯特姆来到。顾麦专门为巴巴带来食物；他只吃了一点，将剩余的分给满德里。

一个演唱团从克德冈（阿美纳伽郊区）来到美拉巴德，巴赞音乐节目持续到午夜。节目中间，拉姆玖突然发烧，巴巴叫他不用工作。

4月18日，浴室修缮完工，开始给巴巴小屋前的走廊铺石板。巴巴发现鲁斯特姆用租来的牛车运了两车石板，很不高兴，气冲冲走到邮局屋，对正在休息的满德里说：“要是继续发生这种事情，我将离开美拉巴德，放弃你们所有人！”鲁斯特姆知道巴巴生气的原因，甚是紧张。也从中学到教训：大师不喜欢不必要地花钱。

拉姆玖持续高烧，巴巴给他额头上擦古龙香水。后来责怪其他男子不关心拉姆玖，说：“你们都还有太多自私。自私走开了，不体谅也会离开，才能帮助受苦者。摒弃自私念头，为他人而活。”

由于鲁斯特姆的浪费和满德里对拉姆玖的不体谅，巴巴威胁说，要带紧张搬往幸福谷。拉姆玖恳求说，如果巴巴不在，他也不能留在缺医少药的美拉巴德。巴巴叫他在鲁斯特姆家或当地医院之间选择。拉姆玖喜欢前者，又说最好是送他回家。巴巴说，若有人同意管理邮局屋家务，另一人监督劳动，他就不去幸福谷了。帕椎选择后者，但无人自告奋勇当管家。最后鲁斯特姆答应了。这时古斯塔吉说他愿当，巴巴批准，并免去鲁斯特姆的责任。

针对伴随古鲁的困难，美赫巴巴警告过满德里。对他们跟他在美拉巴德生活，巴巴也表示担忧。当晚讲道时，大师说：

摩耶，幻相的牵拉，总是竭力把每个人拉向它，是道路上的绊脚石。其背后的目的是，人一旦证悟大我，获得真理，摩耶必须成为他的侍女。对成道者，摩耶甘拜下风；其力量征服深陷愚昧者，

大知者却统御它！

哈奴曼被认为是罗摩主的最伟大弟子之一。4月19日，印度教满德里庆祝哈奴曼生日。可活动结束后，顾麦和鲁斯特姆才带着阿提用品到场。对他们的迟到，巴巴不悦：“何必还麻烦来呢？”鲁斯特姆解释，途中车爆胎了。巴巴接受了解释，接着分甜食。并将哈奴曼生日庆贺延长一小时，让满德里享用难得吃到的甜食帕萨德。

晚餐后一两小时，巴巴将全体男子召集到角卜地外面，询问白天的活动。之后指着马萨吉，问剩没剩饭。马萨吉说剩了。巴巴又问印度教厨师乔达瑞，后者答：“有时候剩，但我从不倒掉。我和肯迪拉姆分吃。”

听此，巴巴责备全体帕西人、伊朗尼和穆斯林男子，厉声问马萨吉：“你们这般人为何浪费食物？印度教满德里从不这样，因为他们珍惜粮食。”

马萨吉解释说，当天做的饭比头天少。其他人没吭声。古斯塔吉批评了一句，巴巴不喜欢他的话，下令：“明天，每个帕西人、伊朗尼和穆斯林，都得向每个印度教徒顶礼！”

接着猛不防质问肥皂：“你会顶礼他们吗？”未得到迅速答复，巴巴极为恼火，重重掴了肥皂一耳光。接着掴紧张耳光，把他推到一边。又转向石匠凯洛；但巴巴没打他，反而敦促他努力工作，问他当晚能否加班。凯洛说，如果这是命令他就会，虽已疲惫不堪。巴巴叫他去睡觉。

之后巴巴要满德里，在角卜地周围挖两尺深的洞，种植茉莉花树苗和花丛。洞挖好后，古斯塔吉和巴巴之间又是言辞交锋。古斯塔吉坦言指责巴巴违背不干涉管理美拉巴德的承诺，故意挑起这次剩饭事端。

巴巴反驳说：“我不守诺的话，一刻也不会容忍你的刻薄舌头。正是因为这个承诺，我才不在意你的侮辱行为。倘若其他任何满德里说了你那些话，我会杀了他！”这使古斯塔吉和其他男子哑口无言。古斯塔吉重任管家，巴巴再次承诺不干涉。然而，大师乃超越承诺，不受言语约束。在巴巴制造的剩饭事件背后大有深意。印度教满德里饭菜单做，而且根据正统观点，不吃其他宗教或印度教低种姓人做的饭。这次冲突是消灭这种偏见的开端。大师用极自然的方式，废除不同宗教饮食分开的陋习——但这需要两年多时间才完成。

4月20日下午4点，顾麦和鲁斯特姆来到，带着专为巴巴做的食物。还带来一份古吉拉特语报纸《阿克巴》，上有一篇乌帕斯尼传记的书评。

索拉伯吉·德赛曾在同一家报纸上撰文说，他见过美赫巴巴，完全相信他是“贾伽特古鲁（宇宙大师，阿瓦塔）来临！”

顾麦每天来美拉巴德，给巴巴送饭。由于她和两个儿子——阿迪和鲁斯特姆——的财务支持，极大帮助了美拉巴德的工作开展。预期一周的角卜地铺石板工作，两天内完成了。在马哈拉施特拉邦，4月正值盛夏，天气酷热，尽管如此，仍然完成了大量工作。

次日早晨，满德里正忙着做事，巴巴过来说：“今天纳沃（塔拉提）来，一定会为大家带水果来。”并重复一遍。可当纳沃和妻子迪娜、岳母茹帕麦从孟买来到时，却没带任何水果。巴巴批评他让满德里失望了，说：“瞧他们怎样在炎炎夏日下埋头苦干，骡子一般！不过他们也不用绝望，肯定还会有好吃的。”

不一会儿，顾麦和鲁斯特姆从阿美纳伽带来大量甜点，捎来喜讯：鲁斯特姆的妻子馥芮妮当天产子。巴巴给满德里分甜食庆贺。大师用自己的名字，为新生儿赐名默文。〔注：默文·鲁斯特姆·伊朗尼后称美鲁。〕

巴巴的兄弟佳尔再次到美拉巴德和满德里生活。4月22日，给阿迪和佳尔布置任务，每天上午7点半至10点、下午4点半至7点半，负责为角卜地两侧的茉莉花树苗，以及美拉巴德的所有植物浇水，免去其他工作。

当天下午，一个模样奇特的人走到井边，饮水解渴后，表示饿了。佳尔和阿迪吃了一惊，带他去见巴巴。对他的到来，巴巴很高兴，解释说这是一位玛司特——行道的神醉者。给玛司特饭菜和甜点。问他话，听不懂他说什么。巴巴给他穿上新衫新裤，随后打发他上路。虽未留名，他却是踏入美拉巴德的第一位玛司特。

另一天晚上，有位老妪领着两个儿子来乞讨。被带去见巴巴。巴巴叫乔达瑞为他们做豆糊米饭。并叫长子唱歌，演奏他携带的乐器。他唱了两位印度教圣人，高毗迁达和玛钦德拉·纳施的生平故事。巴巴显然被歌曲感动。巴巴在他们吃过饭，穿上新衣之后，允许他们离去。

这段时期，古斯塔吉整天忙忙碌碌，工作最辛苦。其他满德里午休，他还得顶着烈日，为刚浇的水泥地洒水。也给纳沃也有事做，修理水井泵。因额外杂活，古斯塔吉心情烦躁。

几日来，肥皂和古斯塔吉之间酝酿着怨气。肥皂曾问古斯塔吉要一块新地毯，好做祷告（乃玛兹），被拒绝。肥皂相当生气，忍不住骂古

斯塔吉吝嗒，是个抠门的管家。

当天晚上，满德里聚会时，巴巴问肥皂：“你对古斯塔吉的怒气消了没？”肥皂当众承认没消。巴巴把他叫到一旁，说：“不管人家怎么待你，你都应总是保持冷静。不管人家怎么用尖锐言辞刺你，你都应静静地耐心忍受。此乃真勇。一个人也许能征服整个军队，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

大师随后谈到耶稣基督受严刑拷打和十字架受难时的谦卑，最后说：“赛古鲁罗摩克里希那说，有三样东西使人远离神：淫、嗔、贪。征服了这三个敌人，你便成为大圣或瓦隶。大圣或瓦隶是谁？是制服淫、嗔、贪者。”

日子一天天过去，由于酷热、辛苦体力劳动，每人的个性又强，经常忍不住发脾气。为让满德里增加自控力，巴巴制定下述两条规则：

每天早晨，每个满德里成员都应当触摸其他每个满德里的脚，并说：“你是我兄弟！”一天24小时内，倘若有人对其他人发怒，口出恶语，应当立即通知我。我将拜倒在冒犯者足前顶礼他。

作为穆斯林，肥皂反对说：“第一条规定有违我的宗教习惯（夏里亚特）。 ”

巴巴解释：“这条规定只要求用双手触脚；不存在用头顶拜的问题。”肥皂坚持说，触别人的脚违背夏里亚特。于是巴巴叫他跟人握手，不用摸脚。

拉姆玖也是穆斯林，巴巴问他：“遵守这项规定，你感到有宗教困难吗？”

拉姆玖回答：“我不认为这些规定违背夏里亚特，我接受第一条规定。但我不会向您汇报并让您摸我的脚。”

帕椎和紧张最初也拒绝遵守第二条规定，但在巴巴对他们解释这是他的命令后，他们同意了。

巴巴随后将拉姆玖叫到一边，告诉他：“你做了肥皂所为。要在原则上接受我的意愿，毫不犹豫地执行。有什么夏里亚特超过我的意愿？我的意愿即宗教，我的意愿即夏里亚特；服从我的意愿，即服从夏里亚特，履行宗教教义。要总是记住我的意愿，不顾别的一切。”

拉姆玖解释：“可若是您摸我的脚，我不喜欢……我尊敬您。”

“谈什么喜不喜欢？”巴巴驳斥，“你应当喜欢我喜欢的。连我的

意愿都不遵守，怎么尊敬我？你不可能做自己意愿的奴隶，同时又尊敬我。”

拉姆玖回答：

“目睹您摸我的脚，会让我心碎的！”

美赫巴巴回应：“不摸你的脚，会让我心碎！”

拉姆玖无言以对。巴巴豁免他遵守第二条规定，叫他不用担心，别放心上。

为防止牛羊糟蹋茉莉花树苗，在角卜地四周竖起铁丝网。后来有人建议，在角卜地附近升旗。4月23日就此讨论。印度教徒说用红色旗，拉姆玖反对说，红色仅反映吠檀多教，绿色更佳。印度教徒反驳说，绿色是典型的伊斯兰颜色。两种颜色帕西人和伊朗尼都不赞成。为了达成一致，巴巴提议：“旗应有七种颜色。”按照巴巴的意思，纳沃之妻迪娜着手缝制。当晚旗做好，在大师的角卜地旁升起。随着旗帜飘动，巴巴评论说：“你们可知我为何建议用七色彩旗？七色代表七个意识层面。”

美赫巴巴之前还定下颜色的位置：“红色应在旗的底部，天蓝色在顶部。其他五个颜色的排列，由你们决定。”

后来又补充：“这些颜色除了代表七个意识层面，还代表业相（印象）。旗帜颜色象征着人从最粗浊的淫猥印象（由红色代表），向最高灵性状态的上升——与神合一（由天蓝色代表）。 ”

当天晚上，拉姆玖问巴巴：“星星是什么？”大师解释说：

星星如同行星也是天体。不过，很多行星有人类居住；在文化、科学和各个物质方面都类似地球……但从灵性视角看，我们的地球最先进，因为至师们在这个行星上出生。

其他这些行星似乎相距遥远，实际却很近。人成道后，发现它们成千上万地从自身流出，小泡沫一般。并发现自己乃万物之源——万物的创造者！

尽管浊宇宙领域不同，灵性层面自始至终同一。

后来，大师还解释，在物质宇宙中，有18000个行星存在人类生命，千百万的行星有进化中的生命形体，亿万的世界处于宇宙性的进化状态。巴巴进而说明，地球是发生内化进程的唯一行星——只有在地球上，人类才能体验灵性意识层面。他还说，不仅五位至师在地球上，由圣人和高道组成的7000位灵性阶层成员，全部在地球上。〔注：有关阐释，

参阅英文版《神曰》244 页和 271-274 页。〕

两项新规定开始生效。4 月 24 日，美赫巴巴因帕椎未遵守他的指示，按照第二条规定向他顶礼。紧张碰巧在一旁站着，为揶揄他，巴巴向他也顶了礼。但紧张当了真，哭了，差点离开美拉巴德。巴巴试图安慰他，说：“是我主动顶礼你的，不是你犯错。有什么过不去的。”紧张虽然愿意听从大师的其他所有指示，但坚持要走，继续流泪。巴巴豁免他对第二条规定的遵守，他还是固执己见，决意离开美拉巴德。

最后，巴巴允许紧张走，给他火车费，他也拒收。巴巴问：“没钱怎么旅行？”

紧张指着自已衬衫上的金纽扣，表示卖掉它们。巴巴把纽扣扯下来！说：“你可以走，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乞讨食物，二是不能借钱或偷窃。”

紧张接受了条件，正要走，巴巴说：“你去哪儿，我跟哪儿。”紧张离开美拉巴德，巴巴一路紧跟。他跑起，巴巴也跑。过了一程，紧张大笑起来，跟着巴巴返回。

等紧张平静下来，巴巴问他：“干嘛这么戏剧化？”

紧张却说：“我没对人发火，也没说粗鲁话，您为何摸我的脚？”

巴巴答道：“我这么做，是因为你的某个缺点。我不摸你的脚，你和别人怎么知道你有缺点？你没有犯规，本可以视之为我的意愿而保持平静。有缺点，你却认为自己完美无瑕。我不得不让你看看自己并非如此。”

随后望着每个人，说：“你们没过失，却有缺点——不过我会让你摆脱弱点。所以，要永远听从我，记住照我说的做。”

4 月 25 日，新的施工开始，延伸巴巴角卜地的石板走廊，另建一间私人浴室。美嬉的白马“苏非”，也于当天到了美拉巴德。苏非浑身纯白俊美。一部分集体宿舍改成马厩。苏非浑身纯白英俊，却桀骜不驯！送到不久，巴巴就给它额上点朱砂，跨上骑了一会儿。看到大师以这种方式荣耀美嬉的马，男满德里意识到他对美嬉独特的爱。

这个期间，有位流浪苦行僧，一天出现在美拉巴德。他身穿赭色袍，蓬头乱发，全身涂灰。听说美赫巴巴，前来达善。巴巴问他：“你是谁？从哪儿来，上哪儿去？”弃世者不无骄傲地一一列举了参访过的朝圣地，说他现在来到了美拉巴德。

巴巴问：“现在想怎样？”

“我是来达善您的。”弃世者说。

“然后呢？”

“我从这儿去吉尔纳尔。”

“然后呢？”

“继续前进，遍访阿布山。”

“然后呢？”

“再向前，继续拜访圣地。”

“然后呢？”

“然后？我将一如既往，继续漫游。”

“要用多久？”巴巴问。

萨度回答：“一直到寻得我的大师。大师恩典一旦降临，我就解脱！”

“这啥时发生？”

“在注定的时间。”

巴巴说：“人人最后都注定证神，却丝毫不知怎样做。个个我行我素。”

“那我们该怎么做？”弃世者恳求。

“臣服于一位古鲁。”

“没发现也没见过这样的古鲁！”

“这要怪你有眼无珠！古鲁无处不在。要寻找并认出他。”

“我准备好了。”

“我会让你见神，可你愿意按我说的做吗？”

弃世者说他愿意，巴巴命他到附近树下坐着，等一会儿给他指示。

弃世者走过去坐下。

巴巴接着指导满德里的工作，数名男子遭严厉训斥。半小时后，叫帕椎把弃世者带来见他，那人却了无踪迹！

之后，美赫巴巴严肃地对满德里解释：

穿上褚袍弃世容易，找到古鲁却很难。臣服在他足前甚至更难，最难的是执行古鲁命令。

比如说那个弃世者：离群索居多年，四处参访圣地，餐风露宿。朝圣无数次，并将继续下去。但他除非且直到臣服一位古鲁，否则将一无所获。满脸满身涂灰，永远流浪。

即使接触到一位真古鲁，他还是什么都不懂，把到了唇边的杯子扔掉！我叫他到树下坐，他连半小时都不能坚持！成道非人力所

能为，必须依靠大师恩典——这种恩典并不容易获得。需要生生世世的准备才配得。所以，亲密伴随大师生活者，真正有福。

后来，美赫巴巴谈到真正的爱神者：

沙漠中炎炎烈日下的口渴者，珍视水胜过珠宝，真正的爱神者也同样只渴望神，把其他一切视作尘土！真爱者不追求声名财富。只渴望神，他的至爱。不具备该品质者，充满自私！

后来，拉姆玖给巴巴念书。是用乌尔都语写的，讲殉道的苏非教圣人曼苏尔。巴巴表示：“我将在世间再生活 54 年，之后惨死！帕西人将用最无情的方式致我于死地。”

美赫巴巴所指的死亡，跟肉身死亡相当不同。当时，巴巴内在工作的结果，显现为来自普纳、孟买和阿美纳伽的帕西人和伊朗尼的反对，这持续了数年。这种反对是大师工作的一个媒介；却极其恶毒，乃至对其生命造成威胁。巧合的是，巴巴作此声明后，琐罗亚斯德教社区的反对开始消退，一些帕西人和伊朗尼谨慎地接近他，有几个最终成为他的弟子。

当时在美拉巴德住着一位虔诚男子，名叫巴如查。他定期禁食，做佳帕（默念祷文或神名）。4 月 25 日，美赫巴巴召集满德里，叫每人唱一首歌。大家都唱了。叫巴如查唱，他愤慨地回答：“我从不看戏看电影，不知道怎么唱。请原谅。”

听到这话，巴巴生气地告诉他：“你就这么轻视这些人，把他们比作演员！你想过他们的舍弃吗？他们舍弃自己的快乐，来取悦我，我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什么苦行或苦修，比这更伟大，可与之相比？还是放弃小看他们的蠢念！”

尴尬的巴如查求巴巴原谅，歌唱持续到夜晚 9 点。没好嗓子者也得唱，听他们跑调的歌很逗！

这天巴巴禁食，只喝加奶的玫瑰浆和西瓜汁。

4 月 26 日，瑜伽劳动结束后，午休期间，大师谈到饮食与性欲：

吃肉有不少劣势。主要是吃肉增加性欲。意识存在于石头，但石头里意识极少——几乎没有。在植物中意识进化才开始。随着一种动物形体向另一种动物形体的进化，意识也增加；在人体中意识完全。随着意识进化，性欲也增加。意识越多，性欲越多；意识越少，性欲越少。因此，如果吃肉，性欲程度也在体内增加；如果坚持素食，

性欲则不增不减。

次日一大早，男子们两小时静坐祈祷期间，忽听马萨吉大喊，苏非跑了。巴巴叫逮住马。他们用一个多小时，徒步骑车，穿田翻沟追马，费尽周折，终于逮住。一名男子评论：“应该叫它撒旦，而非苏非！”

下午，鲁斯特姆带来一名驯马师。未禀告巴巴，驯马师就骑上马。巴巴得知大怒，对鲁斯特姆说：“苏非是送给我的，现在属我。你竟敢对我的东西行使所有权？在碰我的东西之前，应先取得我的允许！”鲁斯特姆恳求宽恕，意识到大师有多么喜爱那匹马。他原认为马属于他的妻妹美媚，便告诉驯马师可以骑；此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1924年4月27日，阿美纳伽的琐罗亚斯德教徒，27岁的纽瑟文·纳罗吉·萨达，同弟弟辟鲁出门散步，路过美拉巴德。远远看见独自坐在树下，威仪不凡的美赫巴巴。纽瑟文心想：“这人是谁？酷似琐罗亚斯德！”他走上前，辟鲁则保持距离。大师慈爱地叫他坐在身边。纽瑟文静静坐了会儿。不住地想：“他真是琐罗亚斯德？是先知吗？”

巴巴立刻说道：“琐罗亚斯德再次出生，人们却认不出！”纽瑟文大惊，意识到大师知晓他的心念。美赫巴巴又问：“你做什么工作？”

纽瑟文真诚地回答：“我是圣雄甘地的追随者，正积极参与民族独立运动。”

巴巴笑曰：“放弃那些政治独立想法，专注于证悟大我，这才是真独立和真自治。”纽瑟文不懂他的意思。巴巴最后建议他：“继续来这儿，你就会明白我说的一切。”

纽瑟文来自一个琐罗亚斯德教大家族。由于他在美拉巴德的首次邂逅，整个萨达家族也与美赫巴巴建立密切联系，其中包括他妹妹盖麦·杰萨瓦拉一家。纽瑟文对这次巧遇非常开心，兴高采烈地回到家。早在1921年萨若希寓所乔迁仪式中，纽瑟文就第一次看见美赫巴巴，但不知他是谁，也没跟他谈过话。这次见到巴巴，立即被他吸引。

纽瑟文也不是唯一造访美拉巴德的当地人。阿美纳伽其他人也开始常来达善大师，美拉巴德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4月28日，美赫巴巴告诉前来达善的当地人：“神性乃无限珍宝。抱着物质目的去找赛普如希（成道者），毫无意义。”

当夜10点，顾麦坐火车去普纳。火车经过美拉巴德，巴巴和满德里站在铁轨边向她挥手告别。

次日，阿德希尔·伊朗尼同卡拉奇的朋友费拉姆，带着水果和甜食，来见美赫巴巴。巴巴和阿德希尔讨论，在美拉巴德种植果园，像波斯的果园那样。并告诉他：“如果你在这儿开果园，我的男弟子就有活干了。”阿德希尔很乐意做这种工作，从那天起，开始作为满德里在美拉巴德生活。巴巴任命他当“农业主任”，建议他立即着手施肥改良果园土壤。

阿德希尔是在大师之家，由拜度介绍给巴巴的。当时他就渴望跟随大师。巴巴向他保证，以后会召唤他，今日履行了承诺。不过，满德里对这位新添成员并不感冒；狂热的伊朗尼阿德希尔，是个独裁者和无情的监工。农业主任一上任，就把满德里使唤得濒临崩溃。在地里劳作的满德里，大多数都怀疑自己能否活到果园花开，更别指望尝鲜果了。

4月30日，顾麦从普纳返回阿美纳伽，立即来见大师。送来一件用薄棉布做的白色长衫。从那日起，这成为美赫巴巴的标准服饰。在他们交谈中，富有的正统琐罗亚斯德教徒，库希若·克瑟特吉，同另一个人从阿美纳伽来到美拉巴德。

库希若未询问任何人，径直走向巴巴的角卜地。肥皂叫他脱了鞋进屋，可他不理睬，直接走到巴巴面前，问道：“你修什么瑜伽？”

巴巴说：“伽美拉瑜伽。”

库希若接着问：“你为什么留长发，赤身走动？”

巴巴郑重地指了指身上的短裤，然后指着库希若的英式套装和帽子，问：“你为什么戴帽？先知琐罗亚斯德是这样穿戴吗？”

库希若感到受辱，恼怒地反驳：“是，琐罗亚斯德是穿这种衣服！”他明知美赫巴巴穿着短裤，却再三说他赤身裸体！对他的傲慢质问，巴巴继续礼貌地回答。库希若和朋友未能刺激巴巴发火，辱骂道：“你是骗子、伪君子、冒牌货！误导民众！”

顾麦之子阿迪听此，气愤地叫他们立刻滚开！巴巴制止，叫阿迪向他们顶礼求宽恕。阿迪只好照办。堪·萨赫伯之子的谦卑姿态，令他们感到尴尬，没吭声走了。几天后，库希若·克瑟特吉出人意料地独自来到美拉巴德，请美赫巴巴原谅他的无礼。

1924年5月，巴巴连续几天禁食，仅喝少量的无奶茶。他的临在，激起阿冉岗村民的极大兴趣。贫穷的农民们开始认识到，附近生活着一位圣人。

一天，两个男孩，宝·奇玛·卡姆卜和恰布·索纳·卡姆卜，偷偷潜入

美拉巴德。巴巴瞧见他们，招呼他们过来。两个孩子害怕，哭了起来。巴巴温和地安慰他们说：“别怕。告诉我，你们住哪儿。”奇玛回答，他们住在阿冉岗。巴巴问村里有多少儿童，他们整天都做些什么。奇玛说有很多玛哈尔和莽族（低种姓不可接触者）儿童，放牛羊。巴巴又问：“给他们糖果吃，他们会来看我吗？”

奇哈布笑了：“为吃糖，每一个小孩都会来的，先生！”

巴巴也笑笑，说：“明天，把他们都带来。”又叫古斯塔吉拿糖果给两个孩子。孩子高兴地回家，对村里的其他小孩讲起这位善良的陌生人。

次日，一些小孩开始来。巴巴用马拉地语亲切问话，给他们美味糖果。一次，巴巴问一个叫拉拉·卡姆卜的男孩：“你愿和我一起唱巴赞吗？”

拉拉答道：“您要是给我们糖吃，您说什么我们做什么！”

“先唱一首巴赞，我再给你们糖果。”孩子们答应，巴巴说：“我唱一句，你们跟着唱一句。”遂用马拉地语唱道：

潘达瑞纳施，您站在台上

两手叉腰，真奇妙。

您满面喜悦，真美好！

孩子们叽叽喳喳唱了起来。巴巴十分开心。唱完，给他们发了更多糖果、烤米和烤鹰嘴豆。

第二天，巴巴又教他们一首巴赞：

潘杜朗！您何时让我达善？

我何时见您？您何时出现？

潘达瑞纳施和潘杜朗，是印度教韦多巴（奎师那）庙内供奉的不同神像名。寺庙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昌达拉班加河畔的本特尔布尔村。每年的几次神圣节日，成千上万朝圣者聚集在此，到河中沐浴后，来膜拜神像。

巴巴把糖果发给贫穷的贱族孩子，他们狼吞虎咽吃掉，又眼巴巴地望着他。巴巴再给他们双手放满美味糖果，让孩子们欣喜若狂。

一次美赫巴巴问他们：“你们都崇拜什么神？”各个印度教孩子提到一个不同的神名。巴巴又问：“这么多神爱你们吗？”

孩子们回答：“我们不知道；我们父母崇拜他们，我们也崇拜他们。”听此，巴巴和孩子们唱了一首献给达塔特瑞亚的歌：

达塔特瑞亚啊，三位一体之主！

梵天啊！毗湿奴啊！玛亥希啊！

我们向三头六臂者深深致敬！

巴巴接着问：“这个六臂神是谁？”

孩子们说：“我们给神像抹朱砂，从没见过他的六臂。”

巴巴告诉他们：“明天放羊时，琢磨琢磨，晚上给我答案。”

次日晚，孩子们告诉他：“我们仔细想了，可我们从没见过有六臂的神！”

巴巴笑着说：“我会向你们展示那位神和其他每一位神，不过先和我一起唱首巴赞。全心全意地唱！”

有这个神，有那个神！

上帝啊！您是众神之神！

孩子们问：“我们唱，您给我们糖吃吗？”

巴巴笑道：“给，当然给。”

就这样，每天晚上，大师和这些穷孩子一起唱巴赞。虽说多数孩子不识字，巴巴经常对他们提各种问题。其中有个跛足男孩，叫瓦卡德亚，很聪明，每天率领村里的孩子，列队走到美拉巴德。他走在队伍前面，一路吹着喇叭，发出奇怪的高音——“咕…咕…咕。”

5月3日，三十名孩子来到美拉巴德，在瓦卡德亚的领导下，组成一支乐队。阿君·苏辟卡负责教他们唱巴赞。巴巴把穆西吉从孟买带来的两大篮水果发给他们。

巴巴私下同穆西吉谈话，接着派人叫来满德里。巴巴对穆西吉讲了肥皂怎样“以宗教理由”，违反顶礼每个满德里成员的命令。又问穆西吉：“我的命令违背伊斯兰教的原则吗？伊斯兰教禁止向另一个致敬？”

曾经是坚定穆斯林的穆西吉说：“从伊斯兰教的观点，我看不出来这项命令有任何问题。可宗教与您的命令有何干？您的命令本身就是我们的宗教！”

这番回答使肥皂深感窘迫。

巴巴改变话题，让人读信。贝利来信提到，他有个朋友最近在孟买见到巴巴。贝利在信中抱怨：“您来孟买，何不派人叫我？您对我有什么不满意？”还写道：“有可能这是您的奇迹，因为我相信您要是来了孟买，就会见我或者捎信给我。”不过巴巴避开这个话题；因为他确

实一直在美拉巴德，没去孟买。

当天下午，巴巴后来乘轿车去幸福谷，穆西吉、赛义德·萨赫伯、阿迪和鲁斯特姆随行。在幸福谷，巴巴心情愉快，进而对他们解释成道（涅未卡帕三昧）和至师圈子：

你们倘若片刻体验到该大知（涅未卡帕）的一丁点儿，就会获得无限极乐。那时你们会从每个外部物中只体验极乐。在大知中，粒粒微尘都会对你诉说它的故事。这个此刻似乎充满悲哀的世界，将天堂般大放光芒！

灵性大师只塑造一位像他那样的传承者，并把自己拥有的一切赐予他。让他做唯一的法嗣，将一切交托给他。这位传承人将所继承的灵性珍宝分配给自己的圈子成员——少数特选者，共12人。传承者根据12人的能力，在他们各自的规定证悟时间之前，将该珍宝和大能分配给他们。成道时的体验对人人同样；但在成道前被赋予的能力，则取决于一个人在圈子中的等级，以及一个人在成道前的忍耐。这意味着，当至师离开肉身，传承者就成为分配者。大师也有可能保留肉身，虽然里面已死。有些情况中，至师的肉身在内死之前就变得无用。

分配意味着传承者将其内在职责移交给圈子成员，从而自己获得自由，以享受无限极乐。这种极乐他在此之前无法享受，因为要履行让圈子成员成道的职责。

圈子成员状态跟传承者状态的区别在于：他们可随意享受神圣极乐，并且专心执行传承者交给他们的责任。但是，传承者在体验涅未卡帕的最高状态（证悟“我是神”）的数日或仅数小时后，就被带到较低层面，以便履行对其圈子的责任，而非沉浸于神圣极乐。在履行这项责任时，他必须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和严重危机。

当晚8点，从幸福谷返回。次日，穆西吉回孟买，赛义德·萨赫伯去纳西科，拉姆玖回罗纳乌拉的家，庆祝穆斯林圣纪节——先知穆罕默德生日。

1924年5月7日，美赫巴巴进入角卜地闭关。巴巴催促，匆匆安装了窗纱防蚊。晨祷暂停，都参与为巴巴小屋闭关做准备。因打算禁食闭关数月，巴巴在过去几天，似乎为补充营养，每天三四餐。还决定，进入闭关后将一言不发，写便条传达指示和要务。

不过，次日晚上唱诵后，巴巴中断沉默，说：“仅仅一日，我就身体虚弱。这种虚弱非关禁食或其他原因；而是由于我的灵性工作负担。”又神秘地补充：“我的状况从未这么糟糕过。这具身体不能再伴随我，不再与我合作。要等些日子我才能离开这屋子；但两天后我会让门开着，以便都能看到我。”

指定帕椎在角卜地窗外日夜看守，照料巴巴的需要。一天夜里，沉默中的巴巴想喝水。击掌。帕椎却在走廊上酣睡。巴巴显然不悦。早晨帕椎醒来，发现窗外放着这张纸条：

“你这混蛋！我口渴三小时，你却猪一般死睡！我击掌声都唤不醒你。难道你患了昆巴卡纳嗜睡病不成？”〔注：昆巴卡纳是掳走罗摩之妻悉妲的拉瓦那兄弟。这位睡六个月醒六个月的巨人，后被罗摩杀掉。〕

美赫巴巴在角卜地禁食闭关7个昼夜。只饮水或淡茶，有时喝些掺少许牛奶的西米粥。

5月10日，韦希奴被一只黑蝎子螫了。阿德希尔赶紧为他治疗，韦希奴还是疼得要命。巴巴将男子召集角卜地外，叫他们当心蝎子，尤其是毒蛇，提醒他们每次夜间外出，都要提着煤油灯。

伽美拉瑜伽劳动，集中于为阿德希尔的果园修建水井——在井周围建造大石台和灌溉果园的水渠。满德里拉着满满的车子，将大块石头运到工地。有时候，要从四分之一英里外拉石头。在起伏不平的美拉巴德田野，只有最强壮的男子拉得动。土壤最近犁过，车轮常常陷进松土。肥皂是车夫之一；拉车时模仿牛呼哧呼哧喘气，为这种累死人的工作带来幽默。

5月11日周日早晨，印度教满德里在角卜地前唱巴赞时，巴巴突然打断，问：“你们夜间出门，都提煤油灯吗？”听到否定回答，训斥说：“你们不听从我的指示，唱巴赞有何用？靠唱奉爱歌，你们期待获得什么？服从我的命令是唯一的真巴赞。只有服从我，你们的巴赞才有意义！”

巴巴接着召来其余男子，问他们夜间出去小解，是否提煤油灯。并批评了一些人。之后，全体承诺服从命令。那时，美拉巴德野地里有很多眼镜蛇和蝰蛇洞，巴巴常警告满德里，要特别小心毒蛇。严令每个人黑夜出门，都得提着煤油灯。巴巴还指示负责医务的帕椎：“若是有人被蛇咬，在咬伤处四周用绷带扎紧。切开伤口，用高锰酸钾冲洗，然后由四位满德里将伤员送往阿美纳伽医院。若有人被蝎蛰，找阿德希尔治

疗。”

过去数日，男子中间普遍彼此反感，总是吵嘴。5月12日早晨，巴巴把满德里召到小屋前，严厉训斥，特别批评了阿迪和马萨吉。最后说：“你们个个都是我爹！”〔惯用语，意思是巴巴不得不听从他们。〕随后向他们一一鞠躬，说：“我以我大师的名义，告诉你们：要是我的大师告诉我，我是他爹并向我鞠躬——像我刚才那样，我不会再跟他多呆一分钟，会离开他，认为自己不配在他身边。你们甚至缺乏离开我的勇气！”又是几句尖锐批评后散会。

午餐后，对大师的话深感不安的乔达瑞，决定离开。几名满德里竭力阻拦，可他心烦意乱，不肯听。古斯塔吉报告巴巴。巴巴再次把全体男子召往小屋。严厉质问乔达瑞：“当初你干嘛答应在任何情况下都跟随我？现在听见几句刺耳之言，你就要离开！什么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抓紧我？和我一起，你必须学会怎样尘土般生活！”

可乔达瑞固执不听，去了普纳。乔达瑞令人遗憾地离开后，巴巴问其他人：“还有谁想离开我？如果有人想走，现在就可以走！”但没人打算离开。

巴巴又警告他们不要听从头脑：“你们若是为自己的灵性福祉着想，就在一切情况下紧紧跟着我。我是真理化身，绝不会犯错！从真理流溢真理！所以不要试图用智力来衡量我的言行。你们永远不能够用头脑测量我的言行深度。”

当天，巴巴后来还出乎意料地提到回波斯的话题。说这次角卜地闭关一结束，他就去波斯两周。还说他若去波斯，会带上阿迪、古斯塔吉和另两名男子。

不久顾麦和鲁斯特姆来到。巴巴通知他们，打算乘鲁斯特姆的轿车去波斯。不过，鲁斯特姆不喜欢把车借出去长途旅行，对其不情愿态度，巴巴表示不悦。在满德里下午念诵神名祷文“库达、帕若玛特玛、罗摩、安拉、阿乎若玛兹达、耶兹单、呼”时，巴巴召见拉姆玖，叫他询问每个人对鲁斯特姆态度的看法。

拉姆玖问：“巴巴想知道，既然鲁斯特姆拒绝借车给我们去波斯，你们认为继续在鲁斯特姆的地产这里居住，是否依然妥当？”有的人同意巴巴，有的不同意。此事不了了之。未能确定巴巴何时离开美拉巴德，离开的话去哪里。

5月13日，井边平台完工，开始挖渠铺石。劳动中，紧张跟人发生争吵。巴巴将二人召到角卜地，教训了一小时。并准备叫他们坐得远远的，禁止工作，以示惩罚。但几分钟不到，他们平息下来，巴巴又给他们分配了任务。

5月14日，一名虚弱的穆斯林苦行僧漫游到美拉巴德，被带到巴巴跟前。询问后，巴巴令古斯塔吉给他洗澡、喂饭、穿衣。老苦行僧吃过饭，古斯塔吉叫他到树荫下休息。有三个流浪的印度教徒（一位老人和妻子，还有个名叫“婕”的半疯妇女）已在树下呆了几天。巴巴也令满德里照料。除了这批奇怪的组合，从阿冉岗村来美拉巴德的儿童也与日俱增。他们早晨晚上都来，由阿君教唱巴赞。

5月15日，美赫巴巴走出小屋，结束7天闭关和禁食，吃了一餐米饭豆糊。次日，白公牛“圣徒”驾到，洗浴后拴在集体宿舍近处的“苏非”身边。不知何故，牛挣脱绳索，男子们只好再次追捕。圣徒有踢人的习惯，男子们格外小心，最后总算抓住，都安然无恙。

这天大师再次暗示，将再次进入闭关。帕椎按巴巴指示，给角卜地安了纱门，以便人们从门外达善。

就在第二天，耶希万特·劳带着几位朋友，从萨考利前来达善。耶希万特是萨考利和美拉巴德的主要内线，一直在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和美赫巴巴之间来往传信。1920年代，顾麦和阿迪时而也会被遣往萨考利，充当两位大师之间的信使。

也是在这个期间，有一次巴巴来了兴致，要玩捉迷藏游戏。告诉满德里，他会藏起来，之后叫马萨吉通知他们开始找。“我会呆在这一片，”他说，“不去村里或上山。”巴巴藏了起来，马萨吉来叫满德里搜寻。他们找了一小时，也没找到巴巴。其中一人说：“巴巴肯定到村里或山上去了，尽管他说会呆在这里。他经常说一套做一套。”等他们最终放弃，马萨吉领他们去角卜地，门从外面锁着。他打开门，巴巴走出。“我叫马萨吉把我锁在屋里，”巴巴解释，“我离你们这么近，而你们看到锁，就使用头脑去别处找，而不是信任我的话。”

5月17日午餐后，紧张说：“今天是琐罗亚斯德逝世纪念日。”巴巴问紧张，为何不提早汇报此事，以便安排一些节目。帕西人和伊朗尼满德里赞成庆祝节日，可巴巴说太迟了。

大阿迪听此，评论说：“要是印度教什么节日，您就会感兴趣！”

巴巴怒目而视，对阿迪说：“我鼓励印度教徒，是因为他们对宗教节日很有兴趣，比其他群体都更虔诚！”但还是改了主意，同意以适当的方式庆祝节日。

派紧张去阿美纳伽买鲜花和甜点。巴巴和帕西及伊朗尼满德里沐浴，穿上干净衣服；然后恭敬地站在燃烧的火前，等到紧张返回加入。在大师跟前念祷文，给人人发甜点。整个祈祷和帕萨德期间，巴巴无比平静，庄严肃穆。晚上，在阿迪的西塔琴伴奏下，巴巴唱了一会儿歌。

印度教满德里和其他人之间的宗教分歧继续存在。印度教徒不碰别人做的饭，巴巴却支持他们遵守教规。巴巴是想把印度教满德里从中解放出来；但在他们陶醉于神圣美酒之前，劝说乃徒劳无益。他对印度教节日表示兴趣；对琐罗亚斯德教和伊斯兰教节日，却漠不关心，从而挖出并焚毁深层的思想冲突，逐步消灭这种宗教分歧。

*全体满德里，无论印度教徒、穆斯林还是琐罗亚斯德教徒，
皆在大师的爱酒中找到真正的宗教。*

而要制造对神爱美酒的向往，必须有渴望。把不洁念头带到表面除掉，方能制造渴望。所以，有关食物或节日的表面冲突是建设性的。大师故意制造这些冲突，旨在使每个人能够为神爱而摒弃这些不必要的欲望，从而赤裸地面对真理。

23岁的阿冉岗村民，希度·道拉特·卡姆卜，到阿美纳伽找工作。听说“一位大人物”在他的村旁定居，这位年轻人5月份到美拉巴德达善。大师和男子们在邮局屋附近打板球，希度在路对面坐下观看。巴巴招呼他过去，友好地问：“你叫什么？住哪儿？做什么工作？”

希度回答说：“目前我没事干；但需要在某地找份工作。”

“你上过几年学？”

“在马拉地语学校上到三年级。”

“如果我在孟买给你找份工作，你接受吗？”

“当然接受。”

接着巴巴邀请希度一起午餐；希度不肯。巴巴坚持，还给他盛了一大盘食物。他对陌生人的友善，深深打动希度。

巴巴很快为希度安排好，在孟买一家戏剧公司工作。巴巴命令他一年内不要来见。还指示他到孟买后，定期拜访提普巴巴——巴巴说这是位高级圣人和孟买的灵性负责人。一年过后，美赫巴巴叫希度回到美拉

巴德生活，并为希度夫妇提供食宿。

5月18日，巴巴再次进入角卜地闭关，靠流质禁食。并下令为隆重庆祝5月20日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生日，做全面准备。

就涉及美拉巴德的工作，巴巴派紧张到库希如大院；堪萨赫伯对他无礼。巴巴获悉，非常生气，立即召见阿迪。告诉他：“我对你父亲很不满意。虐待侮辱我的满德里，等于对我的侮辱！我在认真考虑离开此地。”

随后坚持要阿迪去问他父亲，为何如此对待紧张。还叫阿迪告诉哥哥和父亲，从那天起别来美拉巴德。又说鲁斯特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阿迪离开之后，巴巴指示满德里准备好去孟买，还令帕椎拆掉小屋纱门。阿迪半路遇到鲁斯特姆带着作帕萨德的水果，前来美拉巴德。阿迪折返，问巴巴能否私下见见鲁斯特姆。巴巴同意，与鲁斯特姆长谈之后，撤销离开美拉巴德的决定，因为鲁斯特姆承诺：他父亲尽管举止粗鲁，现在将在各个方面服从美赫巴巴。

后来鲁斯特姆还让巴巴看了一只狗；不是纯白的，被退还。萨度（白狗）最近死了，巴巴希望美拉巴德有一只看门狗代替。

顾麦、阿迪、鲁斯特姆和萨若希，经常成为巴巴的批评靶子，因为他们大家族的其他亲戚，都对美赫巴巴冷若冰霜，不信他是成道的大师。然而，美赫巴巴正逐渐把整个家族吸引过来，并提醒那些反对者：他并不需要其地产或其他东西。使用他们的土地，实际上是对他们的大恩大惠，帮大忙，是他们永远无法报答的。鲁斯特姆和阿迪不顾家族的压力和当地琐罗亚斯德教社区的敌意，忠诚地服务美赫巴巴，为美拉巴德的发展和工作，不遗余力。

5月19日，美嬉和母亲朵拉特、姐姐馥芮妮，来到美拉巴德，参加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生日庆典。安排她们住浴室屋的两个房间。朵拉玛西和娜佳已在美拉巴德。跟她们一起从普纳来的，还有嘉姆希德的妻子，被称为“大蔻诗德”，因为她比孟买来的“小蔻诗德”（苏娜玛西的女儿）年长几岁。

紧张为女士们取水，但她们自己做饭、清洁和洗衣。朵拉玛西、娜佳和大蔻诗德做饭，美嬉洗锅盘，准备调料和蔬菜。朵拉特麦也帮忙做饭，小蔻诗德打杂。希芮茵母亲也带女儿玛妮来了。在巴巴的爱护关注之下，玛妮在转变为真“玛妮”——珍珠。

美赫巴巴一次让人捎话给美婣，为他做一道西米布丁，可她不知怎么做。请教懂厨艺的几位女士后，她学会了。可没有研钵和研杵，将肉蔻和豆蔻捣成粉调味。紧张拿来一块磨石，美婣重新洗过，用来磨调料。巴巴吃了很喜欢，表扬了她。

出身富有的美婣，未做过多少粗活。在萨考利，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令她做这类工作；现在美拉巴德，巴巴指示她做同样的活儿。她从第一眼见到巴巴，就只想取悦他，别无他求。

5月20日，庆祝乌帕斯尼·马哈拉吉54岁生日，美拉巴德喜气洋洋。角卜地四周挂满鲜花和彩带，马车从四面八方驶来。鲜花、水果、甜点，应有尽有。巴巴一一私下接见来者，包括他多日未见的兄弟嘉姆希德和贝拉姆。

午餐后，角卜地走廊聚集很多人，看望纱门内的巴巴。走廊周围也挂有帘子防暑。邻村许多人也来参加庆祝。巴赞演唱了很长时间，接下来是克坦节目。

主场庆祝在晚上。秋千上摆着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照片，摇秋千纪念奎师那主。之后将照片放进轿子，准备抬着游行。但突然起了风暴，电闪雷鸣，狂风呼啸。克坦歌手大声高歌，但无人听得见。什么能盖过天地向瑜伽之王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欢呼！降起暴雨，只好迅速唱完阿提，发帕萨德。抬轿游行取消，巴巴叫全体用晚餐。餐后天晴，印度教满德里唱起巴赞，直到午夜。

连续5天，巴巴在角卜地闭关。5月23日大师出来，叫来所有将生命献给他的人，叮嘱他们要紧紧抓住他的双足。并让他们起誓，永远忠于他。

伽尼和阿卜度·塔亚伯从罗纳乌拉开车抵达，阿卜度将轿车交给大师在美拉巴德使用。鲁斯特姆来到，请求巴巴准许阿迪出席当天他们表兄弟的婚礼，并允许他剃须〔伽美拉瑜伽阶段，全体男满德里蓄须不准剃。〕巴巴勉强批准阿迪剃须参加婚礼，但明显不乐意。

阿迪在婚礼结束后，于当晚10点半返回美拉巴德，遭到训斥。巴巴责备阿迪违反不准剃须的命令，叫他走人，回到阿美纳伽家。但过了一會兒，巴巴平静下来，让阿迪继续留在美拉巴德。

同天夜里，帕椎和佳尔溜进集体宿舍，偷了一些来访者带来的芒果。他们知道，巴巴会把芒果分给阿冉岗的儿童，满德里很可能吃不上。与

此同时，在角卜地小屋的巴巴派马萨吉到宿舍看看，那儿有没有点灯。马萨吉走来，远远瞅见佳尔和帕椎站在梯子上，从挂在天花板上的篮子里拿水果。马萨吉蹑手蹑脚走到他们身后，低声问能否也给他几个芒果。佳尔和帕椎惊恐万分，逃之夭夭。马萨吉笑着向巴巴汇报了这起幽默事件。

次日早晨，巴巴叫来两名肇事者，告诉他们：“记住，我的眼睛无所不见！能从这儿看见万里之外发生的事！什么都瞒不过我的双目！”他们懂了，巴巴不再追究。

巴巴连续几天对堪萨赫伯的态度不满，5月24日凌晨，再次提起离开美拉巴德的打算。顾麦和鲁斯特姆来到；巴巴马上把想法告知他们。鲁斯特姆因巴巴反复抱怨他父亲，感到生气；随口发了几句牢骚。巴巴大怒，说他再不返回美拉巴德了！并在几名满德里的陪伴下，立即坐入阿卜度·塔亚伯的车。

随着汽车发动，顾麦哭了起来，哀求巴巴宽恕鲁斯特姆。鲁斯特姆也懊悔求饶。仍然不快的巴巴答应留在美拉巴德，但有三个条件：

1. 阿迪不得跟他生活。
2. 鲁斯特姆、堪萨赫伯和他们家其他人，均不得来美拉巴德。
3. 美拉巴德的土地，应合法过户到阿迪或古斯塔吉的名下。

巴巴下了车，令人感动地说：“我没走完全是因为顾麦母亲。”

鲁斯特姆去阿美纳伽，就地产过户事宜咨询父亲。次日捎回消息：父亲不愿过户——即使转到阿迪的名下；还说：“为什么美赫巴巴认为我这么不值得信赖，乃至要我将土地过户给阿迪？”

不出所料，巴巴不喜欢堪萨赫伯的答复，再次计划去孟买，或到另一个可培育果园的地方。阿迪恼怒地嚷道：“您不过是在找理由离开此地，不管啥借口！既然您认为这地方不合适，为什么当初选它作永久总部？”

古斯塔吉受不了阿迪的无礼，俩人之间针锋相对。吵得愈发激烈，巴巴试图阻止，要阿迪安静；可气得要命的阿迪不理巴巴的要求。这时巴巴打了他重重一个耳光，阿迪立即闭口，哭了。最后恳求：“巴巴，别离开这儿。让美拉巴德成为您的总部，宽恕我们的错误。”

巴巴再次派鲁斯特姆到阿美纳伽找父亲谈话；稍后拉姆玖尾随，帮助劝说堪萨赫伯。俩人带着堪萨赫伯的信返回，信中有道：“我愿意按美赫巴巴对地产的要求去做。我为最初答复其要求时产生的误会，请求

他的宽恕。”

鉴于堪萨赫伯的信和阿迪的含泪祈求，决定永久定居美拉巴德。对凯库希如一家和地产过户，美赫巴巴甚是关注。他自有原因和目的。大师的爱所流之处，也有纯风净化他所选之地。

唯有大师知晓神的工作是什么？

谁知晓神圣清风拂去哪些不洁？

为从最近的事件中放松一下，安排了参观埃洛拉石窟的活动。5月26日早晨5点半，巴巴和13名满德里，乘两部车前往奥兰加巴德和道拉塔巴德；其余满德里留在美拉巴德。巴巴一行驾车经托卡，到达奥兰加巴德，入住驿站，因为另一家客栈太贵。午餐是米饭豆糊。饭后，巴巴问大家想参观埃洛拉石窟，还是回美拉巴德。他似乎仍因阿迪父亲的事感到郁闷，无心游览。不过，有几名满德里渴望参观精雕细琢的印度教和佛教石窟，巴巴同意傍晚去道拉塔巴德。

可在途中，阿卜度塔亚伯的车抛锚，另一辆车的司机萨若希努力修。巴巴叫阿迪开车，可他倒车时，撞上树，损坏后备箱和保险杠。巴巴责骂：“我反复喊停车，你怎么不听？余生永远别开车了！”已过6点，继续前进不明智。另一只车胎也扎破。入住驿站；不过巴巴彻夜烦躁不安。

次日早晨5点，启程回美拉巴德。塔亚伯的车出了更多麻烦；轮胎扎破12处，帕椎只好一一修补，才到格德岗村外。巴巴提醒满德里用午餐，派伽尼和萨达希乌去村里。过了许久，他们只带面饼返回。巴巴抱怨说没人记得为他带米饭豆糊，也没人问他需要什么，说：“你们好不自私！只考虑自己！根本不为我着想！”

他们吃面饼时，巴巴突然极不自在，令萨若希上车出发。听到车启动，萨达希乌和古斯塔吉跑来入座。塔亚伯的车仍开不了，同其余男子留下。巴巴又说饿，于是停车，从另一个村子弄来米饭豆糊。巴巴没碰，说饭馊了；就吃不到新鲜米饭豆糊，埋怨了许久。

在伊玛姆普尔山脉，萨若希的车熄火，只好停在一家客栈。古斯塔吉做米饭豆糊，巴巴吃了一些。两小时后，塔亚伯的车到了，车内只有鲁斯特姆和佳尔。车胎塞满毯子、外衣、甚至树枝。其余满德里跟在后面走。萨若希换上新内胎，很快驶离。

这次不快的出游，给伴随巴巴者一个教训：要服从他的意愿。巴巴希望立即返回美拉巴德，他们却想参观埃洛拉石窟；所以发生种种意外

麻烦。次日下午抵达美拉巴德，又累又脏。在听到糟糕的行程报告之前，留守美拉巴德的男子还一直羡慕他们呢。

第二天，美赫巴巴似乎又心情不佳，再三说要迁居别处。暗示他更喜欢把新总部设在克什米尔，如果在那儿购置一个果园，男子们会有不错的职业。这个主意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阿迪和鲁斯特姆坚持留在美拉巴德。

鲁斯特姆已多日抱怨巴巴的做法令人费解。巴巴这时告诉他：“你最好离开我，过家庭生活。”又问其他人：“在我身边抑郁难过的还有谁？”

许多人举手，抱怨说已没有热情。巴巴严厉地说：“厌倦这种生活者，现在可以走！”却无人起身。

巴巴又提到克什米尔，称赞其风景、水果，美丽湖泊、花园及雪山。叫人取来斯瓦米·维韦卡南达的传记，朗读其克什米尔旅行段落。听后，很多男子改变主意，准备远赴北方。

不过巴巴后来又暗示，计划迁居奎达，这对全体男子同样有吸引力。因此于5月30日，发电报给奎达的鲁西·杰罕吉：“能否为美赫巴巴和满德里找一座房子和一个果园？”

同阿德希尔、伽尼、帕椎、鲁斯特姆和萨若希商量过，初步安排开车去奎达后（其余满德里乘火车跟随），巴巴决定前往奎达。巴巴故意揶揄鲁斯特姆，建议他把车维修好，因为他可能在次日早晨就会出发长途旅行。鲁斯特姆被告知萨若希将会开他的车去奎达，然后将车送回阿美纳伽。

当天下午萨若希来时，计划有变。对他上次未经允许去奥兰加巴德，他父亲很生气，禁止他驱车数百英里到奎达；因此开车赴奎达的计划取消。巴巴与满德里讨论了萨若希父亲的态度，说：“萨若希父亲这样行事，还留在美拉巴德？”都表示不值得继续留在此地。美拉巴德由阿迪的父亲和萨若希的父亲共同拥有。萨若希父亲对美赫巴巴的敌意，使满德里确信离开是对的。

在阿迪的直系亲属中，没人反对美赫巴巴；堪萨赫伯虽不是忠诚的跟随者，却尊重大师。萨若希是他家人中唯一尊重美赫巴巴者。因是同堂大家族——同住库希如大院——顾麦为热忠于美赫巴巴的事业，不得不持续面对不愉快。

最后决定，巴巴和几名男子乘火车直接前往奎达。安顿之后，其余

满德里到奎达加入。巴巴将每个满德里要遵守的详细指示，给了古斯塔吉和鲁斯特姆。还建议他们如何保管不随身携带的行李，因要彻底关闭并搬出美拉巴德。

美赫巴巴评论：“我们永远不再回美拉巴德！把东西留这里有什么意义？”又叫帕椎和紧张，把苏非马和圣徒牛，献给萨考利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还指示古斯塔吉，特别小心地将朵拉特、美嬉、娜佳、希拉（瓦吉夫达的寡居妻妹）和她妹妹婕拜送往奎达——尤其要照料好美嬉。

全印度旅行

1924年6月2日，美赫巴巴前往孟买，阿德希尔、伽尼、拉姆玖和瓦吉夫达随行。下午12点半到曼马德。因车不拥挤，旅途舒适。用过午餐，换乘孟买客车，无意中坐上军队专用车厢。在德奥拉利车站，巴巴派一个男子去取茶，另一个去买报。几分钟不到，一名列车员过来，不客气地叫他们搬出。这节部队车厢将在此卸下。拖着沉重行李换地方不容易，尤其是别的车厢已人满为患。于是巴巴叫拉姆玖去安排二等车厢。但售票员说，列车即将驶离，来不及改票了。

拉姆玖跑回来，发现巴巴独自带着行李坐在二等车厢。瓦吉夫达、阿德希尔和伽尼正尽力将剩余行李搬往挨着火车头的车厢。吹哨了，拉姆玖告诉巴巴，其余满德里尚未上车。听此，巴巴抓起他的行李，和拉姆玖跳下开动的火车。可当列车驶离之后，站台上却看不到瓦吉夫达、阿德希尔和伽尼。经打听方知，他们在列车出发前上了车。

巴巴不悦，叫拉姆玖想办法。一边坐下，浏览起报纸来。拉姆玖给伊格德布里火车站发电报。过了一会儿，巴巴让拉姆玖去看看，能否租车去伊格德布里。拉姆玖找到站长，站长说在城里可租到轿车。又问拉姆玖，为何急匆匆赶往伊格德布里，并说当晚9点有一趟去孟买的火车，况且租轿车很贵。

美赫巴巴想立即离开，因为人们被他的神圣人格魅力吸引，围聚过来，好奇地不停提问。所以他不想继续呆在德奥拉利，决定前往赴伊格德布里途中的拉希特村。

拉姆玖很快租了马车，下午4点半出发，前往拉希特。刚舒服地坐了一两英里，车夫开始走农田间的土路。责备他，回答说这是去拉希特的最佳路线。在多石的路面，颠簸难忍。走了一小时，车夫承认错过了好路，并拒绝前行，担心车会弄坏。巴巴非但没责怪他，还多付他车费，欣然下车，和拉姆玖徒步去拉希特。

二人扛着行李，走了约半英里，穿过农田，到了火车轨道，沿铁道步行。拉姆玖想减轻巴巴的负担，向他要篮子；巴巴不给，坚持说他想

分担。头顶篮子继续走。日落时分，走到拉希特。

在火车站的办公室附近停下，拉姆玖去见站长。站长是个婆罗门，起初不愿为生人提供住宿，不过当拉姆玖告诉他实情时他同意了——因他过去与舍地赛巴巴的联系。他一看到美赫巴巴就深受吸引，希望提供食物。巴巴告诉拉姆玖可以接受，条件是他得接受钱。站长最初不肯，拉姆玖建议，可以把钱视作美赫巴巴的帕萨德，或者留下资助穷人。他同意了，收下10卢比，少顷送来新鲜美味饭菜。见巴巴他们喜欢吃，他很高兴。

车站办公室另一个雇员，是个颇具天赋的巴赞歌手，经巴巴许可，他满怀信爱在大师跟前唱诵了一小时。很快车站全体雇工，包括低种姓贱民，都过来坐在美赫巴巴身边听音乐。

之后，站长打电话到伊格德布里，获悉阿德希尔和伽尼在那里等候；同时瓦吉夫达已乘邮政列车前往德奥拉利，与他们会合。巴巴立即致电瓦吉夫达，叫他直接来拉希特。瓦吉夫达乘客车从德奥拉利赶到拉希特，并伴随巴巴和拉姆玖，乘同辆火车一起去伊格德布里。

6月3日到孟买，住入伊朗尼大厦6号，凯库希如·玛萨家，由苏娜玛西和蔻诗德服侍巴巴。赴奎达旅行的准备工作加紧。

美赫巴巴后来解释，他到拉希特，是专为联系那位虔诚的婆罗门站长。那时，贱民深受歧视，想都不敢想与高种姓婆罗门平起平坐。而在拉希特，不同种姓的人聚集一堂听巴赞，站长看见美赫巴巴慈爱地对待低种姓雇工，深受感动。在美赫巴巴身边，体验到众生一体性，使他的信爱极大深化。

与此同时，帕椎和紧张从美拉巴德，牵着苏非马和圣徒牛，到阿美纳伽火车站，乘货车到奇塔里。在奇塔里下车后，两人牵着马牛，在酷暑中步行9英里走到萨考利。没钱买食物，自带面饼和酸辣酱。对牲畜得格外小心；苏非有咬人的习惯，圣徒有踢人的习惯；不好控制。有一次圣徒重重地踢了紧张。受疼的紧张谨慎地与牛保持距离。走了一会儿，两只牲畜不肯前行。帕椎和紧张只好用缰绳拉它们，内心不断向巴巴求助。又走了一段，路上遇到一辆牛车，求车夫让他们把牲畜拴在牛车后面。车夫同意，他们拴好圣徒；但苏非总是企图咬他们，拴不上。也不能骑：马属于美媚，巴巴禁止人骑。帕椎只好一路拉着马缰。

经过艰难的旅途，夜间到达萨考利。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已在小屋

歇息。帕椎通过耶希万特·劳给大师捎话：美赫巴巴已送来马牛，请马哈拉吉接受这些礼物。然而正值马哈拉吉情绪暴躁，传话叫他们立即带牲畜回去，并喊叫说他不能接受这种礼物！

帕椎和紧张又震惊又发愁，不知怎样安置牲畜。另外，他们深更半夜去哪儿？不过，马哈拉吉传话说，他们可在萨考利宿夜，早晨带牛马回去。他们和牲畜一起露营。熬过一个不眠之夜，早晨央求马哈拉吉接受美赫巴巴的礼物。

马哈拉吉站在远处，骂道：“赶紧叫警察！他们偷了牲畜，带到这儿！你们这些王八蛋最好赶紧离开，不然就会让自己关进大牢！”

帕椎和紧张吓得牵着牲畜匆忙离开。几小时后到奇塔里，有幸赶上来时乘坐的同一节车厢。回到阿美纳伽，将难管的马牛留在萨若希寓所（库希如大院），很快乘火车去了孟买。

在孟买，巴巴狡黠地问帕椎，他和紧张是否成功地将苏非和圣徒送给马哈拉吉。帕椎笑了，接着将前前后后细述一番——连带马哈拉吉的骂人话，巴巴边听边笑。

在美赫巴巴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这样的大师之间，他们内在工作背后的秘密，一般人所知甚少。但从表面可以推测：马哈拉吉拒绝接受苏非是由于美嫒，她将成为美赫巴巴女满德里的永久成员。曾一度暗示过让美嫒永久住在萨考利；然而，她命中注定不会伴随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她的命运是伴随至爱阿瓦塔——美赫巴巴。

离开孟买前，美赫巴巴指示伽尼回罗纳乌拉家中等待，在住宿安排好之后，跟其余满德里一起到奎达。

巴巴还告诉苏娜玛西和蔻诗德：“12年内我不会回来。你们留在这儿想念我。这次我不带你们同行。”一听此言，蔻诗德哭了，但巴巴主意已定。她又表示希望搬到萨考利，巴巴不同意，她却坚持己见。不带年轻的蔻诗德去奎达，巴巴是为了向她示现服从的重要性。

6月6日，巴巴乘古吉拉特邮政列车，从孟买启程赴奎达，阿迪、阿德希尔和拉姆玖陪同。从海得拉巴，给鲁西发电：“美赫巴巴和三名满德里6月9日到奎达。安排我们不受干扰经过锡比。只告诉费罗兹·夏一人。避免接待仪式。对此绝对保密！”

对这次来访保密的原因是，若让公众知道大师来了，许多人会要求达善。这会干扰他的闭关计划。6月9日早晨抵达锡比，因鲁西提前跟

警局做了安排，巴巴一行在锡比过境时，未遇麻烦（外国人越境时，常遭再三盘问和刁难，除非有适当的身份证明和担保人）。下午5点到奎达，鲁西全家人的殷勤款待，减轻了大家的旅途劳累。

遗憾的是，他们上次访问奎达选作永久居所的那栋漂亮房子不出租。巴巴颇为失望，因为他喜欢那里的可爱花园。另一个问题是奎达的冬季，这种冰天雪地，巴巴的满德里不适应。习惯温和气候者易患肺炎。就此进行讨论，巴巴决定迁往苏库尔。穆西吉也有可能调往苏库尔水坝工程处。巴巴叫阿德希尔和拉姆玖前往苏库尔，多方调查，选个合适住处。费罗兹·夏还为他们写了一封推荐信，转交他的朋友莫贝德。

二人于6月11日抵达苏库尔，视察不同的果园，每日写信向巴巴汇报。阿德希尔赞成印度河岸的一家果园；可拉姆玖致信说，苏库尔夏季太热，不适宜居住。未接到巴巴的回信，二人遂于14日返回奎达，却获悉巴巴和费罗兹·夏已于同日前往苏库尔。

翌日巴巴返回奎达，怒斥拉姆玖和阿德希尔。曾发电报让拉姆玖在苏库尔等候他，电报却未送到。巴巴和费罗兹·夏在站长的报纸下发现电报，遂随身带回。

巴巴说，他到苏库尔看了阿德希尔选的地方，很喜欢，已通过两名苏库尔跟随者——贺拉若姆和鲁斯特姆吉——买下。还说他在穆斯林圣人巴查尔·夏的陵墓联系了一名玛司特（神醉者）。巴巴指示，在那块地上盖房之前，需要在苏库尔租房，最好在近处。随即遣拉姆玖返回苏库尔找房子，并要他照料在巴查尔·夏陵墓安家的玛司特，并访问萨德贝拉岛。还叫拉姆玖打听一下可买的房子，以备他家人的可能迁居。

拉姆玖在苏库尔找到一座合适房子，为巴巴和满德里租了6个月。接着去已购置的果园附近，拜谒巴查尔·夏的陵墓。他未能找到那儿的玛司特，却遇到一个女玛司特——外貌酷似巴巴简的玛司特尼。她质问拉姆玖：“你的古鲁是谁？”

拉姆玖答：“师利美赫巴巴。”

她说到：“夏！夏！”（国王！皇帝！）和几个奇怪声音，之后突然消失。尽管神醉女子的语言费解，这两个词拉姆玖却听得一清二楚。突然，要找的玛司特也仿佛从天而降，拉姆玖给他5卢比，说钱来自美赫巴巴。玛司特满面喜悦地接受了。

次日拉姆玖回到奎达。讨论在苏库尔建房的计划，决定由满德里自

己盖房，种植果园。并提议组建信托，只让那些完全献身美赫巴巴事业者参与。讨论中，有人提到苏库尔的酷热问题，有过亲身体验者认为满德里受不了。针对迁居苏库尔的种种利弊，持续讨论了一周；最后取消整个苏库尔计划。改为访问卡拉奇。很快又派阿德希尔和拉姆玖前往（注：贝利也在卡拉奇，当地有亲戚）。同时致电阿美纳伽，通知古斯塔吉和6名女子带行李到苏库尔。拉姆玖和阿德希尔奉命将满德里的行李保管在苏库尔，在奎达安顿之后再运过去。

全体男子到苏库尔集合，将行李留在租赁的房子，于6月30日起奎达。都健康良好，除了感染伤寒的紧张，找奎达的一位欧洲医生治疗，病情仍未好转。用担架把病情逐渐恶化的紧张抬到另一座房子。希望换个静谧的环境会有所帮助。几名满德里日夜护理，不惜金钱为他治病。巴巴每日探望数次，密切关注他的治疗。

这段时间，巴巴对鲁西年幼的女儿，高荷和恺娣，也予以特别关注。每天和她们做游戏；给她们讲精彩故事，逗她们开心，来吸引她们。两个女孩注定成为大师圈子成员。美娣、朵拉特麦、娜佳、顾麦、捷拜和希拉，在古斯塔吉陪同下，也很快来到奎达。女子们一安顿下来，巴巴十分注意保证美娣在新环境中开心舒适。

在奎达，大师亲自给男女弟子盛饭菜。格外害羞的美娣每天总是最后来排队领饭。有一次，巴巴一气之下把她的盘子扔掉。美娣吓坏了，但他很亲切地说：“对我不用害羞。你天天最后一个来领饭。为什么？别再那样了。”还给美娣额外的石榴和葡萄吃。

巴巴长长的头发由顾麦梳理。巴巴会对美娣说顾麦梳得怎么细致。顾麦在奎达，都是她为巴巴梳头。她不在，由古斯塔吉做。后来，这项特殊职务交给了美娣，她一直做到最后。

一天，鲁西安排男女满德里去附近一座山郊游。登山时巴巴敏捷如鹿；满德里竭尽全力，但无一人攀到山顶。巴巴伫立山巅，威仪非凡，仿佛在向人类揭示喜悦之光，宣布生命目的即是喜悦！满德里从下面敬慕仰望，爱风拂过心灵，喜悦之泪盈眶。

阳光崇拜地亲吻他的双足，
空气温柔地拂过他的金发，
向世界揭示他的神圣形象。

奇美无比！尊贵无双！他的顾盼之光穿透并刺伤众心。都被巴巴深

深吸引，无法移开目光。为他拍了照，可相机怎能捕捉神圣容颜？惟有心灵纯洁者方能视见神圣光环。

美赫巴巴决定7月16日率三名满德里赴卡拉奇。紧张病危。巴巴在出发前，同费罗兹·夏到帕西人公墓，为紧张选了块墓地。并给费罗兹2500卢比；500卢比用于紧张的墓碑，2000卢比给奎达的帕西慈善信托。又告诉满德里：“莫灰心。要千方百计治疗紧张——哪怕在最后一刻。”但后来他也承认，紧张的情况已回天无力。并叫满德里在紧张的葬礼后去看电影，以纪念他想当电影演员的未竟梦想。

16日下午，美赫巴巴率几名满德里前往卡拉奇。列车抵达马奇站，接到紧张去世的电报。紧张恪守了跟从大师至终的诺言。巴巴提醒随行者，他在大师之家的预言，2或3名圈子成员必须死去。紧张是第一个。

7月17日到卡拉奇。次日租了一座大房子，还有花园和喷泉。巴巴视察了阿德希尔和拉姆玖选的地方。然后驾车前往卡拉奇北面11英里的芒霍辟尔，一位著名伊斯兰教圣人的陵墓。芒霍辟尔也因温泉闻名，有很多麻风病人泡温泉治疗。再往前是隔开的供游客使用的温泉。7月20日，其余满德里携行李从奎达来到（保管在苏库尔的行李提前运到奎达）。将苏库尔的住房和土地归还主人，并给予慷慨补偿。

在卡拉奇，讨论将来的活动。巴巴对大家谈了他的新计划：“除了在这儿的果园工作，还得开始另一个项目。一切安排妥善之后，开设一个部门，为穷人和残疾人提供衣食。不是穷困者收容所。你们必须全城寻找这种人带来。必须是系统彻底的寻找，不是随意乱来。”他还令人吃惊地提出，要为此工作买一部轿车。

巴巴继续说：“除了这项对穷困者的工作，你们必须持续不断地念神名，只有涉及手头的工作时，才能对我说话。”

没有一个满德里对这个新项目特别热心。次日巴巴看他们闷闷不乐，停止讨论这个话题，并告诉那些有家室者，可自由回家，过正常家庭生活。不过，没过几分钟，他就取消了定居卡拉奇的整个计划，决定返回孟买——愿回家者可从那儿走。

美赫巴巴让女子与男满德里隔离。只有古斯塔吉照看她们，即便他也只能为具体工作才来。女满德里奉命念神名“耶兹单”和做家务。琵拉麦常来看望女子，有一次巴巴还带她们去她家。

赴孟买前的头天晚上，巴巴给每个满德里洗浴：让他们俯身温泉下，

往他们头上倒水。次日7月21日早晨，他和几名满德里速速动身赴孟买，留下指示：余者携行李跟随。

7月25日回到孟买，住入伊朗尼大厦，凯库希如玛萨家。对巴巴归来，苏娜玛西，尤其是蔻诗德，喜出望外。截止7月底，有家室的满德里回各自家，只剩下6名男子伴随大师。

在伊朗尼大厦，有一天美嫒和蔻诗德决定做都帕克-普里——油炸麦面球牛奶甜点。牛奶不够稠，美嫒加上面粉。端给巴巴，他问：“这是啥？谁做的？”苏娜玛西回答，是美嫒和蔻诗德做的都帕克-普里。巴巴叫她俩来，狡黠地问：“你们这辈子见过都帕克-普里吗？你们老爹尝过吗？这种都帕克面糊不是给病人做的吧？你们看我像病了？”

不过第二天，巴巴吩咐她们做土豆饼，并说会教她们怎样做。他在厨房做好土豆，还教美嫒怎么做帕翠尔——一道美味蔬菜。之后指着热炉子，说：“恰如火在炉内燃烧，让爱火在心中燃烧！”

这期间，朵拉特麦将一大笔款捐给大师。美赫巴巴指示，留一部分以赫兹拉·巴巴简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名义，用于教育和社会工作，留一部分为波斯的贫穷琐罗亚斯德教徒提供技能培训。还将她的一部分捐款，作为大师的帕萨德，给几个满德里家庭提供财务帮助。将给波斯的那笔钱，交给古吉拉特语周报《印度女皇报》的编辑，以信托形式保管。

没过几天，巴巴决定，到印度各地无限期旅行，包括徒步旅行。并说：“我希望达善5000名萨度。只要看见萨度，我都会达善他们。”

随后指示朵拉特麦和美嫒：“到库希如大院同鲁斯特姆和馥芮妮一起生活，直到我回来。做好永居安排，就召唤你们。”因此母女搬到阿美纳伽。娜佳随父亲马萨吉回普纳的家，她兄长彭度自古吉拉特旅行中期，已在奎达生活了一年多，巴巴尚未召他回来加入满德里。

巴巴令瓦吉夫达留在孟买。贝拉姆吉最近从波斯返回，巴巴指示他、古斯塔吉、贝利和帕椎，为旅行购买必需品——铺盖、衣物、鞋子等等，因为一旦旅行开始，就不许他们再买东西。因此，要携带的负担很重。任命帕椎做不受欢迎的管家，负责旅行期间的所有安排。8月1日，旅行开始，前往普纳，次日凌晨到达。

在普纳简短休息后，8月2号中午出发，前往赖久尔。弟弟佳尔、巴拉·塔姆巴特、伽尼、马萨吉、拉姆玖、鲁斯特姆、萨达希乌和韦希奴，来普纳火车站台送行。车厢内有两名萨度乞食。火车一驶离普纳，巴巴

就走过去，给萨度施食，送达克希纳（钱），顶礼他们的足。

过了一会儿，巴巴让帕椎去问，列车何时到赖久尔。得知次日凌晨4点到，巴巴出乎意料地决定延长旅程，继续行至马德拉斯，称那个时间太不方便。

帕椎买了到马德拉斯的车票。他们8月3日晚9点半抵达，入住车站附近的乔崔客栈。次日，打听波多诺伏的情况，获悉那个地区因季风雨遭洪灾。这时大家才想起启程前巴巴的话：“这次旅行期间，我将服务受难者。”

买了煨鹰嘴豆、奶酪和面包，在火车上食用。巴巴指示帕椎，要随时准备好大量的零钱，以便巴巴顶礼萨度时，给他们几枚硬币钱礼。

由于洪灾，只有一列火车去波多诺伏。购票处推推搡搡。已停止售票。买车票的帕椎空手而归。巴巴告诉他，不要按惯例买三等车厢，试试买二等车票。帕椎申辩，都想乘这趟开往波多诺伏的唯一列车，什么票都买不到。巴巴责备帕椎考虑不周，未提前购票。因形势所迫返回客栈的路上，巴巴表示不悦。

在客栈，巴巴又神秘地提起这次旅行中一再说的话：“我想触摸5000名萨度的脚，我祈祷他们会咒骂侮辱我。萨度们将撕碎我的神圣自我，粉碎我的巴巴身份！”接着讲了古代罗摩主和当代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在印度流浪期间分别受到大量中伤的故事。

最后决定，翌日前往尼尔吉里斯山，不去波多诺伏。8月5日晚上6点半，他们离开马德拉斯，前往乌蒂；计划次日到铁路枢纽梅图帕莱亚姆（被巴巴称作“石油”）转车。都很快酣然入睡。次日早晨，列车驶过一站又一站，却不见梅图帕莱亚姆。询问一名乘客，后者诧异地望着他们，说这节车不去梅图帕莱亚姆。原来午夜他们熟睡时，这节车厢被分离，连上另一辆火车。

他们只好在下一站下车，再次转车。巴巴严厉训斥帕椎粗心大意。〔后来帕椎称之为“被大师疾言鞭挞！”〕巴巴不仅情绪糟糕，消化也不好。刚离开马德拉斯就开始腹泻。但他不顾身体状况，坚持旅行。

8月6日下午12点45分，启程赴梅图帕莱亚姆。铁道是窄轨，他们乘坐的小型山车只有一等和三等车厢。车缓缓地爬着，使他们有机会观赏尼尔吉里斯群山（蓝山）的壮丽风景。遗憾的是，寒风很快吹得人缩成一团。

下午3点半到乌蒂，愈发寒冷，都冻得直发抖。贝拉姆吉和帕椎去市场买木豆和蔬菜，都没买到。只好干吃面包和烤鹰嘴豆。因巴巴发着烧，决定返回古诺尔宿夜，次日步行回梅图帕莱亚姆。遂于傍晚6点20分离开乌蒂，7点45分到古诺尔；但因大雾，满眼漆黑，站台只有一盏煤油灯。他们在一家印度教饭店用过晚餐，回到不再前行的火车的车厢过夜。巴巴因发烧彻夜辗转反侧。

尽管如此，旅行照常进行。次日早晨7点20分，步行出发去21英里外的梅图帕莱亚姆。走完下山的几英里，在一个小村边稍事休息，满德里吃了面包和奶酪。巴巴病得吃不下，说：“你们没看见我受苦？从昨天一直没吃东西。过去几夜片刻未眠。你们这些人休息放松，还大饱口福。为我考虑一下！”

接着转向帕椎，厉声说：“永远别当巴巴！”不过，此言和有关粉碎“巴巴身份”的言论，都是针对贝利的，是对即将发生之事的警告。

8月7日，早餐后，继续徒步旅行。巴巴烧得更严重，感到眩晕；只好频繁停下，恢复平衡。古诺尔周边地区，以茶叶种植而闻名，大量出口优质茶叶。奇怪的是，满德里所去的餐馆，都不供应茶水，只有咖啡。巴巴想喝茶都没有。他让四名男子喝了杯咖啡，尽管他自己在整个跋涉期间，没吃东西并滴水未进。这次旅行中，巴巴会把鹰嘴豆分给途经村庄的孩子们，从而用完携带的粮食。他们步行16英里，余下的从卡拉到梅图帕莱亚姆的5英里乘火车。又从那儿乘火车到马德拉斯，于8月8日上午8点半到达。巴巴仍未退烧。

前面提到，整个旅行期间巴巴一直刺激贝利。到了马德拉斯，贝利对巴巴说，他无法再往前走了。巴巴针对他好争辩的性格，坦率地告诉他几件不中听的事实，叫他爱去哪儿去哪儿！贝利决定回普纳，次日早晨离开。并带走多余行李和大衣，减轻了大伙的负担。贝利出发前，巴巴批评说：“你们没谁对我有感情！过去的四夜，我未曾入眠，你们都在被窝里酣睡打呼噜。个个自私；没人按我希望的方式绝对服从我！”

贝利次日走后，制定了新计划。巴巴提出，从马德拉斯去加尔各答，再到哈德瓦同瓦吉夫达会合。从哈德瓦步行1200英里去萨考利！途中将访问贝拿勒斯和鹿野苑这样的圣地，计划于1925年1月底到达萨考利。

立即着手新安排，下午巴巴重申：“我要粉碎我的巴巴身份和我的神圣自我！你们跟我这么久，得到什么了？我旅行这么远来看萨度，让

他们踢打我、侮辱我、辱骂我、唾弃我！我的希望是每次我顶礼圣徒的脚，他都暴踢我的头！这是我内心深处的渴望！我打算制造这种情境！”

接着用祈祷语气说：“神啊！如果我被踢，就会改进。如果我的自我毁灭，就会受益，满德里也会受益。他们跟我这两年，得到了什么？至少，如果我的骄傲粉碎，他们从中将有所收获。”

还告诉三位男子：“是你们赋予我巴巴身份，我现在想摆脱，因为我体验到自己没什么‘东西’！因此，我在达善萨度圣人的过程中，若遇到一位辱骂我的赛特普如希（完人），我会留下跟随他，永不返回。你们也要这么做，生命才有价值；否则我们既非法吉尔（苦行僧）也非埃米尔（世俗人）。啥也不是！”

这些表面奇怪的话，直接关系到男子中间发生的事。巴巴受够了古斯塔吉同贝拉姆吉的争吵，这些话就是针对他们。两人倔驴一般，为琐碎小事动辄争吵不休。气头上，经常忽视巴巴的命令。大师通过自我批评和批评他们，给他们谦卑和自我消除教训。

巴巴决定下面去加尔各答，遂率帕椎、古斯塔吉和贝拉姆吉去火车站。购票处又是人头攒动。不过帕椎挤到前面，买到四张中等票。回来却发现巴巴对他买了（比三等票稍贵比二等票便宜的）中等票很不满。批评：“怎么买这种票？这么奢侈？你爹是王公？这钱是你爹的？回答我！”

帕椎解释，三等车厢售票处挤满人，不可能买到。买到这些还算幸运。但巴巴责备说：“买不到三等车票，你就应该回来禀报我。”

“我要是那样，您肯定会叫我买中等车票。”帕椎回应，“我们打算去波多诺伏时，您就叫我试试二等，甚至一等车票。”

“因为我说过一次，就意味着永久性法规？你这样想乃大错特错！”巴巴纠正。但稍后，不出所料，原谅了帕椎。

这次旅行巴巴希望隐瞒身份。他们正要上车，三个帕西人来到站台，向贝拉姆吉打探。尽管大师严禁泄露身份，贝拉姆吉脱口说他随美赫巴巴旅行！他们坚持要见大师，巴巴礼貌地表示很高兴见到他们，整个时间却一边怒瞪贝拉姆。

8月9日早晨8点，巴巴一行离开马德拉斯。巴巴继续重复奇怪的祷文：“神啊，我希望被萨度和圣人殴打！准许他们粉碎我的神圣自我，摧毁我的巴巴身份！”

在车上安顿下来，巴巴恢复平静。令人惊讶地说他饿了。男子们很高兴，他终于又想吃东西了，可他们随身只带有剩豆糊。巴巴叫加热，却没炉子。帕椎急中生智，把锅拿到机车头，司机将锅放在铲上，伸进燃烧的煤火。巴巴高兴地吃掉帕椎拿来的热豆糊。后又表扬他体贴周到。

8月11日下午5点，到加尔各答郊区豪达。去莫卧尔饭店，发现太脏。立即去另一家旅馆——旁遮普孟加拉。晚上乘出租车在加尔各答转了两小时。

次日，打听达克希涅斯瓦尔，以及赛古鲁罗摩克里希那·帕若姆罕撒生活过的寺庙。8月12日，乘船过胡格利河去拜访圣陵。在河岸边看见个盲乞丐，坐在污秽里。巴巴和男子们清扫之后，给他饭吃。

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的寺庙和总部，白鲁尔庙，座落于离达克希涅斯瓦尔村不远处的胡格利河畔。12个小型建筑环绕着壮观的主庙。位于繁闹市区贫民窟边缘的圣陵安静祥和。巴巴率弟子拜谒了罗摩克里希那做宇宙工作和膜拜使用的房间。在另一房间参观了罗摩克里希那膜拜的（宇宙之母）卡利神像，以及与这位至师生平相关的遗物（比如凉鞋）。

返回途中，巴巴注意到一间简陋的印度教寺庙，走了进去。里面有位真诚的信徒，将罗摩克里希那的一张相片，保管得完好无损。巴巴跟他打招呼，经询问，给他一些静心建议。随后回旅店，于当晚7点半离开加尔各答，前往哈德瓦，两天后，14日到达。

贝利走后，帕椎成了大师责骂的替罪羊。每到一站，巴巴都叫帕椎下车，看有没有地方供应茶点。找不到就问站长，为什么没有餐馆。即使车站有餐馆，巴巴也叫帕椎去找站长，要他解释火车为什么没有餐车。甚至他们在前一站刚用过午餐和茶，巴巴依然坚持叫帕椎去问这些难堪的问题。

帕椎一度烦得心想：“见鬼去吧！我不要神或什么灵性了！走人！”可钱和车票都在他身上——绑在他的白腰带上，他推断不能这么一走了之。叹了口气，只得面对又开始找他茬儿的巴巴。

到达哈德瓦那天是个星期四。还是双重吉日，古鲁日兼满月日。到一家印度教客栈，没空房。他们说服经理，让他们用一部分走廊。他们把行李放在走廊，跟巴巴恒河沐浴，通往圣河的台阶上有大批朝圣者。河水太脏，他们未浴而回。

后又租车去喜马拉雅山麓的瑞希克什。破旧的汽车启动不了。尝试

几次失败后，另租一辆。

瑞希克什意为睿希（圣贤）的寓所。自古一直是萨度、弃世者和瑜伽士的著名聚集地。巴巴在城中走动，看见想见的朝圣者，顶礼无数萨度、甚至麻风病人的足。后来在一处隐僻地，大师同一位真正的萨度交谈，他叫尼帕里巴巴，对世界在外在内皆超脱。

从瑞希克什又去 14 英里外的拉克希曼 - 朱拉（拉克希曼的秋千）村。不过，他们驶过危险的浮桥后折返，下午 1 点抵达哈德瓦。巴巴决定，从哈德瓦出发，步行去萨考利，遂做准备。满德里全天禁食，傍晚吃了米饭豆糊。巴巴继续禁食；胃疼发烧。给阿迪和瓦吉夫达发电报，叫瓦吉夫达到拉克萨尔火车站接他们。

哈德瓦的客栈很不干净。巴巴再也无法忍受，建议在车站附近宿营。古斯塔吉和贝拉姆吉头顶行李，摔倒两次。巴巴也亲自扛行李，尽管禁食且生病，依然大步流星。在火车站附近的草地上露宿，可巴巴病得难受，睡不着。

次日 8 月 15 日早晨 6 点，男子们洗漱后用茶点。这是旅程期间巴巴第一次允许他们吃甜食；他自己什么都没吃。9 点离开哈德瓦，疾步走到拉克萨尔。途中巴巴被迫停下，上厕所拉稀便；之后继续快步前进。走了两英里，满德里在贾瓦布里吃了豆糊和面包。巴巴不让歇息，他们只好继续行走。携带着铺盖、衣物、灯笼、雨伞等等旅行，甚是辛苦；酷热又添不适。另外，巴巴健康未见改善，男子们也着急担忧。

走了 10 英里，到帕施瑞火车站，终于停下。同时，前往哈德瓦的几位萨度来到。巴巴向他们顶礼，给他们几枚硬币钱礼。一名萨度唱诵着“罗摩！罗摩！”巴巴后来解释说，萨度并不真诚，心里想的更多是金钱食物而非神。不过，这次邂逅，巴巴鼓励他继续走舍弃之路，行正义之道——倘若他决心求道的话。其中一名萨度走路一拐一拐；原来脚底扎了个石子。帕椎为他挑出，又清洁包扎感染处。后来给所有萨度都发了佩达（甜食）。

翌日 8 月 16 日早晨，巴巴非常难受，腹泻多次。因一夜未眠，心情也烦躁。古斯塔吉、贝拉姆吉和帕椎 5 点起床，神清气爽，准备出发。巴巴生气地说：“你们这些利己者，根本不考虑我！心中对我没什么真感情！没一个为我着想！昨晚我告诉你们，我像在阿杰梅尔那次患痢疾，可你们没人在意，就去睡了。整夜鼾声如雷。我一夜未眠，腹泻那么多次。

却没人醒着陪我，甚至醒来帮我。哪本书里写着，你们应该继续睡觉，留下同伴独自受苦？”

接着巴巴谈到自己：“我，也是利己者，因而行遍印度寻找萨度，让他们粉碎我的自我！”

帕椎恼了，说巴巴太不公平。巴巴让他发泄完，于凌晨5点45分率众出发。

快到第四块里程碑时，突然冒出一个长发流浪者，像是穆斯林。亲切地走向巴巴致意。之后随便跟巴巴握握手，继续赶路。满德里对陌生人的举止感到惊讶。可对于大师，他并不陌生；而是灵性特使，为美赫巴巴的内在工作而来。除他之外，还有谁知道和巴巴握手所传递的内在讯息？

这次片刻会见之后，很快下起雨，他们到铁轨旁的一间废弃小屋躲雨。并在那儿吃了早餐，除了巴巴。雨一停又上路。走了几英里，到一条清澈的小溪边休息。过去的几天巴巴未吃固体食物。不时排泄白色粘液，反复胃疼和发烧。

巴巴看见远处有几个孩子放羊，叫帕椎去问他们有没有吃的。一个少年回答他有几张饼和辣酱。巴巴听了汇报，令帕椎给男孩一安那，把辣酱拿来。帕椎惊骇：“巴巴，您患痢疾。不会吃辣酱吧？这会让您的胃更难受！”

巴巴回答：“你知道什么？相反，辣酱会治好痢疾和我的病！”帕椎勉强给男孩付钱，拿来辣酱。巴巴就着古斯塔吉的一张饼吃掉。当他数日来第一次表现得高兴满意时，大家都难以置信地盯着他。

他的爱和工作秘密，谁能想象？在会见一名灵性特使——做了一些内层面工作之后，他终于吃了食物。纯朴的牧童对美赫巴巴是谁毫不知晓。接受不知情男孩给的卑微食物，示现了大师怎样的爱。

巴巴吃过辣酱，传话给男孩说很好吃。他用牧童的自发分享，打破了禁食。整个时间，少年一直凝视着巴巴，深受他的生动表情吸引。

巴巴恢复了体力，继续率男子前往拉克萨尔，并于16日下午1点到达。带着沉重行李从帕施瑞的9英里步行，令男子们筋疲力尽。在公用水井洗漱后，到一家印度教餐馆用午餐，下午在火车站候车室休息。

晚上，帕椎和贝拉姆吉去找旅馆。找到一家印度教客栈，经理却满腹狐疑，问他们：“你们来自什么社区？看着不像印度教徒。”帕椎说

他们是帕西人。经理疑惑：“帕西人？从未听说过这样的社区。抱歉，不能让你们住这儿。”帕椎解释说他们实际上是琐罗亚斯德教徒。经理却说：“实话告诉我，你们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

“都不是；我是琐罗亚斯德教徒！”帕椎坚持。并揭开衬衫，露出腰间系的圣线。经理原先担心，帕椎可能是惹麻烦的穆斯林；现在相信他不是，遂允许他们使用客栈走廊。

经理拿出房客登记簿，帕椎签上“法里敦·纳罗吉·椎沃”，贝拉姆吉签“贝拉姆·法里敦·伊朗尼。”

在印度，用父名作中间名很常见。经理又一脸困惑，指着贝拉姆吉，问帕椎：“你是他父亲？”

帕椎大笑，答道：“你能看得出，我比他年轻很多；怎会是他父亲？”

巴巴试图在走廊休息，但旁边排水沟臭气熏天，决定不住这儿了。遂遣帕椎去火车站，请求在候车室睡两天。碰巧车站有个本地帕西人，帕椎与站长交谈后，站长征询帕西人的意见。尽管帕椎再次说明，他和同伴是孟买来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甚至又展示他的圣线），那位帕西人却不相信，问：“琐罗亚斯德教徒干嘛去哈德瓦？不是每个孟买人都是帕西人。”尽管如此，站长还是批准了他们使用候车室。

翌日8月17日，给萨达希乌·帕特尔发电报，叫他到贝拿勒斯与他们会合。巴巴一整天顶礼萨度。拉克萨尔是去哈德瓦朝圣者的主要交界，火车站有很多萨度。

次日凌晨4点，瓦吉夫达来到，带着孟买方面的最新消息。巴巴对他讲了徒步去萨考利的计划。随后问四名男子，是应该步行去萨考利，途中寻找萨度和圣人，还是乘火车去不同圣地，最后回美拉巴德？古斯塔吉、贝拉姆吉和帕椎，迫切希望立即结束徒步旅行，改乘火车旅行。巴巴也出人意料地同意停止步行。他们同瓦吉夫达，于下午1点半从拉克萨尔乘火车，当晚6点抵达莫拉达巴德。

一到莫拉达巴德，巴巴立刻开始寻找萨度，在河边的庙里找到一位。他一定是位真圣徒，因为巴巴向他顶礼，还要满德里顶礼——非同寻常之事。萨度往每人的额头涂灰，包括巴巴。

返回时，巴巴看见楝树下的一个玛司特。听说这位神醉者已在树下坐了4年没离开过。原地大小便，把粪便抛到肩后，在草垫上揩手。巴巴想给他洗澡，玛司特断然拒绝。不过，巴巴发现他酷爱冰激凌，喂他

吃了很多。还付给附近餐馆店主 5 卢比，每当玛司特想吃再给他。

巴巴和同伴们在车站月台过夜，次日 8 月 19 日动身去博帕尔。巴巴依然频繁拉肚子，还呕吐。在勒克瑙换车，但帕椎留在车上继续前行，到贝拿勒斯接萨达希乌·帕特尔，一同去巴罗达，全体会合。20 日下午，巴巴到博帕尔，继续寻找并顶礼萨度。

次日阿迪从阿美纳伽来到，恳求巴巴结束流浪，回美拉巴德。巴巴未予以明确答复，于晚间让阿迪陪同他们前往勒德兰。遣贝拉姆吉先行到巴罗达做必要安排。火车上，巴巴病得厉害，他们决定在巴罗达休息几天，直到他恢复体力。

8 月 22 日上午抵达勒德兰。巴巴连续几个小时在市区走动，联系并顶礼萨度。当晚 8 点到巴罗达，与帕椎、萨达希乌和贝拉姆吉会合。之后巴巴命阿迪回阿美纳伽。贝拉姆吉安排好他们在古吉拉特印度教旅店住宿，在那儿巴巴说：“行至阿布山后，我们的旅程结束，返回美拉巴德，在那里定居。”男子们听到此言很高兴，因为三周持续旅行已使他们筋疲力尽。巴巴这样决定的一个（未提及）因素是，钱基本花完了。

次日有个意外变化。天气虽热，巴巴和男子们在巴罗达漫步观光；参观了王宫宫殿、巴罗达博物馆、美术馆以及本城其他旅游景点。

之后巴巴同萨达希乌商议新计划：“我们将定居普纳附近的辛哈伽堡地区。对满德里，辛哈伽是个理想地方。气候宜人，水源充沛，环境安静。此外，也属于巴巴简的领地。”

巴巴未按计划在巴罗达休息，而在两天后夜间 10 点离开，8 月 25 日下午 1 时到达乌贾因。午饭后，又开始寻找萨度，并在锡布拉河两岸找到很多；还有一些麻风病人。巴巴向萨度鞠躬，将前额放在他们脚上，给他们钱礼。

锡布拉河畔有座寺庙，巴巴叫萨达希乌先下河沐浴，后去庙里，按印度教仪规膜拜。在寺庙隔壁小屋，发现两个奇怪的萨度。其中一个患有麻风病；眼睛成了红肉球，手指几乎全没了！巴巴轻轻走过去。把几枚硬币放在萨度面前的地上，可当他弯腰将头放到他们脚上时，麻风病萨度抽回双腿，大“哼”一声！巴巴没触摸他的脚，而是合掌向他鞠躬，随后悄然离去。

这位麻风病萨度知道，前来顶礼他的是谁。巴巴后来表示，萨度是位高道。在他们离开河边之前，他优美地唱起歌，一边击腿打拍子，仿

佛为达善巴巴而表示极大喜悦。

25日下午4点巴巴一行离开乌贾因，晚上10点到达莫塔卡。在火车站月台宿夜，次日早晨坐牛车前往12英里外的著名印度教朝圣地，噢姆卡里希瓦〔注：在噢姆卡里希瓦，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静心时进入三昧，出现呼吸困难，致使他前去求助纳拉延·马哈拉吉和赛巴巴。〕患重度痢疾的帕椎留在城里。仍然很虚弱的巴巴不顾牛车颠簸，照常工作。

在噢姆卡里希瓦，巴巴遇见一位孟加拉班智达，这位婆罗门梵学家被称作尼玛·阿南达·斯瓦米。当地人叫他“摩诃特玛”——大圣。巴巴用英语与他交谈，同时指示萨达希乌到纳尔默达圣河沐浴。在斯瓦米的帮助下，巴巴在该地区找到并顶礼大批萨度。他们于夜间10点返回莫塔卡，立即前往巴罗达。

8月27日，在途中一个小站，一位年迈的穆斯林想进巴巴乘坐的车厢。时值日落，帕椎试图拦住他，因巴巴说他希望独处。可那位老人一眼瞥见巴巴，坚持要凑近端详。他指着巴巴，嚷道：“为啥阻拦我见那位绅士？我只想和他握握手。你为啥拦我？”随后上车，向巴巴伸出手，巴巴也伸出手。和巴巴握过手，他很高兴，巴巴与他谈了许久。谈话期间，老人取出不少鸦片，用饼卷着咽了。巴巴顺口问起帕瓦伽山，老人高声称赞，举止滑稽。鸦片开始生效。他兴高采烈，继续赞美帕瓦伽：“那是天堂，我告诉你！人间天堂！”令满德里惊讶的是，巴巴似乎认真对待他的话，决定去那儿，不去阿布山了。

当晚8点，巴巴、贝拉姆吉、帕椎和古斯塔吉到达巴罗达，又入住古吉拉特印度教旅店。萨达希乌未下车，直接回普纳。次日下午4点，巴巴和同伴步行去帕瓦伽，当晚9时走到山脚。

他们带着行李走丛林窄道，帕椎叫古斯塔吉点煤油灯领路，暗示巴巴可能会跌倒。古斯塔吉却坚持说，路上有其他旅客提着灯，够亮了，不必浪费煤油。于是他们开始跟着一个人走，但那人步伐迅捷，把他们甩在黑暗中跌撞。帕椎摔倒，伤了腿，后来对古斯塔吉泄愤。碰巧有位穆斯林警官路过，护送他们到一家客栈过夜。此地处于丛林中央，常有野兽出没，警官强烈建议他们夜间呆在屋内，莫冒险出门。

8月29日，他们早晨6点醒来，很快开始攀登大雾笼罩的帕瓦伽山。巴巴仍受痢疾之苦；停步几分钟，胃痛才减轻。尽管如此，攀登陡峭山路时，巴巴步伐最快。途中歇息两次饮茶；相比攀登尼尔吉里斯山，这

次有上乘的茶，在登山前巴巴还没让他们品尝。

攀登三英里到了山顶，上有一座印度教卡利神（宇宙之母和原阴）寺庙。每年庙会期间有成千上万人，但平时朝圣者每天只有几十个。巴巴和满德里走进寺庙，顶礼圣母圣祠。

寺庙另一边，是穆斯林圣人萨简·夏·瓦隶的陵墓。巴巴又率弟子入内顶礼。

大家坐了一会儿，观赏古堡遗址和群山幽谷美景。这时巴巴又提到普纳附近的辛哈伽，住自建茅屋的话题。因那里类似帕瓦伽，满德里更加喜欢。中午下山。午饭后，当晚8点15分回到巴罗达，在古吉拉特旅店宿夜。

次日，大师像这次旅途中常做的，又复述同样的神秘言论：“神啊，我不是巴巴！”并对满德里喊道：“是你们将巴巴身份赋予我！现在萨度圣人都想粉碎我！”

至此，帕椎、古斯塔吉和贝拉姆吉对这种莫名其妙的话听够了，恳求巴巴别再说了。巴巴回答：“我是认真的，我没有什么东西！我的大师，巴巴简和马哈拉吉，也没有什么东西！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甚至不是圣人，更别提赛古鲁了！”

有一个男子问他为什么对他的大师发表这种奇怪声明，巴巴解释：“神律迫使我这么说，神律也适用你们。你们无论做什么，都是遵循神律，必须那么做！”

巴巴的话主要是针对21岁的帕椎。巴巴持续不断重复此话的原因是，帕椎头脑感到困扰，心想：“这是哪类的灵性？这些大师彼此之间的做法，连普通人都会犹豫不决！是哪类的大师？我落进了什么地狱？”

当帕椎将苏非马和圣徒牛送给萨考利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并说明牛马是美赫巴巴送的时候，乌帕斯尼不仅大骂诅咒，还拒绝接受。这令他无法理解。

帕椎想，“假若巴巴知道要发生什么，为何又派我和紧张去那儿？马哈拉吉为何这般发火？”旅途中，在不同时候困扰帕椎头脑的问题，尚未提出就被巴巴解答了。帕椎意识到巴巴的话是针对他的，并为怀疑大师的命令而感到羞愧，尽管他无法理解其完整意义。

男子们努力控制头脑，但还是受不了巴巴一遍遍重复莫名其妙的话题。无论早、中、晚，巴巴重复来重复去，直到他们再也听不进去圣人

萨度是怎样来摧毁他的巴巴身份的。听他说他“不是巴巴”，不是几分钟的事，而是连续几小时喋喋不休，直到他们无法忍受，恳求他停下这种同一句独白。

有时候大师还咒骂他们，不容他们稍有松懈。并且通过质问，在他们头脑中制造怀疑：“你们知道什么？你们光说我是神人。真的相信我是神？你们从我这儿得到了什么？有任何收获吗？告诉我，你们在想什么！说出来！”就这样持续敲打，直到他们不堪忍受。

巴巴又改变行程，不去萨考利，前往孟买。给阿美纳伽的阿迪发电报，叫他和马萨吉来孟买会合。9月9日，巴巴一行离开巴罗达，到达孟买。在伊朗尼大厦，同凯库希如·玛萨和瓦吉夫达两家住了一周；永久住所仍有待解决。

刚过几天，巴巴决定率几名满德里访问果阿等地。帕椎因最近的旅行筋疲力尽，恳请巴巴允许他留下。此外，巴巴的不停刺激也令他心力交瘁。他求巴巴别带他去。巴巴用印度人的发誓方式，捏着喉咙说：“一起去。我保证再不会烦扰你了。”不过，帕椎不信。

帕椎是最年轻的满德里之一，常夹在年长者的争吵中间，尤其是古斯塔吉和贝拉姆吉，整个旅途期间总是闹矛盾。再加上巴巴的不停揶揄，帕椎心烦意乱。他也深知自己性子急，担心会在怒中说出无礼之言，懊悔余生。虽有巴巴承诺，帕椎还是没去。巴巴遂任命瓦吉夫达代替他管理事务。

9月14日，巴巴率古斯塔吉、贝拉姆吉、马萨吉和瓦吉夫达，离开孟买去普纳，到后立即启程赴潘吉姆。乘火车途中，瓦吉夫达患病发烧，到隆达时，病情加剧。

在隆达，巴巴找借口对瓦吉夫达发火，命他躺倒在站台的长凳上；令马萨吉照料他，贝拉姆吉去买鲜奶。巴巴和古斯塔吉到一家印度餐馆吃饭，为贝拉姆吉和马萨吉带回食物。叫瓦吉夫达喝了牛奶，继续赶路。奇妙的是，巴巴通过对瓦吉夫达发火，使其病情稳步好转，几小时后痊愈。在城堡岩站，全部行李，除了巴巴的铺盖，皆喷洒消毒剂。

在莫尔穆冈港下车，乘船到潘吉姆，入住基督徒开的旅馆。在潘吉姆和果阿老城区，他们看了不同的葡萄牙教堂和别的基督教标志。他们访问的最重要教堂是存放着圣方济·沙勿略遗体的仁慈耶稣大教堂。这位耶稣会传教士的木乃伊尸体，从16世纪一直保存着，隔几年向公众展

示一次。果阿是印度少数几个基督徒为主的地区之一，这所教堂被视为印度最重要的天主教朝圣地。巴巴仔细参观了这所精心设计的教堂，甚至登上废弃钟塔的昏暗螺旋楼梯。

也许巴巴这次提早完成工作，因为仅在果阿逗留三天后，就决定返回孟买。在孟买，再次居住达达尔区的伊朗尼大厦。

接下来的三个月，9、10、11月，美赫巴巴几次往返于孟买和阿美纳伽之间。频繁旅行的目的，是为他和满德里建立一个永久住地。定居辛哈伽的计划被放弃。

大师开始经常访问阿美纳伽的纽瑟文·萨达家——阿克巴棉纺厂。巴巴住在美拉巴德，邮件寄到阿克巴棉纺厂，由纽瑟文转给巴巴。有时巴巴到萨达家吃午饭，坐在院里树荫下休息，与满德里和纽瑟文议事。由于他的频繁访问，逐渐地，这个琐罗亚斯德教家庭的成员，都深受他吸引，接受他为灵性大师。他与萨达和杰萨瓦拉家的灵性联系，对将来的工作意义重大。

也是这个时期，在阿美纳伽和孟买建立了新的重要联系。甘伽拉姆帕瓦尔（1923年巴巴初到阿冉岗时为巴巴提供面饼者）和村长马如提·帕特尔也跟巴巴建立了密切联系。通过他们二人，阿冉岗所有的村民渐渐知道了美赫巴巴。

美嬉和她母亲朵拉特，与鲁斯特姆和馥芮妮一起，住在阿美纳伽的库希如大院，小蔻诗德也和她们一起生活。有时，巴巴召她们到美拉巴德会见。巴巴指示女子们，每日用半小时，静心并一遍遍书写琐罗亚斯德教的神名，耶兹单。之后将写有神名耶兹单的纸，全部剪成小片，卷成小纸卷，保存起来。巴巴后来还说，这些小纸卷最终将浸入大海。

另外，巴巴还给女子们布置工作，为阿冉岗的穷人和儿童缝衣服。一天在美拉巴德，他问：“你们缝了几件衬衫？”她们答，已缝制约50件。“就这些？”他问道，“你们不能干快点？到现在应该至少缝好200件！”

另一次，美嬉和朵拉特麦访问美拉巴德时，巴巴告诉她们：“如果你们俩希望住这儿，就应该用披巾遮头，穿长袖衬衣。”她们接受命令，返回阿美纳伽。

萨若希的妹妹莫塔，马上要结婚了。美嬉应邀参加婚礼，却因衣着朴素，被参加婚礼的盛装帕西人嘲笑。但她不理睬人们的奚落，忠实服从巴巴的命令，不在意任何人对她衣着的评论。

过了一段时间，巴巴让美嫒、朵拉特麦和小蔻诗德移居美拉巴德，住在邮局屋。朵拉玛西、娜佳和大蔻诗德，也从普纳来加入。就这样她们6个成为定居美拉巴德的首批女子。

有一天巴巴召见美嫒，对她说：“从今天起，你是我的勤务兵。”遂指示古斯塔吉把存放着巴巴所有私人物品的行李箱交给她。还叫美嫒每天为巴巴备茶送茶、洗衣、清洁杯盘。〔注：这项特殊职责一直专属美嫒，她亲自服侍巴巴到最后。〕

每天巴巴一大早来到女子走廊。唤娜佳：“哎娜佳！6点多了，该醒了！”娜佳匆匆起床，巴巴坐在空茶箱上，悠扬地唱道：“我将永远是大师的侍女！”

唱着这一句，有时候巴巴会跳起舞来——就像奎师那和他的挤奶女（女满德里）。其他时候，巴巴唱起图克拉姆的巴赞，显得格外开心，容光焕发。不过，如果他因某个女满德里的疏忽而心情破坏，他的言语则仿佛电闪雷鸣，天将倾塌！这种时刻会令女子们肃然敬畏。

有一次，巴巴问美嫒会不会唱英文歌，会的话唱给巴巴听。美嫒唱了乔治·格什温创作《斯瓦尼》，巴巴要她教他。美嫒又唱一遍，巴巴学会了这首美国歌曲：

斯瓦尼！我多么爱你！我多么爱你！

我亲爱的老斯瓦尼！

我愿放弃世间一切，

回到南方老家！

此刻就在斯瓦尼，

妈妈祈祷等我回去！

当我到了斯瓦尼岸，

北方人再也看不见。

我将开心，我将欢喜！

我好爱我的父老乡亲。

11月18日，大师在美拉巴德开始保持沉默一周。在小屋闭关，门锁着，帕椎在走廊昼夜警卫。偶尔，巴巴吃些食物，但令帕椎送饭时目光低垂，不得看巴巴的脸。这个期间，其他男满德里只有古斯塔吉和马萨吉伴随巴巴；多数在孟买、罗纳乌拉或普纳。贝拉姆吉被遣往波斯，拜度仍在波斯管理一所以美赫巴巴的名义设立，由朵拉特麦出资的学校。

大师这一周沉默期间，除了帕椎，谁都不见。古斯塔吉和马萨吉奉命住在美拉巴德，但要远离巴巴。在12月的第一周，大师离开美拉巴德，乘火车前往孟买，帕椎、马萨吉、古斯塔吉、美嫒、娜佳、朵拉特麦和小蔻诗德随行。再次租下1924年1月他赴波斯旅行前往过的巴如查楼宿舍。

火车离开阿美纳伽前，巴巴将美嫒叫到他的车厢，叫她为他按摩足。按摩时，巴巴忽然对她说：“如果你每天这样按摩我的脚，我会让你像巴巴简！”但此后，在居住巴如查楼期间，不可能按摩巴巴的脚，因为他经常禁食闭关，只让古斯塔吉走近。

12月期间，巴巴偶尔进食，但大部分靠流质维生，通常是加糖的温水。这个期间，巴巴也命令古斯塔吉只靠水禁食一周。

在巴如查楼，娜佳做饭，美嫒协助。她们做饭时，古斯塔吉偶尔会到厨房，详述大师的神秘方式。一次，听古斯塔吉讲趣事的娜佳不禁大笑。巴巴听见，怒令马萨吉带娜佳回普纳。他们立即动身去火车站。

少顷，巴巴也令美嫒离开屋子，并叫朵拉特麦回她楼上的房间。美嫒穿着做家务穿的纱丽，不知该去哪里；还有命令不让任何男子碰她，人行道上，有的人夺路推搡。美嫒走出门，慢腾腾地走着，不知前往何处。不一会儿，巴巴同古斯塔吉朝她走来；走过她身边，向大师之家隔壁的布尔乔·达伊瓦拉家走去，美嫒跟着他们走。巴巴随后指示古斯塔吉，带她返回住所。

与此同时，娜佳和马萨吉错过开往普纳的火车，也来到达伊瓦拉家，同巴巴相遇。巴巴拥抱流泪的娜佳，向她解释，她不该受责怪，他生气是为另一个原因（娜佳记得，巴巴眼里也含着泪）。

巴巴将娜佳和马萨吉领回巴如查楼，解释道：“我因何对娜佳生气？因为我的工作，那一刻，屋内无人乃绝对必要。为此原因，我佯装生气，命令全部人离开。”又转向娜佳，叫她放心，不怪她，别担心打扰了他。

次日，巴巴告诉美嫒、娜佳和朵拉特麦：“永远不要离开我——即使我强迫你们离开。你们要永远抓住我。”巴巴叫禅吉带他们去他开的玛德琳影院看电影。三名女子穿着家常纱丽，正要离开，巴巴说：“你们都成修女了？衣服跟灵性有关系吗？没有！换衣服，然后我们走！”女子们很开心穿上最好的纱丽，和巴巴一起去看电影。不过，只看了一半，巴巴就出人意料地要离开，都又回到巴如查楼。

整个1920年代，美赫巴巴在阿美纳伽和孟买之间旅行时，经常在普纳停下看望家人。这期间，他开始把小弟称作“小阿迪”，以区分阿迪伊朗尼——“大阿迪”。

小阿迪，如同兄长嘉姆希德和佳尔，也有淘气、乐天的一面。一天，巴巴看望家人时，阿迪从哥哥烟盒中取了一撮嚼烟，悄悄溜走，嚼了起来；立马头晕恶心。母亲查明此事，告诉巴巴。巴巴重重掴了他一记耳光，训斥：“为何偷我的烟？”

阿迪顶嘴：“为何不？您都嚼烟！”

巴巴警告道：“别照我做的做！我能连续禁食几个月，你能吗？照我叫你做的做！切莫在任何方面模仿我！”

稍后，巴巴给小弟一撮烟。阿迪表示困惑：“我不明白。您为我嚼烟打我耳光，这会儿又给我烟嚼！”

巴巴说：“我给你，则没问题。”又眨眨眼，戏谑道：“只是别告诉妈妈！”这一次阿迪没感到头晕难受。

小阿迪也有灵性倾向。跟母亲到萨考利见了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对这位威风凛凛的大瑜伽师，十分钦慕。这时阿迪还在圣文森特中学读书，又迷上了赫兹拉·巴巴简。对这位老妪的尊敬甚至超过自己的兄长。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几乎每天从学校回家，都会到查宝地的楝树下，站在附近凝视她。有时巴巴简招呼他过来一起喝茶，但他在场，她都言语不清，也不提默文或者问阿迪的个人情况。

据观察，巴巴简说的话基本上听不懂。她的语言独树一帜，因为她常用不同语言或神秘字眼喃喃低语。然而有一天，无明显原因，她凝视着阿迪的眼睛，用清晰的波斯语说：

“讲真话，不管怎样苦涩。”

她的话令阿迪震惊。那一刻对他的余生产生巨大影响。他再没听见巴巴简清楚地说话，也终生难忘她说的话。

也是在这个期间，1924年末，费拉姆罗兹·达达禅吉开始经常拜访大师，建立起密切联系。昵称“禅吉”的他，奉巴巴之命将影院卖掉，脱离一切世俗责任和牵连，作为满德里之一前来永居。

迪娜·塔拉提、苏娜玛西和小蔻诗德，也常来巴如查楼，偶尔巴巴会让她们和别的女子一起，跟着巴巴在市区各处散步。有一次，连续一周每天带她们去维多利亚花园。巴巴疾步走动做内在工作，叫女子们随

意参观公园。一天还带她们看了他，作为默文，1916 年降入正常人类意识期间常坐的凳子。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个帕西人因误解打了他耳光，以为目光茫然的默文在盯看他家女儿。巴巴此刻对女子讲述此事，感到滑稽好笑。

巴如查楼有很多蚂蚁。一次，美嬉为巴巴做茶送去。发现杯上有只蚂蚁，巴巴不悦，后来告诉她在服务他时要格外讲究。美嬉很快认识到，无论奉献大师什么，都要小心细致。

还有一次，巴巴忽然感到饿，娜佳和美嬉赶紧为他做吃的。那天很多人来见大师，他问每一个来访者：“吃过饭了？”

都说吃过了。巴巴接着说：“你有福气。看看我的命运——我饿了，瞧我的女弟子是怎样照料我的！”娜佳和美嬉忙着为他做午饭，巴巴隔一分钟让人传一次话：“谁谁来都吃过了。我饿着，却没人管！”直到饭做好。因此，巴巴的揶揄，女满德里也不能豁免。大师像对男子那样刺激她们，只是采用的方式更柔和更微妙。

在巴如查楼，美赫巴巴再次沉默一周，谁都不得进他房间。古斯塔吉警卫，每 24 小时给他一杯温糖水。

至此，美赫巴巴已经保持沉默四次——一次在伊格德布里（1923 年 10 月），两次在美拉巴德的小屋（1924 年 5 月和 11 月），现在在孟买。

12 月的一天夜里，在屋外举行卡瓦里活动；巴巴从房内彻夜听演唱。巴巴的记忆力和声乐技巧敏锐非凡，次日竟对女子们完整地唱了那些格扎尔。之后用优美的嗓音宣布：“人应深深淹没于神圣至爱的爱，乃至意识不到其他一切。这条道路底下没有规则，除了爱者把神圣至爱的愉悦视为自己的。”

12 月美赫巴巴仅带姨父马萨吉，南下贝尔高姆，似乎漫无目的地游过城区后，返回孟买。不过，巴巴的旅行从来不是没有灵性目的。有时他乘火车旅行数百英里，未曾下车，就从目标车站返回出发地。其他时间，他只是踏上某地几分钟，便完成灵性工作。他在内层面上的工作非同寻常。

在内层面所做的宇宙工作是无形的，不可能从物理层面去衡量。例如，任命某个灵性特使照看某城的事务。美赫巴巴通过与特使交流，就全城人口事宜给他指示——无论有形还是无形的，从而省去大师分别联系每一个人的必要。因此，美赫巴巴的旅行和不断突然改变计划——这

些与他的大规模工作结果息息相关——真正目的难以想象。

在巴如查楼逗留两个月之后，1925 年 1 月 25 日，巴巴率众返回美拉巴德。美赫巴巴的一个全新工作阶段开始。

定居美拉巴德

返回阿美纳伽后，巴巴开始将美拉巴德称作他的永久总部，并在这里举办公众达善。所有种姓和宗教的人从阿冉岗、阿美纳伽和远方前来达善大师。男满德里全部回到美拉巴德生活。想念巴巴的阿冉岗儿童更是开心。巴巴在，意味着好玩的伙伴和好吃的东西。

一次巴巴问孩子们：“明天下午你们都能来吗？”

有一个回答：“我们来不了，得放羊。不放羊，会挨父母揍。”

巴巴让孩子们回家告诉父母：如果他们允许，他邀请孩子们来。次日，30个阿冉岗儿童来到美拉巴德，巴巴一一给他们洗澡，穿上漂亮新衣，还有糖果。穷村民得知，很快男人、女人和更多孩子来要衣服。巴巴叫他们耐心。过了没多久他有一天到村里给众人发衣服，摆宴席。后来，随着孩子数目增加，有人提议为他们开个学校。

1925年2月，美赫巴巴遣朵拉特麦、美嫒和娜佳到萨考利小住几日。她们到后，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问美嫒现居何处。美嫒回答：“和美赫巴巴在一起。”当时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主要女徒之一，德格拜·卡玛喀，很喜欢美嫒，敦促她留在萨考利。过了几天，巴巴派马萨吉到萨考利，带去一封给美嫒的信，写道：“如果你想留在萨考利，可以留下。不过，如果你回美拉巴德，我会很高兴。”

当三个女子告诉乌帕斯尼她们决定离开时，他当着在场众人的面尖锐地说：“这是咋回事儿？默文这孩子现在成了圣人？他对灵性知道什么？……你们从他那儿有啥收获？你们想往沟里跳，我不拦你们！你们要是坚持，就离开我，去找他！”

但过了一会儿，马哈拉吉又召三名女子回来私下见他，并慈蔼地说：“你们应该离开这儿，去默文那儿。跟他一起。默文是我的，我是他的。抓紧他的足。多年后，世界将知道默文真正是谁。”次日，朵拉特麦、美嫒和娜佳，由马萨吉陪同，返回美拉巴德。

1925年2月18日，美赫巴巴的31岁生日在美拉巴德庆祝。数百人前来达善；邮局走廊上方搭起大遮篷，并精心装饰。巴巴的父母，希

瑞亚和希芮茵，带着子女贝拉姆、阿迪和玛妮，提前几日来。大师在孟买、普纳和阿美纳伽的亲近跟随者，也全都提前来了。美嬉、朵拉特麦、娜佳、朵拉玛西、嘉姆希德之妻大蔻诗德、苏娜玛西和小蔻诗德已经住在邮局屋——女满德里的永久宿舍。在场地另一侧，为男满德里搭建有临时铁皮棚宿舍。在邮局走廊盖了一间库房，由古斯塔吉管理。

这次公开庆祝期间，数百人参加了盛宴。全天有巴赞和克坦演唱，所有人都达善了大师。生日后两天客人全部离去，满德里重又各司其职。

在埃舍，大师始终让男女宿舍分开。巴巴睡在下美拉巴德的小屋，男子睡在附近。女子在铁道对面的邮局屋。邮局四面用竹席围成临时院子，保护女子隐私。也不让她们走出此边界。除了巴巴和古斯塔吉，其他男子不可入内。巴巴每天来看望女子，坐在邮局走廊的布鲁克-邦德牌茶叶空箱上，很少进她们房间。和女弟子在一起，他会放松唱巴赞，或叫她们讲幽默故事。顾麦的女儿琵罗佳和朵丽，也会随母亲前来造访，朵丽后来加入女子埃舍。

在美嬉和乌帕斯尼之间，曾发生一件趣事。在定居美赫巴巴埃舍之前，美嬉在萨考利马哈拉吉的埃舍住过一段时间。1922年的一天，一名婆罗门妇女拜访萨考利，将一枚金戒指送给大师。马哈拉吉不想要，告诉那女子：“我只穿粗麻布片。不用衣服装饰身体。这个金戒指怎么美化我这个丑老头？”不过，在那女子的坚持下，马哈拉吉叫她把戒指戴他脚趾上。

后来，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信徒们感到，大师肯定会把戒指送给一名女徒，自然人人都希望是自己。当埃舍女子达善马哈拉吉时，内心希望大师会把戒指给自己，他却把戒指给了美嬉，对她说：“戴上这枚戒指，小心别弄丢了。”从那天起，她一直戴着。

1925年的一天，巴巴在古斯塔吉的陪同下，来到邮局走廊，坐到木茶箱上，传话给女子，无论谁有戒指，都要通过古斯塔吉交给他。古斯塔吉走近美嬉，可她从手指摘不下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给她的那枚戒指。大蔻诗德戴着婚戒，但不想舍弃，拒绝交给古斯塔吉。美嬉费了好大劲终于取下戒指，立刻交给古斯塔吉。

稍后，巴巴带回马哈拉吉送给美嬉的那枚戒指，并送给她另一枚心形金戒指，上面刻着：美赫。巴巴将两枚戒指戴在她左手的一个手指上，并告诉她永远不要取下。

纯洁者的命运被封印！

美赫永远铭刻美塔心。

美塔注定成为大师的首席女弟子。一天在邮局走廊，巴巴对她讲了拉姐和奎师那的故事，说：“我对你的爱，如同奎师那对拉姐的爱。你爱我如同拉姐爱奎师那。”几天后，巴巴当着全体女满德里的面宣布：“美塔是我的拉姐。她的爱独一无二。她对我最特别。”

在美拉巴德的这个时期，有的日子巴巴远离公众，闭关禁食。仅喝水或者无奶淡茶。同时，阿冉岗孩子日益增多，开设了一间小学。同时还在美拉巴德为旅者建造免费客栈。

一直负责做饭的朵拉玛西不得不回普纳，因为巴巴的长兄嘉姆希德患了重病。巴巴告诉女子：“如果你们愿意每天为100多人做饭，就留下；否则离开。”除了娜佳和朵拉特麦，都不会做饭。美塔和小蔻诗德敦促娜佳留下，说她们会帮助她。娜佳同意接管朵拉玛西的职责，这让巴巴满意，女子们都自告奋勇帮忙。

在美拉巴德居民中，只有几个阿冉岗孩子，而男满德里远不止100人。为这么多人做饭得用大锅。巴巴禁止浪费食物；发现有剩饭，就会把娜佳叫到一边严责。

这个时期，一位30岁不到的年轻女子，瓦露宝帕沃，被大师强烈吸引。见到美赫巴巴之后不久，便臣服于大师，将所有财物和地产献给他。瓦露住在阿冉岗，同巴巴建立联系后，获准搬来和女满德里一起住邮局宿舍。她的任务是烤面饼，并协助美塔照顾巴巴的个人需要。

也是在1925年，一位可敬的长者，奈安涅希瓦·拉姆禅德拉·夏哈内，经常来美拉巴德达善巴巴。夏哈内家住阿美纳伽，在阿冉岗附近拥有很多农田。他儿子穆罕患了一种久治无效的病。一天，夏哈内乞求大师帮助，巴巴建议他把儿子留在美拉巴德，病就会好。穆罕渐渐恢复健康。一段时间后，夏哈内卡卡（伯伯）将家搬到美拉巴德，全家人开始在巴巴指导下生活。夏哈内余生臣服于大师。巴巴也一直照料他全家，这并不是件小事情，因为夏哈内和他妻子玛奴苔有四女三子。

1925年3月，在美拉巴德，用竹席搭建了两个简陋的印度教寺庙。一个给低种姓贱民用，另一个给高种姓婆罗门用。任命一个叫韦希瓦那施的男子做高种姓祭司。寺庙墙上挂着古鲁照片和印度教神像（伽内喜、达塔特瑞亚和哈奴曼等）。古鲁照片包括赫兹拉·巴巴简、赛巴巴、乌帕

斯尼·马哈拉吉和美赫巴巴。阿冉岗的孩子们在贱民寺庙崇拜唱巴赞。印度教节日，两个寺庙都装饰一新，举行盛大庆祝。

3月21日星期六（春分日），是帕西人的传统新年。许多琐罗亚斯德教徒来到美拉巴德参加盛宴。更重要的是，这也是美赫慈善药房和医院开业之日。地址在满德里1923年修葺、1924年伽美拉瑜伽阶段重修集体宿舍（后称客栈）。

鲁斯特姆和父亲，遵照大师要求，为药房和医院开业剪彩。来了很多当地村民。都被告知，所有患者，不分宗教、种姓或信条，都会得到免费治疗。还对住院者免费提供衣食。

聘任当地的一位眼科医生，Y·G·卡尔喀，做院长。另选几位男满德里给他当助手。命令他们尽一切努力，保证医院顺畅运行，干净卫生。帕椎是药剂师，彭度任监管。开业仪式后，巴巴发甜食，告诉村民：“注意健康。尽量避免生病。但若生了病，要毫不犹豫来这儿治疗。”

从那天起，美拉巴德迎来繁忙兴旺时期。起初，病人每天达40人，但后来高达125人。住院病人从每天5人升至20人。接下来15个月，近7500名病人接受治疗，一些似乎不治之症奇迹般痊愈。在美拉巴德也做手术；一年后专门建了白内障手术室，若干失明者在美拉巴德重见天光。

美拉巴德一度宁静的气氛迅速改变。阿冉岗孩子数目增加，1925年3月25日，为他们开办了赫兹拉·巴巴简学校。马拉地语教到7年级，也教初级英语。开始，任阿君·苏辟卡做总监，韦希奴做贱族孩子的教师。乔希和巴普·伽希勒给婆罗门和马拉地孩子上课。除了授课，阿君和韦希奴还要照料孩子们的食物和健康。最初学校是用简陋的竹席建的，后来用铁皮墙，扩建为高中。

因形势所需，雇了更多老师。首批教师包括潘杜朗·德希穆克（巴巴称他潘多巴）、盖克沃德、吉哈杰达、耶希万特·美恒达格（宝萨赫伯）、高玛·伽内希·K·帕萨克、拉玖普和辛德。巴巴的满德里中，除了韦希奴和阿君，禅吉也奉命任教师。最后，学校有近200个孩子。一段时间后，单独为女孩子建了教室，任命哈瑞达斯·布阿的妻子教她们。女子学校后来迁往阿冉岗。

赫兹拉·巴巴简学校，离女满德里的邮局宿舍不远。学校提供优秀的基础教育，还为孩子们设有寄宿所。寄宿的孩子吃得好，穿得好，锻

炼好，好开心。课本和作业本皆免费提供。

由于当时盛行的偏见，贱族孩子必须与婆罗门孩子隔离，在另外房间上课和用餐。对这种社会状况和压力，美赫巴巴尽管不喜欢，但不得不顺应。孩子们自己也意识到种姓区分，会自动按照严格的社会等级排队就餐——高等级婆罗门总是排在队伍最前面，贱族孩子排在末尾。即使在贱族孩子当中，也有相对的等级划分；比如，裁缝的儿子被认为高于屠夫的儿子，并相应行事。但随着孩子们将众生平等意识带给家中的父母，美赫巴巴一天天让他们逐渐团结。

学校还提供有各种游戏和运动设施，巴巴有时候亲自参加学生的足球和板球赛。给体育竞赛赢者颁发奖品，给定期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授予奖品。

巴巴密切关注药房、医院和学校的运作，这对满德里压力甚大。对韦希奴在学校履职的方式，大师总会找出毛病，当着全体学生的面严厉训斥他。彭度也有错误——医院不够干净。

每天早晨巴巴视察，看孩子们洗漱和着装是否适当。其中最穷的是贱族。由于环境和习惯，贱族最不清洁，巴巴亲自对他们强调要保持清洁——经常用肥皂洗衣服、更换净衣和餐前洗手。大师还一周两次亲自给所有学生洗澡，每天帮助他们洗衣。贱族男孩很少理发，故每隔几周古斯塔吉和贝拉姆吉当他们的理发师。

巴巴为男孩洗澡时，若碰巧有生人来达善，巴巴会叫他先当个帮手。有的人爽快答应，有的则犹豫不决，甚至不肯碰这些贱族。巴巴这时会说：“如果你是来达善神的，这些贱族孩子就是我的神！如果你乐意服务他们，欢迎来美拉巴德；否则你应该留在家中或去庙里崇拜自己的神。你在这儿唯一会看到的神，就是这些孩子！”

陌生人被大师的睿智之言震惊。尽管心里想帮忙，却伸不出手，因为怕社会嘲笑。离开前，他们再次请求达善，巴巴则会对他们说：“你们认为我是神，来达善我，却不能服务我所服务的人。干嘛还虚伪着求达善？无论你们的神是谁，去找他达善吧！我告诉你们，这儿唯一的神，就是我所崇拜的这些孩子！”

表面上，美赫巴巴为提升这个被践踏阶层所做的工作量，不能与印度其他大型机构所做的工作相比。但从灵性观点来看，他对这些贫穷孩子的工作成果，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步显现，直到不可接触阶层在印度社

会获得平等地位。美赫巴巴的工作，截然不同于任何社会机构的工作——灵性与物质帮助之间没有可比性。他为印度低阶层——其处境确实可怜——所做的努力，超越了世俗物质主义的领域。

在美拉巴德，除了音乐和唱诵活动，巴巴还频繁派人到孟买弄来无声电影，由禅吉和纳沃·塔拉提在邮局墙上放映。许多村民会来看在室外星光下放映的电影。对多数人，这是他们首次接触电影。就这样，除了为村民提供一种现代娱乐方式，巴巴还利用这个媒介，把这些淳朴村民吸引到他身边，给他们提供撒晤斯（亲密陪伴）机会。

这个时期，每个宗教节日，美拉巴德都有大批人聚集，看上去像座小镇子。巴巴为孩子和成人安排听克坦，演出者是阿美纳伽的律师 DM·安伽尔。安伽尔开始每周日拜访美拉巴德，唱诵人们喜闻乐见的印度教神话诗歌和故事。印度教节日庆祝，也召安伽尔来唱克坦娱乐大众。

印度教里，星期四是传统的古鲁日。每个周四，哈瑞宝都来美拉巴德，在音乐伴奏下，唱赞美神的歌。他身后跟着一个阿美纳伽的盲歌手，叫宝·萨赫伯·万伽里。万伽里成为美拉巴德的常客。他全心投入，用最高嗓门唱巴赞；所以巴巴总叫他唱。

一次，万伽里央求巴巴只赐他半分钟视力，好让他看一眼独子。巴巴安慰说：“行，我会的；只管耐心等待。”尽管万伽里从未恢复视力，但他在大师的指导下，过着内在满足的生活。

就这样，巴巴通过不同媒介，吸引不同类型的人，惠赐他们机会，沐浴在他的神圣光辉之中。4月2日在美拉巴德举行的罗摩主生日庆祝，就是这样一个媒介。巴赞演唱于上午9时开始，持续到中午。接着庆祝罗摩主生日，之后巴巴发甜食帕萨德。下午，来自罗纳乌拉（伽尼兄弟）阿卜度·瑞曼医生唱诵卡瓦里，大受欢迎。次日，盛宴招待近5000人。参加者包括周边的很多村民。下午举行摔跤比赛，赢者被授予鲜艳的头巾作奖品。晚上放映描述印度教至师图克拉姆生平故事的无声电影《圣人图克拉姆》。

4月13日，巴巴正要动身去孟买。瓦基的村民皮拉吉来到美拉巴德。他被一只疯犬咬伤，十分焦虑恐惧。巴巴取消行程，带他去看卡尔喀医生，吩咐给他提供最佳治疗。又派鲁斯特姆去瓦基调查有没有其他人被咬。鲁斯特姆发现，疯犬已逃离，别的没人被咬。巴巴慈爱地安慰皮拉吉，次日让人把他送往阿美纳伽市立医院。巴巴为皮拉吉做了一切妥善安排，

叫他不要怕，放心接受治疗。过了些时间，皮拉吉精神抖擞地回到村里。由于这类平凡而感人的事件，当地的淳朴村民开始衷心爱戴美赫巴巴，深知大师会照看他们。

医院刚开始，卡尔喀医生无法理解，大师何故为不同病人推荐某些药物。他认为美赫巴巴的药方大错特错，不适合病情，因为大师会针对一些疾病建议相当奇怪的药。有时卡尔喀医生对这种情况恼火，纳闷：“这儿的医生是美赫巴巴，还是我？”可当他发现，所有听从大师治疗方法的病人都康复时，着实惊讶。不过，卡尔喀相信，这些病人的康复完全归功于美赫巴巴的祝福。之后，凡是遇到严重病例，卡尔喀都毫不犹豫地咨询大师，应该采用何种治疗。每当有人病危得救，都安排专门的庆贺，巴巴则会赞扬卡尔喀医生、帕椎和彭度。

4月14日，巴巴去孟买购买卡其布料，给孩子们做校服。四天后返回美拉巴德，不顾旅途劳累，立即到医院视察，并与每个病人和工作人员交谈。随即到学校，询问孩子们的健康、食物和学习情况。接着问满德里，他不在时有无出现什么问题。在处理完所有这些事务后，巴巴才放松休息。就这样，对美拉巴德的工作生活，大师事必躬亲；不容工作者有一丝懈怠疏忽。雇本地裁缝瓦曼·达尼为孩子们做校服。巴巴坚持裁缝在他面前给孩子们量体裁衣，确保衣服合身。

由于匆匆返回美拉巴德，巴巴在孟买未见穆西吉。穆西吉得知巴巴来孟买而没来看他，心烦意乱，停止吃饭。他绝食的消息5天后传到大师这里。巴巴再次前往孟买——完全为了穆西吉。在启程前还问满德里，他能为他们带些什么特别的东西。这些朴素的关怀，令男女弟子深受感动，坚定不顾一切服从大师的决心。

巴巴和穆西吉一起呆了两天。安慰并说服他重新进食。巴巴返回美拉巴德，获悉一名学生患病，又立即去医院看望男孩。之后视察学校的情况。巴巴还把他应韦希奴要求，从孟买带回的萨莫萨（素馅饼）发给大家。从韦希奴的满面笑容，可看出他的感激之情。

连续几天，男满德里中间都在谈论阿君·苏辟卡；大家的结论是：大师爱阿君超过爱他们任何一个。他们注意到，巴巴吃饭，总把剩下的给阿君吃，显然对他刮目相看。不过，巴巴当时未提阿君的特殊之处。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表明巴巴对阿君的看法。一天，巴巴视察学校时，突然转向韦希奴，下令：“捡起地上那根棍，打我的手！”并伸出手掌。

韦希奴惊骇：“要是您命令我做这种事，我就自杀！”

巴巴又叫鲁斯特姆这么做，后者回应：“我宁愿离开美拉巴德，也不愿打您！”

巴巴随后派人把在别处做事的阿君叫来。以极严肃的语气，叫阿君打他的手。阿君立即捡起棍子，打了巴巴！

巴巴接着解释：“这就是爱；谁重视我的话，谁最爱我！”又指着韦希奴和鲁斯特姆说：“你们爱自己的感受和幻想，胜过爱我的言语价值。这就是我更爱阿君的原因，就连他也是最近才开始明白，执行我命令的重要性。”

阿冉岗的村民，希度·卡姆卜里，奉美赫巴巴之命，在孟买工作一年后返回美拉巴德。他一到，巴巴就问他，现在想做啥。希度回答：“您叫我做啥我做啥。”

巴巴说：“我可以在这儿用你，但你绝不能提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要求工资。你必须将生计交由我决定。而且你一旦接受我的雇佣，必须做分配给你的工作。”这些条件希度都接受了。巴巴问：“你连清洁工、清理厕所都愿做？”希度犹豫了，巴巴说：“不用考虑了。你不愿做这种工作，我来做。”

稍后，大师往医院走。希度跟着。一进去，发现有个病人弄脏了床，巴巴着手清洁。转向希度，说：“别担心。任何病人弄脏了床，我都会清理。你不必烦恼。”希度深感羞愧，意识到如果美赫巴巴能做这种卑微工作，他也能做。一段时间后，大师接纳希度为永久满德里成员，正式任命他负责病人衣服清洗和医院的清洁。

19岁的西塔拉姆·达塔特瑞亚·德希穆克，人称“查干”，家住阿美纳伽郊区的宾伽尔村。出身婆罗门的查干，是萨考利的常客，自以为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交情甚厚。有一天他听说，马哈拉吉的大弟子不是婆罗门，而是帕西人——而且就住在附近的阿冉岗村！这让查干震惊不已，因为他是严格的婆罗门——专注于吠檀多教。好长一段时间，他对拜访这位帕西古鲁犹豫不决。

可厄运降临，查干被困境所迫，去达善美赫巴巴。乘马车来到美拉巴德，看见巴巴热情迎接，他深感宽慰。巴巴问他所求何事。查干道出一连串灾难：“我家业衰败。希望回到从前的情形。”

巴巴说：“我知一切。别担心。会逐渐恢复。”〔注：果不其然，

查干家庭经济状况又恢复，但他其时已超脱物质欲望。〕

此后不久，查干的父亲也开始来美拉巴德。一天，巴巴问查干：“你愿在这儿的学校做教师吗？”

查干说：“我希望服务您，您给我什么工作我都做。”

巴巴指示查干到美拉巴德居住，他征得父亲同意后搬了过来。不过，这位正统婆罗门，习惯吃用大量酥油烹饪的食物，适应不了美拉巴德未加调料的清淡米饭豆糊。才住了几天，就征得巴巴准许，回了家。不过，巴巴叫他让父亲来见。他父亲来到美拉巴德，巴巴对他讲了一些灵性问题。

查干父亲回家后，严肃地令儿子回到美赫巴巴身边！

查干应道：“我不去！我咽不下那儿的饭菜！”

他父亲恳求，随后透露：“我已答应美赫巴巴把你送去。你必须去。”查干别无选择，勉强开始在美拉巴德生活，协助阿君和韦希奴，在赫兹拉·巴巴简学校做教师。

一天，查干父亲去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马哈拉吉问起他儿子。他说查干现在在阿冉岗跟随美赫巴巴。马哈拉吉听此，大声喝道：“你都做了些啥？你一个婆罗门，竟把儿子送到一个伊朗尼那里，和贱民同坐同吃！立即把他带回来！他要是拒绝，就把他绑起来，拖回家！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干了啥。你破坏了儿子的宗教纯洁性！”

大受震惊的查干父亲来到美拉巴德，谦卑地向美赫巴巴汇报了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话，并请求巴巴准许查干回家。巴巴慈悲地说：“马哈拉吉说的对。他是你的儿子，你要带他走，没问题。”可令人惊讶的是，查干介入，对父亲说：“我离开这里时，是你把我送回来的。你承诺了美赫巴巴，因为你的承诺我才在这儿的。现在我不能回去！不离开美拉巴德！”

美赫巴巴已向查干揭示了他的神性，查干正汲取着遍布美拉巴德的神爱。此刻，是他与神合一的渴望，在通过他的心灵发言！随着对大师的爱和真理的渴望增加，对物质财富和美味佳肴的欲望，已从他的记忆中淡去。

查干父亲沮丧地回到萨考利，向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禀报了一切。马哈拉吉安慰说：“既然你儿子不肯来，也别担心。你不知道，但我这会儿告诉你，我也与贱民交往，一起生活。谁说接触他们，宗教会受影

响？”

一天，另一个印度教徒，24岁的莫里希瓦·拉姆禅德拉·达克法喀，人称“达克”，来美拉巴德参观。他在阿美纳伽当教师，是这里的教师潘多巴的朋友。潘多巴曾对美赫巴巴谈起他。巴巴问达克愿不愿在赫兹拉·巴巴简学校任教。达克戏言道：“行，如果您付我300卢比月薪，并允许我在所有的印度教节日休假；还有如果你不骂我打我，因为我对灵性进步没兴趣。”

让达克惊奇的是，美赫巴巴接受全部条件。当时，达克在阿美纳伽每月才挣60卢比。当时就告诉巴巴，他在两周之后来。

巴巴同意，又说：“倘若你通过在这儿服务而获得灵性利益，又有何妨？”

达克答道：“无妨，但我不是为此而来。”甚至没有鞠躬或合掌致敬就离开美赫巴巴。他自忖：“一个伊朗尼怎可能是圣人？伊朗尼能教印度教徒什么？这个伊朗尼对灵性知道什么？世上没有什么宗教能跟印度教相比！”

两周后，达克搬到美拉巴德。是周日，巴巴提醒：“今天是假日，所以明天之前你不必开始工作。”

达克深受触动，心想：“美赫巴巴记住了我们的约定。他信守诺言。我原先对他的看法是错的。”随着心中唤醒服务大师的渴望，受雇任教的达克成为美赫巴巴的弟子。

1925年4月19日星期天，另一名“新雇员”，B·S·瓦曼，加入社区。“我厌倦了世俗生活，”他告诉巴巴，“想体验神性。”巴巴让他留在美拉巴德，令他靠水禁食7天，在学校内闭关。但他禁食四天后身体虚弱，巴巴撤销命令。任命他当教师，并开始叫他基森老师。

19日这天，巴巴安排了一场精彩的克坦，由瓦曼劳·哈瑞达斯·布阿演唱。活动结束后，大师对阿冉岗很多村民未到场表示失望。这种满不在乎，巴巴不喜欢，下令满德里拆除他们的寺庙！寺庙拆了，只剩一块木板；巴巴要祭司在原址做普佳（崇拜）仪式。

一段时间后，马如提·帕特尔恳求大师到阿冉岗施达善，巴巴同意。他到后，村里的跟随者有些却不在。巴巴大怒，未施达善就遣走众人。次日，阿冉岗村民又来肯求达善，巴巴传话：除非他们承诺每次美拉巴德举办巴赞和克坦，他们都到场，否则不予达善。

过了些日子，巴巴突然命令贱族孩子回家，永远别再来！孩子们惊呆了，不知如何是好；站在那里哭。巴巴召他们的父母来领他们回家。严厉地说：“这里偶尔举办的演唱活动，你们都无暇参加，那就带着孩子回去！”喝道：“快点，带上你们的孩子，离开美拉巴德！再不要踏入此地！”有的父母开始领着孩子往村里走。那些答应参加未来巴赞和克坦活动者被宽恕，他们的孩子得以留下。

美赫巴巴这样做，有一个具体原因。这些文盲村民，有吃喝嫖赌的恶习。为教训他们，使他们对灵性产生兴趣，巴巴只得采取激烈措施，用各种方法让他们接受他的爱。美赫巴巴逐渐地成为村民生活的一部分。他敦促他们行走爱神的正道，干预并帮助解决困难和争端，提供就业机会，常给财务援助。成为他们在大小事上可求助、可信赖的真理权威。

大师慈悲的一个典型例子，涉及到阿冉岗的一位寡妇。她与村里的塔拉提（计税员）结了仇，招致一场对她亡夫农田未缴税的诉讼。巴巴干预，付给计税员 50 卢比，化解此事；另给寡妇 15 卢比，支付她承担的诉讼费。因这个慈爱举动，那位妇女的心转向巴巴，终生视他为圣主，她的热泪表达了衷心的感谢。

另一个故事涉及到一位穷鞋匠的儿子。1922 年，巴巴还在普纳弗格森路的茅庵住时，顾麦送给他一双凉鞋。凉鞋是阿美纳伽的堪霍巴劳伽德卡做的。出于某种原因，巴巴总是极小心地对待这双看似普通的皮凉鞋，连满德里都纳闷，巴巴何故总是穿着它们。首次全印度旅行期间，甚至拒穿别的凉鞋。

美赫巴巴对这双凉鞋喜爱的背后有一个灵性秘密。鞋匠之子，拉姆禅德拉，1925 年 4 月 29 日到美拉巴德达善。巴巴热情欢迎他，鼓励他来美拉巴德生活。还答应资助他到普纳读书深造。拉姆禅德拉久患严重胃疼，什么药都无济于事。他原本来向美赫巴巴致敬，同时咨询困扰多年的胃病。在他顶礼时，大师问：“你要什么？你来见我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那一刻，拉姆禅德拉被神圣的渴望征服，忘了胃病。脱口而出：“巴巴，我想成道！”

听此，巴巴微笑，摸摸他的头祝福。稍后又问他的健康情况，推荐治疗方法。

几个月后，拉姆禅德拉的胃病消失。他也成为赫兹拉·巴巴简学校

的教师。后来伽德卡全家搬到美拉巴德生活。他父亲堪霍巴，通过修理那双不寻常的凉鞋，服务大师。

通过拉姆禅德拉·伽德卡，不但低种姓的鞋匠同美赫巴巴建立联系，许多其他人也受到影响；因为从此以后，拉姆禅德拉无论走到哪里，遇到什么人，都热心传播大师的爱与真理讯息。就这样，这双普通的凉鞋，成为伽德卡全家和其他很多人同美赫巴巴的珍贵内在联系。

尽管时值盛夏，5月8日，巴巴却发烧患肺炎。从普纳老家来见巴巴的嘉姆希德，中间与巴巴争论起来，巴巴捡起木棒打了兄长。鲁斯特姆和古斯塔吉也发生争吵，致使巴巴把他们全部遣离美拉巴德。次日一切恢复正常，放映了1913年拍摄的印度神话无声电影《魔王与摩西妮》。

1925年5月10日，星期天，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55岁生日在美拉巴德隆重庆祝；准备工作数日前就开始。搭起装饰华美的帐篷。广发传单，在各家报纸发表公告，邀请所有种姓和宗教的民众参加。学校、医院和闭关小屋上方彩旗飘扬；每个门口都悬挂花环彩带。在临时厨房，用特大锅烹制大量食物。

巴巴的座位在赫兹拉·巴巴简学校。在这里他接见每一个想私下见他者。每次会见，大师都给予个人建议和灵性指示。比如，他指示孟买来的印度教徒，拉姆达斯先生，每天拜访圣人提普巴巴——巴巴说这位圣人是孟买市的灵性掌管者。拉姆达斯就玛司特、玛居卜和至师之间的区别请教巴巴，巴巴也做了阐释。

生日这天上午8时许，人们开始汇聚美拉巴德。满德里几乎整夜忙碌不停，包括做饭等等。人们一到，巴巴就开始宴请。成百上千的成人和儿童，从不同村子载歌载舞来到美拉巴德。参加盛宴的有几千。庆祝活动持续到下午5点。

在一个大篷下，克坦歌手哈瑞达斯·布阿，边演边唱主奎师那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生平故事。D·M·安伽尔律师，向大批群众朗诵印度教圣典《往世书》。巴巴小屋前，人们满腔热情地唱巴赞。一整天，在不同地点举行巴赞和克坦活动，坐在那里的听众幸福地吸收着美拉巴德的神圣气氛。

小屋前的节目尤其有趣，因为主唱是本地的著名萨度，巴拉若姆·布阿和罗坦干·布阿。这两位真圣徒天生好嗓音。他们的三四十个追随者围坐他们身边，敲着指钹伴奏。巴巴走来入座，他们的奉爱热情倍增。巴

拉若姆情不自禁地跳起舞！巴赞唱毕，两名萨度顶礼巴巴的脚，巴巴亲自给他们戴花环。

稍后，阿卜度瑞曼在巴巴面前唱波斯格扎尔。晚上演唱活动结束后，按印度教崇拜方式，庆祝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生日。阿冉岗村民组成长长的队伍，抬着摆放有巴巴照片的精心装饰的轿子，从阿冉岗走向美拉巴德。乐队边奏边舞，欢喜若狂。点燃的烟花在天空缤纷绽放。游行队伍到达美拉巴德时，喜悦赞美声响彻空中。

大师之师的生日真正成了圣日。巴巴在照看盛大庆祝最微小细节的同时，给数千人施了达善，同很多跟随者交谈，始终密切关注所发生的一切。最后放电影，作为节日闭幕。电影描绘了印度教圣人萨库拜的生平。美赫巴巴很喜欢圣人和大师的故事，鼓励儿童和成人了解他们的生活。对于渴望了解真圣人生活者，对下面的萨库拜故事应该有兴趣：

萨库是她的原名。她自幼信爱主奎师那，把独处时间用于崇拜神。不幸的是她嫁给了一个没宗教倾向的刻薄男人。婆婆是个冷酷的妇人，对神毫无敬畏，鄙视萨库的虔诚。给她繁重的家务活，让她无暇吃饭和睡觉。

一日，在一次内在体验之后，萨库离家出走，到本特尔布尔朝圣，达善雍塔尔——主奎师那。当时圣地正举行大型庆祝，朝圣者祈祷奎师那显现。在印度传说中，当一个人的爱真信纯时，上主和众神塑像和画像都会活起来。

此时，婆婆并不知道她已逃离，因为主亲自化身萨库，替她做各种繁重家务。从本特尔布尔回村的人，对她婆婆说，他们在圣地看见了萨库。她不信！去找萨库，可奎师那已消失——屋里没人！

婆婆出去找萨库。吃惊地在节日游行队伍中看见萨库。经打听，得知确实是萨库和他们一起从本特尔布尔返回。婆婆这才意识到，萨库不在家时，是主亲自来做了一切家务，从而悔改。从那时起，人们把萨库奉为圣人，尊称她“萨库拜”。她将许多印度教徒引入崇拜奎师那的奥秘。

因众多人来参加庆祝活动，一些女客人被安排在女满德里住所附近的临时宿舍。一次，巴巴经过，听到宿舍里有几个女子大声说笑。他走进院子，叫娜佳过来，当众打了她耳光，训斥：“你對自己不害臊？在这些淑女面前，像疯婆子一般歇斯底里大笑？你难道不知道置身何处？这是美拉巴德——神圣埃舍——不是该死的狂欢场所！”

那些刚才也在笑的女子退后，默默见证这一幕。美赫巴巴就这样给了她们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尽管这意味着年轻的娜佳受到羞辱。

由于在美拉巴德有小学生、医院病人和大批满德里生活，娜佳每天得为 200 人做饭。也不是总能得到别的女子帮忙，因为她们都有自己的活做。一次，异常劳累的娜佳心想：“没给美赫很多事做。巴巴为什么让我这么辛苦？”尽管她未说出来，但一天巴巴召见表妹，对她解释：

你听说过（伯大尼的）马利亚和马大姐妹俩的故事吗？俩人都热爱主耶稣。一次，马大为耶稣做饭时，马利亚坐在他身边，听他说话。马大不喜欢整天在厨房做饭，这让她没机会陪伴耶稣。一天她向耶稣抱怨，请他叫马利亚帮她一把。

耶稣却说：“马利亚在我身边坐着，对我的服侍跟你为我做饭一样。”每人业相（印象）不同；故每人职责不同。马利亚坐在耶稣身边，比马大为他做饭，对耶稣的服务更大。所以，你要怀着爱继续履行职责，不要考虑别人在做什么。你不知道你的服务有多伟大！这是真正伟大，将来你会认识到。

娜佳得到安慰和答案，从此开始全心全意做事。

医院收了一位名叫德沃喀的女精神病患者。在美拉巴德住院刚几天，她就变得相当正常和理智。巴巴对她极为关心，亲手喂她药。她彻底痊愈后，正要出院随父亲回家，巴巴警告他：“别烦扰她。你若在任何方面伤害她，记住你所伤害的不是她，而是我！她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好好照顾她，注意她的健康。”

一天，有几个男满德里感到灰心，开始反思他们伴随大师的时光。结论是，他们伴随大师，在灵性上一无所获。5 月 12 日，与这些男子交谈过程中，巴巴突然停下，授予这则语录：

你们吃饭维持身体，用身体做不同的事。胃里的食物转化成体液造血。你们虽然知道这个，但对具体操作过程却一无所知。

同理，那些与我有联系者也获得灵性进步，却看不见或者说一无所知。在这儿和我一起，你们完全意识不到进步，但进步是确定的。一个人越亲近至师，对他越有益；不管他是不是大师的圈子成员。

5 月 15 日，巴巴发现饭略微欠熟，训斥顾麦的小女儿朵丽：“孩子们要是吃了这种不熟的饭，就会生病，学习也会受影响。你对这些孩子有爱吗？想伤害他们吗？”朵丽抗议说饭并非欠熟！对此，巴巴使劲

掴了她一耳光，接着又使劲掴了自己耳光。朵丽对自己挨耳光未感到不安，却因巴巴打了他自己而大为震惊。她泪如泉涌，巴巴拥抱着她，叫她别担心。

大师继续刺激满德里。他每天询问男子们饭菜如何，他们每天都会发个牢骚。巴巴喜欢这种坦率，叫来娜佳，问：“怎么午餐菜里放那么多盐？男子们对我抱怨呢。”

娜佳针锋相对说，他们错了，盐量一如往常。这样，娜佳和男满德里之间生出争端。即使她兄长彭度也忍不住批评妹妹的烹饪。只有古斯塔吉支持她。巴巴会故意制造这种不和，以查明大家彼此之间有无未表露的感受。他希望人人诚实，相互之间开诚布公。多次争端之后，巴巴将男女满德里分厨，为小学生另建食堂。

初到美拉巴德，满德里一天两餐米饭豆糊。过了一段，午餐米饭豆糊，晚餐面包和一道素菜。厨房分开后，午饭米饭豆糊，晚饭是无奶茶和面饼。

美嬉为巴巴做饭和沏茶，总是格外细心，体贴周到令人钦慕。例如，满德里饮茶一般用铝杯，巴巴用铝茶缸。茶缸太烫，美嬉会把茶缸放入一桶凉水冷一下，再端给巴巴，以免烫着他的嘴唇。

1925年5月，在美拉巴德，为几位麻风病人建了独立院子——麻风病人埃舍，由一个叫帕瓦缇的麻风病女子监管。帕瓦缇来的第一天，巴巴慈爱地接待她，为她安排好食宿。她成为大师的可靠助手和密探；若有哪个麻风病人违反巴巴的指示，她马上去报告。其他麻风病人怕她，对巴巴抱怨：“我们不怕您，可我们怕帕瓦缇！”

一次，巴巴对一位女满德里生气。命令帕瓦缇用凉鞋揍她，她立即照办。挨打的女满德里并不生气。相反，她对帕瓦缇毫不犹豫地执行大师命令，钦慕不已，由衷赞扬她的服从。

5月21日，在阿焦巴读了几页《圣经》之后，巴巴评论：“基督所言完全正确。他重临的时间已近。届时你们将知道我是谁，我与基督有何联系。”

次日，巴巴率学校师生去维萨普尔野餐。为避开公众视线，他穿英式套装：长裤、衬衫、鞋袜，戴大毡帽。也是从这个时期，美赫巴巴开始微服旅行。每次离开美拉巴德，都会乔装一番，有时甚至戴墨镜。他也指示满德里对他的身份保密，外出时不要叫他巴巴。

到了维萨普尔火车站，巴巴发甜点——先给孩子，后给教师和满德

里。接着去参观大湖和水库。看到在建水库的维萨普尔监狱囚犯，大师评论：“这些可怜的犯人，因触犯了国家和社会法律，在经受怎样的艰难困苦！而那些违犯神的律法者，将是怎样的命运？受到怎样的惩罚？避免违反神圣法律的最好方式，是完全臣服于至师，不折不扣地服从他的指示。”巴巴对罪犯的慈悲，令大家深受感动。

这个时期，拉姆玖和伽尼在罗纳乌拉生活，不在美拉巴德。拉姆玖在（罗纳乌拉附近的）塔勒岗创办了生意，美赫面粉厂，邀请巴巴来正式揭幕。巴巴通知他和伽尼，他将于5月23日去。不过，他在访问维萨普尔后，离开阿美纳伽，于5月22日夜间接到塔勒岗。已是深夜，巴巴和满德里没去拉姆玖家，在火车站台上宿夜。早晨6点去拉姆玖家。这么早看见巴巴，拉姆玖很惊讶，因为这个时间没有火车到。巴巴解释说他们不想打扰他，在车站月台过的夜。拉姆玖惊慌失措，因为早餐尚未准备。伽尼已去罗纳乌拉买新鲜面包。巴巴说：“我不是来这儿赴宴的。我是来品尝用美赫面粉厂的面粉做的面包的。”拉姆玖听了此言，大为释然。早餐都品尝到用面粉厂磨的面烙的饼。全天放松，度假一般，阿卜度·瑞曼给大师朗诵格扎尔。次日，巴巴见过拉姆玖、伽尼和他们家人后，返回美拉巴德。

贝拉姆吉从波斯返回已有一些时日。5月的一天上午，巴巴传话，让他平整学校前的地面，和学生们一道铺上碎土。正刮胡子的贝拉姆吉回话说，刮完胡子马上就做。对这种漫不经心，巴巴大为恼火，在学生们协助下，自己做了这项工作。还在表面铺了牛粪。之后，他又严肃地讲了执行古鲁命令的重要性，强调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违反他的命令。显然这些话多是针对贝拉姆吉的。

5月25日，木匠阿焦巴午餐迟到，巴巴告诉他：“我合掌请求你，在这儿总要按时吃饭。即使工作未完成，先搁下。在美拉巴德必须严格遵守事事准时，井井有条。”

28日夜间接，一场寒风暴雨过后，巴巴想见在学校的孩子们。满德里提出他们把孩子们带来。巴巴为了保护孩子，同意，但告诫他们不要让孩子们受凉或淋到一滴雨。满德里举着大块地毯护送学生们。巴巴满意，给每个孩子一片奎宁，遣他们回家过夜。满德里也瑟瑟发抖，巴巴让人沏了一壶热茶款待，警告大家注意咽喉和胸部御寒。

阿冉岗的贱民贫困潦倒。钱拮据，借贷是个严重问题。一次，村里

有男子跟一名贱民借了 20 卢比，未还而逃。贱民出于报复，打了欠债人的妻子。巴巴获悉，召见二人。训斥并掌掴了那个动手打妇女的贱民。还叫那位妇人每月还贱民 7 卢比，用三个月还完。二人接受协议。这笔债务得到清偿。

对某些学生的拖拉迟到、注意力涣散、争吵和不良行为，教师们定期向巴巴提交报告。5 月 29 日，一些男孩中间发生激烈口角，巴巴任命伽尼为法官，审理此案。伽尼认真对待。记录证词，传唤目击者陈述证据，查明有罪学生，给予警告处分。随着这场法庭剧在巴巴面前展开，幽默的场面逗得满德里不开心。也给学生们留下深刻印象，教育他们怎样改过自新。

6 月 1 日，学校的贾吉达老师邀请大师和满德里到他家饮茶。茶间，巴巴阐释：

可以看见神。一个人无论遵守什么宗教信仰，一旦幻相面纱被古鲁掀开，他便看见神。唯一的区别在于揭开面纱所采用的手段。

重要的不仅是服从古鲁命令，还在于怎样服从。古鲁可能会叫你做任何事。你做了，他可能会因此责备你！训斥你，问你为何那么做。然而，你不能回答说，你是按他的命令做的；相反，你应该谦卑地说是你的错，并请他宽恕。

6 月 2 日，巴巴将赫兹拉·巴巴简学校的全体学生领到他的.小屋。大师用浅显的马拉地语，举了很多例子，向他们讲解各种灵性话题。之后将一些实用的礼物赠给那些通过考试的孩子。

当天，大师后来还对满德里解释了高灵和低灵：

高灵实际上是神的特使——拥有能力和具体职责。他们有肉身，以便按照至师的指示，在世界上工作。

低灵是那些没有肉身而业相有待消耗的生灵。他们死后，在未实现的业相解决之前，无法前进；结果在魂魄界游荡。因此，对活着的人是一种骚扰。假设某人有 40 岁的寿限，可 30 岁时自杀了。由于剩下的 10 年未表现的业相，他作为鬼魂在低层面，被人看到。

招魂降灵或与亡者交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因为这种魂灵总是在我们这些活人中间。有些高级瑜伽士和牟尼，能跟这些自杀的鬼魂和高层面的魂灵交谈。这些高道交流，不用灵媒；他们生活在两个层面。

6月3日，巴巴谈到瑜伽士与赛古鲁的区别：

在印度有些瑜伽士能够化铁成金，但没什么用，因为毫无意义。即使这些强大的瑜伽士，也必须经过很多周期的生死循环，才能获得赛古鲁状态。赛古鲁的能力不受限制，但他极少使用。赛古鲁甚至能创造全新的世界——其能力如此伟大！相比之下，化铁成金又算什么？

至师们和其他灵性权威，目前在处理一个可怕的问题。世界受到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威胁，地球上每个国家都将卷入这场前所未有的战争。这场争斗是为了金子——权力。但最终的大规模争斗将带来好结果。

一位大先知将带着神圣讯息出现。之后，成千上万的人将拜倒在他的足前，听从他，学习他的教导。这个时间将会来临，谨记我的话。

这段时间在美拉巴德，彭度在医院做护理，帕椎用顺势疗法给人治病。都忙得不可开交。巴巴视察工作时，非常严苛，每天都找他们的毛病。6月3日，俩人被批评得恼火，恳求巴巴手下留情。大师安慰道：

要像足球那样，被踢时从不叫喊抱怨。其命运是接受踢打，其美在于被踢的力度和高度。你们也应当努力达到接受我的批评踢打，同时保持谦卑并不为所动。我的踢打将使你们升高，更高，无限高，超越！越用力踢，球飞得越高。同理，你们也将升高，超越世界。

巴巴随后指示帕椎：“继续给患者用药，我将始终祝福你。”从那天起，帕椎的治疗承载着美赫巴巴的祝福，通过顺势疗法，他成为治愈疑难绝症的工具。

也是这个期间，美赫巴巴向男女满德里表示，他将从6月15日开始保持沉默，只通过写便条和打手势与他们谈话。大师详细询问了药房、医院、病人、学校、孩子们和每一位满德里的情况，告诫大家要一丝不苟地履行各自的职责。

1925年6月4日，巴巴宣布：“我将保持一年沉默。不对任何人说话。但所有人都要紧抓我的足。那些跟我到底者将极大受益。”为阐明这点，巴巴举了一些著名的例子，讲的都是弟子在最不利的逆境和情况下，都不离开或背弃大师的故事。接着讲了下面的故事：

从前有位萨度，主动承担起训练某人灵性的任务；但几年后，发现那人没有变化。之后他开始训练动物，却发现更无望。又开始

教育树；结果也失败了。他最后尝试教导石头。可石头毕竟只是石头——不管是喜马拉雅高山的岩石，还是人手指上戴的贵重钻石。萨度费尽心血，仍未能给石头的意识带来任何变化。

**万不得已，萨度捡起石头，猛砸自己的头，击碎脑壳，杀死自己！
石头因此立刻获得大知——证悟！**

巴巴最后说：“如果你们想紧跟大师，就要变成石头一般。像石头一样伴随大师。”

同天巴巴去孟买。一周后返回美拉巴德，带回为学生做运动服的布料。

6月13日，在美拉巴德发生的一件事，致使美赫巴巴推迟沉默。在邮局屋内有很多鸟筑巢，天花板上还有白蚁。顾麦站到桌上，用扫帚清扫天花板，伸胳膊时摔了下来，脚踝严重扭伤。巴巴亲自给她肿胀的腿打石膏，每日换绷带。之后宣布他将推迟沉默，直到顾麦康复走路。

6月18日，巴巴又提到即将开始的沉默：“在几日内，我将开始保持沉默。你们都要牢记紧紧抓住我——不管发生什么。”

每个周四下午，巴巴开始和满德里到住在阿冉岗村家属宿舍的卡卡·夏哈内家喝茶吃茶点。6月18日这天喝茶时，巴巴说：“一个人在邀请苦行僧去他家之前，应当三思。完美苦行僧（至师）决不会伤害他的跟随者，但高道圣徒却很难满足。一旦邀请了苦行僧，就不要拒绝他任何东西。所以，最好是敬而远之；让他清静呆在原处。”巴巴讲了如下故事加以说明：

从前有人邀请一位苦行僧，还有数百个客人，去他家。可苦行僧远远早于预定时间来到，要吃饭。为他拿来食物，他却不住地要，很快所有锅盘都被吃空。主人与圣人打过交道，知道他邀请错了对象——可拒绝满足苦行僧的要求，将是更大的错。于是他把为500名客人另外准备的食物全部给了苦行僧。最后苦行僧满意而去，祝福了主人。不过，后者从中得到教训，再也不邀请这种人物来家了。

当晚巴巴率嘉姆希德等几个人，乘夜间火车前往普纳。

英国人路易斯·奈拉姆，1923年12月在普纳初遇美赫巴巴，曾请求加入巴巴的埃舍。巴巴告诉奈拉姆，会在合适时机召唤他。6月19日，巴巴在普纳举行达善，奈拉姆又来拜见，重申想跟随巴巴的渴望，这次巴巴同意了。当天夜里巴巴率男满德里返回美拉巴德。奈拉姆第二天来

到。他是加入美赫巴巴满德里的第一个基督徒。

29岁的奈拉姆在孟买出生长大。他父亲曾任警察局长，在孟买同一位英国护士相遇结婚。共同育有5个孩子。奈拉姆最小。1919年他同艾伦·诺兰结婚时，在孟买商会做测量员，他们有两个孩子。奈拉姆性格特别好，酷爱灵性。未见到甚至听说美赫巴巴之前，年轻的奈拉姆有一次在教堂祈祷时，仰望基督耶稣的画像，在面前看见美赫巴巴。第一次在普纳的萨达希乌·帕特尔家见到巴巴之后，奈拉姆生动地回想起多年前的那次体验。

到美拉巴德后，奈拉姆和伊斯兰教、印度教和琐罗亚斯德教满德里一起生活，很自然地与大家打成一片。彭度尤其喜欢他。尽管奈拉姆的生活习惯是英式的，他与满德里同吃同喝，总是乐意做任何工作。他不顾满德里的劝告，坚持干重活，从井里提水，用长竹竿挑水桶。当时满德里的毯子都是用两块粗麻片缝成睡袋，夜间只有这个盖。奈拉姆也完全接受，不要添加铺盖。他对苦行生活充满热情，素食对他不成问题，像其他满德里一样，吃面饼，饮无奶茶。

有时候，印度教寺庙的祭司，韦希瓦那施，不能在规定的早晚崇拜时间做普佳。6月20日，巴巴严厉批评他，要他仔细严格地遵守时间表。大师接着对他解释：

上面的脸也许英俊漂亮，底下总有肮脏的直肠。好的坏的，人都得容忍，因两者同属一个身体。我的情况也一样：我得照顾所有类型的人，因所有人皆属于我。有位诗人说得好：“你是牛，又是屠夫。你卖吃的，又是吃者。”

假设我们胳膊上长疮，必须切开才能治愈。不必切掉整条胳膊。我们也不会让疮子感染。而是在胳膊上切个小口，尽管疮子一时构成我们肉身的一部分。因此要明白，我是为你好才斥责你。

6月21日星期天，阿冉岗的村长马如提·帕特尔，邀请美赫巴巴和满德里去他家吃午饭，将他们单独安排在屋内。为该村低种姓贱民在院子铺了地毯。可巴巴到后，坐在屋外跟贱民一起吃饭，严肃地说：“谁是被遗弃者？内心不爱神者！”

饭后，贱民请巴巴访问他们修缮中的客栈。他们告诉巴巴，因资金不足，无法完成修缮工作。巴巴答应帮助。令他们惊喜的是，巴巴不仅莅临客栈，还访问了每一家不可接触者。

有时，巴巴会步行去阿冉岗，访问贫穷村民。有些贱民学生家中一贫如洗，大师安排每月为他们供应粮食。不让身边的任何人挨饿。他让那些贫困者认识到，在超越一切欲望的全能者跟前，他们精神上并不贫瘠。

6月23日，两名学生打架，其中一个用写字的石板打得对方流鼻血。二人被带到巴巴跟前。巴巴听了双方的申诉。目击者称一个少年有错。巴巴随后问满德里和孩子们，应当给主犯什么惩罚。有人建议，罚他在学校门前站一小时，或者接受大师的训责。

巴巴听完，问男孩错了没有。他点头认错。巴巴问：“该给你什么惩罚？”惊恐的男孩一声不吭，于是巴巴命令他用手触拜每个学生的脚。警告他，倘若重犯将被学校开除。

当天夜间，一个叫拉古纳施·宝·哥斯瓦米的男孩，患伤寒去世。男孩生病期间，巴巴常去医院探望，安慰他父母：“如果拉古纳施在我的埃舍死去，会获得解脱。尽管他外在受苦，内在相当安详满足。”彭度和卡尔喀医生也兢兢业业地护理他。男孩次日火化，巴巴和满德里出席仪式。之后，在巴巴的指导下，帕椎和彭度对药房和医院内外彻底消毒。

6月25日，在美拉巴德上下午分别举行体育竞赛。任命鲁斯特姆为运动会总监和裁判。比赛包括套袋跑、骑驴、跳高、自行车和拔河。巴巴也参加游戏，骑上一头公驴，率先抵达终点柱。阿冉岗贱民孩子和马拉地村民之间的拔河比赛，给大家带来很多乐趣。

两天后，鲁斯特姆和阿君向竞赛获胜和通过考试的学生颁发奖品。将大师的座椅送到学校里一间用鲜花装饰的屋子。仪式以韦希奴简短演讲开始，随后是阿卜度·瑞曼唱格扎尔。颁发奖品的鲁斯特姆，首先给巴巴戴上花环，作为对骑驴获胜者的奖励。〔那次比赛还发生了一件非常滑稽的事：古斯塔吉从驴背坠落。当他重新骑上，驴拒绝前进。古斯塔吉对驴的倔强大为光火，咒它骂它，它还是一动不动。他的“倔驴”骂让许多人大笑不止。〕

巴巴又给长跑比赛冠军鲁斯特姆发了奖品。之后，鲁斯特姆颁发其余的奖品，最后款待茶点结束活动。

1925年6月26日，巴巴宣布，从7月10日起，他将保持沉默。写在牌子上，竖在美拉巴德的入口。还印刷并邮寄了美赫巴巴一年内不对任何人说话的公告。公告通知，从7月1日起，大师不会给外人施达善；

巴巴希望有充足的时间，就男女弟子在美拉巴德的生活和职责，给予最后的指示。

对即将开始的一年沉默讨论时，有人表示担心：巴巴对谁生气时，言语可能会脱口而出。甚至有人建议巴巴在嘴上系一块手绢，以防万一。但巴巴对每一个在场者保证，他一旦开始保持沉默，就不会失控发火，也不会随之发出一言。巴巴吟唱一首诗结束会议——他最后的一首歌：

我一体验到奎师那之美

芥子就在我眼前开花。

啊郁郁黄花！我所看见的难以表达！

种子移山岳，遍地是黄花。

唱毕，巴巴解释诗意：“芥子开花代表成道，种子本身代表灵魂。因此，当种子移动山岳时，我获得神圣意识，与之同时灵魂吞没我的自我大山。圣主之美不可言喻；却可以看见——可以体验。”

1925年，36岁的佳干纳施·甘伽拉姆·贾卡尔——人称“安纳”——加入满德里。安纳来自绍拉布尔，家庭开有印刷厂印刷报纸，在阿美纳伽也有地产。安纳的职责是为美拉巴德社区做采购，每天骑车往返阿美纳伽。6月28日，到了午夜，他仍未从集市返回。巴巴和满德里出去找他，马如提·帕特尔在路上发现一个属于安纳的笔记本。

原来安纳回美拉巴德途中，被一伙盗贼围住，抢走他采购的一切。他也被严重打伤，回到阿美纳伽家中。巴巴和男子们来到安纳家，发现他躺在床上，头裹绷带。巴巴问：“出了什么事儿？”

恍惚中的安纳结结巴巴地说：“巴巴，一百零四……一百零四！”

巴巴重复问了两三遍，可安纳唯一能说的就是：“巴巴！一百零四！”安纳指的是他体温104度。巴巴请医生给他治疗。安纳康复后，巴巴幽默地讲述他高烧时的胡话，昵称他安纳104。

虽已通过邮件通知，7月1日后外人不得来美拉巴德，7月2日一批帕西政客却来见美赫巴巴。同他们讨论了印度的政治和灵性形势后，巴巴谈到心与身。这也是大师最后口授的语录：

人的粪便毫无用途；只有猪猡才吃。同理，从尸体上切下肉，只剩骨头扔给狗吃。人的心像肉，身像骨头。

一个人吃肉并消化，意味着利用了肉。骨头不宜食用，无用；

故把骨头扔给狗，狗能咀嚼并利用骨头。人必须照看自己的心，心好比肉。他应该通过适当训练和引导来利用心。

人有朝一日必须放弃肉身，因为保存不了。举例说明：假设一个人手指被砍掉，或者一条腿残废，他不应担心或悲哀，因为他知道，总有一天他不得不放弃整具肉身。但对自己的心——这对人最有用——应该极其慎重。应当适当引导、控制和利用心。

如果说这具有一天必须放弃的肉身有什么用途的话，应当用于对三项事业的服务：神、大师和我们的同类。身体会疲惫衰败——会给人带来痛苦——可这又怎样？人，作为物质生命，注定要受苦。只要身体充满生机、活跃并受到控制，就可以说一个人通过将能量导向有益或高尚的工作，将身体用在了有益的事业。

1925年7月4日，将手磨搬进单独的房间。巴巴提名下列男子，于每天早晨规定时间，7点到9点，在磨坊工作：阿君、巴普·婆罗门、巴普·伽希勒、贝拉姆吉、马如提·帕特尔、穆罕·夏哈内（卡卡之子）、奈拉姆、艾瑞奇肖·伊朗尼、韦希奴和鲁斯特姆。巴巴也给自己规定了磨面时间，每天早晨在磨坊工作，起初一小时，后来两小时。一天，巴巴在用手磨磨面时，有人来求达善。巴巴对他说：“我在磨粟米，你想达善我，就得分担我的工作。”

那人吃了一惊，应道：“大师，我是来达善您的，不是来磨粟米的。”

巴巴微笑驳回：“达善一名普通的磨面工有何用？对那些来达善我的人，我彻底碾磨。没有这样的碾磨，你怎能指望获得达善？你根本不愿按我说的做，我又如何施你达善？”

那人不懂他的言外之意，说：“现在我已见到了巴巴，我要向您辞行了。我向您致意。再会。”

“好吧，那就达善吧！”巴巴大声说。那人把头放在大师的脚上，随即离去。之后，巴巴告诉满德里：“那人是向他自己的欲望和期望顶礼，而不是向我！假若他今天执行了我的命令，我会给予他真正达善！当时我有此心情，倘若他听从了我的话，肯定会受益匪浅。”

7月8日，美赫巴巴在美拉巴德召开男满德里会议，有一个小时，就每个人在接下来的一年沉默期间的职责给予指示。禅吉、纳沃和肥皂等几位亲近者，也为某些工作从孟买来咨询巴巴。

7月9日，在各个方面都做了最终决定。除了巴巴的口头指导，总

体指示也被写下，贴在赫兹拉·巴巴简学校。任命贝拉姆吉做总管，鲁斯特姆做副总管；共同监督美拉巴德的管理。任阿君·苏辟卡校务长，并负责改进学生的课堂行为。古斯塔吉负责管理为美拉巴德居民供应食物和用品的仓库。帕椎的职责是监管医院和药房的工作。

只允许这5名男子在每天的指定时间，就各自的职责同美赫巴巴谈话；其他人都不得同他讲话。大师说，只有当他通过手势或书写，表示想交流的意愿时，其他满德里方可同他说话。他将每天在磨坊工作两小时，同他一起磨面者，不得对他说话。下午，大师接见赫兹拉·巴巴简学校的学生父母，解释了他即将开始的一年沉默。巴巴向他们强调了这期间让他们孩子留在学校的灵性重要性。他们也承诺，这一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将他们的孩子带离学校。

巴巴接着召集男满德里，对他们详细谈了未来。大家都聚精会神地聆听，意识到这将是接下来一年中他最后的话语。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听到大师声音的最后机会。巴巴同满德里的最后口头讨论涵盖三个主题。

巴巴对全体的总建议是：“你们必须为他人而活，为他人的利益使用身体。”

接着解释说，他不再说话的一个原因，与赫兹拉·巴巴简有关：“我必须为额外的灵性工作保持沉默，因为不久的将来巴巴简将离开肉身。”

巴巴解释，他强加给自己的沉默，关系到世界的未来：“将会有宗教、社会敌意、骚乱、世界性战争和自然灾害。这些事件将导致全世界，特别是印度，千百万人流血。但此后，和平和四海兄弟将回到世界。”

巴巴转向在场的几名女子之一顾麦，又说：“将有另一场世界大战；其破坏性和广泛性将远远超过之前的战争。将血流成河！我将把手帕浸入血河，系在头上！不到世人哭喊求神，我就不会放弃沉默！”

教师潘多巴恳求巴巴，如果他沉默不语，人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听他发言，世界将得不到他的教导。巴巴回应道：“我不是来教导，而是来唤醒！”

此言是他对圈外人员说的最后话语，蕴涵了他对世界的神圣使命之本质。

7月9日晚，巴巴走到邮局房女子宿舍，授述最后指示：“现在听着我最后的话，因为从明天起，我将保持一年的沉默。要怀着爱履行你们的职责，全心全意地做好。为学校的孩子们做饭，就像是对自己的孩子那样。我有很多工作要为世界做。工作完成时，我将说话。”

巴巴当晚8点离开她们，由马萨吉陪同，到男满德里宿舍。告诉她们：“我从明天起，将保持一年半的沉默。你们都要一如既往，照看美拉巴德的一切。还要照顾好你们的健康。

“每次夜间外出，都要随身带一盏灯。随时要当心蛇！我会从世间一切灾祸中救出你们，但如果你们被蛇咬，我不会帮助。因此要小心！

“继续做我给你们分配的工作。继续履行职责——每一个人都要。工作中不会有障碍；虽然我将保持沉默，美拉巴德的一切都将顺利运行。你们不必担心。我保持沉默自有原因。我必须这样做。坚守岗位，按我的指示做。工作不要分心，不要担心。你们服从我，就不会有什么困难。”

8点半巴巴结束谈话：“现在我要去小屋了。你们都去睡吧。”他身边约有20名男子。有几人评论了几句，几分钟内全体解散。男子们开始摊开铺盖，帕椎去小解。才走了几步，看见一条三英尺长的眼镜蛇。他举起灯，喊道：“蛇！蛇！”其他男子拿着打蛇用的竹棍跑出来。接着是喊叫声和竹棒击打声，蛇被杀死。

巴巴听到喧闹，走出小屋。“怎么回事儿？”他问道。

“巴巴，我们杀了条蛇！”

“谁看见的？”

“是我。”帕椎报告。

“你带灯了吗？”帕椎点头称是。巴巴对此满意。帕椎把一根竹棍递给他，巴巴一棍击碎眼镜蛇的头。随后命令帕椎，将蛇埋了，多洗几遍手。之后重申：“我再次警告你们全体。要当心蛇！总是带着灯，要当心。现在我要人人去睡觉。”

美赫巴巴随后走到女子宿舍，与她们简短交谈：“你们今日多次听到我的声音，是多么幸运！发生这个蛇事件，让你们最后一次听我说话。”随即离开，歇息就寝，马萨吉值班守夜。